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69 ·

美學·藝術類

鞠部叢刊

京劇之變遷

古劇說彙

周劍雲編

齊如山著

馮沅君著

上海書店

周劍雲主編

鞠部叢刊

上編



剝
與
論
壇

張
蔭
桓
題



無敵牌牙粉之功用

批發另議
 每袋大洋
 號門牌各
 品總社設
 布擦之石
 大用已隨
 帽理用之
 斑外可擦
 皮粉至小
 此便將油
 之使化紙
 漬用竹減
 立時確能
 脚丫復如
 即平此粉
 除液下之
 內盛此特
 尤有奇用
 以擦身妙
 身行能吸
 再晚擦面
 每述各症
 上粉刺雀
 胞一切油
 除仍洗去
 後用使粉
 多以量新
 以生新清
 舊係鹽精
 分係新製
 蝕牙痛口
 除滅乳酸
 之同耳
 之香之
 膩口之
 此粉色
 白質輕
 用仿以
 拔牙絕
 國牙無
 過御香
 味用臍
 及與皂
 洋

患凍瘡者鑒

凍瘡每起於不覺若不早治一經腫爛便難收冷故凡天時漸冷
 手甲種足跟等處微作熱癢時即生凍瘡因基礎若用漸冷
 牌行血凍家樂之微作熱癢時即生凍瘡因基礎若用漸冷
 癢行血凍家樂之微作熱癢時即生凍瘡因基礎若用漸冷
 藥在定可保今歲決不發皮無用再購乙種丙種致受痛楚其批價之
 好即在足知廉發者實無妨利心茲觀本種丙種致受痛楚其批價之
 廉即足通以知廉發者實無妨利心茲觀本種丙種致受痛楚其批價之
 甲種普通用凍家樂者實無妨利心茲觀本種丙種致受痛楚其批價之
 云種虛我凍家樂者實無妨利心茲觀本種丙種致受痛楚其批價之
 瓦楞紙封裹以免破碎更用大機器製成二角二分(裝箱寄費外加詳見
 加商標封裹以免破碎更用大機器製成二角二分(裝箱寄費外加詳見
 於後
 甲種起印成文內容凍家樂係用六角式藍玻璃瓶裝貯左
 右列種裝重套印再加倫外瓶瓦貼紙再名片貯上亦有燒成
 然自來水用之強如再加倫外瓶瓦貼紙再名片貯上亦有燒成
 膚發明者將人尸各水與精細者為口瓶定值一大洋一角五分
 之裝明者將人尸各水與精細者為口瓶定值一大洋一角五分
 之裝明者將人尸各水與精細者為口瓶定值一大洋一角五分
 瓶數亦對本利無可圖免仿冒蓋金本製成此種不益而反害
 等費或十元對本利無可圖免仿冒蓋金本製成此種不益而反害
 有耳紛函購特認可也祇因去歲曾以發行之批發未屆初冬已
 意已乙紛函購特認可也祇因去歲曾以發行之批發未屆初冬已
 治耳乙紛函購特認可也祇因去歲曾以發行之批發未屆初冬已
 甲種藥者則此凍家樂二種內種今歲可以無慮矣
 乙種藥者則此凍家樂二種內種今歲可以無慮矣
 凡外埠購票十足代現惟寄費均須外加如寄一瓶兩瓶須加
 郵費五元六角凡郵費則輪船火車未通之處每加一瓶須加
 係單純郵費六元凡郵費則輪船火車未通之處每加一瓶須加
 明如係二角郵費六元凡郵費則輪船火車未通之處每加一瓶須加
 者定於二角郵費六元凡郵費則輪船火車未通之處每加一瓶須加
 一品定於二角郵費六元凡郵費則輪船火車未通之處每加一瓶須加
 冬令已過萬不及矣
 總發行所上海西門靜修路家庭工業
 冬令已過萬不及矣
 總發行所上海西門靜修路家庭工業



戲劇改良論

(劍雲)

吾國戲劇萌芽於春秋組織於隋唐興於宋光大於元盛於明複雜於清春秋諷諫之士有衣冠登場以諷刺時政者隋有康衢劇唐有梨園教坊之設宋有華林戲元有昇平樂明有南北曲清有崑亂之分（崑指崑曲亂彈指皮黃皮黃即京戲源於徽漢調參以中州韻）此外復有弋陽腔梆子腔粵有廣調越有紹調滇有滇班戲甬有串客戲推之各省莫不有其自成風氣之戲餘若漢州影河南謳紐絲調鼓兒詞半梆戲落子戲花鼓戲彈詞平話灘簧等雖戲之組織未備然不能不認其為戲之雛形迄於今日而有純粹白話之新戲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孔子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司馬遷曰雅頌之音和而民正鄭衛之音動而心淫關漢卿曰演劇須士夫自為之英之莎士比亞以戲曲興歐洲之文化法之羣理厄拉錫蘭以戲曲輔其國之教育西國人士非高冠禮服不入劇場吾國士夫亦言戲之功效不在聲門講舍下從可知戲曲一道關乎一國之政教風俗至深且巨質之古今中外無有否認者也自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夏部落野蠻之習靡奢淫逸之行挾以俱來善優伶如變童狎蝶侮弄等於青樓賣笑之流所演亦淫殺神怪之劇居多倡優隸卒同稱不恥於士夫之口身價於是乎一落千丈故今日而欲恢復優伶身價當尊重人格如何而使其知人格之可重莫妙於辦半

日學堂令其讀書欲謀戲劇進步當改良脚本如何而能使脚本改良莫善於博採衆長刪蕪存菁不拘於一派不限於一格使其有無大不貶之精神無遠弗屆之能力發揚光大功效乃見流風所被觀感斯生小子不才固嘗有志於此矣茲先摘錄昔賢時彥之名論然後再述我之意見

徐靈胎曰樂之成其大端有七一曰定律呂二曰造歌詩三曰正典禮四曰辨八音五曰分宮調六曰正字音七曰審口法七者不備不能成樂何謂定律呂考黃鐘大呂之本窮宮商徵羽之變是也何謂歌詩上極雅頌下至謠諺與凡詞曲有韻之文皆是也何謂典禮郊天祀地宴饗贈答房中軍中之所宜用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古今樂器是也何謂宮調旋宮之六十調與今所存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南曲之九宮十三調是也何謂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又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是也何謂口法每唱一字則必有出聲轉聲收聲及承上接下諸法是也七者不盡通不得名專精之士然七者之學非一人所能兼則亦有可分習者律呂歌詩典禮此學士大夫之事也其八音之器各精一技此樂工之事也惟宮調字音口法則唱曲者不可不知然宮調大端難越卽有失傳而一爲更換卽能循板腔至字音亦一改卽能正其讀惟口法則字句各別長唱有長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一調爲一法在彼一調又爲一法接此字爲一法接彼字又爲一法千變萬殊此非若律呂歌詩典禮之可以書傳八音之可以譜定宮調之可以類分字音之可以反切別全在發聲吐字之際理融神悟口到音隨顧昔人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卽一堂相對旋唱而聲旋息欲追其已往之聲而已不復在耳矣此口法之所以日變而日亡也上古之口法三代不傳三代之口法漢魏六朝不傳漢魏六朝之口法唐宋不傳唐宋之口法元明不傳若今日之南北曲按作者係乾隆時人皆元明之舊而其口法亦屬變南曲之變變爲崑腔去古浸遠自成一法盛行故腔調尙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曼模糊聽者不能辨其爲何語此曲之最遠古法者至北曲則自南曲盛行之後不甚講習卽有唱者又卽以南曲聲口唱之遂使宮調不分陰陽無別去上不清全失元人本意(下略)

天啓生曰吾聞元人雜劇向有十二科忠臣烈士孝義廉恥奸罵讒逐臣孤子居其四而以神頭鬼面烟花粉黛爲最下下乘可知

戲劇之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又元人分配脚色。咸有深意存其中。曰正末。當場男子能指事也。曰副末。昔謂之蒼鶻。鶻者能擊賊者也。曰狙狙。狐屬好淫。後譌爲旦。曰狐妝官者也。後譌爲孤。曰靚傳粉墨。供笑詒之義也。後譌爲淨。曰狻猊。狻猊之通稱也。狻猊亦狐屬。能食虎腦。以喻少年愛色者。如虎之愛狻猊。非殺其身不止也。由是以觀。是古人之於戲劇。非僅借以怡耳而擇目也。將以資勸懲。動觀感。避流既久。愈變而愈失其真。昔之所謂雜劇。寢假而爲西皮二黃矣。寢假而爲弋陽秦腔矣。於古人名作其下焉者。讀之而不解其上焉者。則以是爲娛悅之具。無敢公然張大之者。於是而戲劇一途。乃爲雅士所不道也。而世之觀劇者。不得不以婦人孺子及細民占其多數。是三種類者。其腦海中。皆空洞無物。而忽焉以淫褻刼殺神仙鬼怪之說中之施者。既不及知。而受者亦不自覺。先入爲主。習與性成。觀夫此則吾國風俗之敝。其關係於戲劇者。爲故非淺鮮矣。吾以爲今日欲救吾國。當以輸入國家思想爲第一。義欲輸入國家思想。當以廣興教育爲第一。義然教育與矣。其效力之所及者。僅在於中上社會而下等社會。無聞焉。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戲劇莫由。蓋戲劇者。學校之補助品也。今海上諸梨園。亦稍稍知改良戲曲矣。然僅在上海一部分。而所演新劇。又爲諸劇中一部分。即此一部分中去其詞曲鄙劣者。十之三。去其宗旨乖謬者。十之三。去其所引證事實與時局無涉者。十之三。則夫異日所穫之實。亦僅矣。吾問華嚴入法界品。有所謂婆須密多者。吾願吾國戲劇家咸知此義。以其一身化億萬身。以救此衆生。吾尤願吾內地各省省得志士。設劇場。收廉值。以灌輸文明思想。我更願吾國諸名伶。取舊日劇本而更訂之。凡有害風化。窒思想者。舉黜弗庸。以爲我民造無量幸福。

臥讀生曰。自元代以曲取士。及第後。設筵餉賀客。奏其中式之曲。以爲榮。明代士夫。每一曲脫稿。輒開筵。以家樂奏演。清朝張文敏。奉詔搜羅。散套傳奇。數千百種。彙成曲海。更集九宮大成。每劇題以四字。京外宴會。一向崑劇。咸同後。京調遂興。然內廷演唱。單中先崑。後京。尙無所謂秦腔也。自陳賡碧起。始唱秦腔。又經某相國提倡。漸尙北鄙。殺伐之音。庚子乘輿播遷。始悟擊筑歌呼。實兆幸陝之先機。蘇滬近年。崑曲亦成廣陵散。雖江浙文士。不少知音。然聽而慚慚。欲倦者。輒占其多數也。秦腔詞俚。意鄙。所謂北鄙殺伐之音。於時爲秋。賴於人爲暮。年令人聞之。而魄動聽之。而心寒。無乃非聲音之正乎。若夫京調之部位神情。做工腔調。尙以鬚生爲最。然其倒板。

緊板二六板中字句略可增減聲音高低疾徐稍可任意施爲。昆曲則無半字可訛無一眼可誤。尤有閉口撮口鼻音穿齒張唇陰出陽收各唱法。元人素諳律呂宮商以北爲宗南之九宮本不入調。詞人製曲牽合不少而北音以中州爲正。今北直人尙不相宜。無論登舌矣。

李中一曰：崑曲以前清乾嘉時爲最盛。以咸同時爲始衰。以今日爲最衰。當乾嘉時全國繁盛之區均有崑班。然執崑班之牛耳而足以左右一世者則惟北京揚州蘇州北京以音節勝揚州以切末稱蘇州以神情勝。各擅一長競相則效而終以揚州爲聚精會神之地。迨陶文毅督蘇鹽政清查鹽商之所得微其勢亦驟衰。而崑曲中心之揚州漸歸消歇。未幾洪楊變起全國騷然。崑曲勢力亦見一落千丈。其時烽火尙未及於北京。慢舞酣歌依然如昨。惟漸趨重皮黃組織雖不如崑曲之細密而高雅社會歡迎之熱度乃日見其增高。豈國人文學程度退化耶。抑崑曲高深有背乎今日所謂通俗教育學說之原則耶。夫我國教育在崑曲盛行之時固亦未嘗普及。乃何以上自卿相下至牧豎類皆知音識曲。妙解宮商。甚有以劇名曲句成爲諺語者。自興學至今將二十年據全國選舉調查之片面報告例以數十年前人民之程度雖不能謂爲驟高。然識字者之較多已爲近今社會所公認。且音樂之發達亦爲曩昔所未嘗見。乃何以上自文學之士下逮編戶之氓均左崑曲而右皮黃也。從可知曲高深不足以合社會之心理者之一語亦僅爲片面的理由而未盡爲精確之論者也。然則往者至今一蹶不可復振者究何故哉。曰自揚州消歇崑班失其根據而人材衰自洪楊變起崑班轉輟江湖而人材散且其格太嚴合格者少勉強演唱神本音瘡殊不足以娛觀者之耳目。適其時之北京皮黃人材風發雲湧不可一世兩相比較而崑曲之勢力遂致相形見絀。譬之今日同一劇本同一情節無崑曲皮黃之各異苟爲著名角色所排演即足閃動一時反是則精彩頓失而非難之聲立至是亦可以悟矣。不特此也。凡世界人類莫不富見異思遷之性質。數十年來所耳聞而目睹者則視之漠然。一旦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其興會之奮起每不可遏。四五年前上海一隅白話劇突然而起一時觀者趨之若鶩。舊歲之妙京華劇館競演崑曲一時觀者亦羣以先睹爲快。然平心考論則上海之白話劇淺陋殊甚京華之崑曲謬誤殊甚。足以動一時之顧盼者其亦即見異思遷之觀念所表現者耳。崑曲之要素有三：一曰白二曰引三曰曲。曲文之如何爲文學的曲譜之如何爲

音節的引亦近似以言道。白則全劇之筋絡皆於是。在劇中人之身分亦於是。判實占劇本中重要之位置。在崑曲中則道白一層頗有空前絕後之觀。其於稱謂也。則斟酌雅俗咸宜。其於情節也。則前有來龍。後有去脈。不突不竭。殊耐尋味。其形容人之身分也。則士農工商各盡其妙。言皆有物。摸之有稜。惟辭朝中之黃門官。拜帥中之吳鉞。嘴其道白為長篇四六。係文士自寫才華之地。為崑曲中一種特例。於道白之原質稍有不合者也。若言皮黃於稱謂。則不經於情節。則欠關會於形容。劇中人之身分。則無論聖君王佐。逸士騷人。義夫節婦。悉以市井之口吻。官之復有似通非通之語。難乎其習慣自然。牢不可破。至於劇本之取材。崑曲則率有所本。或以一人愛憎而失其平。故弄狡獪而蔑其實者。亦所在多有。然尚不若皮黃梆子之甚。稽之古籍。無可考證。以荒誕之事。成粗劣之劇。俾全國大多數之人士。畢生涵育於其中。為無形之神會。即其劇不盡涉於淫殺。而有關於世運之隆污。亦已至深且巨。此我人於今日對於戲劇所當注意者也。曲詞之性質為文學的。而非通俗的古之詩歌。有興賦比之大別。大抵以直率之語。素然無味。其入人也不深。由是發為詩歌。以含蓄不盡之雅致。旁敲側擊之方法。俾世人陶融於其中。而不自覺。曲詞亦猶是也。崑曲有南曲北曲之別。大抵南曲雅馴。而北曲粗疏。南曲為單純的文學。而北曲則難以方言究之。粗疏而難以方言者。以年遠代湮。語言差異。異俗殊方。字音相左之故。遂至侘屈聲牙。不可究詰。此對於歌詞曲不能以通俗二字為觀察之主點者也。至於皮黃之歌詞。大概用十言七言兩種。以句調之單簡。而音節遂亦不能發揮盡致。其劇本強半出於野老田夫之手。其詞句不通。辭意不達之處。層見疊出。為文人學士所鄙夷。為普通人民所不解。非熟於皮黃掌故者。不易通曉。既晦且俗。雖淺亦安。足以言通俗哉。至於音節一端。我國之歌與西洋之歌。有特異之點。西洋為合唱的。對於和音有特長之組織。我國為獨唱的。對於字音之轉折抑揚。有獨到之研究。崑曲皮黃各擅其勝。其他之梆子大鼓小曲。亦有各殊之致。惟崑曲以曲牌之各異句調之特殊。千變萬化。運用不窮。而其工譜亦隨之而繁複。此所以雖在勢力不振之時。而一般人士亦未嘗加以詆毀者也。觀劇者之地位及心理。實為今日研究戲劇而有改革之志願者所最當注意之一事。余嘗默察觀劇者之情形。各地方均有不同之點。今即北京一地而言之。以觀劇者之身分言。則中流人士約居十之七。文人學士約居十之一。無知無識者約居十之二。以觀劇者之年齡言。則壯者居十之五六。老者居十之二三。幼稚居十之一二。以觀劇者

之目的言則重音節而輕情節喜熱鬧而厭清淡至於武技亦爲至要條件之一對於詞句之淺深神情之合否不問也此外復有人的問題無論何種劇本苟一爲名角所排演其中雖有極不治之情節極不通之詞句亦決不在苛求之列此種情形本屬例外然在今日之北京則成爲通例矣白話劇對於社會教育上有通俗之功能其影響之速且巨固非舊劇所能望其項背德國之戲劇有三一大歐片爲純粹之唱歌二小歐片爲半唱半演之劇三新劇即今日所謂之白話劇其社會歡迎之點以小歐片爲主我國現今之觀劇者亦何莫不然且我國之白話劇其興也晚前後不過十年而研究是種戲劇者比較的爲至少數且以經濟之困難意見之紛歧在在均足爲發達之阻礙雖於前五年時於長江上下流特形其盛然曇花一現俄焉即衰在京津間除學校學生偶然登場外殊未多見觀者亦未嘗爲極度之歡迎是以於日前三數年中白話劇之能否發達實未敢以一言斷定也雖然白話劇之表情道白處處合乎情理較之歌劇實有上下床之別余自幼酷喜崑曲幾以崑曲之表情爲無上上乘迨一觀白話劇雖以其組織之幼稚未能遽目爲完璧然其偶有一二處之精微獨到處有非崑曲所能企及者遑論皮黃但以國人嗜歌成習不歌之白話劇殊難動其長久之興會此余之所以爲白話劇躊躇而扼腕者也我之所謂良好道白者非如詞曲一類純以文學的組織成之者也但須確如劇中人之地位而不溢其分際於編製劇本之一面默想劇中人之神情如何而命意遺詞一面復須體會觀劇者之心理而嚴別其糾正與迎合二者之利弊固不必襲取皮黃劇中沿用之似通非通之舊套始能謂之爲通俗也更有說者皮黃中所沿用之似通非通之字句徒以習見習聞之故羣不以爲非至究其意義之究竟若何恐社會上大多數人所未能明瞭徒然使中流人士及學校青年於執筆爲文之際添出無數似通非通之資料且通俗云者指戲劇之效用而言非將戲劇中所包含之各種方面一切貶其價格使盡成野老鄉嫗之談話而始爲通俗也譬之國民學校之課本目下所用者爲淺顯之文言一經教師之講解而至幼之兒童亦未始不能聽受之今日之觀劇者無論其爲文士無論其爲愚民然考其年齡則均倍長於兒童其聽受之能力亦必倍勝於兒童況劇中之道白非盡爲文言者乎譬之通俗演講之際其聽者之程度大多數係販夫走卒其演講員之發言也非至淺至顯不可而劇中之道白則以觀劇者之程度較聽通俗演講者之程度爲勝故於劇中人而爲市井人也則取市井語以形容之劇中人而爲高尚人也

則取高尙語以形容之。况有各項動作以表示其情。况者乎。况演講者以解釋爲主義。出言不妨求淺。而劇中人之身分。口吻。不能由編劇者代爲強深。爲淺乎。譬之小說。我嘗閱歐儒却而司迭根氏之小說矣。其爲書也。未嘗描寫政治與神怪。但形容其國社會之狀況。寫一文字。則宛一文士。寫一舵工。則宛一舵工。寫一商人。則宛一商人。如攝影之不差毫髮。至於演劇。亦何莫不然。我由是斷定。戲劇之佳良者。一肖字已足盡之。故今日之欲改良戲劇。而編製劇本。或審定劇本者。當於肖字三致意。不徒以淺字爲通俗。之不二法門也。

王夢生曰。戲劇改良方法。應何道之從乎。曰。新。舊。徵。秦。合。一。而已。其合一之道。奈何。曰。是有三道。最初一步。以新戲之法。改舊戲。第二步。以舊戲之法。入新戲。第三步。融合新舊兩法。特別製爲戲。此三道得而戲之學。進効力。將偉大不可量矣。中略。惟新戲過平。舊戲過腐。揉合採擇。初步甚難。拙見金鼓。必不可無。劍戟。亦不可少。有時始用。庶幾宜古宜今。而庭野以佈。景爲憑。起閉以幃幕。爲用。此則必從新劇者。至於出入散整。因事爲之。不拘一例。方能適合此分定場面之說也。美術既入人心。則戲以歌唱爲之。目應有事。不必定戲中作戲也。凡新製之戲。或喜時放歌。或憂時作嘯。隨時奏技。皆可編製新詞。不必過雅。過文。宜稍留皮黃舊套。但報名唱引。或竟刪除。亦無不可。唱主簡少。而必不可無。唱時則和以管絃。他或陣戰。用金鼓。或遊行。用金鼓。餘時不用。戲本遊戲。卽稍不類真事。似亦無傷。能如崑曲之近情不俗。已上乘矣。此編製歌詞之說也。戲中扮古人。則古衣裝扮。今人。則今衣裝。此不待言者。專從舊戲。則過腐。專從新戲。又過簡。必兩者兼備。方爲適宜。但使文不過華。雅不過質。斯已可矣。惟舊戲淨。雖盛夏。必擁厚絮。貼雖隆冬。必僅裕衣。凍熾其躬。殆非人道。扮戲以肖真爲主。豈古人皆冬不裘。夏不葛耶。特梨園儉陋。以一衣適中。故僅備一襲。相傳既久。遂若準繩。規矩之不可違。雖有衣裳。而不敢曳。妻故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之諺。其實無所取意。最妙團體中。僅備單棉兩襲。其餘任人自製。力裕則充外飾。無力則備裏衣。袍蟒頭盔冠披裙襖。視新製之戲。應用何等。一一加以攷索。仿式另製。若舊戲一廢。古衣冠。直不知爲何形。不及今圖之。後將仿無可仿。雖求之博物院。而不可得矣。此特製衣裝之說也。戲中切末。新舊皆有。如橋亭花樹。繪壁之外。自應別製專件。以備移挪。最好製爲轉臺。俾路可徐紆。而行屋可堂室遞入。而且立屏櫺鏡。在所必需。以隔以分。一臺可分二用。其他種種。

什器種種動植之物亦應因戲爲之惟鬼面龍頭人所罕觀歸於天演劣敗信乎其宜此多增佈景之說也如此兼收並蓄汰腐存精雖男女風信不可無而臻泊勢所必禁雖技擊捕戰不可少而荏蒲則理所當除其餘迷信鬼神鋪張演義引人入誤均合更新總之水滸西廂心杜必絕其餘白裘三國擇雅微存有觀感陶淑之功能無敗俗傷風之流弊因時爲用與古維新行見元音太和風氣亦蒸蒸日上矣是非學者之任而孰任哉

歐陽予倩曰試問今日中國之戲劇在世界藝術界當占何等位置乎吾敢言中國無戲劇故不得其位置也何以言之舊戲者一種之技藝崑戲者曲也新劇萌芽初茁即遭蹂躪目下已如腐草敗葉不堪過問舍是更何戲劇之可言戲劇者必綜文學美術音樂及人身之語言動作組織而成有所本焉劇本是也劇本文學既爲中國從來所未有則戲劇自無從依附而生元明以來之劇曲傳奇等頗有可採然決不足以代表劇本文學其他如皮黃唱本更無足道蓋戲劇者社會之雛形而思想之影像也劇本者即此雛形之模型而此影像之玻璃版也劇本有其作法有其統系一劇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種社會或發揮一種理想以解決人生之難問題轉移誤謬之思潮演劇之根據劇本配飾以相當之美術品(如佈景衣裝等)疏蕩以適宜之音樂務使劇本與演者之精神一致表現於舞臺之上乃可利用於今日魚龍曼衍之舞臺也然則吾人之主張當如何予以爲(一)須組織關於戲劇之文字(二)須養成演劇之人才文字約分三種

(一)劇本劇本文學爲中國從來所無故須爲根本的創設其事宜多繙譯外國劇本以爲模範然後試行仿製不必故爲艱深貴能以淺顯之文字發揮優美之理想無論其爲歌曲爲科白均以用白話省去駢儷之句爲宜蓋求人之易於領解爲效速也惟格式作法必須認定暇當專論之中國舊劇非不可存惟惡習慣太多非汰洗淨盡不可然世方重視其惡習慣爲之奈何

(二)劇評今日之所謂劇評者大抵於技術之談多不完全其對於伶人非以好惡爲毀譽則視交情爲轉移劇本一層在所不問而人情事理亦置諸腦後自某某諸名士作詩歌以妮近花旦後海上多效尤之作文人惡習殊不足道亦評劇界之姦賊也吾所謂正當之劇評者必根據劇本根據人情事理以立論劇評家必有社會心理學論理學美術學劇本文學之知識劇評有監督劇

場及俳優啓人猛省促進改良之責決不容率爾操觚鹵莽從事也。惟今日之中國既無戲劇則劇評亦當然不能成立。吾所望於今日之評劇者在誘導演劇者漸棄其頑梗之主張而趨重事理人情而已。如俳優能勉守人情事理之範圍庶幾真戲劇有養成之望焉。

(三) 劇論。劇論之範圍甚廣。凡關於戲劇之理論皆屬焉。最要在明劇本之分析及舞臺上之研究。中國之戲劇一種之雜戲而已。不能乘之以理。必有精確之劇論能獲信於社會則不近人情與無價值之戲當然漸就漸滅。同時真戲劇亦因之而生。故不欲改良戲劇則已。欲改良戲劇非亟倡正確之劇論不可。如云某處宜一鑼或某處不似老譚所論非戲劇不能闢入劇論也。

今日之劇界腐敗極矣。俳優之腦筋過於簡單。方且抱殘守缺。夜郎自大。以爲一技之長可以應世。變傳子孫。吃著不盡。故開新論莫不駭笑。久居暗室者視日必暗。今之俳優處暗過久。幾失其明。如繩足者其骨已斷。無由再伸。故爲目下計。爲將來計。一面借文字以救其弊。一面須組織一俳優養成所。期以四五年卒業。以養成新人材。辦法略述如左。

(一) 募集十三、四齡之童子三五十人於其中。選拔優良。授以極新之藝術。劣者隨時斥退之。(二) 不收學費。(三) 修業二、三年後隨時可使試演於舞臺。用資練習。并補校費。(四) 課程於戲劇及技藝之外。宜注重常識及世界之變遷。(五) 卒業後須服務若干年。如此四五年辦去。必見好成績。而於營業上亦可決勝算。蓋四五年後之戲場決非腐敗之俳優所得而左右也。

(揮鐵樵蔣梅笙兩先生亦有卓見足資參考詳見原序茲不贅引)

劍雲曰。予嗜劇對於論戲之文爭先快睹。目中所見坊間出版物不下二百種。除脚本不計外。其能放大眼光細心研究有正確之主張商確之價值者實不多觀。右舉諸子學說皆確能闡戲劇之原理。謀藝術之革新者鄙意此非細事。非少數人力量所能奏功。擬由政府命教育部撥給經費辦一國家戲劇院。請通俗教育研究會主持。一切入手第一步蒐求國中現存脚本共有若干種。分門別類詳列一表。良者存之。劣者汰之。詞句之欠通者改削之。編修既定。頒發梨園。若者宜禁。若者宜演。著爲律令。俾衆遵守。第二步訂劇之編製法。不可守舊。不可過新。是宜取折衷主義。世界眼光不可無。本國風俗不可背。劇之種類雖殊。大致不外純粹歌劇。演唱。參合劇。純

粹白話劇三種劇之性質雖難大致不外悲喜兩種吾以爲演劇必須唱做表白四種完備純粹歌劇全恃平唱使不解音律者當之必生厭倦之心精神一疲將不俟其終曲純粹白話劇全恃做白樂歌全廢實太平淡文字不能廢詩戲劇斷不能無唱文言之不足詩以詠歎之做白之不盡歌以振發之兩者相輔而實相生倘能繁簡互濟演唱並用宜雅宜俗不高不卑務使觀劇者無男女長幼各投其好以去合於多數心理是則莫善於演唱參合劇矣綱領既得乃議細節就國中現存觀劇之種類而具有悠久偉大之勢力者其別有四曰崑曲皮黃秦腔新劇崑曲音節謹嚴詞章典雅唱必諧律白有分寸結構完密文武場均齊備做工少詞不如皮黃之有精神表情較皮黃稍合情理惟其音節謹嚴苟非素習便瞠目不知所謂欲其字字入耳識曲知義爲效甚微徐靈胎以讀生兩君所論足見其難曲高則和寡故難發達况自乾嘉以降皮黃代興崑曲零替已百餘年驟欲恢復舊狀說何容易李中一君夙嫻崑曲深知其中甘苦然其力闢不合社會心理爲片面的理由似近於徧予謂李君所論亦片面的理由也故宜少事變通但能不失原有價值即不必過於拘泥詞章典雅祇受文士歡迎難合國人普通程度即以文士論現方有人倡文學革命駢四儷六之句求之今日亦幾解人難索予謂但能句分平仄語成片段即可盡話白之能事過於艱澀咬文嚼字似可不必曉風殘月之吟當在高山流水之間非可求之於都市之劇場羣雜之衆生也崑曲之可議僅此兩端皮黃胎息徽漢兩調皮黃用絃崑曲用管此其異點論唱雖不如崑曲之嚴亦有四聲五音尖團字陰陽平之分而審於發音精於讀字初無二致行腔轉調必依工尺吐字收音必合板眼皆與崑曲無異不過較爲活動耳察其脚本之穿插創始之者亦具匠心祇以俗工不學轉輾流傳訛誤俗寢失其真此非皮黃之罪而演者之咎也惟帝王登場必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兩人見面必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來得鹵莽望乞海涵）四將起壩必曰（請了請了）每遇變故初問一語佯若未聞必再加詢詰曰（你待怎講）事急必擊帽摸股武劇之下手不分何劇必是一式打法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見之憎厭必須改良餘若唱口分十字七字一句大引子小引子定場詩進場白等可悉存其舊做工臺步極有精采非其他戲劇可及而迷信必除淫殺必禁又不僅皮黃爲然不過皮黃較甚耳秦腔之聲唯以戾爲亡國之音如菜蔬中之有葱蒜辛辣在演藝界亦有一部分勢力臥讀生斥爲北鄙殺伐之音非聲音之正其言實有至理且其無論何戲靡不控喉直嚷大聲狂

碎。疾。絃。促。節。梆。子。喧。嘈。健。步。如。飛。滿。臺。亂。跑。形。如。中。魔。觀。之。不。耐。此。等。唱。法。無。論。如。何。佳。妙。當。然。在。摒。棄。之。列。惟。其。脚。本。間。有。佳。者。如。全。本。八。義。圖。等。可。取。而。重。編。不。能。以。人。廢。言。也。吾。國。之。有。新。劇。倡。之。於。東。瀛。留。學。士。十。餘。年。來。屢。起。屢。蹶。以。甲。寅。爲。最。盛。以。今。日。爲。最。衰。雖。以。無。唱。不。敵。京。戲。然。此。中。尙。有。人。的。問。題。予。以。爲。分。幕。佈。景。切。末。必。從。新。劇。化。粧。表。情。必。從。新。劇。蓋。舊。戲。化。粧。除。花。面。有。臉。譜。可。遵。外。餘。則。有。白。髻。而。黑。眉。者。有。年。邁。而。容。腴。者。按。之。情。理。殊。爲。不。合。服。裝。必。依。時。代。以。美。術。爲。宗。似。以。鮮。明。動。目。爲。是。京。師。三。十。年。前。之。敝。衣。晦。色。上。海。今。日。之。亂。換。行。頭。兩。皆。失。之。演。劇。者。與。觀。劇。者。皆。抱。一。人。治。主。義。之。心。於。是。凡。爲。劇。中。正。角。其。服。裝。必。華。美。三。娘。教。子。之。薛。保。乃。着。綠。緞。袍。或。茶。青。緞。袍。矣。白。水。灘。之。十。一。郎。爲。人。傭。工。乃。戴。珠。涼。帽。矣。丁。鬢。可。遍。體。綺。羅。滿。頭。珠。翠。而。小。姐。反。蓬。首。垢。面。矣。此。皆。情。理。之。不。可。通。者。也。王。夢。生。君。所。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兩。語。尤。其。著。明。者。吾。國。政。治。素。尙。人。治。主。義。不。遵。法。治。主。義。故。干。戈。擾。攘。迄。無。寧。日。於。劇。亦。然。不。問。情。理。之。符。背。但。出。諸。名。家。之。手。卽。視。爲。天。經。地。義。不。容。他。人。之。指。摘。此。等。主。義。不。破。萬。事。永。無。進。步。吾。謂。不。合。情。理。之。舉。動。雖。爲。程。長。庚。譚。鑫。培。所。遺。傳。亦。當。根。本。推。翻。金。鼓。曲。牌。絲。竹。管。絃。仍。其。舊。貫。話。白。注。重。念。字。不。可。出。之。以。平。易。武。劇。須。以。技。擊。之。學。入。之。毋。令。日。本。武。士。道。專。美。於。前。舞。臺。之。建。築。今。日。已。大。進。步。普。通。爲。半。圓。式。觀。者。之。視。線。從。左。右。中。三。面。集。注。臺。上。座。位。以。次。增。高。等。級。分。爲。三。層。舞。臺。之。後。面。宜。大。俾。可。爲。儲。蓄。佈。景。衣。裝。器。具。之。用。容。積。自。三。千。人。至。五。千。人。就。上。海。各。舞。臺。觀。之。以。新。舞。臺。之。內。部。爲。整。齊。而。外。表。不。佳。歌。舞。臺。外。表。頗。宏。大。而。內。容。太。狹。大。舞。臺。建。築。甚。合。法。第一。臺。天。蟬。次。之。共。舞。臺。最。劣。歐。洲。大。劇。場。能。容。三。萬。人。至。八。萬。人。吾。國。則。三。千。至。八。千。足。矣。每。省。設。一。通。俗。教。育。研。究。分。會。凡。有。劇。場。之。處。皆。辦。一。半。日。學。堂。授。以。劇。旨。或。卽。取。其。所。演。脚。本。爲。之。詳。細。講。解。如。天。僂。生。所。舉。元。人。分。配。角。色。之。深。意。使。其。明。來。源。作。用。庶。不。致。傀。儡。登。場。食。而。不。化。取。精。用。宏。而。戲。劇。之。能。事。亦。畢。矣。予。情。君。對。於。戲。劇。意。見。頗。具。世。界。眼。光。而。謂。中。國。自。古。無。戲。劇。無。脚。本。則。似。矯。枉。過。正。不。徧。不。倚。之。謂。中。宜。舊。宜。新。是。爲。達。述。此。區。區。幾。同。紙。上。談。兵。誨。之。諄。諄。尙。望。閱。者。攻。錯。

三難論

(劍雲)

天下無易事。天下無難事。置身局外。徒託空談。旁觀閒評。發爲漫無責任之言。論以指摘人之暇疵。下筆萬言。信口亂道。他人含辛茹苦。

窮年累月所發明之事業一經此曹品評殆若不值一錢毫無足取自視若萬能置人無一是脫將易地而處使此曹上臺試演其舛誤紕謬必且百倍於人然後退而自反始知天下無易事人貴有志不患無成倘能富於恆心堅其操守排除雜念純趨一的運以靈思窮其奧妙不恥下問遇事關懷膽欲大而心欲細知其難而不畏難惴惴焉惟恐其或失則功到自然成必有達其目標之一日然後躊躇滿志始知天下無難事大地之事物萬殊理則惟一戲曲雖小道非可以淺易視之也不揣謏陋作三難論

編劇之難

天地間之靈氣託之於人之精華寄之於語言文字同具兩片皮出諸雄辯家之口則發揚蹈厲足以使人頑廉懦立感動五中出於木訥者之口則期期艾艾不知所云同具一枝筆操於文學家之手則含英咀華足以使人迴環雋誦百讀不厭操於尋常人之手則支支節節辭不達意戲曲綜文藝美術而成乃人類之寫真世界之縮影編為脚本何異於發言作文發言之輕重疾徐作文之起承轉合陳法所具盡人皆知然必先有命意認定宗旨成竹在胸綱領在手發揮渲染始有歸宿否則非千篇一例即野騎無歸勢必驅閱者於睡鄉寧有價值足論編劇亦猶是也教忠教孝言性言情誅奸誅惡懲盜懲淫一劇之主旨既立從事佈局起伏相乘首尾相通經緯脈絡有條不紊濤驅雲湧蔚為大觀事雖繁猥而律必謹嚴理雖蓬頤而意必顯豁一人有一人之身份一人有一人之吐屬形容不可太過貴能適可而止然後分場分幕劃清界限點醒節目若者宜明寫若者宜暗上若者宜用具體的表演若者宜用抽象的敘述若者宜用烘雲托月法若者宜用聲東擊西法能力是一劇之大體已具猶未足以盡編劇之能事也必也富於舞臺經驗熟於梨園掌故嫻於曲牌名目鑼鼓夕稱冠履衣裝器物一切切末之作用生旦淨丑人物之支配餘若引子念詩道白唱詞在在皆須幾經斟酌不宜率爾操觚引子貴簡潔切當詩雖可用陳句貴自然不露痕迹若文昭關之戲詞以春秋人物而用唐人詩句背誦殊甚道白忌拖沓忌冗長貴要言不煩洞中肯綮唱詞忌艱深忌纖率貴言淺意賅雅俗共賞一味咬文嚼字不顧唱者合口與否不足貴也戲有武行必略解技擊之學戲有新派則分幕不可忽略必於開幕閉幕時作一有含著之神情使人咀嚼不盡知此者唯前之春柳幕有佈景則畫學不可不考究光學不可不涉獵至於做工表情則屬演者之責編劇者僅能任指導細微末節全恃演者心胸腦筋之運用中國戲劇含崑曲

著作。者。存。有。姓。氏。外。微。漢。調。京。調。秦。腔。之。劇。本。作。者。何。人。已。漫。不。可。考。予。常。引。爲。一。大。憾。事。就。現。存。之。劇。一。爲。推。論。僅。神。怪。戲。淫。殺。戲。荒。謬。污。穢。無。益。於。世。道。人。心。餘。多。可。取。今。人。編。劇。大。致。根。據。於。斯。奉。爲。圭。臬。其。通。才。碩。學。結。構。完。善。突。過。前。人。者。固。大。有。在。而。大。多。數。之。編。劇。家。則。但。憑。剽。竊。割。裂。雜。湊。成。篇。支。離。破。碎。殊。不。足。觀。編。時。任。意。爲。之。不。加。詳。察。一。旦。啓。演。則。扞。格。不。合。必。受。極。大。困。難。一。二。次。後。使。束。諸。高。閣。無。人。過。問。求。其。平。正。鮮。疵。且。不。可。得。遑。請。其。工。而。傳。會。見。近。人。編。劇。動。輒。三。五。十。幕。平。鋪。直。敘。精。采。黯。然。以。張。勳。之。頑。梗。而。上。四。將。起。壩。念。大。引。子。坐。場。詩。唱。西。皮。元。板。編。製。全。套。空。城。計。排。場。大。似。諸。葛。武。侯。如。何。可。通。故。劇。之。取。材。自。以。歷。史。爲。上。現。今。人。物。非。俟。蓋。棺。而。後。殊。難。論。定。餘。若。各。舞。臺。所。編。之。劇。新。既。不。新。舊。又。不。舊。不。倫。不。類。直。不。成。其。爲。劇。不。佞。嗜。劇。有。年。而。未。敢。編。劇。固。以。才。力。短。絀。實。亦。深。知。其。難。雖。然。勉。爲。其。難。吾。儕。之。責。世。有。熱。心。編。劇。者。乎。嚶。鳴。之。求。企。予。望。之。矣。

演劇之難

四。民。之。生。各。有。執。業。唯。業。伶。爲。最。苦。亦。唯。業。伶。爲。最。樂。童。稚。之。年。投。師。坐。科。視。其。容。貌。喉。音。體。格。性。情。而。定。生。旦。淨。丑。鷄。聲。一。唱。披。衣。下。床。就。空。曠。之。地。控。喉。發。音。或。面。壁。而。呼。謂。之。吊。嗓。時。屆。亭。午。師。授。以。戲。詞。反。覆。背。誦。期。於。純。熟。謂。之。讀。詞。詞。熟。乃。教。以。字。字。正。乃。歌。以。調。調。合。乃。繩。以。板。板。準。乃。進。以。腔。腔。圓。乃。和。以。琴。謂。之。上。絃。子。如。是。者。數。月。日。以。爲。常。稍。有。乖。誤。鞭。撲。立。下。祇。可。飲。泣。吞。聲。不。許。號。啕。大。哭。爲。唱。既。成。乃。紮。網。巾。勒。水。紗。加。冠。着。靴。規。行。矩。步。必。依。定。式。謂。之。踏。臺。步。上。裝。挂。髯。撩。袍。端。帶。投。袖。吹。鬚。左。右。顧。盼。謂。之。排。身。段。生。淨。則。如。是。若。習。旦。則。蹣。工。浪。步。身。腰。體。態。必。求。近。乎。婦。人。女。子。若。習。武。則。以。水。桶。曲。其。腰。以。手。攀。其。腿。灣。其。臂。旋。子。筋。斗。舞。槍。學。劍。以。及。種。種。器。械。之。打。法。其。難。尤。甚。六。載。滿。師。搭。班。售。藝。文。慮。倒。倉。武。懼。跌。折。若。是。乎。業。伶。之。難。也。票。友。多。殷。實。之。家。既。不。倚。戲。爲。生。宜。若。可。以。優。游。藝。林。免。種。種。之。苦。矣。不。知。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既。要。上。臺。漏。臉。則。以。上。手。續。必。不。能。免。名。爲。行。樂。其。實。彌。苦。不。過。無。師。長。之。督。率。較。可。自。由。故。泰。半。半。途。而。廢。畏。難。而。退。學。者。千。人。成。名。不。滿。百。人。唯。新。劇。家。全。恃。聰。明。學。問。其。進。銳。其。退。亦。速。自。學。戲。之。程。序。言。之。其。苦。固。甚。而。自。演。劇。之。成。績。言。之。使。有。超。羣。絕。倫。之。才。出。類。拔。萃。之。資。運。用。之。妙。在。於。一。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一。出。簾。幕。身。入。戲。中。盡。其。在。人。忘。其。爲。我。臺。下。千。人。同。聲。贊。美。互。相。傳。頌。大。名。以。立。同。行。爲。之。欽。服。包。銀。因。之。增。加。園。主。待。以。禮。貌。身。價。藉。以。躋。高。官。吏。無。其。榮。王。侯。無。其。貴。

彼時之樂何如雖然此等伶工並世無幾必其專心於藝術別無其他嗜好孜孜兀兀勤加研討覃思精進學恐不及數十年如一。然後始能出奇制勝標新立異道人所不道傳人所不傳扮一人像一人演一劇絕一劇鼎鼎大名始克千古不朽聞之人言清季同光時代程長庚居京師數十年演劇之外從不涉足酒肆茶寮徐小香則家中逼置大衣鏡居恆顧影研磨何種姿式佳得之輒喜何種態度細改之始快程徐有此恆心有此志氣卒能空前絕後成爲一代名伶又讀侯方域馬錦傳謂馬伶以演嚴分宜不敵李伶技之工恥而私遁聞某相國類似分宜求爲其門卒三年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卒能戰勝李伶其守業之勤用功之苦如此今之優伶專務虛聲不求實際交歡權貴之門倚爲保障結納無恥文人囑爲揄揚多備錦繡行頭粉飾外表攜帶全副場面聊壯聲威唱則尖團顛倒五音不分做則手脚毛燥火氣燒人以言情理則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鬻技之暇衣服麗都招搖過市起居飲食窮極奢華狎妓酗酒視爲常事賭博誘奸悍然自爲品德日漓藝術日退求其若程徐之純一馬伶之堅苦渺不可得梨園人才每况愈下夫豈無因哉演劇必求唱做念表聲容狀態色色具工方爲上選近代伶工自以譚鑫培楊小梅梅蘭芳爲能超乎其極餘伶一長足錄難以求全責備夫演劇本極難之事而今之優伶乃復放縱恣肆分心外務無怪老於顧曲者與無戲可看之歎也

評劇之難

國人嗜劇者日多久之有所以其意見發爲評論揭之報紙評劇家之名以立十年以來遂成風氣國中大小報紙幾無不列評劇一欄一方面灌輸戲劇知識於閱者一方面監督伶人之藝術西國行之已久吾華文士起而效之法良意美原甚可嘉惟戲劇既爲專門之學其範圍至廣門類至繁必須於此道研究有素窮其底蘊然後文字始不空泛言論始有價值閱者伶人亦獲莫大之益否則眼光學識不如伶人老生常談味同嚼蜡寧不貽笑大方令識者齒冷予以爲求精嚴之劇評難求普通之劇評易廣義言之能觀劇即可評劇無論何人皆可稱評劇家狹義言之至少非有十年閱歷斷難虛擲此頭銜今請言評劇家之要素第一當有定見有定見方不致隨波逐浪以耳代目苟此一人爲大衆所深惡我獨見其佳不妨振筆直書力白其冤苟此一人爲萬人所歡迎我獨知其陋亦不妨開除謬論燭照其奸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可自由評判無所顧忌見仁見智目光本不强同我行我素問心祇求無愧第二當有學識

有學識則對於脚本之罅漏情理之謬妄結構上之衝突詞句上之矛盾常人所不及察者我乃獨具隻眼爲之一一正其舛誤戲劇而有進步之望必賴有學識之評劇家第三當有經驗有經驗則觀摹既廣比較斯生如見鄙俗之俗自作聰明踰規越矩破壞格律我可援成法以責之使其有所忌憚不敢猖獗此層根於年齡不可強求後生青年可請益於老輩伶工第四當有辭藻有辭藻則用筆無往不宜評且角用清麗之筆評丑角用談諧之筆評生角用正大之筆評淨角用豪渾之筆評文劇用綿密之筆評武劇用雄壯之筆曲折而明晰具有攝人之魄力則事半功倍自然勝人一籌否則滿腹戲詞不達意豈不可惜老伶工而能握管撰述評劇家無立足地矣吾人評戲對於伶人新劇家票友坤角當分四種眼光不可一視同仁舊伶多目不識丁之徒世代相傳露技自給僅可衡其藝術品德尙在其次苟無遺害風俗之大惡即不必橫生枝節遇有嘉言懿行須代爲表揚以勸其餘新劇家多自命開通之士懷抱改良社會之宏願宗旨正大旌幟光明幼年未下苦功全恃聰明學力以爲藝術之變化吾人當首重品格嚴加監督免其言行不符功未見而禍已釀所謂春秋責備賢者眼光不能不高一級也票友爲清客串平日聚三五同志抽暇涉習歌樂偶有串演亦自備資幣酬娛來賓其身份高貴不可與鬻藝者同日而語身段做工容有不合唱工腔調或有可取縱有脫誤吾人亦宜原諒蓋其不受包銀不售戲資在理無可苛責也坤角多可憐女兒有恃此營生者亦有不得已爲之者此中情況與操皮肉生涯者相差無幾質言之藝妓耳吾人對此無數可憐女兒當惜其無端墮落遭逢不幸髻齡未受良好教育以致際遇如斯當然退一步想而以寬恕二字爲月旦之標準不可求全責儒蹈刻薄之誚以上四種之外又有童伶焉童伶演劇逼迫者多體格未全類似猴戲吾人亦可以觀猴戲之眼光觀之傑出者不過鳳毛麟角又有鄙夫焉自忘形穢偏喜於稠人廣座中奇形怪狀故意做作取厭於人萬衆所惡理當申斥之又有狂奴焉光無實學口出大言氣場趾高不可一世專好剛復自用藐視輿論譏言藉其演藝紕繆百出迥不如人而睥睨餘子自以爲無人可及也識者齒冷理當質問之又有無名英雄焉藝本不凡祇以時運偃蹇屈居人下千里馬不遇伯樂亦老死櫪下而已倘有鉅眼理當提拔之此外則戲詞不可不熟板眼不可不知胡琴鑼鼓曲牌工譜不可不明其作用門戶之見萬不可存黨派關係萬不可有審夫此然後評劇雖不中不遠矣評劇家人多於鯽多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之徒鮮真實之學識特異之眼光深遠之閱歷優美之文字或假充內行大言不慙或

強作解人。實無所知。或鈔襲舊作。據爲己有。或信口雌黃。見誚通人。或受人津貼。一味頌揚。或感情用事。倡爲黨論。年未弱冠。而開口程長庚。如何老練。余三勝。如何爽利。自欺欺人。可笑已極。此曹非惟伶界輩。無由夢見。卽桂芬。叫天。亦恐未及。寓目而乃言之。鑿鑿一若足爲信史之徵者。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假充內行之可恥也。足跡僅數蒞劇場。顧曲不過十回。皮黃不辨。派別不分。見張鶴樓。而曰此俞家特出。見富仙舫。而曰此龔處流。亞見呂月樵。而曰此汪派。巨擘見白文奎。而曰此孫門。高足甚至謂楊小樓。不如七歲紅。譚鑫培。不如溫小培。朱幼芬。不如伍月華。吠聲吠影。叫囂紛呶。此強作解人之可恥也。收藏舊報。依樣葫蘆。冒名頂替。一字不改。以僞亂真。恬不爲怪。此鈔襲舊作之可恥也。道聽塗說之詞。齊東野人之語。以訛傳訛。毫無根據。年代顛倒。而不知指鹿爲馬。以自信。偶至梨園。目光無豆。以其坐井觀天之見。發爲揄揚頌禱之文。東塗西抹。悉皆謬語。此信口雌黃之可恥也。作戲館之機關。爲個人之牛馬。特告白費爲衣食之資。視酒肉宴爲平章之的。有戲可看。有錢可得。則諂諛交加。大捧特捧。斯文掃地。廉恥道喪。此受人津貼之可恥也。文人好事。古今一例。在昔黨馮黨賈。各樹一幟。尊梅尊竹。朱互肆其詞。降至今日。趙君玉。芙蓉草。王雲珠。劉玉琴等。莫不有黨。莫不有黨。莫不有黨。之人。逐臭之夫。搖唇鼓舌。競出其毀謗之言。以壞人名譽。爲快。是非因以混淆。黑白遂至不分。黨同伐異。傾軋成風。而劇界乃無寧日。顧曲云乎哉。自援而已矣。利己損人。阿私所好。此感情用事之可恥也。若此者。直同害羣之馬。宜爲鳴鼓之攻。凡我同志。其各勉旃。

平包銀議

(劍雲)

伶界有兩大問題。急待解決。一藝術問題。一包銀問題。藝術問題。組織複雜。頭緒紛繁。當集合多數有學識之士。詳細研究。斟酌損益。以期盡善盡美。一勞永逸。予雖貢其辭說。然茲事體大。究非一人一時所可論定。尙須置爲緩圖。徐謀進步。惟包銀問題。於伶人生計。梨園營業。皆有密切重大之關係。倘不急求根本解決。則後之資本家。將無人敢於問津。而伶人亦必坐以待斃。勢非同歸於盡不止也。致清季咸同年間。程長庚。徐小香。何桂山。久隸三慶。爲梨園三絕。藝術之精。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其包銀。每年不過六百六吊。徐何不過四百四吊。六百六吊者。每年包銀六百千。每日車錢六吊。合之纔六百二十一。千六以今日洋價一千三百計之。得四百七十八元有。

零。徐。何。不。過。得。三。百。八。十。元。有。零。譚。鑫。培。初。在。三。慶。充。裏。子。且。無。包。銀。每。日。僅。給。車。錢。二。吊。孫。菊。仙。掌。四。喜。每。年。亦。六。百。六。吊。當。日。三。慶。演。員。包。銀。均。按。年。計。算。春。台。四。喜。雖。按。日。計。算。其。價。格。亦。無。敢。逾。三。慶。上。售。座。不。分。階。級。統。爲。京。錢。一。吊。(合。今。日。銅。幣。十。枚)樓。上。稍。昂。亦。僅。一。吊。二。四。程。長。庚。以。伶。界。山。斗。爲。精。忠。廟。首。律。令。嚴。肅。無。敢。或。違。程。死。俞。菊。笙。繼。之。包。銀。規。則。已。亂。然。亦。無。過。三。百。以。上。者。上。海。包。銀。自。昔。即。較。京。師。昂。貴。二。十。年。前。楊。月。樓。終。年。所。獲。不。過。一。千。餘。元。周。鳳。林。不。過。二。千。餘。元。汪。桂。芬。不。過。三。千。餘。元。自。孫。菊。仙。南。下。倡。爲。與。園。主。拆。賬。辦。法。包。銀。之。價。始。增。至。二。千。元。一。月。譚。鑫。培。驕。奢。成。性。繼。長。增。高。漲。至。六。千。元。以。後。每。來。一。次。增。高。一。度。自。一。萬。五。千。元。以。歷。二。萬。四。千。元。而。終。梅。蘭。芳。以。臉。子。關。係。取。九。千。元。劉。鴻。聲。以。唢。音。關。係。取。八。千。元。楊。小。樓。以。俞。派。健。將。取。六。千。元。李。吉。瑞。號。黃。派。巨。子。取。五。千。元。王。鳳。卿。以。汪。派。傳。人。取。三。千。元。小。達。子。以。牛。力。取。三。千。元。皆。以。月。計。不。以。年。計。十。年。前。千。元。一。月。猶。屬。頭。等。名。角。今。日。中。翹。之。材。亦。非。千。元。不。可。十。年。前。戲。館。售。價。不。過。三。四。角。今。日。則。八。角。一。元。十。年。前。梨。園。支。出。不。過。三。五。千。元。一。月。今。則。一。夕。須。五。七。百。金。昔。日。國。人。殷。富。者。多。今。日。市。况。蕭。條。生。計。日。艱。昔。日。辦。戲。館。者。猶。有。贏。餘。今。則。虧。折。者。居。多。第。一。台。竟。蝕。至。十。一。萬。天。蟾。許。少。卿。以。第。一。幹。才。著。名。結。果。亦。僅。能。保。本。大。舞。臺。脚。色。無。大。包。銀。日。爲。雙。齣。戲。售。價。亦。廉。故。能。餘。利。昔。日。伶。人。儉。樸。者。多。處。境。常。裕。今。則。手。鑽。戒。而。身。維。絀。出。汽。車。而。居。大。廈。戲。裝。每。齣。十。數。襲。一。出。一。易。場。面。多。自。備。一。人。搭。班。仰。而。食。者。數。十。人。起。居。奢。華。日。在。窘。鄉。一。旦。歇。業。唯。長。生。庫。是。賴。園。主。爲。伶。人。作。牛。馬。伶。人。仍。爲。各。種。銷。耗。品。作。奴。隸。由。此。觀。之。可。以。知。其。故。矣。故。包。銀。不。平。梨。園。營。業。必。無。起。色。伶。人。藝。術。必。無。進。步。是。誠。劇。界。前。途。之。殷。憂。而。吾。人。所。當。急。謀。補。救。者。也。爲。今。之。計。伶。界。宜。速。組。一。統。率。機。關。如。京。師。之。精。忠。廟。上。海。之。伶。界。聯。台。會。舉。伶。界。之。德。行。兼。備。者。爲。會。長。明。白。事。理。公。正。無。私。者。爲。評。議。員。取。南。北。現。存。各。名。伶。之。包。銀。一。一。貶。其。價。格。代。爲。平。定。以。後。名。角。搭。班。悉。當。遵。守。公。會。規。則。違。者。相。約。不。納。一。經。某。園。聘。定。他。家。不。得。出。重。價。挖。角。違。者。議。罰。再。請。有。名。譽。無。私。心。之。評。劇。家。爲。顧。問。託。其。嚴。加。監。督。指。陳。利。弊。正。本。清。源。端。在。此。矣。今。日。生。計。程。度。與。前。迥。不。相。侔。固。不。能。如。程。長。庚。時。代。之。微。末。亦。未。可。效。醉。心。歐。化。者。動。言。法。國。優。伶。日。得。若。干。佛。郎。德。國。優。伶。日。得。若。干。馬。克。英。國。優。伶。日。得。若。干。先。令。俄。國。優。伶。日。得。若。干。羅。卜。當。以。吾。國。風。俗。人。情。爲。準。則。記。者。不。敏。代。擬。如。下。

超等角色如譚鑫培每月一千五百元以此爲限不能再上。

優等角色如楊小樓梅蘭芳劉鴻聲等每月一千元。

頭等角色如尚和玉蓋叫天王又宸王鳳卿時慧寶等每月七百元。

二等角色如馮子和毛韻珂賈璧雲黃潤卿趙君玉白玉崑楊瑞亭等每月五百元。

中等角色如王靈珠三麻子林樹森麒麟童等每月三百元。

四等角色如趙如泉常春恆小孟七小達子等每月一百五十元。(其餘以此類推記者久居滬濱姑就上海平訂)

戲園售價平均不得逾三角五角。

予之伶界選舉觀

(劍雲)

▲王位不成問題

自。龔。鑫。培。辭。世。京。師。評。劇。界。有。所。謂。王。位。繼。承。問。題。者。甚。囂。塵。上。評。劇。諸。子。莫。不。舉。其。胸。中。崇。拜。之。人。著。論。立。說。揭。之。報。端。以。為。足。以。繼。龔。氏。而。登。王。位。阿。私。所。好。固。所。不。免。細。心。比。較。亦。不。乏。人。尤。以。張。君。樛。子。之。作。為。詳。細。公。允。結。論。則。謂。審。美。觀。念。當。推。梅。蘭。芳。尚。武。精。神。當。推。楊。小。樓。凡。此。諸。作。驟。觀。之。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識。者。則。嗤。其。情。形。有。類。於。洪。憲。時。代。之。談。君。憲。救。國。論。默。然。不。敢。贊。一。詞。蓋。以。根。本。既。誤。遂。無。討。論。價。值。也。

伶。界。自。始。無。統。一。機。關。又。無。一。人。高。居。其。上。領。袖。全。體。發。號。施。令。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大。都。人。自。為。法。各。自。成。班。同。在。一。台。則。相。安。無。事。班。散。則。爾。為。爾。我。為。我。矣。伶。人。程。度。極。低。性。又。野。蠻。無。服。從。之。心。坐。科。時。代。祇。畏。其。師。他。均。不。顧。其。團。體。之。渙。散。公。德。心。之。薄。弱。固。甚。明。也。其。有。固。結。團。體。者。如。昔。日。程。長。庚。時。之。精。忠。廟。會。從。前。上。海。之。伶。界。聯。合。會。亦。皆。限。於。一。地。未。能。統。一。全。國。且。除。程。長。庚。德。行。服。衆。藝。術。精。湛。人。人。愛。戴。得。以。終。身。為。大。老。板。外。上。海。之。伶。界。聯。合。會。會。長。為。選。舉。制。許。少。卿。童。子。卿。夏。月。珊。呂。月。樵。等。均。曾。被。選。卒。以。意。見。不。能。一。致。不。旋。踵。而。消。滅。若。夫。報。紙。開。榜。本。屆。文。人。游。戲。不。足。據。為。定。評。如。汪。笑。儂。曾。為。文。榜。狀。元。夏。月。潤。曾。為。武。榜。狀。元。試。問。大。多。數。心。理。能。一。一。承。認。否。是。故。果。有。出。類。拔。萃。之。人。精。純。卓。絕。之。藝。則。人。目。不。盲。必。有。公。論。口。碑。所。傳。身。價。遂。增。歷。日。既。久。自。有。衆。望。所。歸。

一致贊美之一日。然後登高一呼。萬山皆應。某人可執伶界牛耳之說。一倡和者將遍天下矣。明乎此始足與言伶界之選舉。伶界之選舉。以何種人爲適宜乎。予意唯伶人之自身與評劇者。可以舉行。而此中當選人之名稱。又當分爲二類。假令伶人自身選舉。則必先有一統一機關。而後可。此機關之名稱曰社。曰會。則所舉者必爲社長。會長。社長。會長之資格。在學行兼優。職務在秉公守法。藝術似居其次。雖以譚鑫培之絕藝。而按其恃才傲物。情慢驕奢之性情。亦不足以當選。孫菊仙學行可矣。而出身票友。重唱略白。復無身段。台步工架。又覺猷然不足。即使二人可當會長。社長之任。而今日伶人之程度。是否有統一之希望。是否可以舉行。反觀事實。亦不過成一懸案而已。然則伶人之選舉。其唯評劇者行之乎。則有待決之點六。(一)地點。此項大選。舉宜擇市况繁盛之區。戲劇薈萃之所。如天津。上海。京師等處行之。(二)報紙。此項大選。舉必擇國內銷路最廣。信用最堅之一報紙。限期投票。擇日揭曉。(三)名稱。共和時代。是否可以沿用科舉制之狀元。探花。傳臚。榜眼。抑效法歐美之博士。碩士。學士。(京師談戲小報最喜沿用。不以爲怪)吾以爲當另擬適合之名稱。但使足副一種虛榮之頭銜足矣。(四)門類。分生旦淨丑。每部各舉一人。抑混舉一人。若混舉一人。時當以何種門類爲合格。(五)人物。辦理此項選舉。以何人爲宜。(六)辦法。用記名投票法。抑不記名投票法。吾以爲不記名投票。則一人可投若干票。當然用記名投票法。爲是。上列六事。既決。各評劇者可就原處之報紙。盡情發揮。示投票者以標準。心中以某人合宜。既爲某人鼓吹。亦無不可。然此仍一時之虛榮。其人苟死。則其頭銜亦隨之而滅。既非世襲。他人何從繼承。卽爲世襲。亦限於其子孫而止。然則今之人聚訟紛紜。盛唱王位繼承問題。及順天時報此次之選伶界大王。妄想代譚鑫培而執伶界之牛耳者。曾否回溯譚氏取得大王徽號之來歷。與夫王位不能成立之原因耶。

譚鑫培之取得大王徽號。在民國元年壬子之冬。南下隸新新舞台。時爲其經理黃楚九所上。黃之加此頭銜。無非因譚氏名望甚隆。稱爲伶界大王。或足爲營業號召之助。與去年第一臺加汪笑儂以哲學大名。家今日天蟾舞臺加小達子以名震環球文武鬚生本屬同一用意。當日既未陳請內務部立案。定爲世襲之榮典。又無大王每年應得之俸金。復未通告報界。求其承認。知照伶界得其贊同。豈惟無此種種手續。在事實上不能成立。且因大王唱盜魂鈴而來李本初之倒彩。竟與圖畫劇報涉訟。以致譚氏自行登報取消。是則伶界

大王之徽號在譚氏自身且未承認（當時譚氏報上啓事曾有此語）今日焉有所謂王位問題容後人之繼承如果王位而有研究之價值有繼承之理由則汪笑儂死後伶界亦將選舉哲學大名名家耶有一種之頭銜即起一度之紛擾絕不思其根本曾否成立有無舉行之必要伶界尚有寧日耶或曰譚氏雖未自命伶界大王然自此頭銜發生後一般評劇者與觀劇者時常引用聞者未嘗以爲不當則順天時報之選伶界大王亦有可援之理由在予曰不然比時顧曲者所以不反對之故實因譚氏爲近世鬚生三大家之一藝術勢力又在汪孫兩派之上膺此頭銜確乎無愧然仍不過虛銜耳非有實在之權利也人死銜滅烏容第二人竊據

茲姑退一步言之謂伶界不妨有大王除譚氏外他人亦不妨稱大王然譚氏鬚生也繼譚氏而爲大王者必仍以鬚生而後可今順天時報之選舉既未劃清部分又未聲明應以鬚生武生或青衣花旦爲當選乃揭曉之後男伶坤伶童伶三部皆旦角也其他魚龍混雜貓鼠同羣躋成一團無分涇渭以今日陰盛陽衰重色輕藝之北京社會識者不待其揭曉已早知其結果矣不然伶界雖無人何致甫上舞臺色藝平庸之姚玉芙亦竟名列第六得一千數百餘票而孫菊仙乃僅五十餘票耶矧夫伶界大王之徽號猶未經多數評劇者解決而乃貿然引用耶

梅蘭芳本伶界世家色藝雙絕確乎後起之秀吾所贊美者也或有謂其唱不如陳德琳做不如王瑤卿此言固非無見然德琳老將就木瑤卿精神疎懶（嘆又場中）於後起諸人中求人才誰又能超過梅蘭芳之上者譚鑫培文武崑亂靡所不能精矣博矣然老輩傳述則謂去程長庚余三勝尙遠甚有謂不如汪大頭者此亦各人眼光不同之處未可強人從己故持偏見但程余既逸自當推譚氏執伶界牛耳今譚氏又逝何人可以主盟歌壇此刻尙在未定之天然秉公立言斷不能應數旦角也愚意此項選舉最好分部否則亦宜標明指定一部俾投票者有準繩可遵不至越出軌道之外分部則鬚生以孫菊仙余叔岩劉鴻聲王鳳卿等爲備選人武生以楊小樓尙和玉俞挺亭蓋叫天等爲備選人青衣以陳德琳朱幼芬尙小雲等爲備選人花衫以梅蘭芳王瑤卿王蕙芳賈璧雲趙君玉黃潤卿爲備選人（田桂鳳侯俊山田際雲楊小榮等皆爲過時人物久不登台不列）依此類推並可多列中人以上者數人備投票者之選擇至於選舉之手續上文已略爲論及今日既無人俱驚人之才藝則伶界大王四字當然在取消之列鄙見如此未悉識者以爲如何

關伶界大王

(馬二先生)

近來國內新聞家之眼光，爭趨重於文藝界。於是劇評一欄，亦隨之而日有發皇之現象。說譚道梅紛呶不已，見淺見深，各有主張。然其最無意識者，殆莫如昔之某黨某社，妄擁黨魁及近時譚鑫培。故後謬談伶界大王，承繼問題是也。

黨事始自賈璧雲之來上海，流衍至京，而其名義乃大濫若杜雲紅、白牡丹之流，既皆儼然稱渠魁矣。寧復有價值之可言？此曹而足言黨此輩，而可爲魁，成爲事實，固令人肉麻。形諸筆墨，亦有何意味？今茲此風已殺，可勿贅談。而王位承繼問題，又囂然以起，請就記者之所見而闢其說之無當。

一、伶界無大王之必要。伶界豈有大王哉？自長庚以迄今日，伶界之負絕藝而享盛名者，寧獨一譚鑫培？鑫培之藝縱絕，時流又豈能超駕乎？程長庚然而長庚亦但曰大老板而已。又何曾稱王？夫世之事業不同，則名稱迥異。故中華稱天子，而胡人則號單于。君主世襲，尊曰皇帝。民主選任，則曰總統。又奚必稱王？而後始標明其爲一界之元首也哉？故記者之意，以爲若據先時之慣例，則大老板即伶界之王。爾若言承繼，則須問長庚之後誰爲繼位之人，不當於譚久死後始發生此問題也。

二、伶界大王之由來。伶界大王之名詞，何自而來乎？則新新舞臺爲譚氏所上之徽號也。其始亦不過如近時所用第一鬚生、蓋世青衣等字面之類，殆爲一種廣告作用，並非有何等崇拜之念。不過本錢既大，則不得不加以張皇耳。既非發於伶界之推崇，亦非出於觀客之擁戴。若此而可認其爲大王，則小達子、何月山之流，又何嘗無寰球第一、文武蓋世等崇銜？吾曹豈能遂因其廣告而追認之乎？

三、伶界大王資格上之疑問。北京評劇家鑒子君有伶界大王資格條件之研究，而記者之意，則以爲是全從藝術上着眼，而無勢力上之條件。若就勢力上觀之，近代伶界之有勢力者，都中當推俞菊笙父子。上海則爲夏氏昆仲，然而俞氏則以武生執伶界之牛耳，而夏氏則純以手腕稱雄於藝術上，初無何等卓絕之處。以此知藝術與勢力截然二物，精於藝者未必達有稱王之完全資格也。

故與其尊譚氏爲大王無寧證之曰皮簧之曲聖蓋大王含有勢力之意義而聖字則純從學術上着眼也

由右之說故伶界大王之名詞記者絕對否認既無所謂伶界大王則王位承繼之說當然不能成立而譚鑫培之所以爲譚鑫培終不以此而遂磨滅或貶損其價值一般評劇家且請稍將頭腦放冷靜以觀察演劇界之趨勢與夫後起伶人之藝術不亦善乎記者不承認伶界有大王其理由爲伶界無大王之必要而順天時報開菊選其結果伶界大王竟有三人之多

(一)梅蘭芳得票二三八六五爲男伶大王

(二)劉喜奎得票二三八六〇六爲坤伶大王

(三)尙小雲得票一五二五二五爲童伶大王

夫果使伶界而應有大王是否當由選舉此一疑問也即使應有伶界大王之選舉是否應由報界爲之辦理此又一疑問也即使報界可以代爲辦理而順天時報是否爲相當之辦理者此又一疑問也順天時報而竟居然發表選出吾曹談戲者是否能承認其爲合法之伶界大王此又一疑問也此種種疑問皆置諸不思不顧而貿貿然舉之貿貿然揭載而傳述之毋亦輕視伶界大王資格之甚而啓伶界以後無謂紛爭之肇端乎此記者所以不能無言也

譚氏之得大王徽號也始自民國二年之來滬搭新新舞台時其徽號不過經新新舞臺經理者之一方燈匾本不足據以爲典要故譚氏旋即自行撤去是在譚氏之耆年望重且不敢貿然居之不疑而謂梅劉尙等輕年女流後生小子而竟可悍然襲此崇號耶即曰王之名號有德可居伶界大王原不必拘拘於年齡則試以品藝兩端論之

梅尙二氏果何如之人格乎記者不忍詳述亦不必詳述果此二人而可王者則伶界不將成爲兔國乎此誠伶界之巨恥奇羞伶界而果尙有人物焉其能奉此二人爲王否

至劉喜奎之歷史則談戲諸君更應知之審矣遼陽草及張某之關係至今猶未脫離其品如此亦寧足雄長坤角耶梅郎之藝唱工遜於陳德霖做工遜於王瑞青所以哄動一時者半由於綺年玉貌然而青春不常紅顏難駐月圓花好能幾何時伶界

之王又豈獨應以貌論至於小雲則甫能成技無非襲得曉華皮毛去道益遠安可夜郎自雄劉喜奎記者未嘗觀其戲姑從闕勿論然嘗聞其受業於任天知學新劇是其程度亦尙在未畢業之時期也可知據上所述則三人皆無可王之資格是伶界雖有大王亦斷斷不應屬之三人而况原無伶界大王之必要哉

菊選芻議

(小隱)

伶界之有大王自譚鑫培始譚集劇學之大成爲一代之偉人初非籍大王之名方見重於時也溯譚氏之稱王在民國元年膺新新舞臺之聘來滬時該臺主爲營業計特上大王徽號譚固未之許也嗣因風潮籍爲口實譚氏曾登報自請去銷大王字樣然自是南北莫不稱之爲王衆論所歸如水之赴壑雖欲遏止且有未能是譚氏之稱爲伶界大王爲人人心之所公認吾國政界中有能如伶界之譚者則爭端固已早息矣予以爲王號加之於譚實非所宜蓋王之爲號僅代表一部分之首魁而已凡在此一部分中未有第二能及者即可稱之爲王初不必有驚天動地之本領夫譚氏之在劇界文武崑亂無所不能鑼鼓絲竹六場皆通長庚之後一人而已長庚爲聖譚當不失爲亞聖例以孔顏亦當稱之爲賢又豈王號之足以示其爲尊崇乎是王號之加諸譚氏已有未當也

自譚氏物化後各評劇家於王位繼承問題爭相討論不但無聊已極實屬荒謬絕倫夫譚氏之有王號實本其藝術得來非必伶界必須有一大王也使今日伶界復有譚氏其人將見衆論所歸一致擁戴固不待著論立說從事研究設無其人各阿所私亦不過立門戶之見啓黨之爭而已故予以爲王位繼承無須討論開會選舉更可不必要也

今者北京順天時報居然舉行菊部選舉以梅蘭芳爲伶界大王當選人主其事者爲某國人實開外人干涉吾國菊政之見端無論是否公允吾人暫不承認然彼既開端若不舉行選舉將無以示抵制且不有吾人選出之大王尤不足以明梅蘭芳爲非法選舉之伶界大王是在今日勢不容已雖欲不開選舉而有所不能也

選舉之勢不容已既如以上所云則對於選舉上應行研究之點甚多列舉於下

(一) 是否仍用大王字樣抑另定合宜之名稱。

(二) 各部(指文武生淨旦丑)分選抑係合選。

(三) 備選資格應否加以限制。

(四) 專重藝術抑或兼重品行。

(五) 是否僅就舉行選舉區內伶人抑當并選各部份人。

(六) 此項選舉應否由有價值之報紙行之。

(七) 此項選舉以何種人爲有投票之資格及投票人是否應先由選舉而出。

(八) 舉行選舉地點以何處爲適宜。

既欲舉行選舉則對於選舉諸端不能不籌畫盡善上列八條實爲最堪研究者今以所見略獻芻議。

大王字樣實不宜沿用而另定名稱亦似頗難合宜觀於現時伶人之懸牌不曰天下第一即曰蓋世無雙何不即本斯旨以定名稱庶將來牌子上所標之頭銜皆選舉得來其無此資格者即不敢妄爲僭稱亦維持廉恥之一道也列首選者應名曰伶界第一人其餘以

次類推。

今日伶界人才凋零特甚求一完全角色竟如鳳毛麟角欲得一人執伶界之牛耳自非學問淵博爲同行所欽服藝術絕精又爲社會所推重者不可即使合選尙恐才難若再分部擇舉似更難上加難且選出之人才程度必不能歸於一致而畸輕畸重尤似不易衡平是以應主張合選應選資格不能不加以限制。

(一) 一門專精豪無缺憾。

(二) 文武崑亂無所不能。

(三) 講求韻學讀字無訛。

(四) 作身段。並皆合度。

凡有上列資格全部者。無論坐科出身。票友出身。皆得應菊部之選舉。

(一) 習成一藝。能戲無多者。

(二) 梆子二簧。並習兼能者。

(三) 念飄字與切口者。

(四) 唱作偏重者。

(五) 雖已享名。猶在學戲者。

(六) 派出江湖。不由正軌者。

(七) 學無本源。自開門徑者。

(八) 以色悅人。而無真實本領者。

凡有上列資格之一者。皆不得應菊部之選舉。

菊部選舉。爲觀戲者一方面提倡劇學獎勵藝術之舉。動自當但就藝術上爲標準。至於品行。是否足以服衆作事。是否能以秉公若北。京昔之精忠廟會。首今之正樂育化會之選舉。方應注意及之。但皆屬於伶界自治範圍。既與藝術無關。吾人又何必越俎代謀乎。近年以來。各埠風氣大開。除京津滬漢外。有劇場之商埠。正復不在少數。選舉一事。若埠自爲政。僅屬矮子隊裏選將軍。且伶人蹤跡無定。今日在此埠。明日又在彼埠。勢非合各埠伶人爲一總選舉。不可也。

近年報紙多列菊評。此種遊戲事項。若不籍報紙行之。別無傳布之機關。應由素有價值而菊評主任。又爲評劇大家之報紙行之。但須預定選舉法。

此項選舉。當然以各埠評劇家暨伶人票友爲有投票權。然此中分子。既雜程度。亦至不齊。實不可不加以取締。應由舉行選舉之報館。

先行延請劇學淵博宅心公正之人如馮西園陳彥衡輩爲投票資格之審查就各埠之所謂評劇家察其平日著論立說是否有精當之處伶人而友則其宗派是否純正學問是否通達於中挑選若干人再由此若干人就平日嗜戲之程度較深者有五人以上之同意得公舉一人合上列四項人物開一投票人之選舉於中舉出四十人或五十人以得票多者爲當選凡投票人選舉之當選者得有菊部選舉之投票權

京師爲首善之區又爲戲劇之產地而上海乃南北交通之中心點又爲京劇南來最先之埠舉行選舉地點自以京滬爲適宜應由兩地同時并舉票數併爲一處計算泯南北之界限免黨派之爭端庶足以昭大公南北報界主劇評者其有採及芻蕘者乎甚望起而行之不禁拭目以觀其盛也

優伶之人格問題

(秋星)

處此五濁世界道德掃地之時代人心已死更何人格之可言政潮醞釀政客卑鄙官吏喪其良心武人肆其妖氛彼大人先生皆如是更何責乎伶人然則伶人之人格可以不言乎曰不然彼肉食者鄙不足與言良知既失宜其冥頑不靈吾道不行於朝將以求諸野優伶固中流社會以下者也然其秉天性而不泯者似猶較勝於今之所謂上流社會人世風日下今昔不同余是以有感而論人格戲劇者音樂的美術也伶人者業於戲劇之美術家也歐西各國之視優伶初無分等級其卑賤者目卑之耳我國之視伶人不管類於倡伎而伶人之自視亦若分所應然既供其聲復獻其色更有進者則犧牲其肉身而不惜嗚呼頹風至此言之痛心吾不咎此無識之伶人吾獨咎彼自命宏獎風流之僞君子也考伶官之設置始於唐供奉宮中以娛君王之耳目非小民所得而聞見殆夫後世戲劇始見於民間然各執一業亦未嘗爲人所輕視至清室末葉而伶風大壞士大夫之優游於京都者困於官箴不敢明日張膽狎伎張樂而飽暖思淫人之恆態乃假名風雅以男爲女召伶人之業且而韶秀者侍酒取樂彼伶人受此提倡習於女性有時亦遂送客留髡恬不爲怪每出則傳粉施朱非男非女與娼妓爭妍奪寵然後像姑相公之名卽爲此輩之頭銜矣傳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此輩伶人豈生而

女性者。盡亦由所見所聞。習與性成。欲笑則露齒。嫣然欲行。則嫋嫋。蓮步。廉恥雖喪。而非其咎也。

伶人既現身於舞臺。華裝錦服。嬌媚不羣。自較下臺時。爲美婦女之好淫者。靈犀一點。瞬息可通。彼伶人既未受教育。就口之餐。何樂而不受。於是始而目成。繼而交誼。終而成野鴛鴦矣。如是之事。天下之大。比比皆是。不特此也。今之新劇家。治容誨淫。鈎引良家女子。其罪惡史。積案盈尺。不可殫述。雖其中不乏佳士。然百難得一。魚目混珠。我將何從而辨。故在今日言新劇。束身自好者。每每相顧目笑。存之嗚呼。新劇之信用。至於此極。其誰之咎耶。

坐是之故。伶人之業。至卑至賤。伶人之品。至鄙至醜。而伶人之人格。亦遂不可問矣。道學自命者。不屑與伶人語。警世自命者。以伶人醜史筆之。書伶人自知其輕視於人也。顏益厚。勢益張。飛揚跋扈。無所忌憚。蓋其初彼尙戀名。不過暗中作惡。未敢大張聲勢。及其黑幕揭穿。臉皮刮去。反坦坦蕩蕩。任心所欲。自以爲伶人固應爾爾也。當面辱罵不足恥也。此其變性與官僚之變節。無異。官吏仕昔舉凡納賄通弊。皆諱莫如深。及爲報界痛罵。小說譏諷。卽亦堂皇取賂。抹臉爭權。廟堂之上。內閣之中。賣國定約。絕不畏人笑罵。蓋每人不過一層臉皮。將此一層揭去。卽無事不可爲。無事不可告人。故余創一論。欲救頹風。首先養其廉恥。卽保存其一層臉皮而已。

何以養其廉恥。曰。隱其惡。揚其善。或以古來梨園有氣節之伶人軼事。編成書冊。使之朝夕誦。誦變化其氣質。誅自命風流者之心。而斥像姑。警蜂蝶。爲媒之事。而除淫。伶有官守者。與評劇界共負其責。人格之正。其庶幾矣。

藝與品。絕然兩事。余自來評劇。置品不言。此篇亦存忠厚之意。故未提及伶人之名。姓。改過勉善。是在諸伶善自爲之矣。

劍雲按。秋星此作。可謂慨乎言之。惟鄙見宜進一步。立論像姑之風。自民國成立。坤伶入京。娼寮密佈。已有起而代之者。士大夫有妓可狎。自當舍男就女。苟非具有奇癖。何至懷此特好。矧伶人中之明禮者。如田際雲等。亦已陳請官廳。嚴禁私廝。以期永革頹風。南人之抱斷袖癖。尤不多見。有之。或俳優同輩。與夫自命風雅之極力捧旦者耳。今後祇須旦角自身尊重人格。除演戲外。不得有扭扭捏捏之舉動。以雌性惑人。則此風自可逐漸革除。予所視為隱憂者。則多數狡狴如狐之淫伶。專一勾引良家婦女。誘惑青樓。賤娼明目張胆。慙不畏法。殊足爲風俗人心之患。其始不過暗中活動。及見無人顧問。則遂肆無忌憚。諸葛武侯有言。治亂民用峻法。予意對

於此輩淫俗惟有暴其秘史揭之報章加以警告不聽則控之公堂下之牢獄提解回籍驅逐出境庶可懲一儆百蓋彼輩未受教育原不識廉恥爲何物秋星之論不失君子忠厚之旨然煦煦爲仁近於姑息養奸敢以鄙見質之閱者（此篇可與拙作晚近新劇論第三節參觀）

告研究譚調者

（馬二先生）

天下之藝術與妙無盡有善學者有不善學者不善學者勿論已卽所謂善學者其間亦各有其度限度之深淺不同要其最高者必不能窮藝術之至妙極美其最低者亦必有三數端能詣於精微之境也若不察乎此而以其高者爲無往不是且無往而不窮極神妙而其低者乃至無往而有是處此豈理之可通者吾請以此言爲一般譚迷告

今之譚迷有謂叫天無戲不能者（指生角戲）此言也雖有可疑要之譚氏所習之戲在近時伶人中比較的爲獨多則可信也若云無戲不能則試問生角戲究有若干詢說者能舉以詳示否如其不能也則所謂無戲不能之說豈非漫無憑證逞臆而談者

又有謂譚叫天無戲不精者此說亦吾人所可承認惟此精字之界限則須加限制有極精者有較精者若（空城計）（瓊林宴）（李陵碑）（戰太平）（連營寨）（洪羊洞）（賣馬）（打鼓罵曹）（桑園寄子）（打姪上墳）（天雷報）（捉放曹）（定軍山）等等可謂之極精他人演來萬萬不足與之抗衡

若其（文昭關）（取成都）（舉鼎觀畫）（硃砂痣）（法門寺）（上天臺）（七星燈）（探母）等戲則或遜於汪或遜於孫比較的雖有優於常俗之處不過其唱念二者之修養功深而已其全戲之精彩當然有不及汪孫二氏之處可斷言也

有盛稱其某年在都中曾一演（斬長沙）之關公者（此戲譚平時僅演黃忠）謂其唱法如何別致大刀如何精妙按關公戲本不宜多用腔譚若以其平日之腔調入之宜其別致至若大刀精妙彼本武生出身豈可以此駭鬚生哉（若不論應有與否而祇以能加武藝爲貴則楊四立之盜魂鈴能用四只棹豈不壓倒譚叫天乎）且聞俗界前輩言演關公之戲其刀無舞弄之必要若近日之三麻子動輒舞刀之關公皆屬非是蓋如是則反覺其輕漂不足以狀武聖之威嚴也此說頗有理

不特此也。以叫天之瘦削而抹紅臉扮關壯繆。試一思之。其狀豈能肖於萬一。必以是戲為佳。在叫天則為不善。藏拙在譽之者亦未免阿其所好之甚也。

民國二年。譚來滬之新新舞臺。乃至演（盜御馬）等戲。卒以失敗。夫豈其戲之不足觀。要由于捧之者視為神聖。萬能無所不可。遂至輕獻其二十年來所不常演之戲。幾使喧傳絕域之盛名。敗于垂暮之年。盛名難居。雖有實際。要須善為保持。盈則招損。又豈獨一伶人為然哉。

票友之研究

（馬二先生）

吾儕旦旦評劇談劇。則不得不嚴票友與內行之分。願如何而為票友。如何而為內行。其資格上之界限。如何是不可不研究者也。作票友之研究。

票友與內行第一之區別。則在要錢與不要錢。內行售藝為生。萬無不要錢之理。故無論與戲園園主交情如何。萬無不拿包銀之理。無論對於票友交情如何。萬無不收束修。即肯教授之理。會串堂戲亦然。蓋純取營業主義。不足責也。若夫票友則不然。無論演於舞臺或堂會。萬無收受酬金之理。其有崖岸稍峻者。並茶水亦不肯受人供應。必自帶茶具。謂之茶水不沾。故又曰清客串清之云者。言其一無所沾染也。豈惟一無沾染而已。又必有種種耗費。若自帶之場面（其客串之場面不在此例）梳頭者以及後臺各行執事者。前臺檢場人戲中之零碎配角等等。更必須各有酬犒。故票友多擁有人以上之產。始能為之。蓋人子固無此資格也。

由此知票友資格較內行為清高。蓋內行以演戲為謀生。喫飯之具而票友則以為遊戲之事。然而人之在世。斷不能無生計而專從事於遊戲。是以票友於演戲之外。必別有其謀生之事業。與技能。於是乎票友之資格乃顯其難能而可貴。

不特此也。內行售藝為生。對於社會上無論何人。不得不周旋盡力。以此冀邀其青顧。為之捧場。內行話所謂唱戲是吃人緣飯也。而票友則不然。既不以此為吃飯之具。則人緣云者。當然不足介意。苟社會上無人歡迎。其極端亦不過無人請教。不能過戲癮而已。然若樂於閉門演戲自唱而自聽之人。又奈之何哉。

更就藝術言之內行求售爲心故處處須揣摩風氣而票友則可以不必我行我素古調自愛不求入時是以以梅郎之天生慧質不能不演不通之妻黨同惡報而溥西園之來滬乃非得北京之場面絕對不肯一登臺也

或謂溥西園之爲人好於演戲上拿架子不知非也曷觀於末次來申之譚鑫培乎鑫培在都之架子何嘗弱於溥西園而溥西園之於戲固純宗譚氏者顧鑫培乃能將就演於新舞臺而西園獨不可耶抑西園之戲乃反高出譚氏之上耶此無他票友與內行之資格不同故鑫培不能不遷就而西園乃獨能傲然逕行絕無商量之餘地也

由右之說可知票友而受人酬報則自污其票友之資格票友而志在售藝則直是志趣卑陋彼其對於票友之解說尙未能分清也若夫票友出身之伶人則既經售藝卽入伶界是爲改業問題與名爲票友而暗受酬金者有異蓋曰票友出身卽言其出身固爲票友而現時則業伶矣言外之意固甚分明也

票友學戲之程序

(馬二先生)

學戲之程序在伶界科班中自有其一定不易之成法若夫票友則往往擗垣冥行不得其門故作此篇爲未來者告蓋專就票友言不徒自炫爲識途之馬也

票友學戲以文戲爲多文戲以唱工爲主故唱工列第一唱工凡分五步

一、吊嗓子 嗓子爲習唱之要素故無論其嗓子之好壞要必須經過一番鍛鍊而後其音乃能充分發達歷久不懈所謂鍛鍊者何

卽所謂吊嗓子是也旦旦拉胡琴高唱期月之後必有進步半載以來可期有成

二、習板眼 吊嗓子非可任意胡唱者也同時必習板眼何者爲之板何者爲之眼何者爲之板而二六板也快板也皆須一一研究雖一說卽可了然而欲求其脫口中節不失尺寸則非熟習不爲功斷非三數日中所可奏效者也

三、揣摩腔調 腔調有長有短有簡有繁各就其嗓音之所宜而揣摩之或專攻一家或兼習數家今所謂某派某派云者皆就其嗓音

音之所近而習其腔調者也。

四、鍛鍊字音。凡習唱最難之一步，即謂字音。若咬字不真，即聽不出字音。所謂有腔無字者是也。若能將字音咬準，則聲音雖少，通亦必聽了十分清楚。內行所謂嘴裏須有勁也。此層工夫最難做到。

五、講究念頭。念頭者，謂念白也。念白之難，數倍於唱。雖無板眼之拘束，而聲音高低，須與唱時相合。例如唱爲宮調，則念白亦須用宮調之嗓音，而頓挫抑揚，亦有腔調，且須用中州韻，不能作土語。故不曰說白，而曰念白。要友之能唱不善念白者，十人而八九內行，亦以此爲難。能顧曲之方家，或能鑒別其優劣。若一般普通看戲者，則不知於念白上注意也。

次則爲做派，凡分二步。

一、扮相。扮相云者，化裝之謂也。化裝之法，第一在審骨格。何者？宜生何者？宜旦何者？宜淨何者？宜丑何者？骨格相宜，則扮成自然，維妙維肖。故有下臺時貌極不揚，而一上裝，即非常英挺美麗者。無他，骨格相配也。如是者，謂之扮相好。第二則在用水紗水紗勒額，便眉目變更位置，厥法傳自長庚。當時爲之語曰：「眉眼會搬家。」今則人人皆能矣。勒水紗拉扮，相關係極大。臉之使長，使圓，額角之宜尖，宜方，皆由此定也。第三則在描眉如何，能威如何，能媚如何。美人之眉須起，俏武士之眉宜分彩。（按：旦角之眉，外梢常作尖形，謂如是乃起俏，而武生之眉，牽多先向傍分，而後乃上豎，謂之分彩如此，乃有煞氣。）

二、身段。身段云者，姿勢之謂也。自揭臺簾以至入場一舉一動，皆有一定之身段。而出臺及打武戲時之亮相（凡於臺簾一揭後，或武戲一場打畢後之一站，謂之亮相），尤爲緊要。若彈鬚子（凡以手捋鬚，向兩傍一拂，使披其一綑於肩頭者，謂之彈鬚子），抖袖（凡驚慌時，或着氣時，兩袖亂拂者，謂之抖袖），起霸（紫靠戲出臺時之舞，謂之起霸，不紫靠戲亦間有用之者），踢腿，轉身，蹣馬等等，以及武戲中各種動作，皆須一一研究其姿勢如何，方好看，如何方能使看客注意。凡此皆身段上之事。惟武戲之打法，則曰把子，而不曰身段，僅亮相一事，屬於身段耳。

右列諸端，既皆習之矣，再進則爲經驗問題矣。凡初登臺者，苟其所學者，深亦尙不至着慌，然而必難於沉着。必數次之後，始能行所無。

事合於自然也。又凡初登臺於化裝之時間。佳往不能適當。每急急於上裝。不知苟爲時太早。則額上久受水紗之勒。必然痛苦。登場時或受其影響。故最妙於前一齣將畢之數分時前扮好。即時出場。則精神完聚。不現懈怠之色矣。

評戲感言

(馬二先生)

▲忠告青年學子

青年學子近多喜研究戲劇。其結果有作劇評者。有學演劇者。夫劇者文學與音樂美術組合而成者也。頗有研究之價值。記者亦雅有此好。而非敢同於一般前輩理學先生之迂拘。擯爲不正當之事業。置諸嚴禁。不許談論之列。第就劇學之性質而論。乃美術的文藝的音樂的。縱然優美高尚。而非我國現時社會切要之需。蓋中國素稱文勝之國。昔種其因。今食其弊。以之角逐於科學競爭之時代。既相形而見絀矣。故天產雖豐。而製造無人。開採無人。我曹求學。原以供現時之需要。奈何舍其急而攻其緩。學校中多造就一戲劇名家。即國中少去一研究專門之實業人才。統而計之。全國學校若干。則其所損耗之人才。不已多乎。藉曰研究戲劇。不過以供一時之遣興。而非盡犧牲其他之學問。是言也。殆可謂爲全不知戲劇者也。蓋戲劇之爲學。雖其表面上若甚簡單。而一經研究之下。即可知其易學而難精。他姑勿論。夫人之與人精力之強弱。初不甚相懸也。彼劉鴻聲。余叔岩。賈洪林。李鑫甫之徒。胡爲拚其半生之心血。精力以學。諠鑿培而終未之能企也。抑豈特未之能企。其所得殆不及十之四五焉。然此數人者。猶所謂學譚派之有成就者。其學而又次於此數人。或竟一無所得者。更不知凡幾焉。此情皆專心驚之絕不他及其難成就。尙且如此。而謂欲以求其他學問之餘力。暇時研究。有獲不亦憂乎。其難哉。記者直可斷爲必不可能之事也。

聞者將以記者之言爲夸大。而非事實乎。則請就我所知而舉其例焉。數年來滬上之名票友。若成秋農。唐靜庵者。其聰明才力。非甚鈍。驚者也。其學戲之時。亦嘗執贊於名伶之門。而朝夕從之。習一如畫伶之就傳。而其用心之專。尤且過之焉。乃其成績如何。比之所謂劉鴻聲。余叔岩者。如何。然而此二子者。猶其有成就者。以其曾搭班演戲。有人請教也。至若歐陽子倩。趙醉梅。黃潤卿輩。今皆儼然名伶矣。

予情之享名則得力於新劇中紅樓諸戲若專以舊戲論恐非吳彩霞之敵不過歌喉天賦爲人所難及試問今之青年學子能必人人有此歌喉乎若夫趙黃二人其成名之原因得力於戲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其體態輕盈善於描摹乃佔十之七八故其所學趨爲青衫兼花旦而黃則純粹花旦皆非青衣蓋不以唱見長耳若青年諸君甘心步此二人之後塵欲學爲女郎姿態以取悅夫臺下看客則記者復何言若其猶有絲毫男子氣也則雖日以鞭撻驅諸君而納之於戲學之中知諸君必且避之如或浼焉夫然則又何羨乎學哉凡人皆有是非之心故戲臺下之看客即彼衣短衣目不識丁之鄉里傭保亦必自有一番見地所恨者此輩不能爲文故不能表見於報端以代評劇之資料耳夫盡人皆可看戲苟其能握筆爲文者便可據其一己之見以發爲議論此是游戲文字耳而不得謂之爲評戲蓋戲之爲物雖盡人可觀可聽而戲評則非盡人可作者以其必須於此中會加研究方能道得出其甘苦判得出其優劣也我看之好便捧之我看不好便毀之此是師心自用以之遺興自娛則可而不可公然佈之報端以混淆戲界之是非黑白也且評戲者必非拘於一地看過幾回大舞台新舞台第一台便可率發議論者前輩稱爲戲迷家者其平日顧曲之多伶界交遊之廣研究戲學之用心殫見洽聞較諸初問世之伶人遠高十倍凡同輩之顧曲者咸皆奉其言論以爲指南然此猶僅爲顧曲家而非必爲評戲家也評戲本非專門之事業至少當必有上述顧曲家之資格而後始可勝任愉快蓋見聞不廣研究不精則必無往不成笑柄一孔之見無詭必多此所以馮子和趙君玉王靈珠之流皆有人譽爲美人驚爲仙女也誠以音律既非所諳姿勢復少所比擬於是少年韶秀而扮旦角者乃皆能幻入彼輩之腦筋中而供其標黨刊集之資料矣青年學子性質未堅平日讀報喜看遊戲之文於是見景生情心不自禁獨嘗試爲一經披載輿致益高不知其於戲評方面之搗亂猶小而於彼本身學業之阻礙乃甚大蓋人之精力初無二用耗於此者必荒於彼試思一生中青年光陰爲時幾何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豈便欲造成一評劇家而遂終世耶縱甘心自暴自棄然如自己家庭長上之期望何如中國國家之前途何此真大可慮者也夫報紙而能得若干戲評投稿者豈非甚可歡迎之事然而爲省記者區區片刻之光陰而耗我若干青年同胞研究學問之暑刻此余之大不欲也抑亦爲我同業之大不欲也即我青年同胞而試一回想之當亦嗚然自失幡然自悔也而况復有因此啓文字之爭端煩惱怨尤一齊遷至爾時勢更難於中止則其害於身心者益不可復問矣嗚

呼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青年諸君有愛學戲評戲者乎。其味余言。

說捧角家

(秋星)

具堂堂六尺之軀。持橫掃千軍之筆。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乃甘底首下心。於一易弁而釵之旦角裙下。吾誠不知其居心何在。試爲之別進一解。顧曲者約略可分爲四種。重藝而輕色者。爲上徽歌兼選色者。次之。講藝而關色者。近於僞貪色而棄藝者。斯爲下矣。上二者中庸之道。無偏無倚。下二者各趨極端。吾皆不取。夫色之義大矣。生有之色。丑有丑之色。淨有淨之色。旦有旦之色。譚英秀扮相清癯。雙目著神。此譚之色也。梅畹華化粧精到。丰神秀媚。此梅之色也。其餘他種角色。苟畫臉不精。色即減蕪。亦因之而減。故色與蕪若唇齒之相輔。不可須臾離。此就色之廣義言也。陋者不察。自以爲道德高尚。眼界遠闊。而不知色之真義。吾故曰。此等人不惟僞。且近於妄也。至末一種。則其見尤卑。所知尤下。彼等眼中之色。非我之所謂色。乃僅僅限於旦角臉子之色也。所研究者爲眼波如何。蕩腰肢如何。瘦耳彼等具此卓陋之思想。藏之胸中。則亦已矣。乃必揚之於報端。公之於大衆。勢不令人嘔不止。且夫天下之大。伶之美者亦不止一。苟他日見其尤美者。不將反己之矛。攻己之盾耶。吾嘗譽黃潤卿矣。潤卿做工細膩。技藝嫺熟。雖有微玷。乃其工夫未到。虛然。較之今日。華常然減色。可無疑義。蓋色與藝皆不及故也。今有人喪心病狂。謂王靈珠爲超峯極頂。可以稱王稱聖。彼蓋不顧人之齒冷也。黨之爲禍。自古皆然。歐陽永叔言。小人無黨。惟君子始有黨。此特有感而言耳。近年中國政潮激烈。黨派傾軋。光怪陸離。不可捉摸。識者謂此即亡國之端。不謂區區評劇界亦有所謂黨派者。夫尋聲究律。揚善貶惡。決非一朝一夕之功。所得振筆直書者。必也見廣識遠。胸具定見。而無成見。然後棄黨孤之筆。定一時之論。技高藝佳者。譽之。蓋等充數者。恕之。妄自尊大者。斥之。劣行者。訓戒之。年幼者。獎掖之。如是。其評論始有價值。若夫迷於某旦之色。即欲爲之效忠。矢貞者。其心不可測。其言亦復不可恃。蓋捧角家苟見更美之旦。必將移其譽。此以譽彼。昔日之黨散。而異日之黨成矣。譬之賈黨馮黨。鬻者叫囂。一時今且變爲趙黨黃黨。王黨論調。則一所捧者已。異政界之小人。惟利是往。評劇界之小人。惟色是趨。黨而可易。雖謂之無黨可也。陳德霖在當年盛時。亦無所謂黨。至今日。頭童齒豁。白頭作紅粉裝。而稱道之者不衰。君子有黨於茲。益信。

戲劇潮流

(芳塵)

▲最近之變遷

▲未來之趨勢

近代戲劇約可別爲二種。一曰崢劇。一曰京劇。崢劇曲譜或云出自崢山魏良輔。後盛行於蘇由南而北。自洪楊亂後。崢劇漸衰。惟弋腔尚存。不久亦廢。於是京劇(卽徽調)乘機而起。故弋腔實爲崢劇與京劇之過渡。前清末葉王公貴卿與夫販夫走卒皆酷好皮黃。是爲京劇鼎盛之際。至於今日。老伶工多半逝世。後起之秀雖不乏人。然先輩典型已不復能見。蓋亦京劇秋老黃花之候也。民國二年時。新劇驟起於滬濱。先時新劇屢蹶屢敗。新舞臺好編新劇。重尙說白。頗受時人歡迎。故新舞臺之新劇實爲京劇與新劇之過渡。然新劇雖會稱雄一時。其範圍祇限於長江流域。今勢力日弱。恐難以久持。其能受社會之信用者。惟京劇耳。余嘗以劇喻文。則崢似駢體。而京類古文。崢劇如六朝文字之華麗。京劇則如唐宋文字之蒼老。致於今之新劇。不過如晚近報紙中新流行之筆墨耳。蓋新劇純爲一種說白的戲劇。故新劇有戲而無曲(無韻爲戲。有韻爲曲。傳奇亦曲之一也)。余意說白之戲。全視劇情。若情節則淡然無味。而欲至以說白博觀者之讚美。爲事亦至難。且一劇而徒恃情節。其在觀者方面固可一而不可再者也。京戲爲有韻的脚本。晚近最流行之戲如空城計。李陵碑等。時下伶人雖百演之人。或未必厭聽。此種京劇固毫無情節可言。然有歌有白。自有研究之價值。因是京戲有引人入勝之魔力。卽崢劇亦然。若新劇則有白而無歌。故人或一觀卽棄之。客歲周子劍雲增作晚近新劇論。其於新劇失敗之原因已詳述之。然余意新劇之有白無歌。亦未始非失敗之大原因。質之劍雲以爲然否。或云西洋近代盛行白話劇。無韻劇本視爲最高尙之文學。然吾人須知中西文學之異點。而戲劇則絕然不同。故今日我國戲劇萬不能與西洋劇同日而語。故在中國而提倡白話新劇。實與今人之提倡白話文學。同其事至難也。近年崢弋復興於燕市。伶人趨之若鶩。聞梅蘭芳輩研究頗力。美國文學博士惠斯琴先生去年曾履觀廣興園之崢劇。且譽爲中國之國粹。而國立北京大學亦聘吳瞿安先生教授。凡此種種現象。度崢劇或有再興之一日。總之崢劇也。京

劇也。若默守成法而不知改良，就進化之理言之，將來皆當處於失敗地位。夫今日盛行之京劇，原非盡善盡美，不過新劇既無推翻京劇之能力，則京劇當然存在。故余以為將來必另有一種新劇起而代之。今日之新劇，於是今日之京劇亦歸于淘汰，僅留為戲曲史上之一紀念而已。或問將來之新劇若何？則我人不可不就已處失敗地位之崑劇與新劇研究之。其最要之問題，則何者為其缺點也？蓋缺點為失敗之因，改良之方法，不過去其缺點，存其優點而已。新劇之缺點，上文已言之矣。今試言崑劇其主要之缺點，則脚本之過於深奧也。夫戲劇為通俗教育，若深奧之崑劇脚本，雖足以引起觀者文學的興味，然一般不學之人，且瞠目不解，於是相率棄之。故新劇之徒恃說白與崑劇之過於深奧，皆足以自滅。一言以括之曰：中國而倡純粹白話（指新劇）或文學（指崑劇）的脚本，今皆非其時也。故余知將來之新劇必為一種歌白並用，婦孺易解之脚本耳。或有詰難者曰：子所謂將來之新劇，其何異於今日之京劇乎？余謂今日京劇之所以不敗者，亦恃有歌白並用之脚本，與婦孺易解之作用耳。故進言之，欲造成將來之新劇，必先由改良京劇着手。一方面須打破新舊之觀念，而熔於一爐，刪其劣點，揀其精華，則其作用將偉大而無比。庶幾於中國戲劇界開一新紀元，余將獻花以祝矣。

崑弋辨

（半狂）

皮黃既興，崑弋遂衰。降至今日，懷古者莫不嘆雅興之替，俗樂之盛，而以崑弋為皮黃之相對名詞。常人之見，多以為崑弋雅而皮黃俗。實則此語殊欠斟酌。崑弋固萬不可同語也。崑曲曲高和寡，實具文藝價值，亦屬中華國粹。近年國粹喪失，文風不振，雅樂自不克為俗子奏。此崑曲之所以日衰也。於是自命知音者，奔走相顧，盛頌相謂曰：崑曲日替，反競尚靡靡之音（指皮黃）。大可慨焉。吁嘻，崑曲之不能盛，事勢為之時運為之，亦衰亂之徵，非昇平之象也。今者北地崑曲忽焉大盛，天樂園中寶座常滿，好崑曲者莫不興高采烈，以為崑曲必可復興矣。京報某君獨以為非好現象，指為回光反照，是亦有遠見也。夫俗伶僇夫焉能明崑曲之精妙？四聲五音不辨，終不能入耳。可聽昔日演南曲者，半多通人，北曲已稍遜。今則精妙之崑曲祇能得之於宿儒名士之口矣。韓世昌年未及壯，實不過啞音模樣，博人憐愛，豈真有高超之造詣哉？我故謂某君之言不為無見，而崑曲實難能可貴也。而弋腔則否。崑之與弋，斷不可同日而語。而談劇家

輒引。峴。弋。並。稱。所。以。然。者。蓋。因。峴。弋。同。用。笛。不。用。弦。索。而。昔。時。北。曲。園。中。每。雜。弋。腔。南。曲。園。中。不。雜。弋。腔。峴。曲。衰。曲。腔。亦。敗。因。其。有。此。相。關。之。處。故。談。劇。懷。古。者。輒。引。爲。同。調。且。有。以。峴。弋。爲。並。雅。者。實。爲。大。誤。峴。弋。二。者。雅。俗。之。割。不。啻。霄。壤。峴。弋。之。艱。深。有。非。筆。墨。所。能。述。者。一。字。一。腔。不。可。稍。越。工。尺。不。可。稍。乖。讀。聲。較。皮。黃。爲。難。尋。常。皮。黃。每。種。之。腔。調。大。略。相。同。峴。曲。則。不。然。每。一。曲。牌。有。一。曲。牌。之。工。尺。一。曲。牌。之。唱。法。不。可。以。一。概。衆。故。欲。從。事。峴。曲。非。習。熟。數。百。閱。參。透。數。百。調。不。可。此。峴。曲。之。所。以。難。能。也。且。峴。曲。之。詞。意。字。眼。均。極。深。奧。非。精。於。詞。曲。不。能。了。解。而。南。曲。尤。多。雅。詞。綺。語。北。曲。稍。爲。通。俗。但。均。非。積。學。之。士。不。能。洞。悉。也。如。不。解。其。詞。意。唱。時。高。下。疾。徐。雖。有。一。定。工。尺。亦。不。能。得。心。應。口。將。詞。中。深。意。自。然。流。露。登。台。演。唱。表。情。更。不。能。周。至。此。所。以。昔。日。峴。劇。園。中。罕。見。精。到。之。表。情。也。表。情。既。難。乃。不。得。不。濟。以。極。繁。之。身。段。峴。曲。之。身。段。其。繁。殆。什。倍。於。京。劇。一。舉。一。動。皆。有。精。細。之。規。律。然。身。段。雖。習。至。毫。厘。無。誤。而。曲。中。意。義。茫。然。眉。目。間。無。戲。容。不。足。達。曲。中。之。意。活。似。機。械。的。而。仍。不。能。達。精。滿。妙。造。之。境。每。見。串。演。峴。曲。者。必。先。參。透。曲。中。之。意。然。後。有。身。段。則。事。半。功。倍。知。某。字。身。段。如。何。某。字。神。情。如。何。登。臺。成。績。自。然。優。於。科。班。子。弟。誠。哉。峴。曲。之。深。遠。也。皮。黃。之。字。多。淺。俗。普。通。俗。人。略。通。文。義。即。能。通。曉。然。猶。有。面。無。戲。容。者。於。此。更。可。見。峴。曲。之。所。以。難。習。難。精。惟。其。難。故。習。之。者。日。少。而。明。此。者。亦。日。鮮。此。峴。曲。之。所。以。不。能。振。興。也。若。弋。腔。則。不。然。雖。一。一。笛。橫。吹。而。音。節。之。簡。單。且。不。如。皮。黃。遠。甚。遑。論。乎。峴。曲。當。峴。曲。盛。時。絕。無。弋。腔。混。雜。其。間。意。必。北。地。峴。劇。園。因。峴。曲。之。不。易。通。俗。乃。於。前。數。齣。置。以。弋。腔。蓋。能。峴。曲。者。必。不。愿。聆。弋。腔。而。班。中。人。習。弋。腔。亦。較。峴。曲。爲。易。南。方。則。無。之。後。明。峴。曲。者。日。鮮。皮。黃。奏。腔。日。興。不。明。峴。曲。者。因。皮。黃。淺。易。紛。趨。於。彼。峴。曲。乃。衰。弋。腔。介。於。兩。大。之。間。終。無。揚。眉。吐。氣。之。一。日。也。降。至。今。日。顧。曲。者。因。弋。腔。太。簡。乏。味。更。無。有。聽。之。者。人。因。其。衰。况。同。於。峴。曲。且。曾。附。屬。峴。劇。園。中。輒。相。提。並。論。是。烏。可。哉。須。知。峴。曲。之。零。替。病。在。艱。深。弋。腔。之。不。振。病。在。平。易。兩。者。之。元。素。不。同。兩。者。之。格。律。絕。異。敢。就。所。知。爲。之。辨。正。如。此。

論今後之汪派

(鐵仙)

居今日靡音盛行之秋。求一雄勁厚實沉着不浮之聲調。足以起衰振敝而繼伶聖衣鉢於不墜者。其爲汪派乎。桂芬承長庚之緒。餘雖

守師承聲名鼎鼎十餘年前與譚孫鼎足稱雄有不可一世之概蓋其音節高古魄力沉雄聲洪質大卓絕羣倫如行文然氣充詞沛浩瀚磅礴之筆而有韓子如聽潮然澎湃奔騰澎湃之聲而見錢塘如鳴聲然儼然黃鐘大呂不同凡響如行軍然儼然步伐嚴肅金鐵皆鳴工力之深厚技術之超卓微特餘子難望其項背即孫譚當日亦嘗自歎弗如也

惟是汪派在今日勢力薄弱遠非譚派之比孫派雖不如昔日之盛而較汪派要屬彼善於此予考今之學譚孫者叔岩右宸俊卿溥齋小寶鐵庵諸人皆為譚派健將在伶界多佔重要位置迄今幾乎無人不奉譚氏為圭臬不以譚調為師承此蓋若輩表章提倡之功也智儂克亭蔭棠諸人（按蔭棠為奎派）皆有發展孫派之能力其受世歡迎雖較譚派稍遜消遙津碌碌三娘教子等劇則勿論何伶莫不掛老孫之調為惟一範範汪派則不然慨自大頭物化汪調幾成絕響至今克傳衣鉢能延一綫嗣響者鳳卿一人而已人才之衰弱即為勢力棉薄之表現今人尙新聲喜新調順流所向樂風不變世惟知有馬前潑水之汪笑儂三斬一探之劉鴻聲而轟轟烈烈之城都昭關遂不足為世人推重矣

雖然余竊有說物極而反盛極而衰此天演之公例默察今日現象作未來推測蓋聲調之變遷每隨時代為轉移古今所尙不能強同邇來戲劇進化學戲之人物日益多聲調之變革亦日益繁演劇者之殫竭日益深聆劇者之程度遂日益高油腔滑調已受南北兩面之淘汰不容佔伶界一席之地即彼柔聲靡調間亦不免有冷靜淡薄致令人厭倦思睡者長此以往斯不至與近代漢劇日形退化不止此予所以極抱悲觀而不能已於言者也譚氏聲調專以神韻淡勝似脆而實健易學而難精此即其憂憂獨造難能可貴處近代羣譚音者不乏其人大都一知半解敷衍從事咬字行腔之妙不得專以柔音媚調取悅於人所謂棄神髓襲皮毛洵非誣語如此數十載當必每況愈下淒淒而劇中皮毛亦相差累黍矣矧老譚之享盛名在乎文武崑亂俱臻上乘今日能具如此工力者誰歟即如余羅王貴輩素以譚派鉅子自命試問除描摹唱做外亦有兼此數長之能力否嗚呼譚派之難也如是後世焉有繼其嗣響為世所宗仰也耶他若菊仙一派縱橫奇奧迥不蹈人論又者比之老莊荀韓睥睨一世良非虛語然而龐雜不純重唱略做其疵病不能為菊仙諱也況此派在今日已成過渡時期若欲使後起者如孫當日執伶界牛耳此誠難乎其難蓋孫以大刀闊斧之噪發為波譌雲詭之音試問學

者果從何入手又何能與菊仙聲調酷似脫令學到化境在個人固可博一時倖名而傳諸子弟更豈能強其具有菊仙之噪與夫菊仙之工力乎此予所以識孫譚兩派之不能持久也

今者老譚既歿繼承王位者已罕有其人菊仙老去間一登場而叫座能力大非昔比此殆暮氣方深之候庸能起而與一般後起者相角逐準此則推孫譚派之將來殊難有左右伶界之勢此亦時會變遷所致若欲趁此時機恢復長庚舊音爲將來梨園稍存正氣則舍汪桂芬派其誰與歸

汪氏工力彌滿沉着深厚爲孫譚之所弗及使天假以年則今日寧有譚孫劉汪稱雄之地不過近人之迷譚孫汪劉亦是一種天然階級越此階級則將來殊不敢逆料蓋喜新厭故爲吾國人公其所有之特性今日得一新劇則羣起而習之明日得一新腔而羣起而效之故一時有一時之新劇一時有一時之新腔教子賣馬風行一時此一時期也三斬一碰風行一時此又一時期也獨木關請宋靈道遙津風波亭風行一時此一時期也葬花奔月潑水哭廟風行一時此又一時期也觀者眼光時有所向則演者聲調即時有所趨戲劇之關於時會如此

方今顧曲周郎頗以內行自況揆諸本能實其顧曲程度大勝曩昔久研此道者勿論矣即稍諳皮簧者流亦莫不喜沉實而不喜浮華喜老練而不喜新巧循序以進則將來劇運宏開時伶代謝有能起而受社會歡迎毅然爲菊部主人翁者謂非桂芬一派吾不敢信使今日一般學汪之儔着實摩練精心研究將桂芬鍊音運氣咬字引腔之妙刻意描摹則異日獻諸舞臺自然不同凡響彼近代流行之時髦派將不免相形見絀淘汰消滅於無形矣

抑有不能不商榷者汪戲拿手當年殊不多觀即鳳卿所演亦不過拘守成法寥寥無幾爲異日計莫如取譚劉所長之劇推廣排演以資彌補其有用激憤悲壯發揚蹈厲之音者但須準以戲情合乎劇理一以鼻音丹田音腦後音出之則庶乎觸類旁通足以發揮光大謂非斯派之中興功臣乎

吾爲此論吾於汪譚非有所阿好察今日劇界變遷之大勢深懼皮簧日趨於下故不能不值靡音盛行之時而於工力彌滿沉着深厚

之聲調竭盡力有所主張耳評劇諸公當不河漢斯言

今後譚派之趨勢

(馬二先生)

十數年來譚派之聲調做派風靡海內唱鬚生揭譚派二字以爲標幟者曷可勝紀然而能得其真實本領者誰耶死者勿論就其存在者言之小余三勝乎倒食之後已成一蹶之勢近雖喧稱已能登臺而久病之後其能持久與否猶未可知劉鴻昇乎肢體不全豈得目爲全才卽以腔調而論亦失之太野王又宸乎微弱已甚身段上之程度亦相差甚遠武工更不必論貴俊卿乎塌中之後益以油滑他若孟小如孟溥齋之流更不必論

是故學譚者雖一時羣英並起而其結果乃無一完全學成者則嗜譚者必不能滿意可知而他人苟有別闢蹊徑足以國動一時者其勢力之所至必將取譚派之聲望而代之吾爲此說非徒然也蓋有其徵焉

其一劉鴻聲當清末以嗓音尖亮特起蒼頭方其初紅之時竟有詭爲不在鑫培以下者然其聲調固明明胎諸譚氏者也其臺容做工固明明肢體不完者也徒以譚氏健在老於顧曲者又從其字眼神味中細辨而比較之然後知譚雅而劉俗譚純而劉駁假令劉氏至今譚死而始露其所長未必遂無人焉奉之爲譚鑫培之繼位者也

其二社會心理日趨靡曼戲劇中角色浸假有且重於生之趨勢上海勿論已小子和趙君玉久爲舞臺之柱石卽在北京近今梅郎之身價又豈在老譚之下且老譚之所以爲老譚其佳處惟嗜戲之方家知之其他特震其名而附和云爾若梅郎之妙則有目共賞無論嗜戲與否故其勢力發展之速迥非譚氏可比三年來已有蒸蒸日上之勢則他年又安能限其不取譚氏之地位而代之也

由此證之可知譚氏卽不死其地位勢力已難固守況其既逝譚氏本身既然如此則學譚者又安能久庇於其大羣之下而不爲其他所搖動耶是故以記者之眼光衡之譚派之將來趨勢必日就衰落不爲新派(此時尙未出現者)之勢力所掩必爲且角之勢力所吞沒其全盛時代當以清末迄死時爲最耳

汪譚演劇之比較

(天受)

譚英秀爲近代文武崑亂全才亦絕後之人物也。獨君小隱尊之有道子亦譚迷自譚故後久已絕足劇場無可聽僅可談而譚亦唯譚可譚茲與汪派各劇一比較之其優劣立見是否有當不暇計矣。

（硃砂痣）第一場正板二黃老譚三眼到底由慢轉快極紆徐閒逸之致汪則兩句三眼後即改原板未免直率無味第二場譚係閱舊上瀟灑出塵隨意唱四句搖板汪則持扇上唱一長段原板而（施禮還答）一句使一長腔令吳氏夫婦長跪多時殊不近情老譚故足貴也。

（洪羊洞）此戲本爲老譚絕唱而汪亦演之蓋不自量此劇爲衰派戲須力摹病時狀態而汪則氣壯聲洪愈唱愈高又於（自那日）一段作慢三眼到底故不如譚。

（文昭關）此劇爲汪之拿手戲殊不知譚亦善演以予所見實較勝於汪五更詞減少而行腔則無一雷同非若汪之詞長而重腔多搖板譚亦出奇制勝惟此劇以汪得名爲早世遂無知譚者。

（戰長沙）此劇爲譚汪合璧好戲汪飾關公蓋其嗓音合也譚扮黃忠亦以身分合也有時譚自取關公上場格外使勁聲調亦不亞於汪蓋英秀無論去何角均成絕調非若汪之僅能兼唱老旦也。

（戰太平）此劇爲武老生劇譚氏會享盛名第二場快板老譚唱此數段抑揚抗堅均有餘韻汪則全走高音（捨不得我的兒兩分離）一句譚氏婉轉曲折全係低音離別之悲曲曲傳出汪則除高亢無他長西皮原板一段譚如急風驟雨既快且促而字句分明一氣呵成接快板字字悲切汪則首尾一律千歲爺一段快板尤非汪氏所能勝任。

（羣英會）此劇汪譚常合演之汪去孔明譚飾魯肅孔明一角唱工甚少做工無多汪氏獨演亦扮魯肅做派念白均不及譚緣缺乏文雅靜穆氣故格格不入也。

（罵曹）老譚出場只唱四句原板汪則加多擊鼓一場非汪所能譚氏堪以獨絕快板譚氏詞多而腔各不同汪仍老調平淡無奇（捉放）此爲汪譚名劇汪於西皮幾段別有風味宿店二黃則老譚較勝。

劍雲按天受君於譚調攝羣已深確有所得此篇對譚推崇備至不愧譚迷本色惟其為痰所迷故持論乃落門戶之見遂近於偏要之注譚孫三氏咸為長庚高足光昌博大自成一家份界角逐垂三十年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未可執一以概其餘注以音勝譚以韻勝孫以氣勝嗜譚者以譚較汪孫為佳嗜孫者以孫較汪譚為佳嗜汪者何嘗不可以注較譚孫為佳似此聚訟必無寧日折衷而論自以孫氏少弱以其略於白忽於做也即如此篇所述戰太平打鼓罵曹雖以譚氏為優文昭關戰長沙斷非譚氏可及天受君竟一筆抹煞劍雲愚陋期期以為不可愛以鄙意質之天受並以就正閱者

論聲音韻之辯

(樗癭)

衝口而出者謂之聲發自丹田而盤旋於唇間者謂之音餘音嫻嫻不絕如縷謂之韻暗鳴叱咤鏗鏘欲墮聲之宏也若夫洋洋盈耳渾渾移人餘音繞梁三百不散則音韻為之而非探喉發響者所能望其項背故音韻也者譬之詩家則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是也譬之畫家則所謂類上添花翺翺欲活是也譬之安弦操縵則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鴻飛是也有聲無音如蛙鳴閤閤犬吠嗥嗥徒聒人耳而已有音無韻則趨入慣以拖腔取巧一途其弊必至於油腔滑調惟以神韻取勝者調不嫌其高轡必求其逸一唱三歎之餘能使聽者心領神會一曲雖終猶若醺乎其有味此種造詣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在歌者神明於規矩之外焉耳余於音律素鮮研究以上所述大半作客異鄉挑燈閒話耳食之談不足據為典要惟涉足歌場素持僻論謂聽關西大漢銅琵琶鐵板高唱大江東去不若二八女郎在紅氍毹上歌柳學士曉風殘月一闋令入之意也消以前說證之亦頗覺審音之宜取神韻而不第以發聲宏亮遂為上乘之說未可厚非也

論南北聲音之異

(樗癭)

北音無入聲如六讀為溜音綠讀為盧音吃讀為此音福讀為副音不得為音之正也然既唱京調則咬字必照北音若南音黃王不分吳何不分別讀鬼如舉讀水如始讀大如渡讀二如吏亦不得為音之正也然既唱崑腔則吐字必照南音設使唱京劇洪羊洞自那日之日字照南音出口唱崑腔思凡燒香換水之水字照北音出口則不礙貼矣此關乎自然之節湊不容勉強者也道其所當然則凡咬字

真者。教曲之時。決不肯稍涉含混。若道其所以然。則關乎地勢之燥濕。人性之剛柔。與夫天氣之毗陰毗陽。風俗之尙強尙弱。律呂雖同。而聲音則異。聲音既異。而字眼遂殊。以愚意妄爲論斷。北音以剛勁激烈爲上。南音以紆徐柔婉爲工。故京調咬字。專取乾脆。斬截。凡字之涉於柔緩者。以乾脆出之。而音變矣。崐曲吐字。則反是。更趨而南。則音又變。音變而調乃不同。臺上鑼鼓絃索。亦種種不同。川之高腔。假如四句唱詞。台上角色唱三句。有半餘半句。則場面接腔。滿台一聲若秧歌。然演調則場面不接腔。亦七字一句。與漢調大同小異。廣調則尾音。以長較之。山陝梆子。專尙餘音。繚繞可謂異曲同工矣。戊申。過越南。在東京聽安南班戲。唱口說白一字。不懂觀所演情節。似係陳前產狄龍伏虎故事。飾公主者。皮膚白皙。有似中國伶人。特開口唱時。滿嘴黑齒。殊不雅觀。唱詞亦七字一句。較之廣調。一徐一疾。似覺音節不同耳。以上所述。半是耳食之談。半爲顧曲所得。拉雜書之。不值識者一哂也。

黃潤卿與天女散花

(劍雲)

自梅蘭芳創古裝新劇。爲伶界別開蹊徑。高雅華貴。感動國人之審美觀念。踵而效之者。紛紛以起。都中吾無所知。在南則有歐陽予倩之西施滅吳。此劇會演於杭。寶蟾送酒。晴雲補裘。饅頭庵趙醉梅之驪姬害申。生趙君玉之黛玉焚稿。王靈珠之白牡丹。戊午黃潤卿南下。又取梅氏之千金一笑。天女散花。兩劇演之。遂引起評劇者贊成與反對兩派。茲且由藝事問題而入於法律談判。吾固屬於贊成者。不能無一言表示意見也。

從藝事方面言。黃潤卿資聰質慧。佳麗天成。初問業於三寶瑤卿之門。又知其材接近。蘭芳細心體會。不期然而同化於梅氏。京人遂有梅毒黃病之喻。則知黃之色藝。縱不足爲梅之敵。亦足爲梅之副。今梅氏以天女散花一劇。蜚聲於北。南人之想望丰采者。不可勝數。蘭芳既一時不克南下。潤卿適居滬濱。爲園主營業計。爲自身名譽計。爲看客心理計。排而演之。於情於理。兩無所忤。吾人固認潤卿色藝遜於梅氏者。然亦僅不如梅耳。較之其他諸伶。終未遑多讓。使蘭芳已蒞滬。潤卿敢於同時同地同排此劇。則在潤卿爲不自量力。不知讓賢。明知其藝不如人。必欲與人一較短長。尤爲不智。今潤卿之演天女散花。地非北京。乃上海也。必待蘭芳無意南下。始敢啓演。非掠

人之美、慰、渥、人之望也。安見其絕對不可演此劇更無所謂不道德。潤卿已兩度演天女散花。研究有素。未嘗襲演名劇。微之與論又多贊其聲容技藝之不可及。今之反對者於梅於黃兩無所見。既不從比較上判其優劣。乃竟一筆武斷曰：糟糕！曰：胡鬧！吾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如此立論。果足以動閱者之目而服演者之心耶？

梅蘭芳爲近代後起花衫第一人。同輩諸角無一足與頡頏。不佞持此見迄未少變。黃潤卿頗足爲蘭芳留一小影。梅既不來。得黃亦足止渴。試以紅樓人物喻梅黃。則蘭芳可爲黛玉。潤卿不失爲晴雯。晴雯之視黛玉。不過相差一肩耳。讀紅樓夢。愛黛玉。未有不愛晴雯者。吾人觀劇。祇能以藝術取才。初不必標榜門戶。因人而異。今之反對者對梅則五體投地。對黃則極端排斥。苟非以黨員自範。何致若此。嗚呼。黨毒之中於人心深矣。舉世滔滔。安得百千萬億超然無黨者與之主張公道哉？

或謂今之反對黃潤卿演天女散花者。以蘭芳似天女而潤卿不似天女也。不似天女故爲躊躇。名劇不知天女不過文人意想幻覺中之一名詞。誰則親眼見之。既未親瞻。則天女之貌究竟何若。誰則可以假定幻覺萬變至無定形。各人腦海中皆有一天女在。烏知誰似誰不似。茲姑退一步承認蘭芳似天女。然蘭芳未演天女散花以前。曾演嫦娥奔月。黛玉葬花。諸劇當時見者亦嘗稱其足以爲嫦娥。黛玉傳狀。實則嫦娥黛玉之貌究竟何若。終亦無人邂逅一次。仍不過成爲各人意想中之嫦娥。黛玉耳。茲姑再退一步承認蘭芳似嫦娥。黛玉而嫦娥不似黛玉。黛玉不似天女。天女又不似嫦娥。蘭芳之貌究竟似嫦娥。耶。似黛玉。耶。似天女。耶。三者不可得兼。似其一必悖其二。非徒不能禁人不演。反致自絕其演劇生路。照此拘泥天下尙有可演之劇哉？

或又謂今之反對者以黃潤卿無演天女散花資格也。無資格故不可演。名劇是又不然。凡人孰不從無資格中來。譬如欲學爲吏。必先明治理。使其人於官場趨承應對之禮節習之極熟。而於國勢民情茫無所知。則雖官架十足。終必誤盡蒼生。又何貴有此資格。反之其人心懷報國。才具不凡。則雖不諳官場禮節。亦必特加拔擢。使肩大任。吾人評優亦祇須察其有否演某劇之程度。不必問其有否演某劇之資格。倘必堅執前清官僚資格限人之成見。則人才之埋沒者多矣。無名英雄安有出頭之日。耶。湯雙鳳資格極老。試問可否演天女散花。黃潤卿雖非伶界世家。固曾與蘭芳同受教於德琳瑤。卿者二人同爲花衫。蘭芳非純粹青衫。潤卿非純粹花旦。細辨即知。國

一青年麗質胡不可同演一派之劇矧潤卿在京即紅非至滬始邀時譽者即以資格論亦未足以難潤卿也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成名極難大凡一藝之立非伊朝夕之功苟欲自成一派尤須賴有傳人汪譚孫爲鬚生三派今唯譚氏勢力最偉以學譚者較汪孫兩派多也試問譚派鬚生王又宸貴俊卿羅小寶孟小茹等所常演之空城計碰碑賣馬捉放諸劇有一非譚氏絕作否有一真能十分似譚否然而顧曲家未嘗否認其爲譚派亦未主張禁演譚劇使果有此謬妄主張則譚調已不能成派譚派已不絕如縷何能收梨園票界多數崇奉之效果蘭芳年方弱冠聲勢半天下儼然爲近代花衫之盟主固由其色藝過人享名有自然苟不得才質類似蘭芳者傳佈播揚推之及遠則梅派又何能成立使嗜梅者堅抱門羅主義不容人窺其門闥則梅氏一死梅戲亦隨之而絕非蘭芳之幸也是故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無損於梅有益於梅即他日梅派人物尙小雲趙醉梅等欲演蘭芳之劇但須適合身份不背戲情亦無不可極端排斥期以爲不當

就法律方面言今之反對者根據日本法律之有興行權亦主張梅氏之天女散花有絕對的演唱權以是不容黃潤卿復演而謂可以法律干涉之不知中國與日本情勢兩歧不能相提並論而兩國之演藝界尤絕然不同不能謂日本有興行權中國亦應有演唱權猶之日本人多着木屐不能謂中國人亦應去履以着木屐蓋凡事須察其適不適不宜觀其有不有况乎民國法律素無此條法律所未規定者當然不生效力如曰中國劇界不妨有興行權然司法部既未議決政府又未公佈梅氏亦未陳請立案終不發生效力今姑退步承認天女散花一劇可以有興行權然編天女散花者乃齊如山李釋戡兩君非梅蘭芳也齊李兩君是否以此劇贈諸梅氏尙未明白宣布則此劇一日不歸梅氏所有即興行權理當屬之齊李兩君齊李兩君一日不爲保護興行權之宣言即不能禁人之不演必非梅氏個人所得而私今齊李兩君未嘗有保護興行權之宣言也梅蘭芳未嘗有禁人不演之主張也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非潦草塞責實謹慎從事也非與蘭芳同時比賽因滬地無人始敢排演也然則反對者責以不道德斥以胡鬧甚至帶上法官面具攤出律師架子倡言提起訴訟加以干涉按諸情理我終覺其未當總之黃潤卿演天女散花謂其不如梅則可謂其絕對不能演則不可即欲援引日本興行權以作護符而是否可行於中國之劇界猶在討論之中非一二人私見所可決施之於天女散花固已無及矣

論黃潤卿之演天女散花

(小隱)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海上嗜梅者方望梅而止渴都下捧梅者乃羣起而相攻評劇家猶據藝術以資評斷某名士且引法理而爲論衡予於梅既非所嗜於黃亦不贊成雖戲曲尙略有所知而法理則毫無所聞惟就藝術上法理上對於黃潤卿之絕對不能演天女散花皆有所疑問特表而出之願與各評劇家一商榷之

一、藝術 黃潤卿之聲容藝術遜於梅氏自不待言但遲至如何程度此則大堪研究梅黃演天女散花只有優劣上之比較的問題不能直斥黃氏爲無此資格也即如玉堂春虹霓關皆爲余紫雲之絕作梅技何敢望紫雲然則梅氏亦無演玉堂春虹霓關之資格乎黃演天女散花謂其不如梅則可謂其爲胡鬧則不可譚鑫培在劇界罕與倫匹碰碑賈馬空城計連營寨等戲皆其快心之作風靡一時爭相唱演試問果能如譚乎不能如譚即斥爲無此資格責其不應掠美吾恐今日劇界且無唱老生者矣

一、法理 某名士謂日本有興行權譯意爲演唱權以黃演天女散花爲侵梅之權利與之訴訟亦有理由云云吾國舊戲追溯源流在昔日必各有編演之人即各有其興行權若云經本人表示任人演唱以吾國伶界之珍秘居奇必無是理今如某名士言梅以天女散花之有興行權遂不准他人效顰如繆子言他人擅場之戲掠爲已有爲不道德則梅氏所唱除散花葬花奔月等數折之外其他各劇莫不各有其興行權在亦莫不各有其擅場之人在梅氏又何得侵害他人之權利而有此不道德之行爲乎嗚呼汪天儂親自編排之哭祖廟爛柯山等戲滬伶唱得落花流水未聞有代笑儂爭權利者名士畢竟不如美人世風如此堪爲浩歎也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傍人門戶叨人餘光予方謂其自貶身價蓋有潤卿之色藝原可自編戲曲又何必甘步後塵拾人餘唾耶不謂梅黨人物于黃之演天女散花大肆攻擊致勞某名士以法學上之興行權而代梅氏爭權利可謂小題大作矣

謂梅于天女散花有絕對的興行權但據法理以立言固無不可若必謂提起訴訟加以干涉亦有充分理由竊恐不然蓋此興行權雖已行之于日本而吾國則尙未有此種法律今欲梅黃二氏以天女散花之興行權相爭訟必先由政府公布此種法律然後由梅氏以

天女散花之興行權呈請官廳註冊再由官廳審查天女散花一劇是否能有興行權之特許梅氏是否能有天女散花興行權之取得既未經過以上手續梅氏又何得與訟耶更退一步言之此項法律雖未公布興行者得援他國先例主張其權利然亦必先呈明官廳請求保護興行權梅氏何嘗有此等舉動耶

興行權即使行于吾國梅與黃爭且能勝訴黃之不得演天女散花為受法律上之限制于藝事優劣上固無絲毫關係梅即取得興行權亦僅博得編演之榮譽而藝事如何仍當由顧曲家以觀劇之眼光品評之興行權固不能增其絲毫價值也

某名士之言曰黃演散花于梅之價值毫無所損又曰黃演散花為侵害梅氏權利之行爲夫既曰于梅之價值無損即不致侵害其權利既曰侵害其權利則黃為梅之勁敵已顯而易見由此觀之黃之散花似亦頗有價值矣雖欲貶之適所以褒之也總之黃潤卿演天女散花在彼爲自暴自棄無論其技之不敵梅氏即使青勝於藍亦復毫無足取予非右黃也吾輩論劇但能就藝事上而評其優劣即欲抑黃揚梅亦須就藝事上爲比較的論斷今北方評劇家于黃氏之天女散花固未得見南方評劇家于梅氏之天女散花亦未瞻仰乃一口同聲斥黃爲胡鬧禁黃不得演未免過于武斷此猶就藝事方面言之若法律之効力祇能施之于公布之後不能追求于未經公布之前即使政府今日特爲梅氏公布此項法律追求承認似已嫌遲梅氏後排新戲或可藉興行權以爲保障獨此天女散花恐未能藉法律而禁他人之效顰質之某名士當亦徒喚奈何而已

吾國習慣以伶人號召之能力定身價之高下雖觀劇者之程度不齊好惡各異然時非一日地非一隅于此而取決于多數似尚有公道存乎其中如演空城計者雖多人必樂就譚鑫培演斬黃袍者雖多人必樂就劉鴻昇以觀劇者之趨向爲伶人之定評此中方見真正民意若今之名士名伶廣爲交結互相標榜名士藉名伶以示風流名伶又藉名士以重聲價或爲編撰新詞或爲排演新戲或藉報紙鼓吹或援法理辯護廣結黨援互通聲氣甚且借重外力而博得王位之虛榮嗚呼捧一伶人亦效袁皇帝之製造民意抑何可笑耶

論興行權無益於伶人

(小隱)

黃潤卿演天女散花於海上某名士以其侵害梅氏權利特引日本興行權之學說以爲保障一時梅黨人物得此法律大家之辯護士

莫不欣然。色喜予視梅氏且甚。平常更況黃氏之學梅者。茲於梅黃且置。不論以吾國劇界上之習慣。法推之果使此項法律行之。吾國亦於伶人無絲毫益處也。論之如下。

(一)技術 興行權既爲法律之一種。自非由政府公布。不能見諸實行。政府既公布此項法律之後。對於伶人之以興行權來請註冊者。斷不能來者不拒。予取予求。勢必于其所編之劇。須加審查。此等審查手續。亦僅能在情節文詞上。注意于腔調是否佳妙。作工是否可觀。何能一一及之。且官廳中無戲迷其人。即使不憚其煩。亦無從判其優劣。據此而觀。不問技術何如。但戲爲己所編演者。皆有享興行權之資格。若是則于振廷之于八本宏碧綠麒麟童之于俠俠俠固皆有絕對的興行權。可見興行權者。僅爲編演之特許。非必技術之果佳也。

(二)聲價 興行權既爲編戲者所享受之專權。編戲演戲應分二事。編戲者未必皆善演戲。而演劇者亦未必皆能編戲。昔李了然先生編龍馬姻緣劇中。主要人物爲大狗春喜。而李飾龍精。不過一戲中之配角耳。汪伶隱以善編新劇名于時。而演戲能力依然不敵劉鴻昇。若譚鑫培未嘗自編新戲。然聲名鼎鼎。且成一代偉人。可見演而果佳。雖非自編。亦復無傷。演而不佳。即爲自編。亦復何取。聽戲及時行樂。娛目賞心。但取其演戲技藝不同。其編戲學問。是興行權與演戲者之聲價。亦復毫無關係也。

(三)營業 大凡社會上。一人創始。羣起效尤。於最先之人。權利上必有所損。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商界。禁冒牌著作。重板權。以此類推。伶界亦有興行權。在他國行之。或能適用。但以吾國伶界之舊規。與夫社會之習慣。攷之。似與商界冒牌著作。板權有未可同日而語者。蓋同一戲也。而演者有善不善之分。雖脚本可以襲取。而聲容技術。未必可以學得。如譚氏晚年。偶一登臺。有由他處乘火車入都。專爲聽戲而來者。譚氏所演。類皆老戲。豈他處即無演空城計賣馬者乎。而必欲風塵僕僕。費時耗資。以聽譚耶。癸丑之秋。譚在文明園演御碑亭。劉鴻昇聲在第一。臺亦演御碑亭。屆時文明園座無隙地。而第一臺不滿百人。或者曰。此爲老戲。人固擇善而從。若夫新排之戲。排者享有興行權。舍此且不可復得。信如此說。亦須以聲容技術爲要素。倘使滬伶湯雙鳳。京伶陳桐雲。演一種類如天女散花之戲。而享有興行權。只此一家。別無分銷。吾知觀者亦必望而却走。以此看來。技術果佳。不必藉法律爲保障。于營業亦無所損。技藝不佳。即有法律

保障於營業亦復奚益興行權于伶人固無絲毫之益也

舊戲不宜用背景說

(馬二先生)

舊戲之格律至爲謹嚴而在今日則破壞無餘矣其最無理者莫如添用背景一事

夫背景于戲中動作表情有密切之關係若添用背景則戲中動作表情皆須一一隨而更改方能合理今一切仍其舊貫而惟添上一張背景此是何等形象

試舉其例如舊戲中之開門闔戶皆以手勢表出其意若背景上添出兩個房門是內室之門爲實物而前堂之庭戶仍是虛形豈非自相矛盾乎嘗見演瓊林宴者范仲禹入萬府時其大門皆虛形而書房之內室門則爲背景上之實物此于事理已爲不合矣又其既辭之後二人扶之由下場入復從上場出在戲中乃表其由客廳移入書房之意也而近時之用背景者乃祇用一張背景並不更換然則其所以右入而左出復坐于原桌之後者有何意味乎夫彼之所以添用背景者豈不以爲如此則較爲有事實之真象乎然而獨不思彼舊時臺上不用背景全用表意之法猶可使人體會其意義今用背景而其用之之術乃復不能充分合理則反使觀者淆亂目光陷于不能明瞭之境況矣

至若武戲每至交戰時後方輒張油綸山川背景其謬尤爲易見蓋舊戲之交戰多是甲敗下乙逐之經右入已而甲又從左出乙又蹤之而上此則表甲既敗北乙乃追殺不已也故前一場是一戰地後一場乃又一戰地絕非仍在原處也而用背景者既不更換是明明山川地勢皆未變易即明明仍爲原來之戰地然則其右入而左出者不儼然成走馬燈之形象耶此真理之不可通者也

不特理不可通也更予演戲者以莫大之不便即用背景之後文武場面皆移於臺側樓上打板鼓者深坐於內其目光苟欲注意于台上演員之舉動却十分不便較先時爲大難稍不經心則乖舛立見其在武戲於此層困苦感受尤甚而文戲則因距離之遠胡琴往往絃音不准托腔亦須十分經心方免錯誤是故演舊戲斷斷不可用背景上海自用背景以來其舊戲並未因以有何進步徒使演戲者增加若干困難觀戲者多觀幾張油畫而已此豈吾人之所望于改良戲劇者哉

記者此論專就舊戲而言。若新劇則不在此例。然而嘗觀于上海之各新劇館。以及負有善用佈景名望之新舞臺矣。其方法及品物之良窳不一。而其不能合理則一也。一言以蔽之。上海之戲館。無論新舊。僅有背景之名。與物而已。用之之法。殆絕無人知也。知之且無人而望其用之之能合于理耶。

說脚本

(秋星)

余嘗言劇本爲新劇之命脈。然亦何嘗非舊劇之命脈。蓋文藝爲永久的美術。而聲調不過一時之存在而已。崑曲至今已成廣陵散。然其流風餘韻歷久不衰者。蓋人雖亡而文尚在其曲辭之精妙。立意之純正。固昭昭在人耳目。使讀者有興感之趣。發懷古之情。近日都下崑曲復興。卽其明證。今夫皮黃其詞句既不雅馴。戲情更多荒謬。如遺翠花珍珠衫等劇。尤淫褻不堪。如是之劇本。安能望其傳諸後世。卽有程長庚譚叫天余紫雲陳德霖之聲調。周情孔思。登峯造極。亦不過藝人之藝術耳。小隱曰。程譚逝後。繼起無人。卽謂之皮黃絕響。亦可見聲調之不如文藝可恃也。

中國人有一極大惡習。卽畏難不負責是也。無論何事。不察其理之當否。能成與不能成。苟見其難。卽相諉而不敢行。改良劇本之事。固難。然亦非絕不能行之事。苟得劇學精深。文筆可觀。復負有伶界重望者。如桐將軍陳彥衡王夢生凌霄漢閣主之倫。出而負其責。舊劇中之立意可取者。刪改而存之。其荒謬者。毀棄之。復取歷史上有價值之事蹟。或著名小說。如三國志紅樓夢水滸等編爲京劇。以供名伶演唱。果若是則諸公之名。可以不朽。而戲劇之根本亦賴以定矣。

近日之自命文學家者。類喜編戲動輒一大段。反二簧或通場。皆白口夾以幾句搖板。此猶其小病。其最普通而最大之疵病。則爲不知戲劇之音節。蓋劇中出場動作。必與鑼鼓相應。唱詞之轉折頓挫。必與絃索鼓板相合。用字必察其便于唱口。與否編劇之難。有如是者。今人並不知劇而偏欲編劇。吾視目之爲文字。而不以爲劇本。至彼名士風流。自命高潔。與伶人相爲標榜者。則更非余所取矣。

伶界中傑出者。如譚叫天。不可謂非震鐸古今。轟動一世矣。苟能藉叫天之名。改良劇本。號令伶人。莫善于此。惜哉。叫天不文。未能見及當今之世俗。入中之能編劇者。應推汪笑儂。笑儂隱于伶。隱于鴉片。但究爲讀書出身。文采斐然。可觀哭祖廟含亡國之痛。表王孫之烈。

馬鬼坡詞意蒼涼事蹟哀艷馬前潑水警婦女之不甘貧賤者琵琶淚戒兒孫之不孝其父母者一齣有一齣之寓意非絕無意識者可比。或以其嗓音太低遂答及其劇本未免文不對題矣。

梅蘭芳之藝日臻完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晴雯補裘諸劇其唱工之婉妙歌舞之中式已有口皆碑。至其劇本詞句香豔細膩並世無儔。近日新編之天女散花尤佳妙在不放棄固有之規模而能加入美術之觀念。况蘭芳虛心向學有加無已他日放歌台之光輝開劇界之新紀元者含此予其誰。

西廂記詞句之精用字之雅不可謂非千古絕唱。然猶有人謂其不諧音節不能合入吹唱。故今之崑曲西廂並非原文而為重編者。原文之西廂只可作為好文字讀而不能為劇本唱也。

綜觀以上所論非劇學精深不能編劇。非文字優長不能編劇。然即使具有以上二種資格苟非聲望素隆久孚衆望亦決不發生効力。蓋伶人大都不學習于舊而懼于新強之重讀劇本豈非大難事故非負盛名如紅豆館主等再聯絡各班主不能負此責。十年不能期以二十年嗚呼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二十年後正不知中國至於如何景象吾草此篇重有感矣。

新劇經驗談 (一)

(正秋)

吾人登場演新劇衣常人所衣步常人所步言常人所言狀常人所狀無需乎揆袍無需乎端帶更無需乎作長袖之舞無所謂老步無所謂矮步更無所謂浪步與夫四方步無叫頭無上場詩無下場白更無三眼一板之腔調無吹鬚子之必要無瞪眼睛之必要更無應弦合拍搭架子之必要一言以蔽之無一定之程式以範圍之者也。新劇既無一定之程式演之豈不甚易然而不然自有其難於舊劇千百倍者在焉。

吾國之興行新劇也亦幾將及二十年於茲矣。頗有初飾甲乙丙丁老虎狗者。演之十數年其程度猶是甲乙丙丁老虎狗。(按戲單中排到賀客差役兵丁嫖客吊客往往用甲乙丙丁以別之皆由無名小卒扮演)未嘗有所增益也。於此可見新劇雖盡人可以登場試

演而非盡人可以成爲新劇才者今因學生演劇之風盛頗多以新派劇學請益於我者我深爲社會風化慶爰將我耗六年心血蝕四萬金錢所換得之經驗偷治劇餘閑拉雜言之文字工拙不暇計矣

正秋以戲獸子鳴於時久已問我獸氣所自發則發自報紙蓋我自少好觀劇偶以長篇劇評投民立日報蒙于右任先生託親友來聘竟爲我而開劇評一欄以編輯本部新聞遂無暇及之不圖民權出板中華民報自事遷滬皆以戲評一席聘我專司久之凡報紙幾幾乎俱有劇評矣此而相習成風原非始料所及於是起改良戲曲以移易社會風俗之志願奔走名伶間數閱月知皆不可與語改革適亞西亞影戲公司邀往作主任乃召新派劇人應之時在癸丑新劇人大抵落魄窮蹇我乃賃居居之推食食之影戲停映三月吃住仍無一日輟閒來無事演講修身之道治家之義居然大著成效遂編苦丁頭一本試演於外國戲院平日所言道義劇中一一及之由是大受歡迎而新民新劇社從此出現獸氣亦從此大發思以改良戲風行全國以符移易社會風俗之志願更從此由評劇人而變爲新派劇人矣其時報界同志都執筆提倡申新時報以及諸民報莫不著評揄揚故雖虧耗甚巨獸氣未嘗少殺至今六月暑新劇固能演矣然而獸且窮矣雖然當此國步艱難民德衰頹之際猶有律身律家愛國愛羣諸劇不絕於社會者亦惟獸且窮之效能有以致之耳

曩見新客串及初登演說臺者面紅耳赤者有之手足無措者有之期期艾艾者有之揮汗如雨者有之氣急聲嘶者有之驚慌戰慄者有之語無倫次者有之搖搖不定者有之變音變調者有之黃腔走板者有之忘詞拉矢者有之頂板碰板者有之身不由己者有之動輒得咎者有之當其時少不更事竊以爲若輩之愚愚可嗤也迺辛亥自由黨成立予發起舉李懷霜君爲總裁登臺發表意見身方出席陡覺萬目睽睽集予一身而心爲之忤然動矣而股爲之不寒而慄矣而首爲之伏而目爲之下視矣而氣爲之餒而口爲之木訥矣而滿腹好意思爲之隨驚魂以飄盪不知飛向何方去矣雖搔首自思雖撫膺自問扒抓不着頭腦如故也愈求速達愈不達愈怨昔日聰明今安在而兩足愈覺其力不足焉一若地質吸力獨於此時加以慳吝者斬而不我與者又若造化小兒故弄狡獪獨於此時盡收我所稟所賦盡奪我所見所聞也者數分後始漸復原然第一段已減色什之九矣退而思之始覺前之嗤人愚不可及者身親行之亦

復爾爾諺有之曰。看人挑擔不吃力。自上肩頭嘴也歪。信然。以言夫新劇之難易。又未嘗不若是。揣其所以難之故。大都因於力不能鎮。定力之所以不能鎮定者。氣不能沉着使之然也。欲求免夫此疵。其法先當練氣。

問氣何以克充。曰。惟熱誠克以充之心。熱意誠則氣自盛。氣盛則不爲人所僑問。心何由熱。意何由誠。則道德學識有以成之。故練氣當從達道明理始。

新戲非可以自戲者。更非可以戲人者也。新戲而自戲。戲人即不成。其爲新戲。今之演新戲者衆矣。其不自戲。戲人者。千中難選一二也。此新戲之所以失敗於舊戲也。

中國有新劇否。固已有之矣。然而雖謂之無。亦無不可。何以言之。因人成事之新劇人。過多。能自編自排。勸世劇本者。又百不得一也。登壇演劇。好歹操諸觀客者。多精神隨掌聲笑聲之多寡。爲轉移。看客少。拍手聲少。或笑聲少。新劇人之興致。亦復愈做愈衰。愈是大名鼎鼎者。愈有此病。觀者不察。爲名家所欺。資本家不察。非名家不辦。而名家乃架子。日大。勝子日吊橫財。日發熱。成日退。新劇價值日落。雖欲挽救。難之又難。往往費千辛萬苦。撐持之不足。由一二前臺老板要求指名添角。越俎排戲。以破壞之。而有餘各馬頭。莫不如是。甚且有歡迎勝子大家演劇。以期賣座加盛者。嗚呼。新劇不能脫離資本家。而獨辦。前後臺每有等於無也。

我見有演說派之新劇人矣。咬牙切齒。瞪目頓足。拚命狂叫。窮兇極惡。無倫爲家庭戲。爲社會戲。總是一副面目。總是一副身段。總是一樣演法。總是一樣說法。此非學戲諸君所宜取法者。

我見有胡調派之新劇人矣。奇形怪狀。飢饉。齷齪。油頭滑腦。顛倒劇情。一遇國事。戲與世界劇。非呆若木鷄。無法可施。即逾越範圍。瞎三話四。此非學戲諸君所宜取法者。

新戲第一要講究身分。扮到何等樣人物。當即用何等樣演法。用何等樣說法。少壯龍鍾。官紳商賈。鄉愚僕隸。長幼尊卑。扮一樣。有一樣之分別。而喜怒哀樂之處境。尤不可不分清者也。眉目無論矣。即聲音亦須有分別。然而今之新劇人。有身披古時衣。而口說新名詞者。矣。有扮上等人。而滿口下流話者。矣。有鬚髮蒼蒼。而演來若猶有童心者。矣。有身爲小輩。而口氣盡若居高臨下者。矣。有自作正派。而面

偏欲將演惡人時所用之老面皮話搬來用之者矣。有明明扮壞人而偏要將激烈派之言論先搬來出出風頭者矣。有演悲戲至痛哭時而做滑稽派說滑稽話以搶風頭者矣。有扮女不免男子氣扮男不免女人腔者矣。學戲諸君於看戲時須特別注意不可稍染此惡習。

言常人所言之言不難言常人所不敢言斯難矣。狀常人所狀之狀不難狀常人所不能狀斯難矣。蓋言論與做工爲劇人之必要使千百座客傾耳於臺上而我能以出其不意之非常言論發其聽則其精神爲我激發或且鼓掌以助我興焉使千百座客注視於臺上而我能以出其不意之非常表示動其目則其精神爲我激發或且鼓掌以助我興焉是爲至真樞之經驗初學者登臺能用心想定幾句言論及做法可以屢試不爽也否則言人所欲言爲人所欲爲將人人心目中所有事於台上一一表而出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收移易之效也。

雖然言非常之言狀非常之狀第求可笑不計高下則又何難之有所難者在言常人所不敢言而不悖乎常情狀常人所不能狀而不越乎常軌耳。否則者以便壺作酒壺以便桶作飯桶亦未始不可博得哄堂笑也然而陋矣故我又有一經驗語曰脚色多滑稽難得骨子戲新劇中小生怕花旦花旦怕老生老生怕滑稽滑稽無所怕獨怕國事戲與世界劇耳。

且無南北無東西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不樂觀之者也於是乎旦之魔力大可畏資本家因旦之魔力大也開戲館必首重旦編劇家因旦之魔力大也編新戲必首重旦而且既爲戲中之主則爲之賓者首推小生小生與旦並列小生如有十分姿色旦僅須七分姿色即可以勝之矣小生有十分本領旦僅須七分本領即可以勝之矣蓋座客之心理羣皆注意夫旦故小生乃首蒙其影響也我閱生旦多故能作此小生怕花旦之經驗矣。

老生於劇中爲長輩時多過旦過小生皆得以居高臨下之態度出之遇發言論時儘可侃侃而談無所顧忌或借題發揮訓斥勗勉均可大放厥辭況小生與旦什九長於言情而短於論世者一經老生懸河決口座客之目光座客之全神往往由己身而移於老生方面去矣我爲老生時最多故知小生小旦怕老生也。

滑稽亦人人所歡迎。惟吾國實少良丑。新劇界此類最多。大抵流於油滑任意。胡鬧絕無諷諷諷世之資格。無論何劇。總以粗俗言動。博座客笑聲。老生表情。節或發言。論方在切要時。經其出怪聲。作怪相。以分座客之神。往往使老生淪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窘境焉。小生小旦。遇之於極悲慘時。可使座客淚下者。一經滑稽。出怪聲。作怪相。往往使座客破涕為笑。甚至令編戲人演劇人之苦心。兩皆全功。盡棄也。將歷年之經驗。以究其故。一由於觀客多。但求徒快一時者。二由於滑稽家無道德心。及真學術而已。所以一遇國事。戲與世界劇。彼身衣禮服。或西式裝。遂手足無所措矣。口欲發言。又不能作上等話。於是乃噤若寒蟬矣。即使開口。亦復不能登大雅之堂。每貽笑柄焉。我故曰。老生怕滑稽。滑稽無所怕。惟怕國事。戲與世界劇耳。

戲本假戲。做須真。做新戲尤貴求真。處處應合自然。若一相畏。必且相讓。倘不相讓。使成相讓。搶說話。搶風頭。戲遂失去自然之精神。初學欲期無所怕。懼不可不讀脚本。否則亦須於未出臺時。先與同幕之人接頭也。

演劇貴乎有劇本。劇人非不知之。知而不用之。評劇家乃從而責之。不知實有萬不能齣。用脚本之原因。在不可不諒之也。西國一劇之出。可演一年半載。而不易。吾國須每日每夜齣。齣不同。偷數句鐘之餘。閑以讀脚本。一一強記於心。以登場。往往一塊天真。為思前想後。一分心。而為之拘束住矣。於是精神渙散。演來冷冷淡淡。使人觀之。欲睡。詞雖高。無濟也。春柳每犯是病。然春柳用脚本之戲。亦不過三數齣而已。況乎吾國無脚本。小說家之譯本。可供人賞閱。不足以實施於臺上。蓋事有先後。緣分明。暗繁簡。正反。上下。出入。編制。至有關係。若無舞臺上之經驗。編來非多。幕即率直。非太簡單。即病累贅。脚本家既有才難之歎。演劇人雖欲讀脚本。亦不可得也。脚本之困難。也已如前述。於是編幕表講戲情之人才。不可少。然而戲園老板。未嘗注意及此。亦可慨也。

新劇與新劇家

(馬二先生)

新劇自癸丑中興。以還。今又岑寂。無聲聞矣。非舊戲之足以戰勝之。實新劇之不競。有以致之。然亦非新劇自身之不競。而新劇家之不肖。實為其失敗之大原因也。諸君有疑吾言者乎。請以新劇應有之要素。與現時所謂新劇之現狀。比較而對勘之。

一、新劇應以脚本為要素

一、現時之新劇無脚本、

一、新劇應有固定之台詞、

一、現時之新劇自由應對無固定之台詞、

一、新劇應注重排練、

一、現時之新劇絕不排練、

一、新劇不得用背弓或一人向台下說話、

一、郎現時之新劇往往向看客說話亦常用背弓（按背弓云者係京戲中術語。謂以袖障面。人人私自打算之語。如哎呀且住云

云之類是也）

一、新劇場上不應有幕外之門、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有幕外之門、

一、新劇不宜用多幕大致以五六幕爲率、

一、現時之新劇往往二三十幕、

由右之說可知現時之新劇乃絕無藝術之可言更何怪其畫人可能又何怪其無吸聚看客之能力也哉

復次更言夫新劇家之技能與現狀其中之所謂優秀者不過竊得舊戲中之些許皮毛（如表情上及語言上之種種是）便囂然自

豪又盜竊得三數齣舊戲之脚本情節而刪去唱工便硬自命爲新劇至於脚本之結構應如何台詞之神理應如何表情之意義應如

何台上之佈置應如何則瞠乎莫之聞也豈惟莫之聞亦絕對不一研究其應如何惟終日孜孜考下台後之游樂然此猶就其安分者

言也

其不安分者則日惟薰香傳粉膏其髮華其衣飾目光灼灼然追逐于婦人女子之後以冀博其青睞殆儼然以玩物自居而又甘爲婦

人女子之玩物者也。而其唯一之目的。則在藉此以攫取金錢。質言之。則此輩新劇家。固儼然一北京像姑也。演劇乃其副業耳。其不同之點。則像姑所以供男客之用。而此輩則供女客之用。（近亦有改良而兼可應酬男客者。）人格如此。而以社會教育文藝的演藝等語。期之責之。其相去不太遠乎。或爲之說曰。人貴自立耳。此輩猶算能自食其力者也。嗚呼。此而可諒也。吾復何言乎。

輓近新劇論

（劍雲）

戲劇何必分新舊。日新又新。事貴求新。應新世界之潮流。謀戲劇之改良也。新劇何以曰文明。戲有惡於舊戲之陳腐鄙陋。期以文藝美術區別之也。演新劇者。何以不名伶人而稱新劇家。因其智識程度。足以補教育之不及。人格品行。可以作國民之導師也。執此以審新劇之價值。再返而觀新劇之現象。吾蓋不屑言而又不忍不言矣。正秋常願我談新劇失敗史。于是乎作輓近新劇論。

（一）五年前之回顧

中國之有新劇。雖已十餘年。然藝花泡影。旋起旋滅。直至甲寅之春。而大盛。其關鍵。則在正秋。正秋生有戲癖。先之以評劇。繼之以演劇。至癸丑之際。而捐資興劇。舉天知鐘聲。諸人奔走提倡。所未竟之志。一戰而成。中興之功。定新劇之基。旗幟鮮明。與舊戲相對峙。文人學子。樂爲鼓吹。各省志士。遙爲聲援。社會歡呼。萬人景仰。爭以一見新劇爲快。一上舞臺爲榮。嗜不曰此非優人媚俗之具。實通俗教育之助。宜贊美而發揚之。使其日進無疆。爲劇界前途。放一異彩。則社會之幸。人民之幸。當時觀者之眼光。如此。故新劇得以立足于上海。效尤者衆。繼起爲雄。賃屋競爭者。有六七家之多。雖藝術不盡可觀。而營業均可支持。一般走江湖吃大餅窮極無聊。鬱不得志之新劇人。喜形於色。欣然來歸。以爲正秋可以衣我。食我。爲我開一棧生機。保長生飯碗。相安一時。無懷二志。輿論頌之。稱其守分。使各新劇人。于演劇之餘。退而研究藝術。自修學問。豈不甚善。而乃營業甫佳。利心遂熾。名譽方隆。驕氣頓生。或爲挖角色。以去。或因加包銀。而行身。既飽煖。盡忘本來面目。氣揚趾高。不復以道德爲念。假而姦案竊案。次第發生。不肖奸氓。趁機竊入品類之雜。一爐而冶。正人君子。不甘同流合污。浩然引退。警告於旁。促其猛省。徐圖挽救。若輩則忠言逆耳。淡焉置之。降至今日。作姦犯科。卑污苟賤之事。層出而不窮。新劇

遂不堪收拾矣。

(二) 今日之現象

今日新劇之現象。成一如何局面。度冷眼旁觀者。必已了然。胸中無俟我之贅陳。上海新劇社。僅存兩家。一則牽制而不倒。一則重組而復開。一倚胡調。戲賣錢。一恃動物魔術。號召此之不足。則益之以贈券。抽彩。濫發茶票。凡此所為。皆有悖於新劇本旨。明明自暴其短。示人以藝。無可觀。不得不作題外文章。藉以苟延殘喘。然則藝固不足。觀乎平心而論。今日之新劇。較諸五年前。已有進步。顧何以觀者之熱度。迥不如前。大有避之若浼。唾之不屑之概。者。則我敢以一言斷之。曰。非戲的問題。乃人的問題也。今之新劇人。未嘗無天資英敏。可造之才。第以慣用聰明。甘與下流。為伍。既以戲為業。又不以其聰明用之於戲。生性浮薄。悞交匪人。假舞台為漁色之所。視戲劇為淫慾之媒。于是身在臺上。眼在包廂上。焉者勾引青樓賤妓。下焉者蠱惑良家婦女。非演文明新戲也。演吊膀活劇也。行為卑劣。鄙狀可憎。習之既久。良心遂完全汨滅。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於是新劇人與拆白黨。混雜不分。不復能辨為二。為一新劇。乃成罪惡之藪。淫盜之叢。衆矢之的矣。嚮之提倡者。自悔造孽鼓吹者。疾首痛心。觀劇者。裹足不前。雖欲不失敗。而不可得。嗚呼。飽煖思淫。人心善變。曾幾何時。江河日下。是豈吾人所及料哉。

(三) 淫伶之不可恕

曩者霍春祥。靈芝草。李春來之徒。偶犯姦案。偶辦大家命婦事。一洩漏。即為公衆所不容。輿論筆伐。社會口誅。指而目之曰。淫伶必下之於獄。或提解回籍。而後已。非有惡于霍李也。惡其破壞風化。敗人名節。罪不可恕也。其他素喜胡調。性好狎妓。諸伶人亦未敢明目張胆。悍然不顧一切。則以畏輿論之攻擊。懼不齒于人口也。今新劇家之所謂名角者。如王三。麻子。十八旦。王八蛋等。作奸犯科之罪。什百倍于霍李之徒。橫行不法。肆無忌憚。以狎妓為家常便飯。以淫亂為問世絕技。甚至墮入獸道。大胆而辦男盜子。聞現已解散。置輿論于不顧。視社會如無人。初未聞人羣起而攻擊。罪致討。亦未聞人指為淫伶。視為公敵。縱令此輩逍遙法外。流毒寰中。為風俗人心之大敵。禮義廉恥之般愛洪水。猛獸禍伊。胡底何其薄于霍李之徒。而厚于此輩哉。抑將待其惡貫滿盈。不義自斃。歟。然而作奸犯科。雖此輩自

身之罪。放任此輩作奸犯科。則有言論之責者。不能辭其咎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上海之四維。爲此輩淫伶。漸滅殆盡。吾人而猶熟視無睹者。雖不致爲亡國之導火綫。亦將與此輩同歸于盡也。敢告同志。必也正名淫伶之誅。刻不容緩。

(四) 眞新劇與僞新劇

有眞君子。僞君子。有眞共和。僞共和。斯有眞新劇。僞新劇。僞君子之毒。甚于眞小人。僞共和之禍。甚于眞專制。斯僞新劇之害。甚于眞舊劇。舊戲合歌樂而成。感人至深。然鬼神劇。易迷信。秦腔花旦劇。易誨淫。強盜劇。易導人犯上作亂。皆可爲舊劇之害。說者謂庚子拳匪之變。多因觀施公案。戲劇激成。可爲吾說左證。此段借用。閱者勿以詞害意可也。吾輩亦新劇過來人。何以反對新劇。曰。今之新劇。僞新劇。而非眞新劇也。僞新劇。乃眞新劇之障礙。有提倡眞新劇之志。不可無誅除僞新劇之心。僞新劇。一日不消滅。眞新劇。一日不克實現。反對僞新劇。卽所以擁護眞新劇也。贊助僞新劇。卽所以破壞眞新劇也。順逆之義。不容不分。眞僞之別。不容不辨。明乎此。則知今之新劇。特假借新劇名義。以詐欺取財耳。願購爲造成僞新劇者。當然屬於演劇份子。演劇份子。既不認新劇爲通俗教育。又不視爲專門技藝。但倚之爲作惡之終南捷徑。以便飽其慾壑。播毒社會。曾是正當新劇。而有此種惡劣行爲。竊敗現象。乎本論前段。曾伸言曰。新劇爲文藝美術之綜合物。演新劇者之學行。可以補教育之不及。作國民之導師。今之新劇。言之無文。醜態畢露。使容此輩。蠕蠕而動。是率獸食人也。既與新劇定義背道而馳。毋寧明正其罪。曰。僞新劇。

(五) 新劇與革命

政治不良。則革命。革命不祥之名詞也。必當局者無向善之心。悔過之意。勸告不聽。調停失效。萬不得已。始忍痛而出之。革命。又除舊布新之意也。一方面爲破壞之進行。一方面爲建設之籌備。庶舊局推翻。新範告成。不致陷於無辦法之狀況。民國革命。得來滿清由革命摧滅。然七年四亂。民不聊生。非共和之不良。革命之爲禍也。執政者之腐敗。專橫。本不配作民國官吏。一旦竊大位。陽假共和之名。陰行專制之實。共和遂流於僞矣。僞共和。非志士所望也。則懲前毖後。連一勞永逸之謀。必以代價求得眞共和。而後已。今以吾國政治。喻軌近新劇。恰爲一相對的比例。既提撕警覺之不聽忠告。善道之無效。其人又無宗旨。無人格。無天良。純爲一種僞風。敗俗之僞新劇。使

對此輩言社會教育奚啻對牛彈琴勸此輩改過自新亦無異與虎謀皮嗚呼今之新劇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雖有良醫無能為力曷如投以猛烈之劑毅然決然起而革命驅使新劇於絕地另覓同志組織模範新劇團嚴訂規則共同遵守無劇本之劇雖佳不演違背宗旨之劇雖能賣錢不演演員無普通學識雖聰明不收有惡劣行為雖名角必除苟能如此必可挽回新劇名譽實施社會教育而曾經提倡新劇鼓吹新劇躬親表演新劇者庶可告無罪于邦人君子苟無此志中國雖永遠無新劇出現可也不然新劇豈非造成惡社會之原素哉鄭子正秋品學兼優宗旨純正前既成中興之大功茲仍盼造革命之偉業世有同志定贈予言

新劇之三大要素

(昔醉)

新劇原為改良風化補助教育之利器以視舊戲之徒悅耳目無補社會者殊難同日而語顧吾國新劇盛行已久新劇家若能不悖宗旨稍修私德則今日之成績定已斐然可觀即不能與歐美並駕亦可與東瀛齊驅而社會之蒙其幸福更何待問孰知劇人無良甘自暴棄黑幕重重幾為彼負改良風化補助教育重任之新劇家犯之以盡社會未蒙其福先受其害中國何貴乎有此新劇哉雖然新劇固正當之事業祇以演者良莠不齊人類龐雜致使新劇蒙不良之名社會生嫌惡之心此即劍雲君所謂人的問題而非戲的問題也吾人當分別以觀不可因噎廢食根本推翻蓋今之新劇家雖多不肖份子而新劇事業未可遽謂無望猶之革命事業何等高尚僅為少數不肖黨人擾及治安致使淺識之流竟成驚弓之鳥談虎色變怕聞革命之聲不知此係革命黨人之罪惡而非革命事業之罪惡也吾人烏可因少數黨人之有罪而灰心革命以此喻彼理固可通政治不良可起而革命新劇不良豈不可起而革命推翻誹淫誹盜遺毒社會之不良新劇提倡寓意深遠有功世道之完美新劇斯新劇可以不朽而新劇家之責任亦盡矣雖然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改革新劇事豈易為管見所及提綱挈領當先從研究劇學入手蓋今日新劇之失敗雖由于劇人品行之卑劣而藝術不良亦未始非原因之一故研究劇學為藝術上之競爭已足致其死命而有餘固毋須效法政治革命之出以激烈手段也今之所謂新劇家混稱四千人其間學識優美藝堪入目者寥若晨星百不得一類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融處新劇界無非為金錢主

義藝術既無根底。目光又不遠。大圖得目前飽暖安求。日後發展。故劇學二字。曾不足邀彼等之一盼。日長多暇。寧可寄情聲色。注力賭博。人之不求上進。殆無過于今日之所謂新劇家者。目光如苴。一得自封。騙得飯吃。別無他求。小人無大志。我又何責。第今日之新劇。爲若輩阻碍在前。將永無進步之望。安得有志之士起而結合英才。研究劇學。迨乎造詣既深。出而問世。復劇界已墮之名譽。餉社會以高尚之新劇。羣策羣力。聚精會神。與今日之不良新劇。爲藝術上之競爭。勿爲意氣上之傾軋。爲精神上之抵抗。勿爲表面上之反對。則優劣敗天。演公例高尚者。既能樹幟于社會。腐敗者自難立足于人前行。見不費吹灰之力。將今日一般之魑魅魍魎。驅逐以盡。有志改革新劇者。其亦知所適從乎。

世之詬病新劇者。謂係化粧之演說。派淺見之語。本無價值。然今之新劇家。換易一身衣服。亦有便衣登台者。立在上台。隨便說。說於藝術一道。太不注意。遭人蔑視。固亦咎由自取。欲雪此恥。惟有于劇學上下一番苦工夫。新劇總文藝美術而成。含有言論。表情。及化粧。三大要素。言論。表情。屬於文藝。化粧。則屬於美術。三者相輔而行。相得益彰。有一不善。其爲劇也。必少精彩。今將此三大要素。縷晰述之。于下。

(一) 言論 言論所以表述劇情。發揮胸中所儲之意。見色相登場。發言出語。非但須遵守劇情。尤當顧及身份。設若口如懸河。不加斟酌。則漏洞百出。在所難免。甚至起俗客而咬文字。扮盜賊而談仁義。小不經心。必至大錯。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一也。劇中言論。不求過長。貴乎透闢。發揮議論。敘述事故。祇須精警簡明。動人聽聞。不宜過於冗長。非但虛靡時光。亦且令人生厭。莫如刪繁就簡。擇要而說。既省精神。又易見好。是故言不在多。祇求說得有用。無味之言。儘可刪除。而入理之語。亦不嫌詳。若過求簡明。而致略去要節。亦非所宜。端在斟酌。盡善適可而止。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二也。新劇言論。雖不如老戲中之表白一字不苟。亦當略分徐疾。高低抑揚。頓折使聲容並茂。而補表情之不足。無關緊要之處。自可隨意出之。淡淡表過。而緊要之言。則不可輕鬆放過。若自始至終。用足精神。引吭高呼。滔滔不絕。則衷氣雖好。入後終不免力竭聲嘶。難以爲繼。蓋一齣正劇。至長可演四五句鐘之久。(聯台戲分日排演。不在此例)正場角色何等着重。若不知取巧用力。狂喊非但聲音不夠。亦且精彩難見。發言不求輕重。聲音不分高下。則聲采全爲所掩。將無人注意。求

工反拙莫此爲甚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三也發聲當分高低送音亦求遠到嘗見名伶唱戲其聲無遠弗達此乃鍊音工夫由於平日琢磨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新劇雖無唱工而道白至關緊要演不可不於鍊音一道稍加之意否則雖議論縱橫語妙如環其如後排觀客耳聽不清何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四也新劇言論不宜冗長而更忌重複一語兩表前言重叙既無精彩豈不索贅若顛三倒四語無倫次則如老生常談索然寡味易起看客厭倦之心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五也口齒滯鈍不善措詞唱戲說書最爲吃苦而演新劇尤覺爲難蓋吾國新劇向不背誦劇本僅藉一帋幕表略明全劇大意既不如老戲之有一定詞句亦不若說書之有秘藏舊本臨場言論多由演者杜撰對面表白亦係隨機應答全恃心機靈活應對如流若短於口才呐呐不能出口則滿腹經綸亦屬無用亦有腹無詩書而出言入理者此乃深於經驗長於口才故能巧舌如簧絕無窘色是以欲冀言論之達意須先求口才之老練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六也老戲詞句有如刻板文章千篇一律新劇言論各就才力任情發揮惟當認定題目不越範圍千言萬語均與本戲有關間或引古徵今借題發揮亦須引用符合不露形跡若牽強附會指東談西則言雖有理情已不合故演新劇短於口才固屬不利濫發言論亦非所宜劇界良才能有幾人哉總之演古裝戲不可涉及新近時事爲西洋劇切忌談到中國事物（劇中有關係者不在此例）蓋時代國籍爲一劇之主腦觀者於登場之前應先記清本戲時代以及本人國籍（按一戲之中往往有數國人民）則臨場登台不致前後矛盾顛倒古今蓋偶不經心每易貽人笑柄如顧無爲演臥薪嘗胆而勸人毋忘五月九日之國恥朱雙雲演借債割肉而譏諷律師依賴中國六法大全夫吳越時代何來日本交涉英吉利國（編借債割肉之沙士比亞爲英人且全劇俱用西裝故該劇亦認爲英國戲）安有中國律書可爲是言者彼方自鳴得意安知不合情理又如丑角插科打諢最易越出範圍而濫用新名詞尤多不合若欲顧全劇情自非謹慎發言不可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七也新劇幕數過多徒費時光毫無精彩且易取厭觀客故非關緊要之節每用暗場表之由演者於下幕襯托出之須承上接下依次而述使觀者對於暗場之事如曾映眼簾而瞭然胸中祇須平鋪直叙毋庸多加議論不然易使觀者淆亂聽聞不易辨別也凡爲戲情所限而暗場之事必須複述之（例如在外爲一事回家告之於母追父歸又重述之于父）言當求簡語不宜多否則演者雖非故蹈重複聽者已如味同嚼臘此研究言論所當注意者八也新劇

中言論之重要。觀於前節已可知其梗概。亦有全劇不用言語而純以神情出之者。謂之無言劇。無言劇。緘口而演。重在表情。然有時觀者難明之處。亦須另懸說明。以濟不言之窮。可知雖名無言。而仍不能脫言論關係。研究新劇者。未可忽視之也。

(二)表情 演劇者雖具口才。亦須善於表情。不然口內滔滔不絕。而面不改色。憂樂不分。則何以描摹戲情。而感動人心哉。故色相登場。須忘其爲戲。觸景生情。尤當假認爲真。則憂樂動於中。而神情現於外。表情至此。乃入化境。若站在臺上。認定爲做戲。則動作神情不免矯柔造作。蓋憂樂非發於心。而徒強現于面。安能見其自然。故演戲而不認爲戲。乃演戲之第一要訣。亦表情之不二法門。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一也。新劇表情大略可分爲二。即喜劇之表情與悲劇之表情是也。悲劇表情似難於喜劇。因嬉皮笑臉。易於描摹。滲淡神色。難以體貼研究。表情當以悲劇爲先。喜劇不嫌熱鬧。而悲劇獨宜幽靜。熱鬧則可以言論爭勝。幽靜乃須賴表情見長。當人生離死別之秋。雖平日疏遠者。亦覺親密。平日親密者。更形愛好。迴腸九折。心痛如割。驅歌遽唱。不勝依依。滿腔衷曲。有如一部二十四史。竟至無從說起。此情景其神色爲何。如若僅付之一哭。則輕描淡寫。何足爲奇。當此之時。演者宜忘其身。在台上而深入其境。戲雖係假。以假作真。則慘淡之神色。悲傷之容顏。不加做作。而自然發現。則一顧一盼。俱有無限深情。而英雄肝胆。美人心腸。紅情綠意。千言萬語。均由此不言之中。而曲曲傳出矣。試思如此表情。較之叨叨絮絮。以費辭。或扭扭捏捏。以裝哭。其優劣爲何。如乎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二也。悲劇重在表情。言語不宜太多。傷心之事。何忍卒述。若滿腔衷曲。盡情吐露。則既無難言之隱。自鮮切膚之痛。坦然胸懷。等於無病。而呻而於表情一層。遂不免因之以生障礙。况人當悲苦之時。精神定必萎靡。何能從容不迫。端道其詳。如猶顧盼自若。侃侃而談。則雖善於表情。亦將無由傳神。故戲之欲藉表情見勝者。道白宜少。若先說透其事。則情節鬆而表情難矣。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三也。演悲劇聲浪不宜過高。而言語又須緩慢。聲浪低（然亦不可過低。以防觀客耳力不及）言語緩足以顯神情之悲慘。試看心緒萬端。愁眉不展之人。決無精神抖擻。高談闊論之態。良以人入悲境。多不願嘔舌。即有所言。亦如杜鵑之泣血。猿之唳天。發音悲傷。神色慘然。登場演劇。務須處處體貼入微。若能細心描摹。自能賺人眼淚。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四也。喜劇表情亦頗不易。快活有快活之神情。得意有得意之面貌。並非癡笑狂喜。便算已盡表情之能事。悲劇不能盡付一哭。喜劇不能全恃一笑。和顏悅色。爲得意之狀態。笑逐顏

開。乃。心。歡。之。神。色。理。至。淺。顯。而。描。摹。甚。難。蓋。人。至。樂。時。一。種。愉。快。之。神。情。有。非。格。墨。所。能。形。容。者。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五。也。演。戲。猶。如。作。文。有。正。反。面。之。分。有。時。強。顏。歡。笑。有。時。故。為。悲。感。此。即。反。面。演。法。也。反。面。演。法。表。情。殊。難。當。使。觀。者。瞭。然。其。笑。係。假。笑。哭。非。真。哭。其。一。種。假。仁。假。義。之。態。確。亦。甚。難。描。摹。嘗。見。今。之。劇。人。往。往。於。伴。哭。之。際。背。地。以。唾。沫。塗。於。目。上。以。表。明。其。淚。之。非。真。流。出。此。種。演。法。非。但。太。俗。亦。且。近。於。滑稽。插。入。趣。劇。尙。解。人。頤。若。演。正。劇。殊。不。適。宜。啼。笑。非。真。則。應。於。眉。目。之。間。表。現。兩。種。神。情。假。笑。則。含。笑。於。悲。感。之。中。伴。哭。則。寓。哭。於。嬉。笑。之。間。如。是。演。來。觀。者。必。能。瞭。然。惟。傳。神。須。求。自。然。表。情。切。忌。過。火。此。研。究。表。情。所。當。注。意。者。六。也。

(三) 化粧、化粧之術。視若甚易而為之極難。苟非研究有素。斷難深得其。中。三。昧。夫。演。劇。者。之。相。貌。年。齡。不。能。與。劇。中。人。一。一。相。符。貌。不。凶。惡。而。徧。起。盜。賊。年。不。老。大。而。恰。串。龍。鐘。演。來。雖。極。精。細。而。扮。相。終。嫌。不。肖。若。老。生。定。覓。老。者。來。扮。花。旦。須。請。佳。人。串。演。如。此。人。材。試。從。何。處。羅。致。無。已。惟。有。描。摹。劇。中。人。之。色。相。化。粧。成。之。故。新。劇。之。精。神。全。在。化。粧。術。改。去。廬。山。面。目。化。成。劇。中。之。人。彼。現。身。紅。氍。氎。上。者。或。豔。如。西。子。楊。妃。或。醜。若。無。鹽。樓。嫗。而。其。本。相。初。非。顯。露。姚。嫵。惟。化。粧。神。手。則。美。醜。立。變。荷。演。者。不。善。化。粧。藝。術。即。不。得。謂。之。完。全。且。角。尤。其。吃。虧。彼。色。相。登。場。之。美。女。妙。袖。輕。舞。之。佳。人。藉。脂。粉。之。力。以。助。嬌。媚。化。粧。之。術。以。增。妍。故。容。貌。不。揚。可。以。修。飾。入。畫。化。粧。不。精。難。以。妓。豔。炫。人。世。人。之。所。謂。台。風。者。即。化。粧。術。之。功。效。也。顧。劇。中。非。盡。旦。角。化。粧。不。可。徧。重。有。起。其。他。角。色。者。亦。須。各。就。身。份。施。以。化。粧。俾。符。劇。情。往。者。老。戲。班。中。花。旦。紅。臉。小。丑。白。鼻。死。守。舊。規。奉。為。典。型。自。新。劇。盛。行。始。稍。稍。注。重。化。粧。然。以。限。於。程。度。亦。未。克。盡。善。非。得。專。門。人。材。細。心。教。授。恐。難。見。進。步。也。蓋。言。論。表。情。俱。可。自。行。研。究。或。參。觀。他。人。而。化。粧。則。非。就。教。於。前。輩。請。益。於。專。家。不。可。化。粧。之。術。理。至。深。奧。非。僅。塗。脂。抹。粉。已。也。凡。於。面。貌。之。局。部。顏。色。之。配。合。以。及。何。處。落。筆。可。以。反。肥。為。瘦。何。色。配。合。得。能。變。少。為。老。在。在。須。求。注。意。不。可。等。閒。視。之。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一。也。予。愧。不。文。不。克。將。化。粧。之。法。為。閱。者。諸。君。一。一。道。之。茲。為。略。舉。一。二。以。塞。吾。責。諸。君。試。將。眼。眶。四。週。描。以。淺。黑。色。之。細。圈。再。以。稍。深。之。黑。色。描。於。兩。頤。之。間。(即。機。骨。之。下。部)而。留。出。上。下。唇。皮。之。一。部。就。遠。視。之。即。覺。削。瘦。不。少。再。用。深。黃。色。(可。用。炸。石)染。於。兩。頤。之。間。而。仍。留。出。上。下。唇。之。一。部。再。用。黑。黃。二。色。拼。成。之。枯。黃。色。描。於。眼。皮。之。上。下。及。眼。角。之。梢。頭。並。觸。額。額。眉。以。潤。出。額。上。及。面。部。之。綫。紋。用。膏。藥。或。染。料。塗。黑。口。中。之。齒。牙。而。帶。以。白。髮。頭。套。及。口。面。則。頓。失。本。來。面。目。而。儼。然。一。老。叟。矣。此。就。大。

略而言精細之點殊非筆墨所能盡述。但稍得門徑亦可自行推化。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二也。今之新劇家於初次出場時之化粧雖間有注重之者。但入後身世變遷而多懶於改粧。此於劇情殊為不合。例如一人初為健者。繼乃患病而入後。且轉帳床第。勢將不起。則其容顏自是漸見枯黃。而日益削瘦。演者應逐幕化粧俾露病容。即由病而瘳亦當漸將病容化去。使觀者瞭然其病況之加重抑減輕。若因懶於化粧而草率敷衍。病時戲不去脂粉。痊癒更不見露容。非但礙於劇情。亦且有闕名譽。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三也。又如相別多年故人重逢。態度雖仍依舊。容貌定非昔比。劇人性懶。雖經年越歲。每多懶於改粧。要知人無駐顏之術。斷無不老之理。此雖小節不宜忽之。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四也。一劇之中時有涉及一人終身之事。演者既無變身之術。惟有出於雙演或三演一途。如前段由童子生串演中段則改小生接演後段乃以老生演之。而三人舉動不難相約而面貌斷無天然一色。於是不得不施以化粧。雖不能掩觀者之眼目。亦聊以合劇中之情節。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五也。余嘗見起老生或老旦者祇能一種化粧。無論貧賤富貴都無分別。表面視之似不緊要。而細心研究不無關係。演劇貴乎合理。又當引人入勝。不嫻化粧敷衍登場。即屬不背劇情。亦且令人生嫌。況貧富雖不宜各分階級。而相貌究不能強以相同。彼豐衣美食。享盡安樂之輩。正如着水海棠肌膚嬌嫩而餐風宿露。備嘗苦難之徒。則如殘秋敗菊。容貌乾枯。準情酌理。何能相混。雖貧賤者亦偶有豐腴之貌。富貴者未必無寒酸之相。然而此係少數。不能引以論戲。此研究化粧所當注意者六也。

上述三節均屬新劇要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讀吾此篇者。是在有志新劇者。

新劇家讀脚本之討論

(昔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脚本者木之本。水之源也。今之提倡讀脚本者。計非不良。意非不善。第天下事有利必有害。利之所在。即害之所由生也。讀脚本不難。無程度斯難。此等主張果能通行於中國今日之新劇界乎。斯則吾人不得不詳細討論而審慎出之者也。茲就管見所及。將讀脚本之利害分述如下。

今之各劇社均以幕表代脚本者也。雖幕戲場次詳述靡遺然情節簡括寥寥數言甚有一幕記載不滿十字者恐雖絕頂聰明人亦難以領悟況今之新劇家足當聰明二字者能有幾人乃不明情節含糊登臺頭緒茫然隨意說來非但違背戲情越出範圍亦且化粧乖誤整份顛倒種種笑話層出不窮若讀脚本則情節瞭然關係明晰雖不能盡善無憾亦不至滯澗百出此讀脚本之利一也。

幕表不詳配角敷衍塞責含糊了事正角則不得不臨場訊問逐幕探求然編劇者於匆促之間三言兩語略焉不詳況演劇者於閉幕之際原為修飾化粧更易衣服及飲茶休息之需安有餘暇以聆戲情乃欲其現身說法將劇中人身分曲曲傳出難矣若讀脚本則言論既可先事預備表情亦能早為研究及登臺獻藝自然從容不迫體貼入微矣此讀脚本之利二也。

一劇有一劇之宗旨一劇有一劇之言論一人有一人之身分一人有一人之態度政治劇之言論不能用於家庭劇中下流人之談話不宜出於高尚人之口否則張冠李戴指鹿為馬何新劇之足云若僅示以幕表既不知所起為何許人所說須何種語撲朔迷離莫知所從於是盜賊而談仁義烈婦而作騷形荒謬絕倫莫此為甚故讀脚本即使演者明劇中人身分當發之言論而不越出範圍此讀脚本之利三也。

劇有中西之分有古今之別版圖不同風俗自異時代迥遠禮儀互殊今以無學優人演歐西故事以後生小子傳古代軼聞苟非廣於見聞熟於歷史易克勝此乃以一紙幕表草草扮演其不隔靴搔癢扞格不入者幾希余嘗聞某角演西裝戲而滿口四萬萬同胞某角演古裝劇而連篇平等自由一知半解強作通人可笑亦可恥也雖演者之失戲情要亦幕表之難以了解若讀脚本則劇中之國名時代既可明瞭言論自口亦有標準矣此讀脚本之利四也。

劇中人物既有重輕之不同故分排角色當然有正配之別藝術高者去正角低者充配角一定之理也但角色無論正配凡為劇中人總有發言之時獻技之處今各劇社往往正角藐視配角配角亦畏懼正角致無論何劇正角侃侃而談滔滔不絕配角緘口結舌不發一語一則死出風頭一則呆若木雞然正角有聲嘶力竭之日配角無實練進取之機且正角獨操言論之權不免有獨脚戲之虞恐亦未必為觀客所歡迎也若讀脚本則白口次序有條不紊正角既無由搶口配角亦得依次發言矣此讀脚本之利五也。

讀劇本之利。既如上述。請再進而陳其害。新劇非比京戲也。京戲雖多。至數百齣。皆老生常談。千篇一律。死讀強記。自非至難。今之新劇。所通行者。已較京戲多至數倍。況陸續編排。日出無窮。欲將其脚本一一爛熟。胸中勢所不能。迨至開演之前。腦力遲鈍。遺忘必多。臨場慌張。答非所問。貽譏大雅。難免活戲死做之誚。則何如不讀脚本。隨機應答。尙覺自然也。此讀脚本之害一也。

一人之智識。有限。劇中之精義。無窮。集思可以廣益。他山可以攻錯。一劇之編。不無脫節。轉輾修改。始得完善。蓋編劇者之智識。未必能將生旦丑之言論。表情發揮盡致。而演劇者之經驗。亦未必盡爲編劇者所企及。故編劇家之缺點。端賴演員以糾正之。若限以脚本以外之言論。不可說以外之表情。不可作則。演員雖有高尙之思想。切題之論調。爲編劇者所未思及者。因爲脚本所束縛。遂致有長難宣懷才莫展。未易埋沒英雄矣。此讀脚本之害二也。

今之編劇者。夥矣。類皆一知半解。略通文墨之輩。若欲其編輯脚本。再待十年。臆下是烏乎。可即使文學鉅子。小說專家。滿腹經綸。落筆千言之流。欲其每編一劇。必著以詳細脚本。恐將不耐煩矣。故讀脚本。則使編劇家寒心。而阻新劇之進行。此讀脚本之害三也。

劍雲按此節。意有未盡。文學鉅子。小說專家。既能下筆千言。則撰一詳細脚本。亦不過一舉手之勞。惟文人編劇。慣喜舞文弄墨。疊屋架床。詞藻雖佳。層次殊不閒隙。且立言過雅。陳義過高。作小說讀。則可。作脚本。則斷乎不可。昔醉君謂其不耐煩。吾正嫌其太煩耳。深於戲劇經驗之人。其筆又不能達意。強其著脚本。必致搜索枯腸。絞盡腦汁。而不克完卷。昔醉君所謂使編劇家寒心者。其指此歟。一人有一人之宗旨。即一人有一人之論調。守舊者多。陳腐之語。維新者皆文明之言。若守舊者編排一劇情節。頗佳。惜其中多不合時宜之談。則當取其情節。而改其言論。若必欲強演者讀其脚本。而從其論調。非但社會不歡迎。亦爲演者所不甘心。此讀脚本之害四也。各劇社往往有以彈詞小說改編戲劇者。然亦僅節取其事。而非悉依其舉止言論也。苟讀脚本。則將以何者爲標準。豈另編新脚本乎。抑仍讀舊小說乎。若另編脚本。則有原小說在。未可喧賓奪主。擅自落筆。若仍讀舊小說。則言多悖謬。未免俗而傷雅。此讀脚本之害五也。

統觀以上所述。讀脚本之利害。各有五端。但衡其輕重。則害實重於利也。蓋幕表簡略。情節難明。原可先期排練。如再臨時脫節。是其腦

力薄弱性質愚鈍欲其讀脚本更難矣我今正告提倡新劇諸君曰讀脚本一事斷不能通行於新劇界更不能通行於今日之新劇界其利害余言之已詳或諸君另有高見遠識非謬陋如昔醉者所得而知果有充分之理由斯亦余所樂聞而受教也

劍雲亦爲主張讀脚本之一人平素論調多趨向此端今證以種種經驗乃知此舉斷難實行非讀脚本之主張永遠不能實行實一般新劇大家無讀脚本之程度也昔醉君此作亟有見地惟鄙意即使讀脚本亦可臨時增損並非背刻板文章不能改易一字蓋信書不如無書不讀書必致無術演劇者藝術之一種也明乎此始可以讀脚本特兩目一空之優人題名沒字碑上不知下帷攻書稍自歛跡反大言不慚假充斯文真足阻新劇之進化貽新劇界莫大之差耳

(劍雲附識)

新劇加唱與幕外問題之商榷

(劍雲)

▲答蔣梅笙先生

前記滬濱息游社國慶紀念戲旋得蔣梅笙先生來函蔣先生於幕外問題持之甚堅所見未嘗不言之成理然鄙意於事實仍有未能盡合者不避費辭再進一言學貴磋商蔣先生或不以爲忤也原函錄下「前略」大箸獎借處愧不敢承至論幕外及對客表白二事專門新劇家自然不以爲是弟子新舊劇皆在門外抑鄙見謂二者各有短長新劇所長在逼真事實此即舊劇所短舊劇所長在歌曲以寫哀樂表白以醒劇情此亦新劇所短兩取其長而舍其短未始非改良永久之道至若幕外匪直彌易景需時之缺憾亦文章渡峽之常法凡此皆一得之愚未能自化適成其爲野狐禪之劇學不值方家一哂也(下略)

蔣先生高瞻遠矚鑒新舊劇于一爐爲演藝界定永久之基此項主張贊成者頗不乏人王夢生之梨園佳話改良方法一條亦即言此當癸丑之際上海新劇中興時亦有一部分人主張加唱者可知凡屬戲迷固不分新與舊但使不悖劇之本旨而藝術足以動人罔有不表同情者其有一偏之見極端排斥新劇(現在之新劇與其本旨背道而馳可名之曰誨淫劇胡調劇不得謂之新劇縱滅亡不足惜或有排斥之者亦其自招之侮也)或極端排斥舊劇此必守舊之俗人與不學無術之新派俳優智識淺膚眼光固於一隅終日

端端唯飯碗之墮。是懼宜其卑之無甚高論。雖然茲事體大非片言所能解決。是宜合多數人之心思。腦力互相討論。籌策爲專篇一再商榷。始有融合之希望。然其大體可得而言者。加唱不難。而與唱有密切關係之種種點綴。則頗不易言。如唱以胡琴爲輔。胡琴又以鼓板爲標。舊劇之唱。必先之以叫頭。合之以板眼。而台步身段道白。均視鑼鼓爲進退。斯輕重緩急。於以分。而各種曲牌名目。鑼鼓名稱。非嫻熟瞭然。則一劇編成。必憾極大之困難。初以爲穩當妥貼者。一經開演。乃覺觸處荆棘。進退維谷矣。蔣先生之主張加唱。吾所贊成也。然則亦用鑼鼓胡琴乎。若祇用胡琴。廢去鑼鼓。並不顧板眼之合否。則新舊劇之融合。仍未能行。蔣先生以爲新劇之長在逼真。事實是用鑼鼓。則與事實不合。此一難解決之問題也。融合新舊劇道白。從新乎。從舊乎。從新不過普通話。而止。從舊則有頓挫。並須咬準字眼。蓋視唱工尤爲費力。蔣先生之意。取其逼真。事實似直從新爲宜。吾於此又思及一事。則舊劇尙有出臺之引子。與進場之進場白。蔣先生所編松柏緣。有進場白。而無引子。（如正是。但使有心憐宋玉。不愁無路傍雲英。）融合新舊劇。引子進場白。須否刪除。抑祇用進場白。不用引子。如兩皆須用。或僅用其一。宜從新劇之說。白歟。抑必須咬準字眼。分清頓挫。歟。此固不待問而知者。然與事實則不合。此又一難解決之問題也。凡此兩事。猶是犖犖大端。其他細節。千頭萬緒。殊不易言。至於幕外問題。僕非專門新劇家。前已毅然指爲蛇足。蔣先生以爲文章渡峽之常法。吾則始終期以爲不可專論。舊劇尙可言也。茲既兩取其長。而兩舍其短。從新劇之分幕矣。吾願蔣先生再從分幕上細爲熟思。舊劇無所謂幕。恐其冷場。故用一人獨言。獨語。謂之過場。亦卽文章渡峽之法。新劇之分幕。病其頭緒不清。又忌一人獨言之無味。故以幕分之。明界限也。歷來演新劇者。除十年前上海各學校年假演劇偶一用之外。（其時尚無背景。一切均極簡單。）其餘無用幕外者。至於新舞臺。不新不舊之影戲。派戲。舍背景無足觀。當然不足爲訓。僕於戲雖嗜之甚深。而所得甚淺。對於此等重大問題。萬不敢盲加武斷。尙祈蔣先生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論戲答客難

（馬二先生）

客有不喜舊劇者。難於嘯軒主人曰。戲劇演事實。以肖真爲尙。而舊劇乃張口成韻。非七字一句。卽十字一句。又佐之以絲絃鑼鼓。詎

古人之言語必如是耶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吾子於此耽研有素敢請一解其惑焉

主人曰唯唯夫戲劇必求其肖事實此言固也然而肖之云者約略形似而已絕不能遂與真無異也設其纖毫無異於事實則已非戲劇而爲事實矣此不可不察也舊劇之演事實實在傳其神如畫家之有寫意故揚鞭則爲騎划槳則爲舟而馬與舟之形物不必備也繞場則爲行路推手則爲闔扉而路之遠近與扉之廣闊不問也至於語言則極求其簡明達意而止絕不許其囉哩故用韻言蓋韻言則不能多大率四句六句八句而已其有多者曰一百零八句然是爲例外不常有也夫以數句語言表出若干曲折情事殆非韻言不爲功者也其有未盡未詳者則加入念白以竟其事是故戲劇之所謂肖真者其大意而已其細微曲折或從詳或從略故戰爭則不過一個過合而已住宿則不過剎那之時而已蓋戲劇之不能絕對肖真者惟時間爲尤易見數日數年之情事皆必須於一二時間演出若果處處肖真又焉能竣事者由是言之則戲劇中之唱詞用韻言蓋不足異矣責其不能確肖事實之真庸詎不知戲劇之原非真事實耶且卽以力求肖真事實之新劇而言亦祇能肖其大意而不能一一從真事實上摹擬也例如佈景可以有船而船形絕不能如真者之大佈景可以有當空之皓月而絕不能有燦爛之明星至於時間之不能肖真猶之夫舊劇也是其所謂能肖真者亦不過比較的名詞而已客何獨以此而致其疑於舊劇哉若由客之言推客之意豈不將使天下之劇場所演皆一一等於真事實則舞臺之大又不將等於世界而演員之多又不將等於一地方之居民耶信如是也則吾人觀於世界人民之動作行爲卽謂爲戲劇可也又何於更演戲劇乎客爲此說殆可謂爲全然昧戲劇之知識及原理者也舊戲劇何不可通之有謹謝客

客又問于嘯虹軒主人曰舊劇臺詞多有鄙俚難通且多矛盾者而票友中不聞有文人雅士出爲改正乃多率循其舊是何故也

主人曰然皮簧爲通俗之音樂故詞句無取典雅免致一般人士難于了解惟其不可通解之處當是因俗伶口相授受輾轉致誤顧客言亦有所指乎

客曰卽如三娘教子一戲辭係出臺卽曰（這般時候爲何還不見東人回來）既見薛倚哥則又曰（東人下學爲何還等甚早）豈非矛盾之甚者願乃未聞有爲更正者何也

主人曰：是蓋有說。薛倚所上之書，熟當爲舊時村熟，絕無帶膳之理。當爲走讀，故薛保之盼東人，這般時候，還不回來看，乃盼其回來用飯也。故後文有隨老奴前去用飯之句。既而見東人竟挾書包歸來，則是竟下學矣。不覺詫異曰：東人下學爲何？這等甚早，蓋斷無午膳時卽下學之理也。由是言之，彼詞意本自明，特客自不善會意耳。夫何矛盾之有哉？謹謝客。

客又曰：敬聞教矣。然神鬼迷信之事，今世所弗道，而舊戲乃往往有之。例如瓊林宴一戲，其荒誕亦可謂甚矣。始而土地化樵夫，繼而煞星救文曲，然而譚氏乃以此爲絕唱。票友中若溥西園、許良臣輩，且習常演之。伶界若貴俊卿、王又宸輩，亦以此爲拿手之作。幾乎不演此戲，不足以稱其爲譚派之人物，其故又何耶？

主人曰：客言良然。神鬼迷信，近代學者所弗道，然此乃指事實而非謂戲劇。莎士比亞之戲劇，談神鬼者豈少也哉？顧未聞有人訾之何也。蓋神怪之事，爲中古以上所不能免，而扮演古代之事實，又豈能盡必其不許涉於神異？瓊林宴取材於七俠五義宋代之故事也。雖曰香巷小說，然演劇原不必盡出於真事實，則雖小說也，何害取材於小說中之古代故事？又焉能免於神鬼迷信者？以此而各戲戲，豈其有當客若致疑於吾說者，則一讀莎翁戲本中（夏夜之夢）必可恍然。神怪之劇，雖歐士之劇亦不能無有也。詎可以此遂病國人迷信之獨深也哉？謹謝客。

客曰：聞子之言，頓開茅塞，然而僕猶有不解者。戲中之彩物，固屬諸物質者也，要必隨時代而有進步。顧何以京班中則一成不變，牢守其慣例，如紅門旗、裏紗帽，則爲人首加以髮，則爲馬首？若此者，亦有說乎？

主人曰：善哉。問夫在昔閉關時代，物質文明遠非今日可比。故戲中彩物一切因陋就簡，蓋專重精神，不尙形似。吾國之美術界大抵如是，是以器皿之製古樸，是尙繪畫之事，寫意是崇，推至於戲劇又何獨不然？如客言在今日物質文明進步之時，欲其將戲中彩物一一改良，製作使之肖真，寧爲難事，然而一般評論戲劇者，乃不及此，非不知也。徒以近若干年來戲中精意漸失，伶界中老成先進遂歲凋謝，後起之徒專務花妙，寔忘本來觀於近時伶人之行頭炫耀，不問扮何種人物，必綾羅縷身，珠翠盈頭，其趨勢可見也。於此時也，而以此物質之末爲之提倡改良，懼夫後來者之不察，誤謂戲劇進化已臻其巔，雖在物質之末，且勝於舊時，遂因是而長其怠惰自滿之念。

也。吾儕評論藝術當就其大處落墨不當於末節着眼。客意誠善特所見者未免稍小耳。

客曰：僕又有疑者。武戲中若（大收關勝）等必有甩五只檯四只檯之輩以血肉之軀向臺上猛撲因此致疾成傷者時有所聞。此在藝術上究竟有何價值而於戲情中又成何意味。僕不敏願請教焉。

主人曰：善哉。問微客言。吾亦欲及之矣。（大收關勝）甩數只檯其意爲關勝驕馬上山擒宋江（按演是節時宋江立於正中桌上表示在山頭督戰也）落入陷坑中因而被獲也。然其始不過兩三只檯繼而伶人彼此爭強鬥勝逐漸加高於五張檯六張檯甚有至七張者。平空撲下以肩胛支重心稍有不慎性命隨之矣。此種做法大悖人道然在武行伶人蠻勇自恃諱言其險輒曰不妨實則個中苦楚詎不自知惜乎武行伶人無有富於思想者苟能得一善法不必用若干張檯而以其他巧妙之術行之詎不甚善。顧年來此種做法已不甚見重於一般看客其風已稍殺矣。可勿論焉。然而要知此種謬點本非舊戲所原有乃由伶人不學無術血氣自恃者之妄爲作俑今茲此風雖少戢而真刀真鎗之戲又紛行於滬上矣。以吾所知曩在都中惟（翠屏山）石秀舞真刀要亦不過一場一人藉以表其身手而已近則（年羹堯）也（三本鐵公鷄）也（紅蝴蝶）也（王亞銀）也（六飛南遊）也。幾無一齣武戲不以此真刀真鎗四字爲其叫座之能力者。滿臺角色無人不手執利械然其藝之如何初不問也。試問其危險爲何如吾嘗詢諸武行中人則彼此失手破衣流血殆數見不鮮之事而洞掌傷目亦屢有所聞。惟幸而未釀成性命之患者然而以吾私意度之恐其終必出於此而後乃能中輟也。夫戲者本非眞事實何必以此真刀真鎗爲樂哉。吾甚願伶界中人及其未出大故也而善爲收束勿待吾言不幸而中始爲補救豈不既遲矣乎。此事詢爲今日戲劇之隱憂吾子好問其亦思及於此否。

客點首唯唯而退。主人因記其問客如右。

三國劇論

（樗瘦）

姜伯約九伐中原。惟鐵籠山一役。幾成全功。亦惟鐵籠山一役。幾乎隕命。此中勝負之機。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蓋此役失敗之原因。以倚仗羌兵爲外援之手。傳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羌人者。豺狼成性。虺蜴爲心。在昔先主崩殂。魏出師五路伐蜀。羌人卽居其一。昔爲魏用。而與蜀爲敵。今能保其必爲我用。而與魏爲仇乎。姜伯約聽信夏侯霸之言。欲借彼之聲勢。以爲外應。誤矣。且伯約曷亦思己之威德。較諸武侯。奚若。西羌之畏威懷德。較諸南蠻之於武侯。奚若。武侯七擒孟獲。而七縱之。及受盟時。誓以南人不復反。武侯六出祁山。曾未招蠻兵以爲助。以丞相之天威。久懾蠻人之胆。尙恐其爲利所誘。或誤戎機。故雖渭南一戰。師徒撓敗而終不施羽檄。以徵調洞會。是豈武侯計不及此哉。殆亦念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之言。而不敢冒昧以嘗試耳。吾故曰。鐵籠山一役。實人謀之不臧也。說者謂天心助晉。司馬昭命不應絕。觀於拜井出泉。亦可知彼蒼之默佑矣。何必過責伯約。雖然。武侯未出草廬。卽定三分之局。而出師討賊。志不少衰。事雖不成。死亦無憾。如上方谷火燒司馬懿。陡降大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妨付諸浩歎。若鐵籠山一役。苟非迷當前導。雖百郭淮。不能脫司馬昭出險。以如此全勝之局。竟敗於一着失手之棋。以致全軍覆沒。姓命幾乎不保。諺謂天數。夫豈其然。

論五丈原禳星

蜀漢丞相諸葛亮。以甲寅秋八月薨於軍。時建興十二年也。距蜀亡之歲。適三十稔。演義載有五丈原禳星一事。戲劇中亦有七星燈一齣。假使彼蒼者天。鑒丞相之孤忠。借以三十年陽壽。以亡年五十四加之。亦祇八十有餘。不得謂爲所望之太奢也。若是則鍾會不得安然過陽平關。鄧艾不得坦然越陰平嶺。兩路之師。全殲於西川邊境。意中事耳。漢祚非獨不亡。且有蒸蒸日上之勢矣。乃禳解無靈。將星遽隕。定軍山上。空餘四散之愁雲。綿竹城中。難保陣亡之父子。嗚呼。天不祚漢。竟若是之酷耶。或謂管輅爲趙顏設策。一酒一脯。求到八十年陽壽。以孔明自云。素諳祈禳之法。設香花祭物。地上分佈七盞大燈。外佈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祝詞懇懇。上告穹蒼。其意亦祇望七日內主燈不滅。可增壽一紀耳。以趙顏之事例之。似一則增壽八十年。一則斬此十二載。南北斗不應憤憤。若是不知顏一村農子耳。多活八十年。不過樂田園。長子孫。老死牖下而已。若武侯而增一紀之壽。則司馬必非其敵。蜀可以併魏。魏斷不能併蜀。且將竟先主吞吳未竟之志。而一統之天下。仍屬炎劉。彼天心亦未嘗不默諒武侯之愚忠也。其如炎運已終。造物亦不能與氣數相爭。何哉。

馮小青有云冥曹姻緣薄非吾如意珠吾於五丈原禳星亦爲之進一解曰冥曹生死簿非我如意珠天定勝人人定亦安必終勝天乎雖然仰觀天象卽知大命垂危此武侯之知也明知大命垂危猶作永延漢祀之想此武侯之愚也武侯之知可及武侯之愚不可及爲人臣子不獨宜有可及之知必須有不可及之愚讀觀史冊若文天祥史可法輩何莫非愚不可及者乎而死且不朽已噫

論取成都

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朱註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余意以爲婦人之仁尤足以慎事而敗謀劉玄德奪同宗基業此舉本不得謂之光明正大然旣已奪之旣已取之則昭昭子子奚爲者遷璋往公安居住猶寬待璋耳余嘗讀史至易姓之際未嘗不廢書興嘆曰三代而下齊朝宗族靡有子遺固由新朝開國之君賦性殘忍然亦未始非大勢所趨迫之以不得不如是耳諺有云斬草不除根春又發生斬之刈之除之務盡凡以防其再發生也趙太祖賦性寬厚而對南唐使者云臥榻之側豈容旁人鼾睡甚矣置禍患於肘腋之間猶之伏屠火於積薪之下微風煽動必有燎原之一日任大事者不容忽之於始也如璋之保命而往公安也其心中之怨玄德恨玄德處心積慮而思假手以爲報復之計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荆州之地方與孫權交涉未定獨不慮璋借東吳恩得荆襄之際而聯絡黨羽以施其內應之發謀耶且璋在西川雖云闇弱而頗以愛民聞於當時璋在公安能保益州耆舊不復懷懷故主潛謀恢復乎公安去成都鄰省耳相去千餘里假若有如王翳黃權劉巴輩者暗中煽動謀復舊基若猝之間竟生禍變吾不知臥龍又何以善其後也或者謂孔明知玄德不忍於璋卽此遷往公安在玄德心中方以爲手段太辣若斬刈之芟除之絕其根株遏其萌孽恐於勢必辦不到故捨此上策出此中策耳若龐士元而在則必強玄德用其上策如鑌前舞劍之故智而璋必不能保命矣嗚呼異既覆矣本無完卵若傾其巢而飼其鰥寡翼長成啄晴絕照意中事耳玄德之遷璋公安雖云失之昭昭爲仁子子爲義然較之傾巢飼鰥者猶爲得計臨大事者曷不深長思之

論曹操逼宮

嗚呼吾讀史至歷代興亡之際未嘗不歎天道之巧也三代以上無論已漢劉季明朱元璋皆以匹夫仗劍起義而西漢末之赤眉東漢

末之黃巾。同末之流寇。張李亦以匹夫起事。而擾亂之使底於亡。晉以篡弒得位。劉裕亦以篡弒報之。隋滅宇文之族。而化及亡。隋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陷父於淫惡之罪。而武韋楊諸妃后宮閹淫亂穢德彰聞。趙宋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及其末季。趙氏一塊肉。乃隨波臣以俱去。此報施之彰彰者。若夫六朝五季。紛紛擾亂。若何而得。若何而失。不爽累黍。孰謂天道之無知者。噫。余爲此說。余蓋有願於曹操之逼漢獻。萬不料數十年後。乃有司馬師依樣葫蘆。亦照本演一齣逼宮慘劇也。漢獻懦弱。本不足爲人主。然即位後。初無失德。操挾其權智。竊據大位。欺凌君父。迫壓臣僚。論其罪惡。擢髮難數。衣帶一詔。義正詞嚴。不得謂漢獻之過舉也。華子魚漢末名士。何忍心爲操鷹犬。搜程順髮髻。迫伏后以縊死。余以爲曹操逼宮之罪。歎嗟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今使與婦人孺子談及三國演義。漢獻受逼。罔不歎歎。長保其晚節者。皆歎類耳。余又何暇口誅而筆伐之哉。嗟嗟。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今使與婦人孺子談及三國演義。漢獻受逼。罔不歎歎。長歎甚有至泣下者。及曹芳受逼。則拊掌稱快。且於司馬師每多恕詞。觀劇亦然。此亦可驗我人之心。理已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彼以力征經營。安于非分者。夫亦可以少息矣。

論白馬坡

殺刀。借人阿瞞。慣技。借劉表刀。殺彌正。平夫人而知之。已若白馬坡。激關公。斬顏良。誅文醜。操之作用。實欲借袁本初刀。以殺玄德耳。我有以窺其隱矣。何以言之。當袁酒論英雄時。固以英雄自許。亦以英雄許劉。使君操心目。中蓋愛玄德。忌玄德也久矣。然天潢帝胄。必不能籠絡之。以爲己用。則由忌生恨。而無日不思殺玄德焉。况士山立約。玄德一日不死。關公之心。一日不死。欲求關公死心塌地。爲曹氏用。舍殺玄德。外別無善策。袁曹交戰。間諜必多。探知玄德現在紹軍。大可用借刀殺人之故智。由是念及顏良。文醜。爲河北名將也。死顏良。文醜。紹必追求死之之人。一聞係玄德。二弟所斬。一腔怒氣。必信玄德。發洩而玄德之命。不保。關公知玄德因斬顏良。文醜之故而死。必急報兄仇。與本初義不反兵。而我乃可坐收漁翁之利。若其不然。玄德亦斷不能在紹軍立足。天涯海角。亡命餘生。關公更從何處訪其蹤跡。然後再以官爵動其念。金玉薰其心。不患關公不墮牢籠之計。萬一白馬坡前。關公竟爲良醜所斬。則雖失一心中敬愛之人。而剪去玄德羽翼。亦未始非計之得。老謀深算。殆已着着料定。狡矣哉。此計也。毒矣哉。此計也。然而本初素本昏庸。執拗而此次聽玄德一

言○道○破○操○之○奸○謀○竟○能○不○斬○玄○德○而○關○公○立○功○以○後○訪○知○玄○德○公○消○息○亦○破○關○斬○將○以○去○計○雖○狡○毒○果○奚○益○哉○

論水擒龐德

操○使○龐○德○副○于○禁○戰○關○公○亦○借○關○公○以○殺○龐○德○也○夫○龐○德○降○曹○既○已○甘○心○爲○操○所○用○操○明○知○德○非○關○公○敵○而○謂○故○使○之○喪○元○於○青○龍○刀○下○未○免○近○於○深○文○周○內○故○入○人○罪○矣○雖○然○操○之○肺○肝○顯○然○若○揭○於○何○知○之○於○禁○處○處○擊○龐○德○肘○知○禁○乃○操○之○心○腹○必○所○有○授○意○而○亟○欲○死○德○也○惜○德○武○夫○至○死○不○悟○耳○操○之○欲○死○德○也○何○故○德○馬○超○舊○部○也○潼○關○一○役○操○幾○喪○命○彼○時○馬○超○之○龐○德○不○異○項○羽○之○季○布○竇○孟○德○者○數○矣○及○後○輾○轉○降○曹○隨○諸○將○後○在○德○雖○指○天○矢○日○竭○忠○盡○智○而○操○疑○忌○之○心○蓋○無○時○或○釋○嘗○之○再○醢○婦○入○後○夫○家○縱○力○背○前○夫○恩○義○願○與○後○夫○踐○偕○老○之○約○而○後○夫○斷○不○能○深○信○不○疑○也○何○則○既○背○前○夫○安○知○不○能○再○背○後○夫○乎○一○經○失○節○而○能○求○諒○於○人○者○古○今○來○不○數○數○觀○龐○德○亦○再○醢○婦○耳○安○能○不○動○阿○瞞○之○防○閑○哉○更○有○一○事○可○以○指○證○關○公○擒○龐○德○縛○于○禁○德○引○頸○受○戮○禁○俯○首○受○囚○二○人○孰○功○孰○罪○不○必○勘○問○而○自○明○操○非○不○明○賞○罰○者○操○聞○禁○囚○德○死○之○耗○初○未○聞○判○禁○以○喪○師○辱○國○之○罪○德○死○事○如○此○之○烈○亦○未○聞○操○有○所○卹○實○足○證○余○言○授○意○于○禁○專○死○龐○德○非○深○文○周○內○故○入○人○罪○矣○嗚○呼○龐○德○忘○故○主○之○恩○絕○同○氣○之○意○自○以○爲○庶○可○取○信○於○操○而○不○知○已○步○步○中○其○奸○謀○枉○送○性○命○嗚○呼○失○身○而○不○爲○長○樂○老○仍○欲○在○新○朝○有○所○建○樹○縱○能○立○功○而○大○節○既○墜○識○者○齒○冷○况○未○必○乎○彼○喪○節○者○可○以○憬○然○悟○矣○

論失街亭

余○讀○陳○壽○三○國○志○論○孔○明○相○業○有○餘○將○才○不○足○信○哉○斯○言○也○余○蓋○於○街○亭○一○役○而○愈○信○已○夫○稱○將○才○者○不○在○將○兵○之○多○寡○而○在○將○將○之○當○否○以○街○亭○之○重○地○關○係○全○局○之○勝○敗○而○付○諸○紙○上○談○兵○漫○無○經○驗○之○白○面○書○生○之○手○豈○未○聞○趙○括○徒○讀○父○書○終○難○免○長○平○一○敗○乎○吾○深○怪○臥○龍○之○才○識○反○出○括○母○下○也○諺○有○云○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診○多○此○言○醫○之○貴○乎○經○驗○也○用○兵○與○行○醫○同○一○致○耳○安○得○舍○有○經○驗○之○人○而○不○遣○轉○遣○一○漫○無○經○驗○者○哉○余○爲○孔○明○設○策○當○失○街○亭○警○報○傳○來○惟○有○從○速○調○遣○趙○雲○老○將○副○以○王○平○多○撥○士○卒○同○守○街○亭○子○龍○身○經○白○戰○必○能○當○此○重○任○縱○有○蹉○跌○亦○不○至○如○馬○謾○之○全○軍○覆○沒○况○兵○法○有○先○聲○奪○人○之○說○子○龍○屢○敗○曹○兵○長○板○坡○百○萬○軍○中○縱○橫○馳○驟○如○入○無○人○之○境○年○雖○老○邁○威○名○尙○在○彼○敵○軍○如○聞○守○街○亭○之○主○將○卽○係○當○年○血○戰○將○軍○未○及○交○綏○氣○已○先○餒○兵○家○勝○負○全○恃○氣○之○作○用○氣○一○餒○則○畏○

縮不前。軍無鬥志。矣。敵軍既無鬥志。我軍特主將之威。自然勇氣百倍。如是則蜀勝魏敗。可操左券耳。計不出此。及悶圖乃急。至列柳城。調雲勢已無及。嗚呼。孔明將才。果不足乎。何惑陣壽之數。然論斷也。抑余更有疑者。則以漢水一役。先主贊雲一身是胆。之後。而子龍不復得臥龍重要。差遣征蠻。劫營。派兩裨將當其任。而令雲與魏延爲之接應。一出祁山時。且不擬挈雲至。軍迹頗類於嫉功者。流以孔明之賢。當不出此。然非嫉功。卽不知人孔明必居其一矣。

論空城計

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旨哉斯言也。夫知己難。知彼尤難。知己之知彼難。知彼之知己尤難。孔明不得已而用空城計。必其能知己者。必其能知己之知彼也。必其能知彼之知己也。何以言之。不知己之素來謹慎。必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慎之事。不知彼之素來信我謹慎。萬不料吾一時竟不謹慎。謹慎亦必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慎之事。不知己之真能決定司馬對吾。必須謹慎。不知彼之素來信我謹慎。萬不料吾一時竟不謹慎。亦斷不敢冒險。而爲此不謹慎之事。轉置身命。國事於孤注之一擲也。孔明當三探之後。知司馬大兵風馳電捲而來。城中無可調之將。無可戰之兵。閉城困守。示敵以弱。敵知虛實。奮力環攻。旦夕城破。玉石俱焚而已。因念及一生謹慎。我自知之敵。亦知之敵。之用兵對待他人。容或不持謹慎主義。對我素來謹慎之人。決無不愈加謹慎之理。處處慮到。着着算定。然後獨坐城樓。兩童侍立。怡然自得。酌酒彈琴。行所無事。不現一毫驚惶之色。蓋彼時孔明心中。能拿得穩。西城雖然大開。彼司馬懿定然不越雷池一步。乃能若是之鎮定。稍一慘沮。則立敗矣。故不能如孔明之一生謹慎。而欲爲冒險之事。是爲笨伯。不能如孔明之料定敵人深知我之謹慎。而遽爲冒險之事。是爲蠢材。卽孔明一身此等計策。亦祇可用一次。若再用之。是非上智。而爲下愚。用兵之道。變幻通神。豈可拘以成法哉。

論斬馬謖

孔明之遣馬謖守街亭。失着也。孔明之斬馬謖。則失着而又失着。過之甚者也。然則謖之罪。不當斬乎。孔明之斬謖。不合軍律乎。夫失地喪師。理宜正法。身爲主帥。罰貴嚴明。熟得謂斬謖之不當。余所謂失着者。失在遣守街亭之時。所謂失着而又失着者。失在當時未卽蜀中人材。一付度之也。遣守街亭之失。余前論之詳矣。今獨論斬謖之失。着謖言大而夸。剛愎自用。是其所短。然其才則爲後起之冠。若增

以閱歷養其智識亦未嘗不可蔚為將才諺有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諷病在剛愎耳今經街亭蹉跌必深悔過信古書置之死地而後生一語以致一敗不可收拾墨守成法拘泥鮮通蓋不能成事而轉足愆事耳有此悔心如使之再遇大敵余敢決其廣攬衆謀周詳審慎思雪前恥以成大功矣乃不克自效齎志以沒且孔明亦當念及此役之失利諷罪居其半己之用人不當罪亦居半引罪歸己貶秩自責赦諷使之立功贖罪在諷固感恩圖報之不遑即蜀中將士亦誰得而議其後者噫諷既斬矣而老成如趙雲輩漸次凋謝關興張苞亦於三出祁山時陣亡隨征將士幾無可調遣者孔明彼時心中未嘗不悔而於事已無及矣俗語云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使諷而在亦何至若是乎余謂斬諷為失着之又失着者蓋亦以人才不易生用才者尤當善用其才勿使之一跌不能復正耳

論白門樓

西楚霸王都彭城後而用兵屢敗自刎烏江呂奉先夜奔劉玄德徐州後亦用兵屢敗被擒於沛下白門樓夫以二人之縱橫天下英勇無敵而其失敗皆在徐州徐州誠非用武之地哉余嘗觀徐州之形勢一考論之徐州地勢平衍東北達袁沂西北通曹濟西接汴洛西南迫汝潁東南瞰淮海四通八達之衝也假使若袁若曹若汴洛若汝潁若淮海此數處皆為其屏蔽則坐鎮有餘兀然為東南天府之國非然者袁若曹若濟出兵襲其北汴洛汝潁出兵據其西淮海出兵據其東南四面受敵而徐州乃成坐困之勢故項羽當鴻溝未割以先七十二戰戰無不利自入彭城北為三齊所逼西為大梁所困遂至垓下聞歌一敗塗地也若呂奉先者一枝畫戟勇敵萬夫虎牢一役威鎮關東及濮陽敗退襲據徐州方自以為城高池深兵精糧足可以為霸王資也不知曹操在袁袁術在壽春其於徐州皆有居高臨下之勢布入徐州已成甕中之籠釜底之魚不久必為強者所吞併況陳宮之忠言不聽陳登之問計得行失徐州失小沛轉輾而入下邳困守孤城即無手下將士之變亦不過苟延殘喘稍緩須臾死耳又安能逃出徐州疆域之外一步哉余蓋觀於白門樓呂布被擒而歎負固者之斷難幸免亦以見恃險阻以力征經營者之終歸屠滅也

論打鼓罵曹

桓子野之笛稽中散之琴明妃出塞之琵琶征人望鄉之蘆管吾均不得而聞之也然耳雖不得而聞而其音調節拍猶可想像而得子

野高士也不願爲王門伶人勉爲三弄諒其笛聲必清以傲中散狂士也有知作窮途痛哭偶然一奏知其琴音必慤以哀昭君出塞辭帝闕而往絕域琵琶之聲必怨以慕征人遠戍登城樓而望故鄉蘆管之聲必淒以厲獨彌正平罵曹操時所擊之鼓吾不得而勞勞其端倪形容其節奏也蓋彌正平者合植子野之高尙與嵇中散之疏狂而爲一人又復惓懷時局俯仰古今憤跋扈之權奸痛屏庸之獻帝所謂一腔熱血無處揮灑滿肚皮牢騷無處發洩胥於此一擊時傾筐倒篋而出之故其爲聲也既清以傲更鬱以哀既怨以慕更淒以厲徐如點拍疾如撒菽驟如急雨之打芭蕉緊如狂風之吹敗葉草木之屬擊之能淵淵作金石聲是皆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氣全發見於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之時自然而然成茲絕調非他人所能形容彷彿其萬一也姑無論漁陽三搥其譜不傳於後世即使流傳至今按譜一奏而人非正平又安能使草木之屬出金石聲哉雖然正平如是之折辱阿瞞而阿瞞居然避害賢之名欲借景升之刀以快其意此又奸雄之不可及處吾論此劇蓋深服正平之豪氣壯膽甚愛阿瞞之忍辱愛名而未嘗不歎息痛恨黃祖之果爲土偶也

論冀州城

認題不真者不可與作文察理不精者不可與論事知人不明者不可與言忠義如楊阜者非即知人不明而誤用其忠義者乎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爲漢相實乃漢賊馬孟起報殺父之仇結好羌兵攻拔隴西州郡君子諒其志不在利漢之土地也蓋深嘉其力能討賊竟死父未竟之志除天子難除之患衣帶一詔天語煌煌口血未乾誓言在耳胥將於得冀州後以成厥功又豈料楊阜薦梁寬趙衢以爲內應約姜叙奉昂以奪冀城內應發作馬超妻子死於城頭而超繼父討賊之功墮於一旦惜哉說者謂超殺韋康四十餘口故阜爲故主報仇耳不知康之仇私仇也超之討賊公義也阜敗馬超是以私仇害公義耳馬超敗走而操賊之毒焰愈熾阜爲操之功臣實爲漢之罪人矣然則此一役也馬超無一罪乎曰惡得無罪夫殺降爲兵家大忌罪人有不擊之文康既開城迎降而殺其身殺其全家是直盜賊之行爲而非義師之作用矣然使殺韋康并殺楊阜居心雖忍而除患務盡縱不容於公論亦尙可免噬臍之悔奈何於韋康則責其遲降之罪於楊阜則嘉其守義之功自詒伊戚雖悔奚追超之謂矣雖然阜之罪實浮於超觀於赴許都見操曰阜無死難之功而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封以關內侯爵可見冀城一役非爲漢恢復土地實甘心爲操鷹犬者君子於阜蓋無取

矣。

論溫酒斬華雄

聖歎云。人罵曹操奸雄。吾惟恐曹操罵人不奸雄。旨哉斯言也。奸至於操。能令人恨。能令人怒。並能令人愛。夫奸而令人恨。令人怒。奸之至矣。奸而令人愛。則其奸乃登峯造極。大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慨。如虎牢關前。把蓋勞關公。是時關公特平原縣令。坐後之馬。弓手耳。英武之姿。雖曰超軼儕輩。然遽謂阿瞞獨具巨眼。能識英雄。此則未免高視阿瞞。決非當時情事。余推阿瞞居心。殆以爲諸侯上將。運籌數萬。而盟主所謂顏良。文醜。又遠在河北。眼前實無可抵敵之人。彼區區馬弓手。乃挺身而出。願赴前敵。度必有衝鋒陷陣之能。斬將奪旗之勇。乃敢向帳前討令。此一去也。幸而勝。則挫敵銳氣。固爲計之得。卽不幸而敗。且或喪元於華雄之手。則彼雖血染疆場。座上諸侯。將嗤其大言。獲咎必無。笑操之用人不當者。征駒將跨把蓋。以獻殷勤。此杯水酒。固謂得功而還。聊當慶賀。萬一裹尸而返。亦可比桂醪椒漿。作生前之祭奠。若敗陣返帳。雖保生命。料必無面目以見座上諸侯。四世三公之盟主。且將治以軍法。以爲口出大言者戒。而阿瞞愛才若渴之名。則固見稱於十八路諸侯之口。此操當時之心計。固昭然若揭也。若以巨眼識英雄。許操中操算矣。余故曰。操之把蓋勞關公。是其奸雄之令人可愛處耳。

論韓門射戟

大凡人之處世。接物萬不可涉於驕矜之途。一涉驕矜。則凌人以氣。而人固有所不受。卽市人以德。而人亦不以爲恩。如呂奉先韓門射戟。是已此一役也。迫紀靈以退師。免玄德之戰禍。豈不甚善。然其殺身之禍。卽伏於此時。何以言之。玄德自陶恭祖三讓徐州。軍民推戴。競奉爲徐州之主。呂布以兵襲奪之。玄德徙居小沛。反客爲主。不平之事。莫此爲甚。玄德之所以隱忍不言者。特以勢不敵耳。然其心固未嘗毫無芥蒂也。袁公路雖兵以攻小沛。爲奉先計。果欲與玄德解釋前嫌。則當引兵救玄德之時。宜合與紀靈戰。靈非布敵。況益以劉關張乎。如是。則解玄德之危。而二十萬斛之粟。料術亦無法再行索回也。乃欲於兩方面都作好人。弄此狡獪技倆。射戟韓門。以示其勇。在布之意。方以爲袁術固無辭以相責。玄德亦感激之不遑。卽張翼德有不解之仇。當亦懾於我之技勇。而不復敢與我鬥。故射中畫戟。

之後擲弓於地。意氣自豪。驕矜之氣溢於言外。對玄德曰。非我則公危。此等語氣。非解前嫌。乃責後報。玄德深心人。一聞此語。益滋後慮矣。異日者。白門被搏。作塔下囚。而玄德非獨不發一言。以相寬轉。以丁董之事。提醒曹操。速布之死。其機早伏於非我則公危五字中也。

論奪小沛

呂奉先白門樓殞命。余曾論其機。早伏於轅門射戟之時。固已而奪小沛一事。尤爲速死之道。徐州者。玄德之徐州也。布奪之而反居小沛。至是並小沛而奪之。令主人翁幾無容身之地。玄德縱極長厚。縱極懦弱。不悻悻於色者。能不恨恨於心乎。彼時玄德特自度勢力不敵。故自甘退讓耳。蓋其心固無時不思食布之肉。寢布之皮矣。說者謂小沛一役。以翼德奪布收買之馬匹。而啓覺其咎。當在翼德不知翼德雖曰莽夫。然其理由則甚充足。觀其責布云。我奪汝之馬匹。汝有責言。汝奪我哥哥徐州。便不說了。此種責言。理直氣壯。布聞此言。宜自念兵敗濮陽。而後能有安身之地。實拜玄德公之賜。奪馬之嫌何足深較。引兵而退。盡釋前嫌策之上也。借玄德遣使說和。送還馬匹。以爲得風轉蓬之計策之中也。聽陳宮之言。不從玄德的請攻城。愈急則仇愈結。而愈深。此時逞盡英雄。果曰適以自殺。非祇下策。實無策耳。果也。玄德以無地自容之故。前奔許都。而曹劉合力以謀呂布。白門被擒。轉向玄德作搖尾乞憐之態。其亦思所以施恩於玄德者。特轅門射戟耳。而奪徐州奪小沛。其結怨於玄德者。奚止倍徙乃斤斤然責大耳兒之無信。不亦儻歟。

論薦諸葛

徐元直走馬薦諸葛。至今人稱道之。余獨謂元直如始終在玄德處。始終必不薦諸葛。而玄德斷無如魚得水之一日。何以言之。孔明者。元直心悅誠服之人也。初見玄德。卽應薦之以爲玄德用。何遲遲若是耶。庶蓋自知才不及孔明。皓月當空。衆星必不能與之爭光。而耀彩。故雖與玄德周旋日久。絕口不道及孔明。及至得母召赴許都之信。而灑涕言別。玄德屢以先生一去無人輔助爲慮。元直彼時誠然方寸已亂。然爲玄德之言所感動。亦應觸起薦賢之念。將孔明二字銜口而出。作臨別之贈言矣。又何待匆匆辭去。再行撥轉馬頭。始將此間有二賢士伏龍鳳雛。得一安天下之語。相告哉。余窺其意。殆欲自見其才。故愈服孔明士元之才。遂不覺愈嫉孔明士元之才。其嫉之也。愈深。正其服之也。愈熟。迨至接母手書告歸。定省長亭。錢別依依不捨。彼時元直意中。蓋猶望赴許都後。母子相見。或得奉母重返。

新野與故主共事故仍不將孔明薦出及乘馬匆匆而去在途間轎轡盤算乃恍然於此去許昌如鳥入籠如虎入柙必無重返新野之望而玄德之一往深情又不可負於是始將孔明薦於玄德以爲替代吾知元直意中直至此時方不再回新野之望乃肯毅然決然以曹鄧自任否則呂曠呂翔攻新野於先曹仁攻新野於後勢甚危急何不聞薦諸葛以爲臂助耶觀於庶別玄德乘馬往臥龍崗力勸孔明出輔玄德則是孔明草廬元直常來往矣以素常往來之人必待既去之後方爲說出若謂平時茫不記憶我殊未之能信

論贈袍饋馬

曹操者關公生平第一知己也白虎牢關前立斬華雄三戰呂布之後而關公之神威關公之武勇蓋無時不繫於操之心目中而思羅致之以爲己用及徐州兵敗退守土山操如不深愛關公則拚喪數員戰將數千兵卒關公縱曰神勇不死亦傷矣惟操心愛關公不忍迫以危險張遼說降且允從關公所約三事非心悅誠服而能若是乎雖然三事之中以第三事爲最與孟德之意相左孟德本欲羅致關公以爲己用如其知皇叔去處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則亦何取關公之降哉總聞張遼之言乃專以厚恩爲籠絡英雄之計故既贈袍以結其歡復饋馬以悅其意孟德之待關公即古之折節下士屈已求賢者無以過之其禮之也愈恭知其愛之也愈摯是固由於關公正氣浩然足以令奸雄攝服然苟非操有知人之明恐亦未能若是之恭且敬也而乃施之者殷殷勤勤受之者疏疏落落袍則穿於衣底不敢以新賜而忘舊恩及見以赤兔馬相送乃再拜稱謝以爲異日尋兄可以一日見面地步操雖愕然甚悔然亦無可如何也吾嘗綜論操之於關公待限於薰蕕之不能同器冰炭之不能同爐故始終不能羅致關公以爲己用耳若第論其待關公之厚愛關公之深不得不推爲關公生平第一知己觀玄德致書有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之言翼德亦有擂鼓三通之事劉張二公且不能如操之始終信服關公矣操誠關公第一知己哉

論華容道

華容道上關公不殺曹操之命關公活之也然余則謂非關公活之仍操自活之耳彼其時操之掩面欲泣作種種乞哀之狀舉不足以動關公心所足以動關公之心而撥轉馬頭讓操逃去者即當日留書作別追贈錦袍橋上數言依依不捨之一切神情至此至於關

公心目中發現關公義氣千雲視現狀遂不復作怒目之金剛而爲低眉之菩薩矣何以言之關公千里尋兄二嫂車仗外祇單騎耳曹操追來隨後者且數十騎如許褚徐晃于禁李典輩皆驍將也使操當時以武力相見關公縱爲萬人敵然亦安知不失機帶傷乎且一經失和卽獲全勝又何以保二嫂安然出險恐五關早作準備不能闖過矣蓋關公橋上之危與操之華容道上相彷彿操在當日未制關公之死命關公今日亦安忍制操之死命乎故吾謂華容道義釋曹操仍操之種因於前而結果於後耳嗟夫人生作事留寬一步卽異日獲寬走一步之報假使操在追送關公之時與關公決裂而關公天命未絕徒增惡感華容道上所謂讐人相見愈覺眼明二十七騎無一能保生命有斷然者噫關公之義曹操之奸尙以一時之情意爲他日買命之根吾人處世慎無圖一時之快意致異時無面目以相見也

論古城會

天下惟左性人最易執性其弊必至于執拗而難化亦惟直性人尤易執性其弊必至于固執而鮮通左性人之執拗難化若王安石之行新法是直性人之固執鮮通若張翼德之疑關公是吾蓋觀於古城之會而歎直性人之固執不亞於左性人之執拗已夫劉關張桃園結義以來誓同生死及徐州失散天各一方翼德奪據古城權作安身之地關公奉二嫂斬關奪隘千里來投吾料翼德一聞此消息必出城遠迎私幸兄弟三人已有二人聚首徐圖通信河北俾玄德公乘間來投方爲正辦斷無反目交鋒之理乃因生來直性之故舉凡關公土山立約委曲求全之苦心固無由盡知卽知之亦無暇爲之原諒祇知既已降曹則兄弟之義已絕不見面則已見面卽不妨一刀一槍拚個你死我活故封金掛印勒馬挑袍以及過五關斬六將一切光明磊落之行爲在他人聞之且自作聰明謂爲誘奪古城之計苟非討死鬼蔡陽帶兵追來吾恐卽關公渾身是口亦不能將固執鮮通之直性翼德說相信也彼蒼者天若不忍關公被此嫌疑乃於纏繞不清之時突有一蔡陽自己跑來送死以表關公之心蹟以祛翼德之疑團而手足之間不傷和氣嗚呼豈非天哉

論子龍救主

子龍之救阿斗前曾計二次一則救之長坂坡軍中一則奪之孫夫人懷內劇名關江救主雖事勢不同然其出入生死躬冒危險則一

也。金書論截江之役，其危險尤甚於常陽之戰。何則？當陽之戰，馳驟於百萬軍中，槍挑劍劈，縱橫莫當。十里戰場，任其東衝西突，而莫之能禦。若截江之役，則身在舟中，英雄無用武之地。周善率領五百兵士，并不必與子龍銜鋒交壘，惟軟困之使無奮勇登岸之隙。一面乘風破浪，千里江陵瞬息直下一入吳境。子龍束手成擒矣。乃當危急萬分之時，而飛將軍忽自天而下，翼德一來，周善喪命，子龍阿斗遂安然重返荊州。是則截江之役，子龍之功猶居其次，成其全功者當推翼德為第一矣。嗚呼！長坂坡一役，子龍在百萬軍中九死一生，將阿斗救出，截江一役，又復於洪濤巨浪中拚性命將阿斗奪回。萬不料兩次肝腦塗地，辛苦救來者適為異日西川四十二年昏庸亡國之主。余意譙周再草降表之時，子龍在九泉有知，當拊膺而長嘆已。雖然，阿斗之不象賢，則是炎運當衰之故，在子龍救之奪之之時，先主固猶是飄蕩半生，祇此一點骨血，子龍祇知為主人保此一脈香烟耳。知愚賢不肖，又奚能預料之哉。

論張松獻地圖

張永年賣國求榮，將一幅西川地圖，亂招主顧，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余亦何暇吮筆研墨為之作論者？余之所論者，殆有慨於張松雖有作賊之心，而無作賊之本領耳。益州富庶而又生成天險，阿瞞之垂涎欲思染指也久矣。所恨者無人焉以為之內應耳。張松繪成詳細地圖，山川險隘瞭如指掌，滿心送與阿瞞以為進見之禮。此正如諺所云：「一個鍋要補一個要補鍋。」天然巧合矣。吾為張松計，宜於接談之頃，先將地圖密呈，則無論松之若何形容醜陋，若何恃才傲物，阿瞞欣喜之餘，吾保其決不與之計較。何至受亂棒之辱乎？乃計不及此，既以貌不驚人之故，失操之歡復，以大言不慚之故，觸操之怒。曾亦思操賊固自恃其才，而不容他人之偶顯其才者也。禍正平一顯其才，乃借刀於江漢以殺之。楊德祖再顯其才，乃托辭於軍令斬之。凡在操前欲以才自顯者，靡不喪其性命。松顯欲於妹才若警之操，賊前掉弄其才，耶得保首領僅僅為一頓亂棒逐出，蓋猶為不幸中之幸耳。雖然，松不受操之折辱，斷不會將地圖獻與玄德。蓋玄德此時之聲勢威望尚不足動松之一盼。吾料松由操處舐舐而返，道出荊襄，殆未嘗不思及江東仲謀有聲望有威望之主，願決非有心尋及玄德，彼又安料玄德身旁有一招徠生意之臥龍先生為之暗中作地皮掇客哉。

論戰長沙

戰長沙一役。關公不斬黃忠。黃忠次日亦不射。關公其不殺一也。而二人之心理。則大不同。關公不殺黃忠。全是志氣高傲。蓋心目中。早視漢升老卒。無足重輕。遲早定喪於青龍寶刀之下。如趁馬失前蹄之頃。殺之不武。故赦之。使多活一夜耳。若忠之不射。關公則全是感恩圖報之一念。所難者在隔夜敗陣。回城。韓玄囑以箭射關公。而生平之箭。無虛發。又夙負盛名。韓玄知之。城中將士。無不知之一矢。加遺。卽致死命。吾敢決其有此拿手。蓋以百步穿楊之技。射魁梧七尺之軀。易耳。惟欲報昨日不殺之恩。而又不能不發一矢。更以身負絕技。通國皆知之。故萬難偏左偏右。向高向低。一味亂射。於是對準盔纓。一箭射落。試思盔纓去頭額。其間不能以寸稍低。累黍中腦門矣。此一箭也不亦巧極難極耶。嗟乎。關公生平之失。往往在于輕敵。輕曹仁而遂中毒箭。輕龐德而幾乎失機。輕東吳君臣而誤中弓衣。渡江之計。此次之輕黃忠。苟非忠有感恩圖報之一念。幾何不命喪疆場哉。迨觀於玄德卽位以後。封五虎上將。關公猶不願與漢升爲伍。幸孔明深窺其隱。片言排解。否則二虎競爭矣。兵驕則必敗。志驕則有失。關公聖人也。尙以驕而致敗。然則人之處世。安能不兢兢焉以驕爲戒乎。

論哭祖廟

余讀史至歷代興亡之際。未嘗不嘆天道之不爽也。三代以上。無論已。三代以下。其以篡弑得國者。其子孫必亡於臣子之篡弑。閉閣禮佛。願生生世世不復生帝王家。我聞此語。心骨爲悲。已若夫托名禪讓。保全勝國之裔。其子孫亡國時。亦得食祖宗忠厚之報。喪命清流。而不至遭異族俘囚之辱。惟以匹夫仗劍起義。極斯民於水火。解百姓之倒懸。其子孫亡國時。大都激烈捐軀。慷慨一死千載而下。尙凜凜而有生氣焉。明朱元璋匹夫起義者也。思宗殉國。縊死煤山。劉邦匹夫起義者也。而再衰再興。綿延四百餘載。劉協懦弱。禪位賊臣。中山一支。崛起西蜀。大耳兒誠劉氏亢宗子哉。阿斗不肖。與禪乞降。似墜祖父之家風矣。乃有一北地佳兒。哭奠昭烈先殺妻子。然後自殺。而劉氏之家風爲之一振。亡國之餘。不至慙慙無生氣。何其烈與。嗚呼。彼蒼者天。不使北地爲昭烈之兒。則以炎漢氣數已終。北地嗣位不能成三國歸晉之局也。必使北地爲阿斗之子。則以豐沛英雄。崛起北地。自殺乃能成繩其祖父之美也。夫千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死之人。惟國破家亡。與其嬖組被俘。延頸待戮。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旣玷家聲。又貽身辱。何若劉謀闔門殉國之爲愈哉。雖然。此等孝子。

賢孫曠覽史冊漢明以外曾不一見豈天之獨厚於劉朱二姓哉蓋若何而興若何而亡興亡之際有默相應感者焉

論柴桑弔孝

諸葛亮一生謹慎當時知之後世知之卽孔明亦自知之其不得已而行險以徼幸則莫如西城一役余嘗謂非孔明不敢冒此險亦惟孔明乃能冒此險蓋謹慎於平時不妨嘗試於俄頃兵法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是已若夫兩國之間方以土地之故巧取詐奪致傷感情又復以圖志失敗新隕大將彼國君臣料必切齒痛恨欲甘心於仇讐以洩其憤而乃輕身蹈虎狼之穴舉足臨不測之淵輕則受幽囚之辱重則遭殺身之禍意中事耳其危險情形殆較西城一役爲尤甚以一生謹慎之人竟作此等冒險之事洵所謂可已而巳者矣夫周瑜之死原不得歸罪於孔明然既生瑜何生亮之言固東吳將士所共聞臨終恨恨知其受病之源不由於箭瘡之迸裂實由於氣鬱之傷身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吾而死萬一東吳將士爲周都督復敗衄之仇此以弔唁而來彼以兵戎相見吾不知臥龍先生有何妙計以脫此厄也說者謂孔明之意以縱瑜爲都督者爲魯肅逆料子敬長者必不忍使手下將士推刃於其胸乃敢一葉扁舟深入重地耳雖然曠觀史冊所載將悍兵驕營門鼓噪雖大帥亦有時約束不住此類事數見不鮮况子敬德有餘而威不足能保新受命之元戎必能恕程德謀黃公覆諸老將乎孔明此舉太覺藐視東吳而以名譽性命爲孤注之一擲矣龐士元責以欺江東無人諒哉

論黃鶴樓

黃鶴樓一劇雖婦人孺子亦能知此中情節究其實則憑空結撰非獨三國志無此事卽演義亦無此事實也在當日編此劇者之心理必以爲諸葛祭風至甲子風起披髮下臺登舟適去多帶一技令箭絕不累贅而可爲黃鶴樓君臣脫險地步推其意方謂讀書得閒也而不知詛譟之處不勝枚舉南屏山祭風要令箭何用周瑜既不合以令箭派遣諸葛諸葛亦不合以令箭調遣將士此一枝水軍都督之令箭可謂突如其來卽使有此令箭在諸葛處矣並由諸葛將此令箭帶去矣試問令箭何物非軍中之第一要物乎周公瑾非睡生夢死者竟失落一枝令箭而不追究乎且南郡一役孫劉已變爲仇敵令箭失落在仇敵處以周郎之聰明伶俐猶必待魯大夫追問此枝令箭從何而來始憶及南屏祭風失落乎如是則周公瑾自赤壁一役以後必係失魂落魄智如懿傳戲劇中飾關公忘却塗臉飾周倉

忘却帶鬚者一樣麻木不仁。曾是六郡八十一州水軍都督。能若是之兒戲耶。況且場面上亦有自相矛盾處。周郎下樓。明明傳令將士。若無本都督令箭。不許放他。君臣下樓。違令者斬。此後周瑜並未上樓。彼將士豈不知之。則當下樓時。劉備君臣手中突有令箭。彼將士亦不疑及。都督不在樓上。此令箭從何而來。稍一詰問。大事立敗。乃周郎下樓時。慮不到此。衆將士見令箭時。想不到此。偏偏編劇者竟糊糊塗塗。編演到此。亦未免自漏馬脚矣。

論劉璋讓位

劉璋庸主也。亦仁君也。獨生空山。引虎自衛。及磨牙吮血。寧以一身膏彼饞吻。不忍累及衆生。此其庸闇不可救處。正其仁慈不及處。城都富庶。彼時王累。劉巴。黃權。忠義之士。尚在左右。背城一戰。似尙較北地王劉譔時尤操勝算。徒以子民之故。開城迎降。劉璋當日之心。事固爾爾也。取城都一餉。所編詞句處處顧定子民。却合劉璋心事。演此者全齣唱工固須悲壯淋漓。方能將滿懷憤激之神情曲曲傳出。即所有白口對答。各人有各別之神氣。如對馬超云。孤豈肯失信於你。明帶有忍痛決絕之神氣。對孔明云。好一個不得已而爲之。則帶有嬉笑怒罵之神氣。及後遷往公安。對劉備云。事到如今。任你君臣所爲。則帶一種悽惶之神氣。此等處一字一句。忽略不得。含糊不得。至責備玄德君臣時。拂袖冷笑。大義凜然。足使玄德孔明冷水澆身。開口不得。對嚴顏幾句唱工亦足令二臣短氣。嗚呼。戲劇雖小道。而與歷史勸善懲惡之義相發明。孰謂可掉以輕心哉。

論羣英會

羣英會一齣。飾周瑜難。飾蔣幹尤難。飾周瑜之難。難在軍馬倥傯。而此時偏欲顯出詩酒風流之態度。又非一味儒雅見長也。還須機城變詐。掉弄玄虛。方是活周瑜。飾蔣幹之難。難在滿心游說。而臨時偏有不準談及軍情之號令。又非一味裝跌作呆也。還須轆轤盤算。預備進言。方是活蔣幹。迨後公瑾大醉抵足同眠。蔣幹雖有滿肚皮言詞。開口不得。半夜坐起觀書。正因在曹操處討來差使。無以復命。翻見二蔡私書。却好爲次日渡江消差地步。故不及細細思索。將此一封書懷入袖中。所謂顧帶不爲偷耳。須知蔣幹與瑜同學。現正在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之曹丞相處當參謀。斷非如諺所云狗頭軍師飯桶謀士者也。此次所以上此惡當營之對奕。周瑜棋高一着。纔弄得

他○縛○手○縛○脚○耳○吾○敢○斷○蔣○幹○決○非○豆○腐○棋○也○且○周○瑜○之○布○置○亦○煞○費○經○營○矣○既○欺○之○以○私○書○復○欺○之○以○密○語○既○欺○之○以○嚙○吐○復○欺○之○以○醉○言○瑜○亦○何○嘗○輕○試○蔣○幹○乎○飾○蔣○幹○者○固○不○容○賊○頭○賊○腦○作○偷○兒○入○室○之○態○尤○不○容○作○獸○頭○獸○腦○作○冬○烘○學○究○之○形○此○正○如○金○聖○嘆○云○賂○畫○天○尊○蔣○幹○亦○持○相○去○一○間○耳○亦○何○容○畫○作○牛○鬼○蛇○神○哉○

論擒張任

嗚○呼○余○觀○孔○明○之○以○全○力○擒○張○任○而○嘆○張○任○亦○人○傑○矣○哉○任○之○一○身○非○獨○關○乎○劉○璋○一○人○之○興○亡○即○數○十○年○後○劉○禪○之○亡○蜀○已○於○任○之○箭○射○胤○統○伏○其○機○已○何○則○鳳○雛○不○死○臥○龍○不○離○荆○襄○輔○以○關○趙○進○取○有○餘○守○定○東○和○孫○權○北○拒○曹○操○之○宗○旨○則○內○顧○無○憂○縱○有○呂○蒙○無○所○施○其○詭○計○則○荆○襄○可○以○不○失○則○劉○禪○有○一○退○步○即○使○鄧○艾○渡○過○陰○平○諸○葛○瞻○戰○死○綿○竹○猶○可○徙○都○荆○州○為○徐○圖○恢○復○之○計○况○當○成○都○危○急○之○時○不○妨○移○荆○州○一○旅○助○守○鄧○艾○孤○軍○深○入○鍾○會○又○為○姜○維○牽○制○相○持○之○下○尙○未○知○孰○勝○孰○負○漢○業○不○絕○或○竟○使○鍾○鄧○兩○軍○全○潛○於○錦○官○城○外○矣○乃○當○劉○備○謀○奪○劉○璋○基○業○之○時○已○有○一○張○任○為○之○斬○去○右○臂○而○孔○明○遂○不○得○不○離○荆○州○孔○明○既○離○荆○州○遂○不○得○不○挈○趙○雲○俱○去○趙○雲○俱○去○遂○不○得○不○將○荆○州○重○托○關○公○而○荆○州○於○以○失○而○劉○禪○於○以○亡○逐○層○推○究○豈○不○由○於○張○任○之○箭○射○胤○統○耶○譬○之○造○屋○經○營○結○構○之○時○預○伏○一○火○種○於○其○下○迨○異○日○者○崇○樓○一○炬○傑○閣○齊○焚○胥○由○此○火○種○以○作○導○綫○任○之○功○不○亦○偉○哉○且○孔○明○之○擒○張○任○亦○大○費○心○力○層○層○置○節○節○埋○伏○且○親○自○出○陣○誘○敵○所○謂○獅○子○搏○虎○必○用○全○力○是○也○假○使○任○不○特○勇○輕○進○處○處○亦○以○謹○慎○對○待○吾○恐○非○獨○城○都○未○必○能○取○即○落○鳳○坡○一○箭○之○仇○亦○不○能○報○客○軍○孤○懸○異○地○不○能○進○並○不○能○退○危○孰○甚○矣○噫○劉○未○擅○道○濟○不○死○則○跼○拔○必○不○能○得○志○朱○明○衰○崇○煥○不○亡○則○滿○清○必○不○能○入○關○千○古○興○衰○成○敗○雖○曰○天○命○豈○不○由○於○人○事○哉○

論走城麥

荆○州○之○失○不○得○為○關○公○咎○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同○此○心○理○也○於○是○有○歸○咎○於○糜○芳○傅○士○仁○者○謂○彼○二○人○不○明○異○志○則○關○公○尙○有○退○步○有○歸○咎○於○劉○封○孟○達○者○謂○彼○二○人○肯○發○救○兵○則○關○公○尙○可○保○命○芳○也○士○仁○也○封○也○達○也○誠○為○關○公○之○罪○人○然○尙○非○探○原○之○論○余○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竊○以○為○荆○州○之○失○關○公○之○亡○惟○孔○明○一○人○實○尸○其○咎○雖○起○臥○龍○先○生○於○九○原○蓋○亦○百○喙○莫○解○矣○夫○當○鳳○雛○既○死○先○生○挈○趙○雲○至○川○

荆州重任。托付關公。事勢也。必然也。交付印綬。時先生叮嚀囑咐。關公以死守。自誓。先生聞之。不會深惡其不祥乎。特以當時無收回印綬。另易他人之理。故再三以東和孫權。北拒曹操八字秘訣。諄諄告誡。固亦深知關公生平剛直有餘。而沈潛不足也。彼時蜀事方急。勢難兼顧。迨兩川底定。玄德進位漢中王之後。孫權屢索荆州。諸葛瑾且奉使至蜀。權不能須臾忘荆州。孔明亦知之矣。余以爲成都粗定。卽應仍遣趙雲回荆州。助守關公。與趙雲患難起。事情逾膠漆。非比漢升老卒不足與爲伍也。若是則關公討賊子龍坐守荆州。固若金湯矣。慮不及此。豈非智者之一失乎。若呂子明者。亦一時豪傑。奪取荆州。所謂各爲其主。本無可深責其見惡於天下後世者。白衣渡江之詭計耳。使光明磊落。將荆州取去。亦誰得而議其後者。廷前追命。雖祇見演義余嘗過丹陽呂城。聞士人云。方圓五十里內。無一關帝廟。前曾有人創建。未工竣而遭焚。呂城爲子明故里。數千年後。關公且不願血食其地。此非余臆造之說。可向丹陽呂城人詢之。舞臺之上。何必舊事重提。爲在天之靈。演此傷心之恨。史者。伶界多解人。當不河漢斯言。

論斬貂蟬

余觀白門樓一劇。呂布被縛。有責罵貂蟬一折。或問余曰。演義載白門樓呂布被擒。貂蟬並無下落。此後生死存亡。不得而知。戲劇之上。乃如此扮演。且另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一劇。信乎否。予曰。否。貂蟬無可責之罪。呂布亦非可責貂蟬之人。何以言之。貂蟬奇女子也。犧牲一身。以抒主愛。而救國難者也。惡可以尋常女子繩之哉。又惡可以尋常女子名節二字繩之哉。當董卓恣肆廢立。專司徒日夜憂煎。束手無策。貂蟬自願用美人計。以蠱惑董卓。更用連環計。以蠱惑奉先。未入相府之先。本置節名於不顧。其目的專在離間卓布而已。故鳳儀亭上一面對布。極盡掩面悲啼之態。一面對卓。又爲幾遭強暴之詞。卽目今時髦。倖人文明。滿牌其擒縱工夫。有所不逮。所謂以方寸地爲陣勢。以衽席上爲戰場。自使兇橫無比之老賊。萬夫莫當之英雄。昏昏沉沉墮入計中。而不覺觀於擲戟以後。卓聽李儒之言。欲將貂蟬賜布。貂蟬聞之大驚失色。垂成之功。幾墮一旦。能勿假慈悲啼說許多牽腸挂肚。狐媚話乎。否則卓年老痴肥。布青年美貌。貂蟬豈有不願從布者耶。果也。連環計售老賊萬段之言。出諸奉先之口。漢獻所不能討之賊王允。所不能滅之人。貂蟬以一女子。輕輕制其死命。功在漢室。不亦偉哉。使非王允操之過急。激發李郭炎漢。不難復興耳。卽此以觀此種女子。功在十八路諸侯之上。卽使再爲孟

德所污亦必念大功而恕小眚彼三姓家奴人品去貂蟬遠甚貂蟬不罵布足矣布有何辭責罵貂蟬乎若關公者熟讀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踐命志在沼吳與貂蟬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轍也關公不責西施而乃月下斬貂蟬余敢請關公聖人必不爲此殺風景事

新劇經驗談 (二)

(正秋)

新劇不唱主張者多我則以爲不必定以日本作則日本有演劇歌劇之分誠然惟勢力究屬歌劇較勝我嘗插極淺近之傷心歌于各戲如(隱痛)有唱(竊國賊)有唱(雪裏小梅香)有唱(愛國雙鴛鴦)有唱(落花夢)有唱(貂蟬)有唱(堯舜)有唱(不可說)有唱而每唱人必大受感觸至有一句得一采者是人之心理愛唱也驗矣所苦者新劇人徒以京戲老調供戲中嫖院過關時一用正秋外竟未嘗有一人造新腔唱新詞以醒世者耳世有熱心人能集會結社熟讀劇本專演星期戲而間插唱句者乎企予望之矣否則(讀脚本)(加唱句)兩問題終難解決也

表面之理論已略述於前矣今日爲言演劇之實驗焉

(一)屬於做工者 新劇者自然的寫真劇也何做作之有曰非也做忠臣做孝子做智愚賢不肖之男女老少善善惡惡怪怪奇奇倏而時變倏而境遷一人有一人之變化一事有一事之變化劇中情節幕幕不同若不一一形容出之劇中人之喜怒哀懼愛惡欲其何由分君子小人何由辨唯做作太過亦必失真其明告觀者以我是做戲尙復存何意味而做作又不可及不及亦必失真是明明不當一件事做未免不成事體無過無不及是在學此之勤學深思焉做工之最大要素第一在乎氣度第二在乎神情第三在乎動作第四在乎變化

(二)屬於言語者 新劇之言語較舊劇無難舊劇有嗓子白口清楚而字正腔圓便可博采新劇言語有此人言之而受歡迎彼人言之而無精采者是蓋真與不真之關係也有此劇用之受歡迎彼劇用之而不得當者是蓋切與不切之關係也總之無論莊言厲言婉婉

言談言發皆中節。方能無憾。夫冀發言中節。亦在學者之好學深思。焉言語之要素第一在道德。第二在學問。第三在條理。第四在聲音。
(氣度)氣度者。合氣魄態度而言之也。天別陰陽風雨晦明。人分強弱賢愚善惡。時別春夏秋冬。寒暖人分男女老幼。尊卑是故粉墨登場。一人有一人之氣魄。軀幹長短肥瘦。是固本自天生。如期皆同。古人非人。所可力致。然而氣魄出自人。爲尙有學養可及。以我渺渺之軀。居然上得台來。猶能吸收千百座客之視線。集於我一身。其何以致是哉。曰氣魄爲之也。我嘗以義丐武七名于時。武七一丐耳。衣敝衣。手捧籃而髮蓬鬆。屢屢出場。能不令人厭。而令人肅然起敬。心何以故。半屬謁然仁者之氣。有以感之故。若此丐而有強項氣。作激烈派。慷慨罵世。語則其感化力反少減焉。若此丐而有暴厲氣。則將成爲強叫化子。腔調矣。若此丐而有油滑氣。豈不失去莊嚴感化人心。必不深況中間。能以歷年積資。悉予一候補知府。救其全家脫離苦海。如此俠義。安得有一絲尋常叫化之塵俗氣。蓋武七可憐之丐者也。人是可憐人。然而有傲骨。心慈性孝。急公好義。在劉中少有居高臨下之地位飾之者。氣不可以過剛。過剛其奚以顯出乞丐身分。又不可以過柔。過柔則又曷足以見其有傲骨不剛不柔。斯仁者之氣適用矣。或曰子以經驗覺後。覺迺首貴乎運氣。殊不知氣者空空如而無形。無形不可捉摸者也。可以意會。不可以指授。毋乃徒託空言。無裨實效乎。曰否。否。運氣固非始學所得。而驟獲唯甚。可以久練。而及焉。練之道存心爲先。誠於中則形于外。此心不可以不誠。萬象皆由心造。不誠必且無物。無物則戲亦不文。而倫于野矣。然則仁者之氣。心將何以造之。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可以造成之也。其與氣魄最關密切者。即態度是故。氣度聯屬合稱。不加分晰。如首之俯仰。腰之屈伸。手之舉措。足之行止。是雖屬于動作。一類但動作即須合度。欲免失度之虞。又復全恃乎氣。不見夫有多人背外向而目下矚乎。不見夫有多人手則似伸。非伸似指。非指足則站立不穩。行則搖搖不定。弱不禁風。乎孰使之然者。氣不足以副之也。是故練氣于用心後。又當練腿筋。起練腿筋。即所以連氣于腿也。次再于手與全身。務使在台上。氣能沉着。得住。氣一沉着。得住。則身也。首也。手足也。一舉一動。方能適如其度。無過不及之弊矣。氣魄合度。自然不問其爲狀。莊嚴狀。激烈狀。滑稽狀。陰險狀。寒酸狀。悲苦狀。風騷狀。潑辣等。不難一一各如其分。雖然。設非學養功深。誠心誠意以爲之。則雖盡恃乎氣。亦無所用之也。如果僅恃乎氣。則全以氣勝之。某名角何至日一副面目。日日一種態度。劇中人日日更易而狀之者。千篇一律。不少改變。是氣不以誠用。而又乏學養以濟之耳。初學而不欲狀何。

等。人。即。若。何。等。人。氣。度。則。已。如。其。欲。之。當。從。誠。字。上。痛。下。工。夫。尤。須。在。學。養。上。三。致。意。焉。誠。不。可。以。僞。爲。唯。道。德。可。以。辟。僞。

歌臺新史

江都楊善著



嫖界指南

絮語

青樓爲人生行樂之場然亦即青年墮落之媒種種操縱籠絡手段實爲可怕今官廳既徵收妓稅而不能禁人之嫖則挽救之法亦無他道惟有一一爲之揭破其秘幕以作當頭棒喝苟非自我現身說法何能使人勒馬懸崖悟非先生遨遊遍南北個中之老遊客也是書即本其生平於嫖界親歷之經驗作生公說法以喚醒世人迷夢雖亦酒綠燈紅然而磊落光明較之九尾龜繁華夢等書直有霄壤之別其內容提要列舉如下

絮語之四大主旨 絮語之六大特色 各種名色

- 文詞香極豔而無淫蕩穢褻語
- 口氣極漂亮而無輕薄佻儇語
- 言論極自由而無愆惡人入嫖界語
- 說法極新奇而無濫壁虛造語
- 於北里中各種門徑惡習及術語指得清清楚楚講得細細到到
- 於妓女之種種手段迷湯折得穿之又穿
- 對於遊客方面應具隨機應變之種種對付方法得得切實明白
- 各處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各處之不同
- 各等妓院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不
- 各地各等妓院之不同
- 各幫妓女及各外國妓院之嫖法不同是書能說出嫖各幫及外國妓之不同
- 如京津之棒姑娘挑視邊務拉
- 鋪開盤子供祖蠟燭大坑子
- 上海之過山龍拔蠟燭跳槽
- 抄小貨望帳頂三忌三戒
- 讓房間望帳頂三忌三戒
- 拔夜浴殺洋判車貨東之落海
- 和合水送黑煞日妓之會宴
- 行之開香宿伴遊名色不勝備舉

外行看之如已過賽
如已從嫖界內入
而不必嫖已入
嫖界之半內
行看之從門檻
變爲老門檻
而可以預防
以後之種種
沉迷於此界
者看之從醒
可以點化
悟而但覺
亦不過爾爾
已不歸林
下之老內行
看之可知近
來嫖何中之
新流行與前
大不相同故
是書實爲嫖
界中之苦海
慈航而迷戀
者之指南針
也全書四厚
冊附贈錦匣
一只定價二
元特價一元
二角

總發行

所交通

圖書館



南北梨園略史

(民哀)

清自乾嘉之世海內狃於無事士大夫日酣嬉於笙歌間而宮中尤尙戲曲歌舞昇平上行下效流風所被京師遂爲戲劇獨盛之區夷考其曲最初則爲崑曲由來至遠及皮黃繼興一蕩千里傳播最迅而同時復有梆子西皮燕聲也二黃導源於黃陂黃岡楚聲也梆子秦聲也衆聲雜起以代崑曲而亂曲寢式微矣相傳最初工皮黃者有程長庚余三勝王九齡張二奎楊月樓諸人而長庚最知名汪桂芬爲長庚琴師故能攝彼精華蔚然自露譚鑫培孫菊仙於諸人沾丐既深發揮光大譚得程爲多孫於張有似此近今所稱譚汪孫三派鼎足而峙也至梆子自郭寶臣侯俊山出而始大著然欲鉤稽其流別代遠年湮殆莫能詳周子劍雲近有甯都叢刊之輯余乃先舉北都同光首尾各班角色之可考者誌於首復述海上梨園概略以殿之

三慶班初爲程長庚掌班後楊月樓繼之編演戲劇者爲盧臺子餘如桂慶曹六之老生三斧之銅錘花臉黃三(潤甫)黃五之架子花臉張紫仙敬福陳德霖瘦雲之青衫孫采珠詢華寶小華琴寶潤華芬之花旦王桂官楊仙之小生劉趕三寶三之丑錢同喜之武二花麻德子之武三花四十兒侯連兒之武旦李三之零碎老生李五之武生均名重一時者

四喜班掌班者初係唱旦兼生之時小福後歸花旦楊桂雲朵仙青衫則有徐紫雲文生孫菊仙文武老生譚金福作工老生冰王三花臉小喜劉明九花旦吳六兒在昌丑羅百歲小生顧世孫顧硯農武淨汪大升武老生姚增祿楊泉武丑趕生刀馬旦陳相仙喜鳳崑且梅二鎖武旦青皮亦均聲譽雀噪者

春臺班之掌班爲俞菊笙潤仙紅生兼老生汪桂芬許處陳大嘆王仙舟之老生何九劉春小齊之銅錘花臉德慶長利之青衫元福田元之花旦陸小芬徽仙之小生兼青衣黃三熊華虎之文丑高德祿之武二花李五魁之武丑大四二平之武生小德子之武旦朱蓮芬延禧之崑旦舍俞汪何數人外餘子碌碌皆無足述

瑞勝和之掌班爲著名梆子老生達子紅此外尙有楊娃子小茶壺之老生田際雲人人紅秀雲麟兒之花旦黃月山之武生胖小生之小生秦蘭秦玉文武旦連仲金茂銀玉之架子花臉張黑之文武丑小不點小銀之武旦該班注重秦腔彼時程俞楊盛時不准其在大棚欄一帶演唱直至田際雲繼楊月樓爲梨園公所總董秦腔始可在三慶等處演唱而瑞勝和舍達子紅黃月山張黑外餘皆無藉藉名也

源順和亦係秦腔老生有小元紅八百紅拾命紅青衫有六月鮮蓋陝西淨角有麻怪花旦有油糕旦紅菊花生有德福子文丑有不賴丑瞎董武生有春來和吉和祥武丑有劉七武淨有四虎武旦有王黑鳳雙印桂和更有慶順和班之十二紅十四紅葫蘆紅蓋蘭州睡不着八十兒周二庚董三虎小四喜等更不足道後楊月樓之子小樓投贊俞菊笙田際雲之子雨農投贊黃月山於是三慶四喜春臺瑞勝和等遂渾同組織不若以前之分哲清楚自庚子以後諸家專執者甚夥而余寓北未久不甚明瞭上所述者半出吾友仙芝口述兼以他友所云更參以已意成之而各班所演之地或本在東城而有時又在西城開演故不能武斷其某班必在某園也以上爲北京四大班之已往及所產出之角色（源順和慶順和不能入四大班列以後譚金福所組之同春暨最初之嵩祝辰張二奎之雙魁班劉萬義之金魁等咸未列入尤復以來之科班若富連成等更不知其底蘊故均不敢妄贅片語）皆以班爲統系而上海則重在戲園述之如下

上海。當前。清。成。豐。十。年。西。人。拒。走。李。秀。成。後。江。浙。富。紳。庶。民。僉。以。上。海。為。桃。源。點。綴。昇。平。市。面。日。盛。一。日。彼。時。姑。蘇。之。崑。班。武。班。按。此。武。班。係。紹。興。武。班。非。京。班。因。亂。離。星。散。難。以。集。成。而。上。海。間。有。坤。伶。演。唱。調。徽。人。難。行。頭。既。欠。鮮。明。衣。料。半。多。呢。布。直。至。同。治。三。年。始。有。好。事。者。在。寶。善。街。團。一。徽。班。名。曰。一。桂。同。時。有。蘇。人。陸。吉。祥。係。唱。崑。生。者。在。石。路。花。牆。頭。以。市。屋。平。地。為。臺。館。名。三。雅。生。涯。不。其。佳。因。往。聽。者。不。過。蘇。松。常。太。杭。嘉。湖。七。屬。之。一。部。份。人。故。與。一。桂。均。不。久。閉。歇。繼。復。有。人。襲。一。桂。舊。址。開。金。桂。亦。未。發。達。當。時。有。哂。叻。人。羅。逸。卿。隸。英。籍。肆。意。妄。為。人。畏。之。如。虎。因。其。行。四。故。稱。之。曰。羅。四。虎。初。以。賭。為。業。繼。因。官。廳。禁。賭。乃。以。積。資。在。寶。善。街。南。靖。遠。街。北。之。橫。街。仿。京。式。戲。館。建。造。派。人。赴。津。邀。角。置。辦。錦。繡。行。頭。館。名。滿。廷。芳。同。治。五。年。丙。寅。落。成。次。年。丁。卯。開。張。此。京。班。到。中。之。破。天。荒。樓。上。樓。下。統。售。一。元。滬。人。翹。目。趨。之。若。狂。定。海。人。劉。維。忠。者。曾。積。功。保。都。司。因。濟。匪。軍。火。事。洩。畏。罪。近。北。京。與。三。慶。班。中。人。熟。稔。因。見。戲。館。規。模。宏。大。高。敞。堂。皇。久。蓄。開。戲。館。之。意。茲。返。滬。銷。案。見。羅。滿。庭。芳。之。發。達。遂。出。巨。資。在。寶。善。街。適。中。之。地。建。丹。桂。戲。園。一。面。派。人。赴。粵。置。行。頭。且。有。銀。鼠。出。風。袍。靠。備。嚴。冬。所。用。親。自。入。都。邀。到。鬚。子。生。劉。銅。驃。子。老。生。夏。奎。章。月。恆。父。熊。金。桂。文。通。父。周。長。春。周。長。山。景。四。寶。後。至。架。子。花。臉。董。三。雄。甯。大。吉。武。生。胖。羊。兒。開。口。跳。棚。匠。張。三。青。衫。王。桂。芬。榮。祥。父。花。旦。浪。雙。喜。馮。三。喜。小。子。和。父。周。老。旦。馮。老。旦。何。老。旦。花。臉。范。濤。王。永。利。祖。翌。年。復。來。銅。鎚。花。臉。大。奎。官。即。劉。萬。義。武。旦。王。桂。喜。鼓。吏。程。章。圃。程。長。庚。子。鼓。吏。個。中。所。謂。當。摺。老。至。今。受。大。俸。祿。蓋。自。程。始。人。才。濟。濟。於。同。治。六。年。丁。卯。冬。開。臺。園。名。丹。桂。樓。上。下。售。八。角。包。廂。祇。隔。兩。面。六。間。餘。皆。一。直。攔。統。名。曰。靠。包。售。洋。四。角。日。間。則。將。正。廳。兩。傍。桌。子。撤。去。更。以。長。方。茶。几。亦。半。價。看。戲。人。至。夜。半。有。點。心。充。飢。手。巾。不。許。需。索。分。文。滿。庭。芳。果。為。之。擠。閉。一。年。之。中。獲。利。頗。厚。劉。更。邀。周。春。奎。任。七。孫。菊。仙。楊。月。樓。等。來。滬。角。色。過。多。乃。在。小。東。門。分。設。一。園。名。曰。南。丹。桂。開。演。未。久。因。武。行。與。潮。幫。押。店。打。架。生。涯。一。落。千。丈。南。丹。桂。遂。閉。北。丹。桂。後。因。人。浮。事。於。且。劉。維。忠。又。在。大。新。街。大。興。土。木。建。造。廣。廈。即。今。之。聚。豐。園。地。址。屋。甫。落。成。已。歸。他。姓。補。苴。乏。術。遂。於。同。治。十。二。年。癸。酉。秋。虧。閉。計。前。後。首。尾。共。開。七。年。丹。桂。閉。後。有。西。人。演。馬。戲。租。半。月。復。歸。杜。蝶。雲。接。辦。杜。吳。人。為。開。玉。樓。春。茶。社。杜。阿。五。之。胞。弟。唱。青。衣。在。京。頗。有。聲。譽。因。堂。會。開。罪。白。頭。髮。張。都。老。爺。不。能。在。京。唱。戲。僧。老。生。陳。夢。珩。青。衫。李。棟。香。航。海。來。申。投。丹。桂。客。串。按。新。角。登。臺。舊。例。中。書。客。串。某。者。自。孫。菊。仙。楊。月。樓。來。滬。客。串。二。字。始。見。於。戲。館。門。首。懸。牌。杜。蝶。雲。來。滬。客。串。

二字復見之於海報上。劉維忠勸其搭班杜毅然允許。繼劉力不支杜遂招老生孫春恆孫菊仙吳鳳鳴淨角大奎官劉廷玉董三雄甯天吉武生黃月山李春來曹吉安武二花郝福芝武三花謝梅卿杜錦芳(阿五子)武旦韓桂喜仇三華喜四春開口跳田黑兒陳吉太(小喜祿父)童伶夏月恆(與杜錫芳為郎舅)花旦謝寶林劉鳳林馮三喜小丑周松林米全禿扁兒朱二小徐九青衣李棟香陳雙喜馮老旦何老旦後復添武二花劉福義武旦王大喜(即王慶雲)武三花張九柱(譚名外國狗張鑫培父)張大本童伶小庚弟(即夏月珊)熊文通復往北邀米老生劉桂慶掃邊苑與盛新靴子邵寄舟(均唱老生苑專配裏子無正戲故曰掃邊)卻逢禮拜六必着新靴故名。人才輩出卓然可觀。開至光緒二年丙子冬楊月樓出獄曾在丹桂客串之夜售洋三千五百餘元杜蝶雲即以此為贅婿之需(花旦韓桂喜為杜婿)至戊寅春杜實無力支持扁舟私逸前後首尾計開六年角色整齊不讓劉維忠時代所排之戲以請宋靈風波亭文武岳三劇最足叫座黃月山以其脚本返京都人亦莫不歡迎之杜既閉丹桂孫菊仙自開昇平軒於小東門南丹桂原址也武生有李春來楊二奎(時楊為正才武生李僅十九歲為副才武生叫座能力楊不若李)武二花張大四武巾生王八十(疤瘡王子王永利父)開口跳宋立官花旦劉鳳林小丑朱小二老生夏奎章小庚弟小大花臉熊文通等未滿二月適值同治國喪不久即虧閉孫乃復入丹桂昇平舊人大憤致張大四往丹桂穿臺幾釀人命丹桂極盛時代能與抗衡維實善街金桂徽班之班底與京班合組者館址在石路角色老生有呂昭卿(呂小卿父)四麻子(何金壽父)景元福青衫有王九芝小生錢星禮張盈壽武生朱湘其(即小輩荆王洪壽之婦)花臉吳喜貴應凌雲老生諸阿壽武旦李銘順小丑周松林周來全(以上徽角)老生馬六林連桂(林寶奎父)林樹森(森林樹勳祖)花臉小程趙殿奎趙祥玉(趙如泉父)青衣王喜壽(陳鳳雲父)陳彩林武生陳春元黃月山沈韻秋環九武武二花孟七(孟鴻羣孟鴻壽孟鴻芳小孟七父)開口跳楊貴武旦黑兒大福喜鐵兒續來武生徐世芳武二花張大黑青衫常子和等楊月樓初來滬即隸金桂軒武戲勝過丹桂嗣後天仙崛起全係該班班底金桂無形消滅楊月樓亦曾在丹桂西首一桂原址開鶴鳴時在光緒三年丁丑開未一月為當道干涉過犯楊近往蘇州鶴鳴遂閉杜蝶雲之丹桂既閉由孫春恆接手約大奎官謝梅卿等共匡殘局謝梅卿往京邀十三旦來生涯頗盛迨十三旦去丹桂遂無力支持矣同時又有天津人修四開金桂以強迫手段邀角就滿庭芳原址開

金桂。究因。無名。角卒。致失敗。而李春來自昇平散。出入杜蝶雲之丹桂。丹桂既閉。李遂糾合。章志俊。出資在寶善街丹桂西館址。同衆樂。角。色。小。老。生。夏。月。珊。時。年。僅。十。三。歲。懸。牌。曰。小。庚。弟。又。曰。小。東。弟。花。旦。劉。鳳。林。小。丑。朱。二。小。何。家。聲。青。衣。薛。寶。生。即。薛。瑤。卿。武。二。花。于。五。頭。開。口。跳。郝。二。明。等。開。演。未。久。股。東。老。班。之。章。志。俊。暨。周。潤。田。咸。以。春。來。遇。事。專。橫。將。本。銀。收。扣。春。來。獨。力。難。持。乃。授。計。於。母。舅。王。福。連。假。言。母。喪。北。上。衆。樂。遂。閉。其。間。李。金。龜。承。修。四。殘。局。續。開。金。桂。不。滿。一。年。李。犯。案。封。閉。後。爲。軍。小。班。管。班。翟。善。之。在。石。路。開。金。桂。戲。園。原。有。班。底。角。色。花。旦。想。九。霄。青。衣。水。上。飄。武。生。張。順。來。復。邀。小。叫。天。青。衫。孫。彩。珠。梆。子。老。生。達。子。紅。大。子。紅。即。劉。廷。順。等。翟。善。之。死。金。桂。亦。閉。彼。時。周。大。升。黑。兒。從。愿。兆。豐。洋。行。買。辦。吳。蟾。青。就。鶴。鳴。原。址。開。大。觀。角。色。如。小。叫。天。孫。菊。仙。之。老。生。常。子。和。陸。小。芬。李。棣。香。之。青。衣。杜。蝶。雲。德。碧。如。之。小。生。劉。鳳。林。之。花。旦。周。大。升。之。武。二。花。羊。長。喜。之。老。旦。黑。兒。之。武。旦。朱。小。二。之。小。丑。紀。壽。臣。之。老。生。等。開。時。頗。盛。至。次。年。春。三。月。孫。菊。仙。小。叫。天。周。大。升。黑。兒。黃。月。山。張。大。四。王。八。十。張。勝。奎。非。京。中。之。老。張。勝。奎。等。相。繼。北。去。大。觀。亦。閉。天。仙。之。開。在。光。緒。元。年。爲。麻。役。王。炳。堃。與。大。觀。門。氣。而。設。王。本。在。大。觀。充。茶。房。首。領。爲。人。傾。軋。忿。而。辭。出。攬。收。金。桂。人。衆。在。滿。庭。芳。開。天。仙。因。周。轉。不。靈。讓。與。友。人。趙。錦。適。杜。蝶。雲。所。開。之。丹。桂。閉。歇。周。松。林。周。來。全。孟。七。等。咸。來。歸。趙。前。臺。趙。錦。管。理。後。臺。趙。阿。松。即。嵩。毅。周。來。全。管。理。孟。七。爲。武。行。首。領。除。原。有。角。色。復。邀。徽。班。花。旦。小。桂。壽。小。丑。小。金。生。京。角。武。生。任。七。沈。韻。秋。淨。角。謝。雲。奎。花。旦。周。鳳。林。小。生。周。釗。泉。漢。班。花。旦。蔡。桂。喜。再。就。滬。上。各。園。挖。聘。三。麻。子。熊。文。通。小。禿。三。霞。蔚。雲。燕。日。盛。一。日。更。與。寶。善。街。分。設。義。錦。有。武。生。牛。松。山。原。名。長。寶。爲。魯。省。走。紅。運。之。小。生。花。旦。張。桂。雲。武。生。小。連。生。等。角。因。生。涯。不。振。不。久。歸。作。天。仙。時。在。光。緒。乙。未。夏。秋。之。交。而。周。大。升。與。黑。兒。自。大。觀。出。後。赴。北。適。值。東。太。后。國。喪。不。能。演。唱。於。是。重。來。海。上。適。劉。維。忠。在。大。新。街。元。芳。花。園。東。首。地。基。建。造。戲。園。館。名。滿。春。開。幕。時。有。甯。波。班。在。內。演。唱。周。大。升。之。武。二。花。康。黑。兒。之。武。旦。馮。柱。兒。之。武。生。均。渾。合。甯。班。內。演。唱。馮。即。馮。勝。奎。唱。罵。閻。羅。罵。王。朗。罵。曹。操。著。名。南。北。謂。三。罵。老。生。開。僅。半。年。劉。又。接。開。丹。桂。滿。春。歸。周。大。升。開。詠。霓。除。原。有。班。底。添。聘。汪。桂。芬。老。生。汪。已。二。次。來。申。第。一。次。在。辛。巳。年。由。何。福。安。約。來。未。出。臺。即。返。沈。硯。香。之。雉。尾。生。兼。旦。賽。活。猴。之。武。生。佛。動。心。之。武。旦。開。演。不。久。汪。即。因。忿。北。去。而。添。聘。李。春。來。愈。覺。江。河。日。下。周。大。升。自。知。站。立。不。住。乃。率。全。班。赴。甯。詠。霓。遂。歇。劉。維。忠。因。舊。丹。桂。之。不。甘。失。敗。捲。土。重。來。組。新。丹。桂。老。生。徐。岱。雲。唱。假。金。牌。一。劇。

最著。夏奎章林連奎武生夏月恆郝福芝小生杜蝶雲青衣李蝶香孫瑞堂花旦想九霄又將天仙花旦周鳳林小桂鳳以重資挖來並邀小生周劍泉付角姜善珍入京聘生小叫天淨大奎官（小叫天係第二次來申）武旦余玉琴（上手余大海子小名莊兒）武丑張永升武二花張九柱趙德虎等後復聘文琴舫之刀馬旦隨帶文生譚鎮兒（小叫天之長子）武生蔡和祥蔡和福銅錫花臉吳俊臣等七人後因經濟關係債權人追逼不得已劉將丹桂押與瑞生洋行買辦何丹書繼又招三麻子入班演全本鐵公鷄亦不見佳又改合組性質前後臺共負責任三麻子薛大慶咸為股董份子生涯終無起色後歸想九霄接辦同時兆豐買辦陳方水聽妍婦李巧林之甜言開留春戲園名角如林生有汪桂芬花旦蔡桂喜真萬蓋燈老生有王玉芳林連桂林寶奎武生黃月山李春來沈韻秋小生沈硯香淨李長勝武二花吳桂喜趙德虎青衣金蘭卿小丑何家聲徐阿二老旦羊長喜等生涯大盛而初開時汪桂芬因新丹桂糾葛致涉訟公堂汪曾為羅少耕司馬枷號因是開臺未久汪大發脾氣李春來從而效之蔡桂喜病瘵卒黃月山改就丹桂留春遂瓦解陳亦不願再開讓與李春來許處（即許蔭堂）沈硯香周雙林何家聲李奎山（打鼓好手）林寶奎劉培山等十分頭開天和因角色全係股東唱做認真功歸實際自春迄秋盈餘頗夥後因三麻子經手往江西祝德曉峯中丞壽誕迨赴贛歸來天和遂無形消滅想九霄自接手劉維忠之新丹桂延夏月恆為管事招水上飄大子紅馬全祿活天靈貓貓旦小金紅劉廷玉蓋天紅驚天雷何金壽等角以演斗牛宮燈彩高騰戲叫座後想九霄有事回京丹桂移寶善街改名天成更添花旦十三紅排演朝歌恨蘇羅進想已等劇繼而生涯日墮電京請示田際雲辦法田覆電祇召盤二字惜無人顧問天成遂散李春來乃聚其班底更聘小一盞燈重開丹桂終因李自信力過分衆心渙散未久即閉彼時又有唱青衣之曹小雲在寶善街開和春李春來之母舅王福連為和春臺注餘則無一名角敷衍年餘力竭始閉又有天津人武永泰在六馬路開天福延夏月恆為管事夏嫌津人勢力太囂張適地基為天仙控去夏即遷其就天儀原址開鶴鳴茶園角色亦無其佳者夏終為津人排去復延李春來管事改名慶樂演未久李與伍月仙等往滿庭芳開詠香慶樂遂閉光緒壬寅年九月禾人何少山開長春角色如十四旦何金壽牛松山彭玉章周雙林等皆中驕之才何又係外行且為友人所擷弄及至延曹小雲為管事已無及故未滿三月即閉曹小雲收其舊部襲其原址開天儀老旦楊壽長花旦金鑽玉等均頗有叫座力後為金鑽玉之師何永寬

擗。軋。天。儀。歸。何。又。有。天。津。人。顧。崇。德。在。胡。家。宅。（即前羣仙地址）開。天。華。招。武。生。張。和。福。花。衫。小。桂。林。（即小桂枝師）何。金。壽。之。丑。孟。鴻。壽。之。生。金。大。頭。賽。何。九。之。淨。賽。長。庚。之。老。生。賽。山。貓。賽。時。遷。之。武。丑。角。色。尙。可。而。生。涯。不。佳。一。月。以。後。即。閉。而。何。永。寬。獨。開。之。天。儀。以。幫。子。青。衣。金。鎖。玉。小。生。八。千。紅。暨。武。生。夏。月。潤。武。二。花。夏。月。筆。小。丑。陳。小。奎。爲。台。柱。聘。夏。月。恆。爲。管。事。排。演。全。本。左。公。平。西。傳。頗。有。叫。座。能。力。奈。何。係。窮。漢。出。身。見。錢。即。攬。奪。已。客。人。以。致。夏。氏。昆。仲。與。小。奎。官。何。金。壽。等。咸。託。故。北。去。而。左。公。平。西。傳。中。有。白。查。虎。一。段。爲。回。教。所。干。涉。改。演。全。本。三。上。吊。（由原唱之三上吊起接縊鬼追賊途遇羣賊將鬼攬毆鬼葬於野呼嘯同類場上先安放無數棺材迨鬼呼救所有棺中鬼奮起各持棺蓋與羣賊鬥儼如大敵亦會陣打套子走連環直匪夷所思）生涯尙可勉強支持後於光緒乙未年一月廿二夜遭回祿何遂一蹶不振天儀遂絕周鳳林步李春來之後塵開丹桂祠記有姜善珍小脚鑿父子之付丑小桂香邱阿增之旦角周劍泉之小生郝福芝之武生演劇崑多於京武戲不甚注重而前後台主權反落於郝手周氣憤異常約何瑞福進班抑郝（何係站街巡捕升包探者）郝雖屏去而丹桂則落於何手硬令周鳳林退股何開丹桂瑞記添聘李春來沈韵秋武旦張燕芳開口跳雲中燕武生張順來梆子青衣天娥旦（演燒骨計頗能叫座）未及一年李春來又發脾氣何遂萌退志初擬與何永寬後因丹桂衆角不允復思歸還周鳳林周又無力乃盤於夏月珊何家聲接手除原有班底更添聘旦角三蓋燈四蓋燈武旦雲中燕武二花李春利等排演全本洪楊始末記生涯頗好演至次年秋有邑人需聘繙由李厚齋介紹情願出錢盤頂雙方議妥歸喬開丹桂勝記除原有角色更添聘小桃紅小喜祿童伶毛仲林（即七蓋燈時尙唱老生）小子和保珊（朱惠元子唱老生）大大奎官（即小保成時尙唱銅鏡花臉）小桂芬（即張松濤唱老生現隸大舞臺之眞小桂芬）等角歸夏月恆管事已亥年秋季開演直至壬寅夏日全班赴漢口始將丹桂勝記收場同時李春來與應桂馨合開桂仙於三馬路大新街王瑞雲之武旦李勝奎之武二花馬飛珠之武丑均爲該國台柱未及半年李與應各懷意見遂散又熊文通在寶善街開天寶孟鴻壽孟鴻羣孟鴻芳小孟七等隸之排劉坤一破生番叫座力雖不若丹桂之洪楊始末記而大致不差後亦被火廢孟鴻壽收拾餘燼在正豐街市房安插館名全桂擬天寶捲土重來而天寶終未開門全桂亦力竭關閉有浙乍駐防旗人郎四者聽丈人顧洛川之慫恿邀熊文通等角即在天寶廢址建館開張名福仙觀者因是處兩次回

戲裏足不前生涯不佳熊勸郎讓歸李春來開春仙除福仙原有角色外添聘武二花郝二明小班花旦小喜順武生小七金子魚鱗黑
 (即陳世忠) 假子小九哥之椰子花旦武二花李福祥淨角劉廷玉武小生趙德虎武生沈韵秋暨李之下手馬飛珠王瑞雲李勝奎
 韓春祥等角李夙以能武自負故武行角色極多演至年底郝家武班去海參威李更邀趙嵩毅趙小簾之老生謝雲奎之銅鑼花臉謝
 月亭之武生余玉琴之武旦丁劍雲(即靈芝草)之椰子花旦白文奎之老生又有人薦賈洪林之老生(賈小名狗兒)金鋼鑽之
 花衫周雙林之丑角入京邀淨角金秀山小生德珣如生涯尚可敷衍而李之行爲太驕有事有人無事無人故春仙未及二年終歸於
 敗應桂馨所開之桂仙由馬夫阿六頂盤改名三慶光緒辛丑年接手先邀淨角劉永春武生王玉芳來滬繼又入都專聘小叫天南下
 千寅復聘孫菊仙朱素雲路三寶等角後因財力不濟讓歸孫菊仙開雲仙角色悉仍三慶舊人惟股東份子中添一兆豐買辦王國恩
 暨紅生三麻子一國三公終爲三麻子暗中設計擢去開玉仙丹桂勝記之赴漢也其館址有杭人楊三插開丹桂邀老生瑞德寶旦角
 小萬蓋燈丑角何家聲等開臺在六月望日荒三苦六第一月即現衰狀楊三見事不佳遁津不返演至八月十七爲房祖關係被房東
 何丹書釘門停演三麻子既以計謀得雲仙成局易名玉仙未幾又改玉成生有趙如泉武二花李春利更聘老生時慧寶淨角劉永春
 童伶小白旋風(即蓋叫天)等角既而又延孫菊仙排演全本三門街頗有叫座力開年餘又以虧負閉李春來就其原址開春桂玉
 成班底由趙如泉李春利領頭就天仙原址開天仙李之春桂爲黃案被逮館歸顧福參接手邀真小桂芬劉鴻聲(時劉尙唱淨角)等
 角生涯不甚佳支撐數月復延三麻子時三麻子專演開公戲與蕭長林等搭配初出台時生涯頓振後因周轉不靈春桂倒閉熊文通
 初以八千元盤頂春仙邀汪笑儂夜來香高福安孫菊仙等角以黨人碑長樂老火裏罪人等新劇號召座客亦因虧負閉歇翌年捲土
 重來漸開漸閉丹桂勝記既由漢口返申專演黑精冤魂魂惠興女士等劇頗能聳人聽聞繼遷十六浦開新舞台潘月樵夏氏昆仲主持
 之舊時丹桂原址李德奎接手邀小桃紅小如意紫金仙等角不久閉歇童子卿以羣仙餘利建大舞台於三馬路吸收天仙一部份角
 色天仙遂閉而楊小樓王又宸小子和劉鴻聲等角遂先後隸之三麻子復在法界組織新劇場又有人在三洋涇橋組織歌舞臺均不
 甚發達光復之際許少卿在四馬路組織丹桂第一臺貴俊卿陳嘉祥馮志奎小菊笙等隸之幸壬之交黃楚九於大馬路二馬路交界

築新新舞臺。王又宸、麒麟童等角色小叫天會來一次。天仙原班半爲大舞臺吸去。四盞燈就其原址開迎仙茶園。張桂軒等角屬之。未幾赴漢。而新舞臺因南市戒嚴。移迎仙原址開。肇明繼黃楚九之新新舞臺。閉歇何月山等他去。肇明即遷入開競舞臺。後復返南市。迎仙全班返申。即移入開迎仙鳳舞臺。麒麟童等角屬之。而新新舞臺開幕以後。同時有王又宸就春仙原址建築中華大戲院。有江夢花、麻穆子、沈華軒、小王桂官等角。後因虧負閉。迎仙新舞臺就新新原址開演。未久因歌舞臺楊四立馬德成相繼輟演。生涯不振。四盞燈遂將全班移入。始創男女合演。周蕙芳、狗肉、紅等角。隸之。其時十六浦新舞臺又在城內九畝地建築新舞臺。工竣遷入。因排走麥班。遭火廢。至甲寅春日。乃重還新新原址。組競舞臺。迨城內工竣。又歸九畝地中華大戲院地址。王又宸敗後。汪夢花、馮子和、重選王又宸、劉永春、郎德山、尙和玉等組織共和中舞臺。終因後臺齟齬。遂倒閉。丹桂第一臺於王鳳卿、梅蘭芳第一次來申以後。許少卿即併歸尤鴻卿。其中角色之進出。小達子、小寶義、三客串均在。許尤合股時代。第一次邀來者小楊月樓（彼時尙唱生）八歲紅均在此時唱出。小名譽者共和中舞臺既倒。復由趙君玉（時尙唱生）暨乃父趙小廉招宋志普、紫金仙、克秀山等組織共舞臺。排演全本七俠五義生涯。不惡究因。包銀問題。又閉。閉後即改民鳴新劇場。許少卿既讓去。丹桂第一臺又在競舞臺原址開。天蟾蓋叫天時。慧寶王鳳卿、梅蘭芳等曾先後隸之。趙君玉始改唱旦角。直至合同期滿。關門共舞臺原址既改。民鳴新劇之後。有東洋天左魔術會。借是演過松旭齋幻術。後由常春恆、劉玉琴、戴幼宸等開亦舞臺。因經濟生涯兩種關係。停鑼閉歇。新劇場舊址由黃金榮開。天聲舞臺男女合演。貴俊卿、李永利、賈信卿等先後隸之。天蟾王梅二次南來。適天聲亦邀到。坤伶小香水、魔力、悉敵時人有梅毒、硝鎔水並提之。說小香水既去。天聲亦絕響。後由呂月樵組織滬杭共舞臺。今雖存在。然已疲癯殘疾矣。貴俊卿自天聲輟演。即合朱素雲、九陣風、石韞玉等就羣仙原址開。貴仙邀樊春樓、麻穆子諸角。演半年以生涯不振。停鑼十六浦之新舞臺。夏家班遷出以後。曾有江湖班在內演唱。暨百福小京班等均未滿一年。故不細載。大舞臺因小達子關係。童子卿曾關門一次。越數月重開。則爲合資性質。白玉崑、毛韻珂爲台柱。曾邀劉鴻聲南下。不甚得意。今以宏碧綠爲看家戲。上海戲國之概略約盡於此。余或得之於伶人之口。或身歷目觀。而參攷哀梨老人之同光梨園史略之力。尤多紹興班與髦兒戲不列焉。前曾刊之某報。惟彼時攷究猶未有若是審詳。是篇錯誤之處。自知不免。尙望識者有以糾正也。

六年來海上新劇大事記 (上)

(義華)

緒言

海上之有新劇由來久矣。其初始於各學校而創辦劇場。實任天知之開明社爲之倡。後繼者雖不乏人。然社會對之殊爲淡漠。故新劇團亦屢起屢蹶。不能在海上劇界占一部份勢力。各新劇團遂散居四方。飄泊無定。甚至在窮鄉僻壤搭台開演。不數日又頹而之。他幾若舊劇之野臺。吾人雖欲執筆記其事。苦於散漫無從下筆。自民國二年癸丑鄭正秋辦新民新劇社於海上。苦心孤詣百折不撓。居然振新劇已墜之聲望。而得海上一般人之信仰。方其盛時。與流傳已久之舊劇分庭抗禮。後起者亦如潮之湧。無時無之。雖時有隆替。業有興衰。而一綫相傳。至於今日。尙未間斷。推其原因。鄭正秋爲之植其勢力也。故六年以前之海上新劇。不可紀。而六年以來之海上新劇。始有綫索可尋。爰本事實參以鄙見。作六年來海上新劇大事記。至他處之新劇。時演時輟。無可紀載。而劇人之藝術。又每臨筆躊躇。不能遽下。均付闕如。

新民之由來與成立

物必有母。而後有果。方其種因之時。本不望有此果也。而爲事勢所驅。無意中竟獲此果。若鄭正秋之新民新劇社。爲海上新劇中興之基。亦無意中得之也。當其初也。巴拿馬賽會開會期近。會場中之種種游藝。以佐人餘興者。籌備無所不至。而美國之電影家尤搜羅無遺。以中國影片尙無人提倡。遂動好奇之心。而組織亞細亞影戲公司。專辦中國影戲。來吾土者。西人依什耳也。見黑籍冤魂。新劇而好之。欲攝爲影戲商之於新舞臺。夏氏昆仲索價四千七百元。依什耳以爲昂抑之不可。故未成交。於是經營三杜俊初、張鶴川、鄭正秋四人組織新民公司。以應之。攝一月乾片。未能運華。暫行停頓。時新民公司演員十六人均無籍籍。名攝影戲既停。無處可依。情象悽慘。正秋憐之。組織新民新劇研究所於三馬路寶安星供膳宿者。三月復有三人來歸。正秋本非富有所。中費用一人供之力。有不逮。繼以與賀劇人感。正秋之義。無以爲報。會秋涼。乃同請正秋開演新劇。籍報三月供養之惠。正秋許之。於癸丑陰歷八月初。假圓明園路愛提西。

戲團開演惡家庭新劇售價爲一元二元三元時海上新劇本已凋敝故觀者不多演劇兩日入不敷出而觀劇者之心理以爲精神實注遠勝曩昔同聲稱道希望續演以饜渥人於是復租南京路謀得利戲園開演售價爲一元八角兩種名曰新民新劇社陰歷八月十四開幕而新民新劇社正式成立

民鳴之肇興

民鳴社與新民有密切關係者也。新民初開演每晚不過售得數元而演劇者則逐漸增加爲二十餘人故開支愈大。正秋不以是挫其志鼓勵劇人始終不懈人以是多之而各報亦紛紛提倡加以新民圖書廣告隨報紙附送灌輸既久遂有生動之機營業日振新民公司創辦人經營三等以正秋亦爲新民公司一份子且新民新劇社之人物多係新民公司舊部今既改組新民新劇社原有創辦人自當一律加入向正秋提議新民公司舊演員許瘦梅倡言新民公司停辦後吾等困居海上貧無所依幸正秋推食解衣始免流離失所今日幸得新民成立營業略有起色正吾等所以報正秋也有欲加入者誓不從正秋恐經等加入反致團體不堅乃實告而婉却之而經營三等以爲新劇際此時期確有發達之機會雖未加入新民另組劇團之念無時或已會亞細亞影戲公司復活經營三杜復初張蝕川於是組織民鳴新劇社邀新民公司舊演員許瘦梅等十人略以重利謂日攝影戲晚演新劇較之新民利乃兩倍許等十人本以金錢爲目的心目中固無新民亦無民鳴也聞之心動然不能遽出新民乃向正秋要求加薪正秋以開支浩繁不之許而許瘦梅等乃背新民而入民鳴初在亞細亞公司攝影戲不一月民鳴新劇社組織完備而攝影戲事亦於是告竣許瘦梅等終未得兩倍之利也陰歷十月民鳴新劇社開幕於法租界歌舞臺舊址與新民新劇社爲勁敵而規模似較新民爲宏大焉

新民民鳴之激戰

許瘦梅等十人既脫離新民新民幾爲之搖動適蘇州新劇人徐寒梅等來遂加入新民賴以支持門面而民鳴方面除許瘦梅等十人外更請陸子美查天影張翠翠等以劇人論民鳴似占優勢新民知非極力擴張不足以資號召癸丑十一月汪優游王无恐凌憐影李慈世董天戶張治兒等由湖南來新民民鳴爭聘之卒爲新民所得朱雙雲之力也初海上新劇大半取材於筆記而聊齋誌異一書取

材尤多汪優游等既至遂由筆記新劇一變而爲彈詞新劇如珍珠塔果報錄等相繼排演觀者大集迥異昔日及癸丑十二月汪優游等復至湖南甲寅正月民鳴復排全本三笑觀者益盛嗣後演劇非彈詞不足以動人而新民適於此時遷至石路天仙原址大爲擴張不意演員鍾笑吾蕭天呆等六人又爲民鳴奪去幸新民根抵已固故未受若何影響二月間汪優游等復至新民仍以彈詞劇與滬人相見營業反較減於是別出心裁以新小說編演新劇如空谷蘭梅花落等相繼出現民鳴相形見絀乃謀擴張遷於大新街中舞臺舊址更延顧無爲鄒劍魂等此時也民鳴在大新街新民在石路而劇人亦旗鼓相當海上人士信仰新劇之心與日俱長於是新劇與舊劇接觸既近遂正式宣戰而觀劇者亦承認新舊劇爲交戰團體

新劇極盛時代

新劇既應時而生其氣蓬勃不可限量而新劇團亦紛紛繼起當甲寅之春海上新劇團以數十計正式開演者有六新民民鳴之外陸鏡若馬絳士蔣鏡澄等開春柳於南京路謀得利任天知史海嘯等辦開明於民鳴舊址孫玉聲創啓民於廣西路林孟鳴姚雅明等設文明於跑馬廳各樹其社會教育之大旗以鼓動觀者雖開演之時或久或暫而創辦之初固皆氣概縱橫不可一世舊劇亦因之受一部分之招聲名之新劇極盛時代不亦可乎

新劇公會與會串

新劇團既若是之多各盡其力交相攻擊不能相容王漢強許嘯天等以爲海上新劇既若是發達而自相攻擊勢非自斃不可故議組新劇公會以爲聯絡庶可立不敗之基商之各團僉以爲是於是立新劇公會於貴州路開會於民鳴社推舉職員舉汪洋爲會長許嘯天副之其他重要職員則以各新劇團支前之以免偏枯海上自有新劇以來未有之盛舉也而公會開辦之初需款孔殷經費不足乃有六大劇團會演之事六大團者新民民鳴春柳開明啓民文明也於五月五日會演於民鳴以其容積較大交通較便也所演之劇爲徐半梅之遺囑汪優游鄭正秋鍾笑吾王无恐等之女律師任天知陸子美青天影顧無爲等之恨海爲自有新劇以來未有之大觀所遺憾者春柳社僅至一吳我尊飾恨海中極不重要之一人耳是日售得洋六百餘元作爲新劇公會開辦經費一般人均以爲新劇可

立百年之基。無不竊自喜。不圖會中職員。不以新劇公會而圖聯絡。反欲藉新劇公會以擴張其本劇團之勢力。故新劇公會未設以前。攻擊尙不力。新劇公會既設以後。攻擊反劇烈。而攻擊之力量最大者。莫如新民民鳴。其他或則自命高尚。不甘同流。或則勢力薄弱。不足與抗。故方新民民鳴互相攻擊之時。各劇團皆袖手旁觀。視其勝敗。至新民之主力。爲汪優游。而朱雙雲則爲之傳達。其意彷彿。汪之機械。然而民鳴之主力。則顧無爲也。要之汪優游。顧無爲。朱雙雲等均。可名之曰。新劇搗亂分子。而朱雙雲尤無日不以搗亂挑撥爲事。於是汪朱提議之事。無論當否。顧無爲。竭力以反對之。顧無爲所提議。亦然。辦事人往返調和。雙方持之益堅。辦事人觀此情形。知新劇家不足以有爲。心灰意懶。深悔前此之多事。而新劇公會遂無形消滅。所謂辦事人者。許嘯天爲之領袖也。然則許嘯天胡爲而具此熱心人。謂其本意亦不過欲假新劇公會以植其勢力耳。洵如是。則新劇公會之即行消滅。尙新劇之幸。若成立至今。將永爲一二人所利用。而此攻彼擊。亦無寧時。其流弊不堪設想矣。

新劇之大變遷

新劇者。與舊劇絕不相同。新劇家每以自詡。謂能脫盡舊劇窠臼。有獨立之精神。此種論調。是否適當。余殊不欲加以評論。然就服裝上言之。珍珠塔之方卿。三笑之唐寅。均小帽大襟。方褂長袍。效滿清裝束。是否卽新劇獨立精神。殊使人懷絕大疑問。其後有志者。思改革之。而有古裝戲。發現開新劇改革之大紀元。於是新民爲之倡。排演貂蟬。武松等數劇。置辦行頭。悉本舊劇。而別創一種似唱非唱。似白非白之聲調。以自異於舊劇。然其大致仍不能脫離其規範。其中略諳舊劇者。舉止行動。尙能裕如。而大半則手足無措。貽人以木偶之誚。初演之時。觀者震其新奇。趨之惟恐不及。而一見之下。則舊劇之形象。深入腦海。今忽有新劇之古裝。則覺其甚不若舊劇之純。而與人以不信任新劇之機會。於是方知其初之不服古裝。非因陋就簡。實力有未逮。不欲自彰其短。具有深意存焉。故古裝戲雖盛極一時。不數月。卽行消滅。其後亦無人繼起也。當新民古裝戲發達之時。民鳴方面。頗受損失。顧無爲乃創旗裝戲。以抵制之。西太后一劇。其最著者也。竭其全力。注重於布景。庭殿宮院。以及花木舟車。無不力求精緻。華資故一劇之費。動輒數千金。觀劇者以爲大觀。於是新劇又一變。而注重布景。資本較少之劇團。望而却步。推其極。營業雖稱發達。而布景之費。十已七八。馴至絕大資本。均已易爲布景。周轉因之。

不靈故新民之改演古裝民鳴之注重布景雖曰新劇改革之大綱實未收若何良好結果甚者且謂開以後新民淵敵之象也

春柳之經過

新民民鳴之事實既如上所述今更退而言春柳春柳者以高尚之新劇自命者也甲寅之春來自湘南開演於南京路之謀得利前台經費浙人張靜江任之而陸鏡若爲之經理初開時營業頗佳其後劇人意見不同各樹一黨四分五裂陸鏡若馬緯士爲一組蔣鏡澄姚鏡明又一組歐陽予倩吳我尊又一組管小髭獨立一黨各相傾軋前台開之漸生悔意不更出資而後台因之遂大支絀改爲現賣現分辦法其時司銀錢者爲蔣鏡澄故蔣姚得錢獨多陸鏡若究屬經理亦不能苛待之管小髭歐陽予倩吳我尊馬緯士等均爲重要分子故所得雖不豐亦尙不啻最苦者宋懋紅張冥飛等也幾至半年未取包銀幸春柳在梅白格路元昌里設有事務所供演員膳宿零雜之費間亦有所分潤故能支持局面不致瓦解及甲寅冬新民歸併於民鳴尤鴻卿鄭正秋以一千八百元包春柳全班演於石路之新民原址訂合同兩月正秋之意以爲海上新劇春柳與新民民鳴演劇不同可分兩大派別而各得一部分人之歡迎新民既與民鳴合併春柳之勢力當可較前擴大故與尤鴻卿合包之不料乙卯正月工部局因劇場修理禁止不售包廂春柳營業因之受絕大打擊於是兩月合同取消春柳復歸謀得利戲園而內容之腐敗如故演員之不得錢如故未幾即遷至杭州及陸鏡若死團員渙散春柳自此告終

陸鏡若之評論

陸鏡若死不啻與新劇以重創吾爲紀之深惜之也陸游學日本從其國新劇名家坪內逍遙博士學三年頗得其傳在日本創春柳劇場演新劇從之游者多一時學者頗爲彼邦人士贊許而於陸尤稱道勿衰乃歸國欲以所學饗國人改革腐敗之舊劇不得志以終致陸之藝實爲中國新劇家中第一講求藝術之人無論一舉一動一趨一避在在講求藝術而矯枉過正有時轉失自然活潑之機而其所學多屬日本新劇與中國習慣上時有抵觸之處觀劇者之目光因之不合故陸之名望轉不若汪優游查天影之盛實則中國之新劇家學而問世者僅陸鏡若一人而已陸著名之作一般人均認其爲不如歸之趙鏡城與家庭恩怨記之王伯良而陸自命金剛一

劇爲其得意之作并謂此劇經坪內博士之許可卽在日本新劇家中亦不可多得吾人殊少日本新劇之眼光竟不能辨其佳處陸每以此爲憾吾人亦當引爲抱歉也及陸鏡若死春柳之命運告終而中國講求藝術之新劇家亦絕豈不大可惜哉

民興之創立

民興社主任蘇石痴本新民後臺經理因意見不合故出而組民興也當甲寅初夏新民正演空谷蘭新劇石痴飾老旦因上場過遲致汪優游王无恐在臺上無戲可做及石痴上場汪王恨之不與搭話石痴憤戲散在後臺借題發揮大罵名角架子之大氣焰之盛汪王以其後臺經理也不之較而自此每遇汪王與石痴演戲率如水炭背道而馳觀劇者大不願時有非難之聲雙雲固好事者以之告正秋顧靜鶴亦來告推原其故石痴誤場所致於是歸咎於石痴加以後臺多與石痴有惡感乘隙日詆其短石痴後臺經理之位置因之搖動然不能驟去之乃先削其管理銀錢權石痴知不能容於新民懸棧無益遂辭職人謂汪王之攻擊石痴實爲奪權問題石痴不若正秋之易與故必去之方能大權獨攬固也石痴去而汪王之權伸新民幾在汪王掌握中矣石痴既出新民乃欲組織劇團以倒新民初新民定章凡持紅十字會券觀劇者收原價之半以示優待故石痴得藉以聯絡至是乃說之於丁乃揚及謙泰棧主張某集合資本組織民興新劇社欲將新民全班除汪優游王无恐外悉數邀去未發爲王无恐所知立問之正秋新民至此大恐慌而後臺已有與石痴接洽者頗有搖動之象遂由汪王出而調處劇人包銀各加三成風波始息石痴因事不諧幡然改計創辦男女合演以圖興動滬人新劇之有男女合演實石痴作俑之然石痴尙不能甘心於新民浼人說凌憐影來歸凌受人愚允之時新民已至漢口因之新民民興涉訟各有損失結果則凌在民興演一月復歸新民至民興之重要人物男新劇人爲任天知許靈隱王幻身等女劇人梁一嘯沈儂影等因男女合演之故開演法租界民鳴社舊址自此新劇更不可問矣

民鳴新民合併

民鳴新民之合併成於甲寅之冬而遠因實新民往漢口有以成之也當甲寅夏正秋以海上戲劇素有五荒六窮之稱恐不能得志於夏季而漢口之新劇事業尙未大張旗鼓乃挈全班至漢而上海舊劇場亦可於此時從事修理在漢營業頗發達而正秋爲人所弄故

各飽私囊而正秋獨無所獲秋涼歸上海時汪優游王无恐之權力益大喧賓奪主操縱一切所編之戲非經汪王許可不能排演汪王對於非劇人所編者尤多反對如莊乘黃所編之庚子國恥記包天笑之胭脂井葉小鳳之落花夢等均爲所阻正秋雖不以爲然而權已旁落民鳴知其然乃以庚子國恥記胭脂井等劇引而長之編爲西太后新民因之頗受影響一時與正秋有舊者多勸正秋宜自作主張勿爲人利用正秋善其言及十月新民以演員衆多開支浩繁正秋率一部人復至漢口瀕行之時民鳴經理張蝕川送之河干且謂正秋曰我儕本屬知交徒以各辦劇團致不能親近今聞君在新民名雖主人而權則探諸他人甚爲君惜之且兩相競爭勢必俱敗不如合併似可久遠并引新民之不能演庚子國恥記等致民鳴得編西太后以控制新民之事以實之正秋聞之感動而意猶不能決及在漢不得志而歸上海之新民亦大遭失敗此時進退失據張蝕川又以合併爲言正秋商之全體演員汪優游朱雙雲等素反對民鳴者忽大變其宗旨極推崇民鳴而力贊歸併餘皆以汪之向背爲主故歸併之議遂決汪之力贊歸併者實有一至可笑之原因也時汪欲娶婦而經濟不裕商之於顧無爲顧勸其入民鳴并娶之曰若來歸者先假包銀一月汪急於娶婦故犧牲其昔日之主張變而爲親近民鳴矣朱雙雲本屬汪之機械自然倉從無貳不待言也此議既決遂以甲寅陰歷十二月新民歸併於民鳴而余之六年來大事記於此卽作爲上卷之結束

上海票房二十年記

(義華)

咸同之間皮黃乘西崑之敵爲歌場主宰一時風行四海景從達官貴人豪商巨賈嗜痂者大有人在於是召集同好互相研討是曰票房票房之創昉於北直風尚所趨爰及上海二十年來時有名家紀其歷史以實叢刊

上海之有票房也蓋在光緒中葉距今二十年矣爲之創者趙堂錢秀山毛祝三也稅樓於湖北路迎春坊之二弄名曰盛世玉音而孫菊仙之子芝譜馮子和之兄二狗爲之指導一切悉盡義務會員二十餘人顧草創之始規模狹小不過具體而微耳每屆星期相率至徐園會串以資練習所用經費均係會員公攤研習既久成績可觀曾在丹桂茶園串戲實爲票友登台之始售價二元觀者異常擁擠

擠所演各劇多係佳作而爲人稱道勿衰者尤推趙萱堂之烏盆計飾張別古者供奉孫菊仙也更佐以錢秀山之胡索更見精采錢以胡索得名爲上海票友中琴員之冠至今稱道之歷數年孫芝譜死會務不振乃解散繼盛世玉音而起者爲市隱軒發起者夏禹鵬管海峯陳玉麟楊國珊等會設跑馬廳之觀盛里時光緒末年會員十餘人月收會費三元而爲之指導者有名伶貴俊卿蓋叫天趙如泉趙小簾等居師友之職而不索供給成效卓著曾在大觀園（卽今之女丹桂）串戲三夜得資三千餘元其足闕動人士可想見矣閱三稔而會員多執事他方遂致分散

當宣統三年雅歌集遂崛起發起者鄒稚林管西園也會務頗爲發達迨市隱軒分散會員之在上海者皆併入雅歌集而會務益盛會址初在泥城橋福源里旋遷南京路老開捕房對門又遷至小花園近遷至芝罘路開辦之始任教師者老伶工邵寄舟邵沒而聘張德福張爲近日最著名之曲師能戲甚多教授時娓娓不倦悉心指導會員獲益不少至今會員達九十餘人入會者分二種一曰會員月納費二元有學戲之權利一曰會友月納費一元僅能品茗閱書報而已創辦以來迄今九稔會務有蒸蒸日上之勢近年主任辦事者公推羅亮生夏禹鵬二人羅邃戲學夏廣交遊經驗亦多對內以羅而對外一切接洽悉任之夏會務之有今日二人之力居多歷在各舞台及愛儷園張園公共場所串演戲劇或助賑濟充善舉或挹注舞台中人悉盡義務時論多之而每至令節各方請求串戲者紛至沓來幾至不暇應接今則議決此後非助善舉者一概不准串演以免紛紛請求而雅歌集好義之聲又大著會員中劇學深邃者頗不乏人如陳彥衡唐靜庵成寶鈞尤其著者焉至今日之人物列表如下

譚派鬚生 羅亮生 宋小坡 陳芷雲

做工老生 許黑珍 席少蓀 陳玉麟 胡仲齡 貝一峯

青衣 陳志剛 周仲卿

武生 屠開徵 王子春

淨 索嘉德

丑

鮑鶴林

民國二年又有久記社之設。社在老開捕房後。社員初爲九人。均業洋貨商者。故曰久記。今則有十餘人矣。（劍雲按約有五十人）教師爲武秀奎老伶工也。會費每月二元。而出色者爲琴員張鏞祥。藝不下於錢秀山。（劍雲按此段略爲不詳。須與久記票房七年記一篇參觀。）

民國三年更有中華票房者。發起人王玉書孫豹臣本爲雅歌集會員。旋以業顏料者。欲別組一俱樂部。遂組織中華票房。教師亦爲張德福。會員有十餘人。會費每月二元。社址在居仁里口。以孫豹臣爲義務琴員。藝尙可。

此外滬寧車站附近尙有小票房二三處。然辦法不良。且未有良教師指導。亦難望其發達。票房之名不復憶之矣。就上海之票房論。當然以雅歌集爲巨擘。歷年最久。會員亦最多。次則久記。中華勢雖非雅歌集敵。然研討戲劇之心。理則一也。

吳門票集十年記

（半莊）

吳中多風雅之士。故不乏潛心研究戲劇以爲消遣者。鼎革以前尤致力崑曲。閒情逸趣。誠韻事也。或習練有素。登台串演。聆者咸俯首靜聽。按拍和歌。偶有失協之腔。則互相推究。四聲五韻。不苟絲毫。今日之皮黃遠無如此。考究當時崑曲之盛。首推吳郡余生也。晚未獲躬參其盛。至以爲憾。茲就十年來吳中研究戲曲者述其盛衰。就所知而記之。掛一漏萬。或不免也。

崑劇。吳中人士之研習。崑曲爲怡情陶性計。非圖下海賣錢。故登台實串者不多。不似今日申江票友。略能皮毛。即欲登台。每易貽人齒冷。有清無所謂。票集會社。平日集戚友數輩。延曲師拍習。偶或與至。則相與清唱。歌喉輕轉。檀板聲勻。一笛橫吹。沁人脾胃。雅人深致。不足爲俗子道也。亦有兼習身段。就崑劇園串演者。清季最著名爲子姨丈章煉秋先生之貼旦。上海徐凌云先生之小生。二人均世家。子於崑曲研究。各有十餘年。每屆登台。客串萬人空巷。二人唱作。嘖嘖人口。鼎革前二年。崑班停辦。二人不復見。姨丈曾爲民興社編西廂曲本。但爲阿芙蓉所他歌。收相貌均已大損。迥顧昔日丰采。能不惆悵然。倚聲正拍。猶非一知半解者可比。閒嘗談及云。民興諸子。無

一人能勝任西廂中角色者良以程君造詣既深見今日之戲曲徒尙浮表四聲不辨自不能無憾也清末之際好崑曲者均仿襲集之例招同志立社集相繼興起約可四五處蓋吳中研習此道者實不可勝計惟附庸風雅之俗子不辨音韻之倫父亦多濫竽其間求其人才整齊經濟富裕僅有二社一爲吳耀安先生（梅）所主任之振聲吳先生長文學多自編曲本故該社殊稱許於人一爲祝筱莊先生與家君所主任之際開社一時名人多爲羅致社員約五十餘盛極一時社中陳設完備器具名貴祝君之力最多而家君實襄成之每當風光駘蕩之際集社友清歌雅集興致頗高斯時崑曲劇園雖衰而吳中人士習之者尙夥乃不期年而復風流雲散蓋適逢鼎革人心皇皇影響所及二社遂爲無形之消滅間或有與召集社員亦不足三分之一人數矣惟寄閑之器具均未遺失一旦人聚即可復興今日吳地崑曲已至衰境間有桐華社昔曾爲崑曲社集今則改變方針純粹爲新劇票集然則崑曲豈真無復興之日乎崑曲之價值高於亂彈內中趣味亦深於皮黃今聞北京崑劇大盛吳中諸君子之研習崑曲者宜可更鼓其興圖恢復昔日原狀也

新劇 光復之際吳中新劇團大盛以籌餉故紛紛開演內中分子殊不盡善同一社集較崑曲不可以道理計惟亦不乏大新劇家之熱心社會者先後劇團可十餘處光復時最盛者莫如貝晉美君陳萬里君所主之開明進化二社二君均兼長皮黃萬里尤擅文才社中演員多半青年學生尙知虛心受教不敢胡調南北統一二社解散蓋亂事既平諸子各務所業不復問劇矣今貝君潛心京劇常客滬上陳君則往燕都亦研究京劇常爲劇評頗著於時（卽陳優優）後雖不乏新劇社之繼起惜均屬一輩無賴藉此圖達其獵豔賺錢之卑鄙目的耳中有啓民振風二社稍堪記述啓民爲商團團員所組織社員多爲自愛之商界中人學界中人亦有加入者內地所謂旦角之首陶君殘梅亦該社分子也啓民練習有素初演於委成中學學生多人卽於是時加入走錫常諸埠頗受歡迎嗣因分子複雜成藝諸君轉隸他社啓民遂散歷來新劇社之壽命最長較有成績者僅此一社傑出之才殘梅而外有激烈小生楊君（似名天樂）初亦曼成學生演劇之態度口才均佳余許爲可造才及往無錫演劇不知如何跌傷頸骨爲家中所知不許再演否則必能爲吳中新劇之光也振風主任者爲錢養臣君內中分子亦不整齊惟聞爾時老友江君天覽（別字嚶嚶昔曾辦滑稽雜誌）亦在此社又聞錢君延聘吳中名士戚飯牛先生爲編輯主任該社成績或有可觀惜未正式開演耳今該社亦解散不知尙有其他新劇社否惟既乏名主人主

持必無良好結果斯則余敢斷言者也

京劇：近來研究京劇者甚多就中尤多客籍宦家子乙卯丙辰時有略具票房形式之京劇票集二處均僅研究唱白做工則不具一在倉米巷半園其中人物爲前憲兵營長張昌熙及沈君拈芝諸人余與彼等素昧平生無由知其內容嘗借江氏票房中人同往聆之頗有數人音調可取者惟較江氏票房實大不如江氏票房非江氏其名也乃余爲之題者初江夢花之兄江子怡授劇於吳中交於一輩嗜劇諸君得暇遂羣趨江氏廬廬爲聚集地於是江氏授徒之所一變而爲票房矣即諸人直呼之曰票房余遂名之曰江氏票房中有江子怡殷芳齋陳嘯廬三君之弦索陳某（即前蘇州織造旗人文某之子）之鼓板類稱嫺熟各門角色又無不備殷君之青衣今更從小喜祿爲師會客串於春仙園（其別名似名六霞）上海雅歌集小生票友俞君仁安亦曾參與故此處較勝於半園票房余來申後久不與聞嘯廬亦無復昔日之興故二票房之近况不能詳悉僅知尚未解散耳

統計吳中近十年來可分爲三時代自清季至鼎革間爲崑曲社集最盛時代民國一二年間爲新劇團競起時代自三年至今均可謂京劇票房發揚時代然吳人於京劇好之者不若崑曲之多云余敢斷言不日必有崑曲大盛之一日也

漢上梨園五年記

（秋俠）

甲寅春三月記者蒞漢時漢上梨園寥落若晨星惟張國樵所創之新民茶園及江錫麟所辦之怡園兩家坤班以人材論不過羅致三數負盛名者生角則恩曉峯小蘭英張少泉汪雲奎數人旦角則趙美玉十三旦碧雲霞金蓮花數人時而怡園時而新民以至兩園營業亦視角兒之去留相出入初無優劣可分迄今五載內部不無更動而雙峯對峙猶如曩昔其持久之魄力不可爲不厚矣回顧男班反如曇花朝露旋起旋滅未聞能支持一年二年者其故安在令人不解要亦漢上劇界獨具之現象耳是年冬十一月鄭正秋辦大中華新劇社於漢大新臺新民社員全體蒞止人材完備營業發達可稱漢上新劇極盛時代惜該社敗類黃鵠聲不安本分引誘良家婦女穢德昭彰大受輿論攻擊遂至根本搖動乙卯秋八月開往長沙任天知繼其後亦未能生色不久即倒及新劇社二次蒞漢該社已

名譽掃地。無人過問矣。冬十月。任天知復創天仙茶園於德租界避暑花園。男女合演。爲漢上創格。因旦角不齊。且縱妓女串演淫戲。卒至關門大吉。

丙辰初春。金維英組織新泰舞臺。假漢大舞臺開幕。五月。周詠棠辦迎仙舞臺。新泰遷至愛國花園。以漢大舞臺園址讓迎仙。當時也漢上梨園凡四男女。各居其半。雖不能曰男伶戰勝女伶。總算五年來男伶之極盛時代。九月。新泰舞臺解組。迎仙亦於十一月返申。丁巳二月。江錫麟所辦之怡園。移入漢大舞臺。怡園園址爲顧無爲所得。開演男子新劇。五月。沈月來辦漢新舞臺於愛國花園。開演匝月。竟至不能償舞臺租金。經房東勒令停鑼。七月。在張美之巷之也園。重振旗鼓。取名也舞臺。所惜地位不佳。不一月復閉。從此漢上無男伶立足地矣。六月。上海優美女子新劇社演於漢大旅館之樓外樓。七月。怡園之男子新劇停演。繼演女子新劇。由林如心主持。一切（顧無爲姊妹）八月。租期屆滿。女子新劇閉幕。顧無爲另組男子新劇於愛國西園。延至九月。漢上乃無新劇之蹤跡。時江錫麟分怡園髦兒班爲二。一演於漢大舞臺。一仍返怡園舊址。是年夏。陳家班主陳長庚來漢辦立大舞臺於華景街。開鑼四月。未能生色。而去十月。江雲奎趙美玉令組新新舞臺於鐵路車站廣舞臺。戊午元旦。遷入立大舞臺。時計髦兒戲園已有四家之多。

六月。張國樵試辦新世界於愛國花園。仿上海游戲場格式。爲來年漢上新世界之張本。適李君磐之扶風新劇社由湘來鄂。演於愛國西園。新民茶園亦步怡園後塵。以一部份分演。於是東園則有由贛來漢之草臺班。日演不堪入目之京劇。實不成其爲戲劇團體也。今日者汪雲奎之立大舞臺已停演。男伶迨無發展地所存在者。惟怡園新民大舞臺三家坤班而已。

秋俠曰。自蒞漢五載。所目覩而躬親者。僅僅如是。謂女伶之技優於男伶。歟抑男伶不足與女伶競爭。歟。卽問全不懂戲者。亦必不以爲然。然則胡爲雌威膨脹。竟以漢上爲坤角唯一之勢力圈。一言蔽之。無非重藝者不敢好色者之多。遂致陰勝陽衰。成爲如斯之現象。卽謂漢上人士有以造之。無不可也。老友劍雲有鞠部叢刊之輯。書此應之。

久記票房七年記

（菊園）

久記之發源在民國紀元其始不過三五友人集成寶鈞家中翺其敘歌五月成君去滬此三五人之戲癡漸深爰約同志賃屋於新開太平坊顏曰宜樓會員十餘人仍不過公餘之暇共同研究戲劇胡琴各有所好並無曲師負教導之責二年三月遷至北京路紫陽里一街始改今名社友增至念餘人佈置亦楚楚可觀延陶靜宜君為教師添設全副樂器八月陶君辭職改聘武秀奎君為教員民國四年六月與歌廳合併初發起歌廳者為吳降庚錢一粟貝笨牛鄭鳴鶴諸君半年為期會費預繳地址在居仁里社員約二十人如吳大痴李魚目李瑞九貝申申鄭雨辰汪嘉樹鄭半客陳公坦許振聲施竹立徐志潔周梓章諸君及已故之葉一舟君皆屬中堅份子後與久記同在愛儷園演義務戲由鄭雨辰君介紹得識社長張醒初君兩社感情頗洽遂實行合併從此社務日見發達社員多至四十餘人擴充劇部更添絲竹一門遷至紫陽里二弄五年五月假張氏味莼園開三週紀念大會所演各劇成績頗優極蒙各報贊許六年四月遷至芝罘路東順興里添聘周梓章君為琴員復增美術一部顧錫元君督理其事七年六月增新劇一部特建模範舞臺作為社員實地練習之用每週公益善舉戲劇絲竹兩部必往效力社友已達六十人矣

曾經登台之社員

▲生 錢一粟(兼丑) 葉一舟(已故) 陳培文(兼老旦) 何芥園 趙聲甫(兼丑) 汪樸厂 華頌曉 李魚目 李瑞九

裘國良 陳繡保 陶友成 朱敬齋(兼丑)

▲青衣 何雨聲 余少璋 鄒佛緣

▲老旦 吳緯庚 孫菊軒(兼生)

▲淨 貝笨牛

名譽社員

▲報界 馮叔鸞 周劍雲 詹振厥 鄭正秋

▲票界 趙志強 許良臣 席少蓀 吳伯齋 錢明如 成寶鈞 周樹三 張繡祥 陳公坦 李董臣 羅葵舫 周梓寧

記久記票房丁巳年演劇助賑之始末

(鶴鳴)

久記社劇部主任錢一粟君因順直水災哀鴻遍野待哺嗷嗷遂萌演劇助賑之念惟以病不能蒞社乃於九月十八晚招予至病榻前磋商此事予意須邀社長張醒初及顧錫元馮叔鸞周梓章何芥園何雨聲諸君來共同討論一粟然予說乃函邀諸君討論逮張等來一票宣佈相請之意僉謂事關善舉理應贊成擬定下星期六實行之地點以借第一臺爲宜挽予請鄭子正秋與尤鴻卿說項蓋正秋與尤善包價可望從廉也第二日予邀正秋冒雨同至第一臺晤尤鴻卿始知該舞台星期六星期六星期日例不租借餘日包價爲六百二十元茲徇正秋情面讓價五十元經予情商至再又減少二十元再少不能矣予因日期問題尙須到社商量遂未與之表決二十晚社中開全體會社長報告宗旨衆表同情復經芥園君提議最好一切開銷概由同人担任戲資悉數充捐既避借名歛財之嫌災黎又可多受實惠全體贊成遂通過惟第一台星期六不能假座故改借亦舞台當請周劍雲詹脉脉偕予前去接洽說定包價二百七十元期定下星期晚戲館包定乃舉職事公推一粟君爲主任總務吳絳庚顧錫元等文牘鄭正秋周劍雲陸魯瞻財政包受伯會計趙子鏞劇務馮叔鸞周梓章李蓋臣等交際沙樹森洪世昌鄭耕莘許樹屏等庶務葉惠之吳鼎芬步伯勳李魚目王小晉等予亦濫竽其間一粟辭職不獲力疾從公到社兩次感冒風寒病加劇竟臥不能興對於職務仍不因病少解應辦各事籌畫精詳囑姪鏡瑩逐件抄錄寄諸社中以供研究未盡事宜則由予轉述一切計凡九日大家忙得頭暈腦昏至廿九日午後三時社員陸續到社四時至亦舞台先佈置門前燈彩及水災圖畫內部各事亦分頭部署五時半上座六時半開幕矣演劇者爲席君少蓀馮叔鸞周樹三何雨聲何芥園琴員爲李蓋臣周梓章武秀奎是日叔鸞之釣龜唱作俱佳無疵可擊叔鸞票戲多矣予觀叔鸞之戲亦多矣成績之優當以此次爲最樹三去張義神氣大妙雨聲之彩樓出場予適有事他往未能目覩但聞喝彩之聲震盪耳鼓芥園之斬子唱工猛進情彩甚多惟水紗勒鬆趙穆桂英進帳時紗帽已掀上寸許予爲之急煞急至後台幸芥園明白紗帽要落已入後臺予適至途情人重代勸過否則帽子脫落

不雅觀矣。少孫之連環套精神身段處處與鑼鼓磨合無一些外行氣不愧爲斲輪老手也。四盞燈之燒骨計極買力中有募化一場順直同鄉急賑會代表陳黃諸君利此時機當場募化遂情叔鸞君演說座客動容一時銀元銅鈔拋擲如雨（計大洋六十元小洋三十枚銅鈔六百五十個）壓軸戲爲濟顛和尚救衆生事雖近於滑稽却寓勸善懲淫之意臺下甚歡迎之惟亦舞臺座位不多僅收票一千一百三十張已覺十分擁擠幸來賓多存恕心故開幕至閉幕並未發生意外之事臨時職員亦頗盡職拉雜書之記其實也。

春柳始末記

（癡萍）

春柳肇始於日本東京主其事者爲陸君鏡若餘如吳君我尊謝君抗白馬君絳士歐陽君子倩等皆最先之春柳社員曾數次演劇於東京等處爲彼邦人士所推許其詳具見甲寅年春柳開演於謀得利時拙著宣言書中（曾刊生活日報文藝欄）茲不復贅此篇所記僅及陸君歸國後事掛漏在所難免閱者諒之著者識。

辛亥秋義軍崛起武昌春柳社員歸自日本奔走國事及南北和議告成各社員多集於上海研究劇學編撰劇本復聯合國內名流組織新劇同志會陸鏡若被推爲劇務主任壬子正月蘇州官紳以水災急賑邀新劇同志會同義舉陸鏡若與全體會員偕往初六七八在全浙會館演義務戲三月初九起移至城外開演（今民興社址）與崑劇同班售座稱盛二月初九兵變之役戲園停演新劇同志會歸滬會員聚居鹿鳴旅館某夕旅館毀於火衣裝布景悉付一炬會員僅以身免乃設事務所於海寧路三月二十九日紀念黃花岡烈士大會舉行於上海新新舞臺來會者數千人正廳包廂竟無容膝地是日之黃花岡新劇即由新劇同志會担任未開幕時爲廣州同志孫中山先生等正僭軍界大隊爲正式之致祭開幕時祭儀已畢賓客等猶未散盡次則廣州去年諸烈士之傭人僕婦寓主旅中相遇之過客等亦來祭掃適黃克強先生特地南去從車站飛馬赴岡不料祭禮已畢遂與傭人僕婦等共行祭掃之禮以聽游士婦女等之雍歌忽來廣州軍界中人邀赴紀念會遂乘馬與諸舊識握別是劇登場人名爲傭人老郭（蔣鏡澄）傭人亞四（羅漫士）亞四妻（姚鏡明）江湖先生（唐琴聲）江湖先生妻（張蘇新）麥裁縫（沈南無）徐髮匠（汪十三子）歐寡婦（馬絳士）梁村婦（胡逸安）黃克

強(陸鏡若)王副官(陳警心)四月十九二十日在四川路青年會演劇兩日四月底常州民政長屠寄因芙蓉圩水災邀往演義務戲七日陸鏡若以桑梓之地治事尤勤勛所得貨捐滴歸公鄉里稱頌既又聯演七日售座充會員旅費六月十五日陸鏡若所譯之社會鐘劇本經莊思緘吳稚暉兩先生校定乃假座南京路謀得利戲園演社會鐘兩次日夜連演七月應某界之請在張氏味莼園演劇三日八月再赴常州演劇七日九月赴無錫演劇半月十月底赴杭州拱辰橋演劇七日十一月初六在上海大舞臺演劇一日癸丑湘人陳某辦社會教育團於長沙之李真人殿延新劇同志會往是為湖南有新劇之始未幾即遷左文襄祠聲譽之隆營業之盛湘中新劇至今不復有此盛況矣久之陳某與新劇同志會以細故失歡延他團體別樹一幟新劇同志會亦自設春柳劇場於學宮街雙方對峙營業仍不相替二次革命失敗湘中政局大變春柳亦遭波累陸鏡若歸滬組織新局湘事由吳我尊維持甲寅春新劇同志會租謀得利戲園開設春柳劇場之議定會員全體東歸甲寅三月二十日春柳劇場正式開演於謀得利時海上新劇社林立春柳占地既僻在外灘演劇復恪守範圍座客之絕無文藝思想者蓋絕足不至春柳在萬半年耗資數千金幸人心固結對於劇務仍日夕研究不露衰象會鄭正秋新社輟演約陸鏡若繼之遂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以春柳名義遷福建路新民原址至乙卯二月底輟演乙卯三月廿五日春柳再開演於謀得利或勸陸鏡若降格以求通俗鏡若却之曰春柳自有宗旨以營業殉宗旨則可因營業變宗旨則不可其言雖愚其志甚苦至五月初一又輟演而鏡若已心力交瘁矣

六月十二日赴杭州西湖歌舞臺演劇兩月陸鏡若因病歸滬某月某日卒於家春柳亦與之俱亡矣

啓民社始末記

(菊園)

癸丑九月商務印書館張屏翰趙筱儂王起予許夢覺羅玉亭諸君發起通俗新劇團持其草章就商於周君劍雲其宗旨欲組織一劇團專赴鄉村等處演劇以期普及教育不取看貨周君之意恐不能持久迺將其草章逐一改正定名啓民新劇社偕黃鏡寰張屏翰兩君往晤管君義華管君披閱一過亟為首肯但驟以啓民新劇社相標榜恐外間誤會又一新劇社開幕(其時海上劇社祇新民一家)

磋商多時乃加入研究二字遂定爲啓民新劇研究社請周劍雲鳳昔醉朱耐吾徐木鐸張棟香周牧庵譚沂生諸君加入發起人之列刊印草章招募社員至十月一日開正式成立會於英大馬路惜陰公會(日後練習即在此處)時社員有三十人來賓到者爲陳國樞梅竹庵畢雲程邵廷玉管義華丁棟諸君(皆爲本社名譽贊助員)公推周劍雲君爲臨時主席宣布緣起簡章及進行方法並有來賓社員之演說當場舉定孫玉聲君爲正社長「時孫君因事未到」張屏翰君爲副社長管義華君爲文牘員許夢覺君爲舞臺監督鳳昔醉君爲教練員王起予君爲會計員韓德卿周劍雲傳春秋計健南周牧庵諸君爲評議員徐木鐸趙秋儂二君爲書記員黃鏡寰羅玉亭張棟香范濟臣四君爲交際員每晚八時至十時爲練習時間既而入社者日見增多惜時公會地址狹不敷用乃移至廣西路寶安里神州醫藥局內造有模範舞台以爲社員實地練習之所並刪去研究二字以促進行韓德卿周劍雲鳳昔醉三君以前之簡章尙未完備與周被蒼高漢飛諸君詳細討論歷一星期始克告成共分八章三十二條週詳穩健有條不紊列議事幹事兩部如政府之分司法行政不啻議會之與內閣也議事部議員爲周劍雲鳳昔醉高漢飛周被蒼周牧庵范濟臣計建南羅玉亭傳春秋葉爾銀諸君以韓德卿爲之長幹事部職員編制如周劍雲蔡曼情高漢飛三君庶務爲馬達君穆繼昌兩君文牘爲周映雪君會計爲戴雨青唐空塵兩君教練爲孫玉聲鳳昔醉兩君以趙小儂爲之長餘均照舊後台監督取消議事部有議案有秘書社長幹事所擬辦之事非經議事部議決無效是啓民社雖一新劇團體固儼然共和國之內閣制也十一月贊助員陸德庠君結婚全體同志在徐園串演自由姻緣一劇以伸慶賀此劇爲孫玉聲君手筆初次露面即邀觀者贊許十二月假座共和中舞臺串演鳳昔醉君所編之情海波於是春申江上漸知有啓民社三字年冬幹事部長趙筱儂因事離滬函請辭職經議事部議決劃幹事部爲執行演劇二部執行部長韓德卿當選演劇部長鳳昔醉當選議事部長周劍雲當選是時社員已增至六十人名流蒼萃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未幾副社長張屏翰社員王起予許夢覺周牧庵等與執行部長韓德卿因辦事掣肘意見不合大起衝突如水火之不相容冰炭之不相入兩派互攻卒至決裂張君等避不到社竟成不脫離之脫離周牧庵復在電光日報肆口漫罵破壞多端小題大做觸動公憤遂有甲寅二月公逐出社之通告社長孫玉聲更要控之公堂爲法律之解決經人調停而止本社由誕生時代而進於成立時代由練習時代而進於問世得代波明水淨

秩序井然。韓德卿與周牧庵兩派迭起風潮。然亦事過即忘。無芥於心。至三月十五夜。始達到正式開幕之目的。地點在廣西路中國紅十字會後面。本時疫醫院舊址。五幢樓房所改。容積可四百人。無包廂。精雅堅固。別有精神。不能登臺之社員告退者約二十人。餘則興高采烈。眉飛色舞。風昔醉定名倩影。周劍雲名江湖。高漢飛名梨痕。韓德卿名達心。唐空虛名夢蝶。戴雨青名病蝶。陸元聲名閨魂。台蔡曼倩。羅玉亭。陸健兒。田憐心。羅天慧。傅韻天。胡花魂。葉拂塵。葉冷癡。劉淚鵬。張瘋鸚。李瘋呆。錢醉翁。周諳梨。張秋馨。蒲殿香。張悲秋。吳夢馨。袁夢鶴。程笑呆。蔡小艇。仇狂僧。沈民隱。胡雲洲。李塵隱。張怨情。陳野鶴等共四十人。外請吳寄塵。葛劍胆。龔嘯恨。盛覺非。陸繡谷。五入人社社中。葉懷新之中年。且范如癡之彩旦。藝頗不弱。惜為家庭干涉。不能登臺。所演之劇最著名者為俠兒女愛之害。惡嫂嫂雙金錠。啓民鐘。女丈夫。花小桃。阿珍。釵光劍影。月簾花影。鴛盟離合。配薄倖郎。彩兒等劇。以上皆本社所編。普通舊劇。各家常演者。尚不計數。每一新脚本出現。座位預定一空。城內諸大戶皆不遠十里而來。首倡古裝新劇以新觀者耳目。一時輿論羣起贊美。報紙揄揚之文連篇累牘。四月新劇公會成立。本社舉周劍雲。高梨痕兩君為代表。六大劇團聯合演劇。本社被選者十二人。即達心。嘯恨。江湖。寄塵。劍胆。梨痕。病蝶。瘋鸚。瘋呆。鵬魂。健兒。狂僧是也。社中職員。總理孫玉聲。總董周劍雲。董事高梨痕。戴病蝶。後臺監督韓達心。吳寄塵。兼編劇員。續任者為高梨痕。葛劍膽。編劇蔡曼倩。論學以周江湖。高梨痕。蔡曼倩。風倩影。吳寄塵。葛劍胆。龔嘯恨。盛覺非。八君為最。餘皆有普通之學識。能作尋常函札。此句本不應寫。祇因今之新劇家大半目不識丁。胸無點墨。能作函札較不會寫字何如。論藝則風倩影之花旦。兼悲旦。潑旦。周亞父。江潮所改。之莊嚴。老生兼言情。小生高梨痕之軍事。小生兼風騷。且趙筱儂之書卷。小生韓達心之家庭。老生羅玉亭。陸健兒。陸鵬魂。劉淚鵬之小丑。戴病蝶之小丑。葉拂塵之老旦。周雛鳳。諸梨所改。之童子生。龔嘯恨之悲旦。葛如胆之中年。且吳寄塵之陰險。老生皆本社傑出之才。論品則教品立行為本社第一要義。社中份子皆商學兩界人物。故良厚者多。絕無近時新劇家惡習。吳夢馨性喜獵艷。即令出社。陸健兒拜吳寄塵為師。而舉止佻儇。素行輕浮。為同社所不齒。未幾忽與著名女滄牌三人黨相識。高梨痕。周亞父。戴病蝶。風倩影四君。偵得確實證據。以其破壞本社名譽。要求社長請其出社。一面登報申明。以符定章。吳寄塵以師生關係。聯絡數人出而反對。喧賓奪主。實為非法。疊開兩次大會。卒以中立派太多。不能解決。兩方爭辯益烈。大有不並立之勢。

勢。韓達心。初亦主張斥逐者。及見吳派人多。忽論調一變。加入彼中。社長孫君。惑於陸。可取一言。命其寫一伏辯。改過自新。由吳等作保。如敢再犯。斥逐不留。並挽人向周高戴鳳四君。轉圜而陸健兒。賤骨天生。不可救藥。終以不爭氣而出社。吳寄塵與社中重要人物之感。情自此傷矣。六月遂出啓民。隨新民社赴漢。某公館蕩婦。亟垂青。鳳倩影。幾為所盡。幸周亞父高梨痕兩君。早已察覺。以大義責之。倩影爽然。若失。謝過不遑。急揮利劍。而斷情絲。迺克保全清白之軀。本社營業三四兩月。頗不冷淡。每日約得五十元。祇以股本未能收足。遂至入不敷出。一交盛夏。本戲館衰落之秋。資本單薄。安能持久。六月中不得已而停演。有醒民社。慕本社名。願入股合併。然其數至微。不及千元。七月初重行開幕。卒以經濟支絀。延至月杪。乃一蹶不振。不能再起。社員熱忱演劇心力交瘁。雖訂有合同。皆未照章辦理。所欠薪水。變成股票。以前耗費更無論矣。本社既歸失敗。孫總理損失頗鉅。債務叢身。無暇兼顧。辭去社長之職。諸社員雄心不死。復賃事務所於法界首安里。更舉職員以維社務。韓達心君提議改社長為理事。衆贊成。於是周亞父以最多數當選為正理事。高梨痕當選為副理事。文牘風情。影編劇。蔡曼倩會計。蔡小艇幹事。趙筱儂葉拂塵書記。陸鵬魂盛覺非交際。戴病蝶羅玉亭劉淚鵬葉冷癡去。留僅剩二十餘人。唐夢蝶首竄兩端。心志淡薄。視社事已無希望。遂一去不來。八月廿一夜假霜鐘社串演十字碑一劇。以為事務所開銷之需。九月副理事高梨痕返鄂。十月幹事趙小儂赴粵。同時曹徵笑。羈聘往寧波演劇。社員中半為職業所羈。不能分身。又以曹君約之已久。本社二次停演。即有赴甬之議。當時係全體。適由陸鵬魂葉拂塵葉冷癡李立佛傅顯天盛覺非葛民隱仇狂僧蔡小艇諸君前往。此外皆曹君所邀。非本社全體也。開演半月。阻於官場勢力而止。同人本以此行為遊歷。當即返滬。胡花魂隻身往錫。所交非人。習於下流。人格掃地。開除其名。不與為伍。穆笑呆對於甬事。搬弄是非。挑動兩方。惡感復欠。社中公款一走無蹤。亦斥逐出社。以符定章。韓達心滿口熱心。社事自入申。舞臺後趾高氣揚。久不到社。每月會費亦不交納。申舞臺歇業。加入人民。鳴從此不可一世。視舊同志若路人。其人言不由衷。好作違心之論。初則聯絡社員。謀據要津。繼乃獻媚社長。凌壓同志。孫先生慈祥愷和。氣迎人。頗受其惑。而諸同志皆鄙夷不屑。道一肚苞茅。動言自由平等。權利思想充塞五中。惟視金錢為去留。無絲毫良心可言也。以達心之大才。雖入政界亦易得志。區區新劇抑已未矣。取富貴功名如反掌。達心願為識時務之俊傑乎。人各有志。竟除其名。十一月蔡小艇林夢醒兩君請往石浦演。

劇謂該處市面如何繁盛。人民如何開通。諸君喜遊何妨。一行葉君爲好奇心所動。仍同陳君八人而往。至則大失所望。蓋石浦環地。皆山。迺一鄉鎮。始知受愚。蔡林二人復唆其狐羣狗黨。相要挾。集君等毅然拒之。不願久駐。數日即歸。周君以蔡小艇乃本社社員。何心術之劣。一至於此。竟作獻西川之張松。媚金邦之秦檜。非本社之公敵。實社會之害馬。怒逐此賊。以爲刁猾不法者戒。乙卯正月。沐塵舞臺。俞問天君聘請風倩影。周亞父。葉拂塵。李立佛。四君入社。內容竄改。旋即停演。五月。漢口張秋俠君致函周君。亞父。擬請本社全體赴鄂。演劇。周君以社員星散。招集不易。婉言謝之。七月。杭州新舞臺托許君善僧。面懇周君堅請一行。亞父以友誼所關。又慕西湖風景。遂約龔嘯。恨。葉冷。癡。盛。覺。非。傳。顓。天。李。立。佛。諸君及春柳之吳我尊。歐陽予倩。吳惠仁等。束裝前往。風倩影君爲職務所羈。萬難分身。祇請假客串三日。浙人交口譽之。留連兩月。以演資作旅費。優游六橋三竺間。意至得也。繼聞新舞臺營業不振。有閉幕消息。乃於九月回滬。龔嘯。恨。李。立。佛。轉進民興。周鳳兩君遇公益善舉。始一露色。相平常。則不輕易客串矣。綜計本社四十餘社員。除過返家園。革除出社者。外。祇周亞父。風倩影。葉拂塵。趙小儂。高梨痕。劉淚。鵬。陸。鵬。魂。葉冷。癡。羅玉亨。戴病。蝶。傳。顓。天。李。立。佛。盛。覺。非。田。憐。心。仇。狂。僧。十餘人。始終如一。不改初心。嗚呼。我啓民社。名溢南北。譽滿春江。苟非孫玉聲君之毅力。周鳳高趙之熱心。恐並此成績。亦無之。欲於社會上立一堅固。超越萬劫不毀之正當團體。豈不難哉。爲述其始末。以爲留心新劇者告。掛漏之處。知不能免。秉筆直書。不計恩怨也。

附本社最初章程

弁言

吾國晚近以來。徒以人民智識未啓之故。遂至民氣不揚。民德漸墮。民生日敝。民權莫張。問之社會。荆棘遍地。叩之家庭。怪象百出。若云化之以教育。則時日久而功效遲。若云科之以刑罰。則畏懼生而詐僞作。皮黃雞奏。則祇堪悅耳。而難啓人心。鑼鼓並陳。則徒供玩好。而無裨世道。然則欲集全國人民而導之善途。固舍新劇莫屬焉。溯自歐風東漸。新劇盛行。形形色色。狀之舞臺。開民智於無形。補教育之不及。寓警惕於談諧之中。啓愚頑於言談之際。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俯仰行止。咸有深意。此新劇之所以有益於人心世道。與舊劇異也。年來吾國雖有新劇團成立。四布於皖湘江淮之間。然收效甚微。未能完善。同人有鑒於此。爰集同志。創爲啓民新劇社。互相切磋。互相

討論立他日新劇之基礎。以與國人相見於舞臺。謹訂約章。俾衆遵守。開明之士。曷歸乎本。

第一章 總則

一定名、本社抱啓發人心改良社會之志願。定名啓民新劇社。

一宗旨、本社以實行社會教育爲宗旨。

一社所、本社所設在英租界廣西路寶安里第一石庫門內。

第二章 社員

一資格、本社社員。以有清白品格。正當職業。普通學識。健全身體。能始終擔任社務者。爲合格。

一入社、凡有上列之資格。與本社宗旨相合。能遵守本社約章。得社員之介紹。經議事部議決者。准予入社。當入社時。須照章繳納社費。暨最新四寸半身照片一張。並由介紹人填寫證書。及本人親具志願書。以昭信守。

一責任、社員咸有輔助本社發達之責任。

一約章、本社社員。皆當遵守左列之約章。以維社務。

甲、社員不得以個人或少數人。借用本社名義。並不得違背公決之辦法。

乙、社員不得兼入其他新劇社。

丙、社員不得託故告退。另入他社。如有意見不合之處。儘可提出意見書。交議事部討論。以便和平解決。

丁、社員不得將本社劇本授與他人。或他社。如未曾演過者。更宜嚴守秘密。

戊、社員不得爲他劇社編劇本及教劇等事。

己、社員不得個人在外受聘。以及獨自客串等事。惟遇公益善舉。不受薪金者。不在此例。然亦須先行通知社長。提交議事部核准。

一義務、社員有納費之義務。有練劇之義務。有編劇之義務。有演劇之義務。

一、權利 甲 社員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利。

乙 社員有提議事件。交議事部議決之權利。

一定額 本社定額六十名。

一、科級 凡填志願書。納社費。實行練習者。爲正科社員。不練習爲預科（練習與否。各人自定）。

（以上無論何科社員。每逢集會時。均須到社。如有要事。須先行告假。或臨時來函通知。）

一、等級 定生旦丑爲三部。每部分四等（優超特頭）由社長總幹事。及教練員選定。經議事部議決。各部設部長一人。以優等員互選之。惟須得全部半數以上之同意（此條俟正式開演時實行。其等級之差別。視技藝之優劣爲準。可隨時升降。以資鼓勵。）

一、社費 每月常費大洋一元。按月十號以前繳清。不得延緩。

一、出社 社員有違背本社約章。以及各種不名譽事。得社員五人以上之提議。經社長派員調查屬實。即交議事部議決。令其出社。並登報聲明。以全本社名譽。否則一概不准隨意出社。如有不得已之事。必須告退者。應將告退緣由。詳告社長。交議事部議決。

第三章 職任

一、議事部 議事部以左列各員組成之。

議員十二人。由社員公舉。

議長一人。由議員互選。

書記員二人。由議長推舉。

庶務員一人。由議長推舉。

議事部之權限列左。

有修改章程之權。

有選舉社長之權。

有議決預算決算之權。

有查賬之權。

有建議之權。

有議決社長交議各案之權。

有承認社長舉薦總幹事之權。

有承認總幹事舉薦各幹事之權。

有議決社員入社出社之權。

有議決社員等級之權。

(議事部議事規則由議事部定之。)

一、社長

正副社長。由議事部公舉。得票佔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為當選。
正社長之職務如左。

主持全社事務。

代表全體社社。

副社長之職務如左。

輔佐正社長辦理全社事務。

遇正社長有事故時。得代行其職務。

二、幹事部

幹事部以左列各員組成之。

總幹事一人。由社長舉薦。得議事部同意。

教練員二人。由總幹事舉薦。得議事部同意。

編劇員四人。同上。

文牘員一人。同上。

書記員二人。同上。

會計員二人。同上。

庶務員二人。同上。

佈景員二人。同上。

化粧員二人。同上。

交際員四人。同上。

幹事部之職務如左。

整理會務。

管理會務。

管理後台。

輯編劇本。

教練戲劇。

籌畫排劇事務。

置辦化粧佈景等件。

編制預算決算

掌理銀錢收支

鈔繕各種文牘

一切社會交際

(幹事部辦事規則由幹事部定之)

一、任期 本社各職員均一年一任。得連舉連任。(設職員因特別事故中途告退者照章隨時補選)

一、限制 本社職員一人不能兼任數職。如有學藝過人衆所景仰者至多兼任二職。但部長(指等級部)不在此例。

第四章 社務

一、社務 本社以編演含有教育性質之新劇爲主。並辦理關於新劇之種種事務。

第五章 時間

一、討論 每晚八時至八時半

一、練習 每晚八時半至十時

一、休息 每逢星期日

一、參觀 每逢星期六晚。歡迎來賓參觀。平時概不接待。

第六章 經費

一、特捐 卽社員與非社員之特別捐款。

一、常費 卽社員按月繳納之社費。

一、基金 募集基金之辦法由議事部另定。

第七章 開會

- 一、大會 本社每屆週年舉行大會一次如遇緊要事故得臨時召集。
- 一、議事會 議事會會期由議事部自定。
- 一、幹事會 幹事會會期由幹事部自定。

第八章 名譽員

- 一、名譽社長 凡於新劇有經驗於社會有聲望之士能熱心指導以及能慨助鉅資於本社者由社長推舉經議事部同意認為本社名譽社長。

- 一、贊助員 凡贊成本社宗旨能每月照繳社費或盡編輯劇本之義務而不能到社練習者本社當推為贊助員惟每月到本社至少在二次以上以資聯絡。

- 一、附則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如有不妥之處得由議事部議員三分之一之提議經全部過半數之同意可修改之。
- 議事部規則

- 一 本議事部之議員按本社章程第三章之規定選舉之。
- 一 本議事部之權限按本社章程第三章之規定施行之。
- 一 本議事部之職員如左。

議長主持全部。

書記司理文件。

庶務佈置會場。

- 一 本議事部議員到會過半數始可開議。

一本議事部常會期。每逢星期四六。七時半至八時半。

一本議事部遇有緊要事故。得臨時召集。開特別會。

一本議事部常會。不足法定人數時。得改爲談話會。但無議決案件之權。

一本議事部議案。不論社長交議。與議員建議。均須先期交與議長。由議長編次開議。

一本議事部開議時。議員發言。須有秩序。不得叫囂喧嘩。及擾亂他人之言論。

一本議事部議案。得到會議員半數以上之同意。作爲通過。如遇贊成反對同數時。得由議長決定之。

一本議事部有收受本社社員。對於社務意見書之義務。

一本議事部不得收受違背章程之議案。

一本議事部遇有社長。或總幹事商榷之處。得咨請其出席。

一本議事部對於社務有不明之處。得提出質問書。請幹事部答復。但須有四人之連署。方克有效。

一本議事部議員。遇有事故。不能到會。須先期向議長請假。

一本議事部議員。如放棄職權。久不到會。至一月之久者。得公決取消其議員資格。

一本議事部議員。如有半途出社。及不得已自請告退者。須由本議事部公決。請社長照章補選。

一本規則如有不完備之處。經議員三分之一之提議。得公決修改。

幹事部規則

一本幹事部之組織。按本社簡章第三章之規定。

一本幹事部常會期。每逢星期三五。七時至八時。

一本幹事部議案。分交議決議兩項。

一本幹事部議決各事由各職員照辦。

一本幹事部提議事件由總幹事與社長接洽後繕交議事部。

一本幹事部職員有在議事部出席之必要時須出席磋商。

一本幹事部交議各案於議事部未通過前應守秘密。

一議事部議復各案由總幹事通告各職員執行。

一本幹事部規則有不妥之處經職員三分之一提議公決修改。

民興社始末記

(吳寄塵)

甲寅之春新民社開演於石路天仙園舊址(此處現已改造)營業發達臻於極點各處之資本家競視辦新劇社為投機事業民興之組織亦其一也民興社主張氏為新民社之老看客其時新民社員蘇石癡因事被擯乃慫恿張氏出資組織劇社張氏前曾辦南市新舞臺素有經驗知新劇當此全盛時代苟再能多製特別佈景定卜社會歡迎復邀湖州巨紳丁氏附股共集股本壹萬五千元於六月底立事務所於貴州路牛庄路口羅致劇人包銀之巨駭人聽聞如凌憐影每月六百元之類是也當時新劇旦角最為滬人歡迎者為凌憐影陸子美二君子美為民鳴檯柱經氏倚其甚殷不易邀請憐影為新民台柱又豈易入手因石癡係新民份子與憐影較近乃以六百元一月之大包銀動其心再以顧雷音羅笑倩之私交動其情用心亦良苦矣旋被鄭君正秋偵悉與民興大起交涉石癡碍於情乃解約(民興因憐影損失近二百元)於是出類拔粹之旦角俱為新民民鳴邀去不得已而創男女合演之議旦角既無小生除笑倩外亦無相當人才王幻身本以旦角得名至是乃改演小生並請報界巨子王君鈍根主編劇本日夜練習於事務所內至八月初四日開幕尙無出色旦角乃以女社員沈儂影作傀儡小子與劍膽雷音輩在佈景後(或躲在桌下做雙簧)臨時指揮儂影天資睿慧一星期後居然能獨當一面復加入一嘯美雲君玉等男女合演乃能號召一時十月底予果報錄編成排練二星期復易名試演於日間大

受社會贊許(劍雲按此類戲無論如何賣錢鄙人終不謂然)連演至十天之久共售洋九千餘元於是基礎固而傾軋之風競矣至明年老西鼎案起復編新愛國血黃金鐵血等劇號召於時許靈隱因演此二劇得名天不假年至七月靈隱歿民興如折股肱不得已乃邀王无恐入局不一月黨派分歧傾軋時聞而營業亦一落千丈至丙辰春張氏召集後臺諸辦事員諄勸化除意見湮隨聲下全體大感動其時新舞臺適編就是我滬上人士趨之若鶩予乃編原來是你廿四本以競爭卒能補已虧之資本挽已墮之名譽至年底結賬是年共贏二萬餘金丁已春前臺辦事人又不洽張氏憤而組織蘇社以申社事專責尤君軼凡管理之尤君優柔寡斷於是顛倒是非小人得志淆亂黑白正士灰心而大好之民興劇社竟如呻吟床褥之病人苟當時能再精神團體上下一心未始不可救藥乃有賣者或沈湎於酒色或恣情於嫖賭劇社中事幾致無人過問張氏睹此現狀知無可挽回然亦不忍使四五年團結在一處之同志一旦散處四方乃商諸予遷南市新舞臺開演集能共甘苦者三十餘人卒因地利關係一月而罷於是上海不復有民興之標幟矣嗚呼集萬餘金有片之資本耗十餘人無限之心血組織一團體談何容易而因個人之私利慾壑未盡如意乃使之失敗而不惜其肉尚足食乎縱觀民興自甲寅秋成立至丁巳夏消滅閱四寒暑每於精神團結上下同心之時則營業大振於精神渙散上下猜忌之時則營業式微是可知挾私心重私利之輩實為辦事之大障礙吾人苟欲盡力於社會則私心萬不可存私利萬不可圖存私心重私利則名譽未有不壞名譽壞則社會上無立足地害公害私兩無裨益願吾劇人勉旃。

誌玉成科班

(切膚)

想九零姓田名際雲天津盛軍小班之徒也唱花旦清光緒戊寅掌班霍善之帶領全班來滬在石路金桂茶園演唱明年己卯各童作滿師班即解散想九零為班中之領袖者在滬年餘交遊頗廣所往來皆紳商之表表者以故手臂闊綽因自起一科班名曰玉成其中著名角色如劉廷玉馬金祿等迨將畢業挈之來滬於湖北路開設丹桂園另邀門青衣水上飄老生奎天紅小生小金紅文武老生大子紅(名劉廷順廷玉胞兄)外加文武各角以排演斗牛宮寶座願後回天津冬季再來上海於寶善街開天成未幾仍遷丹桂原址邀黃月山為經理時屆夏令恐營業清減特排演封神榜卅六本目村王進香至破十絕陣到絕龍崗聞太師歸神止並以重價聘一

三。紅。一。斗。金。等。演。唱。至。冬。即。全。班。返。京。從。此。想。九。管。久。駐。都。中。聲。望。日。隆。云。

誌天華科班

(切膚)

顧崇德。天津人。孔武有力。尤善馳馬。自紫竹林。開爲租界。西商雲集。知顧能飼馬。多厚遇之。歷年賽馬。唯顧之馬。屢獲優勝。西商等後以贏餘移贈。不數年。遂成巨富。津埠戲班林立。顧見獵心喜。即團一科班。名曰天華錦。未幾與洋人涉訟。延及兩載。仍歸於負。賴年居積資。變價以償。無顏駐津。即帶小班。全部航海來申。時光緒二十年也。抵申後。在新馬路賃屋暫居。次日逃去一青衣。一開口跳進城。到道署。鳴冤聲言。顧持刀恐嚇。強欲鴆殺云云。縣署承審。是案以顧能操西語。滬地洋商必與往還者。故不加窮詰。僅判二份遞解清江浦原籍。顧經此挫折。所費不貲。又以無戲館基址。間居一年之久。始在張園演唱。久更不給。幸房主人爲程麻皮相處日久。與程商。繼以胡家宅一帶市房。略加修葺。改建戲園。名天華茶園。於丙申九月開鑼。至戊戌春。萬難支持。由同業介紹。至蘇州大觀園招小班。全部往演。不給包銀。每日僅給飯食。洋五元。顧值此窮途計。亦良得。惟顧自初到滬時。即發生訟事。恐各童伶再爲人計。誘故後臺。不準任人往觀。又禁止各童伶出外剃頭。班中僅製備一刀。互相代剃。此次赴蘇。人給東洋剃刀一柄。命各童寶藏之。而顧至是飽暖思淫。遂演成極大之慘劇。班中有花旦名賽美仙者。其父吳某一貪壬也。向例科班學徒未滿師。前家屬不得往來。雖父母之喪。亦不得守制。吳某因家貧。無立錫地。來滬投靠。其子顧念其年老。留之班中。令充雜職。詎吳時陵使各童與顧爲難。有青衣名星明月。年少而膽大。亦受吳之蠱惑。一日竟以東洋剃刀。割傷顧之腎囊。顧浴血奔逐。星明月甚急。意欲置之死地。幸星伶飛步逸去。衆亦驚訝。遂由棧主顧松山送入天賜醫院。中醫治後。竟致死。顧松山電津促其子來蘇。而醫院之拍醫生又欲爲顧復仇。顧子婉言謝之。謂反傷老父名譽。請其不必聲張。攝攝。顧即扶柩回籍。當衆將各童伶字據一一火焚之。小班暫由松山代掌。俟將各債償清。即任其星散云。

誌金桂軒

(切膚)

自光緒初元以來。上海流氓折稍之風甚熾。是時捕房權力尙不甚大。而內地官廳又禁止不力。故其勢一發而不可驟遏。津人修四者。有力如虎。人多畏之。先中武探花後犯案。斥革改名中式魁。聞上海訛詐生涯較津爲佳。遂來滬。而本埠流氓見修至。即奉爲首領。修在

庭坊開金桂軒不但閑居角色概行羅致即搭班他園者亦強邀硬奪人畏其狠莫敢與爭一詩有流氓戲館之稱與現今口口路之烏龍舞臺可謂後先輝映云（按昔日之流氓即今日之折白也其嬗蛻時代在光復間）

南丹桂與廣潮幫大決鬪

（切膚）

商人劉維忠開丹桂時（約在滿庭坊五馬路等處今不能確指矣）名角如林人材最盛嗣又在小東門洋行街另闢一南丹桂如孫菊仙楊月樓輩按日兩處輪唱以資號召一日有南丹桂之跑龍套某甲在小東門押鋪因細故口角繼以用武押鋪為廣潮幫約齊數百人蜂湧至南丹桂尋釁時在午後四句鐘園中正袍笏登場座客雲集見此情形隨即停鑼將大門緊閉而看客亦皆閉於園中羣情惶急少時北丹桂聞信以為楊月樓已被劫於是北園之衆武行由任七率領而南狂奔而至任七本江湖賣藝出身其拳術及單刀確有真貨本領帶刀入人羣中遍尋月樓不見實則釁事時已開風由後臺逾垣逃回北市矣潮人雖衆皆尋常商店中人又豈衆武伶之敵時道縣營廳等已出城彈壓兩方面如臨大敵各店鋪俱畏事相率閉門罷市嗣經潮州董事及丹桂園主劉維忠出場解散幸未傷人後復竭力排解兩造俱罰了事然廣潮人之怨毒皆集於楊月樓一人之身亦冤矣哉其後楊之與大獄其種因未始不由於此而發郵則由廣商章姓奸佔案時上海道馮上海縣葉均廣東人楊月樓於此案得以不死真萬千之幸也南丹桂不久亦閉歇

丹桂第一台之歷史

（切膚）

同治間商人劉維忠開辦丹桂戲園旋因虧折名小生杜蝶雲繼之光緒初復盤興大奎官孫春恆接開後吳蟾青創建大觀名角如林丹桂遭此勁敵遂不支旋亦停閉光緒十年秋劉維忠復於福州路開新丹桂（即今之第一臺址）營業仍不支其房屋售與何丹書劉疾革時堅囑丹書曰丹桂為吾一生心血所聚將來房屋無論租與何人丹桂二字萬弗更易則吾死瞑目矣前清季年南市新舞臺崛起而北市大舞臺新舞臺相繼遞興丹桂亦鑒於時勢之潮流改築舞臺因名曰第一臺惟上仍冠以丹桂二字民國三年許少卿去後尤鴻卿繼之名仍舊蓋房主人不忘亡友之言也

小金台班之內幕

（睦公）

庚子以後。滬上戲園。凡邀名角。身價較前已高。昔天仙園管事某。嘗對園主趙殿臣言。角色包銀。日見其大。將來不知伊於胡底。與其被人挾制。曷不集二三萬圓。團一科班。內中如得三數人能賣座。此後即可再續小班。豈非主權在己。利不外溢。天仙主人深以為然。籌備資本。煩某俗總司其事。團一小班。約得幼童五六十人。名曰小金臺。班賃西新橋直街同福里。為事務。所以其戚津人某為監督。某年逾半百。衆皆以為老成可靠。乃竟有大謬不然者。時當夏天。仙主人至丹桂訪夏月恆。告以今晨到小班。寓中見某童送茶前來。步履艱澀。目有淚痕。異而詰之初。不敢言迫之。始言某老以威力迫脅我等。夜深以捉臭蟲為暗號。指明某人前往侍候。事完犒賞銅圓五枝。昨夜忽令我承值。不允則欲置之死地。不得已從之。故今晨尙覺痛楚也。似此胆大妄為。特來請為共商萬全之策。倘再遷延。全班無噍類也。月恆囑以不可聲張。致毀小班名譽。使其父母聞之事。將不可收拾。為今之計。祇有將全科遷入園中。另派他人管理。某老逐之可也。趙從其說。後小班畢業。竟無一特色者。馬春樵水上飄。七金子張勝奎趙春廷等皆出身此班者也。

上海票友調查錄

(義華)

上海票友。至今稱盛。茲就十年來記憶所及。錄其別號。及拿手戲。以公社會。談上海票房者。所當知也。遺漏恐不免。閱者能補正之幸甚。

姓氏 別號 拿手戲

文少如 (桴海客) 罵楊廣 梅香節 捉放曹

趙志強 (應宜生) 戰長沙 文照關 天水關

趙資堂 (雲臺小隱) 奇冤報 捉放曹

毛祝三 (秣陵釣叟) 上天臺 雙獅圖

夏禹颺 (市隱居士) 取城都 華容道 取三郡

管西園 (戎馬書生) 賣馬 碰碑

鄒稚林 (漱石山客) 除三害 救母

鮑鶴齡 (皖南野鶴) 陰陽河 瓊林宴

朱光明 (蓬萊居士) 洪羊洞 鐵蓮花 打棍出箱

管海峯 (滬賓逸士) 戲迷傳 拾黃金

陳運新 (閑樂軒主) 取帥印 李陵碑

陳玉麟 (滄海客) 四進士 戰蒲關 盜御馬

許少甫 (黑 珍) 審刺客 跑 城 羣英會

羅亮生 (塞江舟子) 桑園寄子 洪羊洞 烏盆計

何如之 (笑 隱) 打漁殺家 十八扯

陳維榮 (鏡湖舟子) 李陵碑 舉 鼎

席少蓀 (壯學子) 獨木關 落馬湖 連環套

馮叔鸞 (馬二先生) 吊金龜 烏盆計 老黃鵲

陸潤生 (鶴 巢) 飛虎山 黃鶴樓

陶植之 (五柳居士) 頂花磚 慶頂珠

陳志剛 (嫩 綠) 武家坡 玉堂春 桑園會

周仲卿 (柳營試馬) 教 子 彩樓配

索嘉德 (天聲) 盜御馬 斷太后

楊亞嵩 (春雷) 鏢美案 探陰山

王玉書	(容膝)	斬黃袍	白馬坡	梅龍鎮
貝玉書	(乙峯)	鳳鳴關	定軍山	
趙雲台	(客串我)	三叉口	金錢豹	
毛乾豐	(玩世客)	查頭關	拾黃金	
屠開徵	(蘭亭俠隱)	翠屏山	金雁橋	一枝桃
楊國珊	(逍遙客)	翠屏山	白水灘	
胡仲齡	(一鶴)	慶頂珠	盜御馬	
李廉甫	(靜菊)	連環套	黃鶴樓	
沈景麟	(國風)	黃鶴樓	萬里封侯	
錢琴東	(一粟)	硃砂痣	魚藏劍	
巢漢臣	(步郎)	打嚴嵩	桑園會	
許良臣	(曠修)	天堂州	武家坡	
沈豹臣	(江嘯)	打棍出箱	九更天	
俞仁菴	(雨痕)	白門樓	羣英會	
成寶鈞	(秋農)	洪羊洞	捉放曹	
許瑞田	(饒平野鶴)	盜御馬	獅子樓	
范永春	(靜心客)	教子	救母	

馮子明 (一笑) 胭脂虎(串旦) 梅龍鎮 (串旦)

詹雨門 (脉脉) 空城計

何家鏞 (芥園) 轅門斬子 斬黃袍

何裕生 (雨聲) 彩樓配 武家坡

楊潤身 (潤身艸廬) 法門寺 八義圖

丁仲英 (湘江舊主) 教子 硃砂痣

錢玉齋 (無我居士) 吊金龜 硃砂痣

周樹三 (鍾山樵子) 送親演禮 吊金龜 (串張義)

熊松泉 (莫愁漁人) 黃鶴樓 烏龍院

戲

曲

源

流

悲
鴻
齋



本書趣味淵永情節離奇文詞詳明結構緻密讀之令人匪夷所思不忍釋手當此赤帝施威酷暑逼人此一誠誠可作消暑遣暑之計也愛閱諸君欲購從速幸弗交臂失之全書計三萬餘言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偵探小說鐵手

是書為謀財奇案與近今滬上各影戲院所映演之鐵手片毫無絲不爽情節離奇令人匪夷所思賊黨設計陷人凡數十次皆為無名之俠士所破壞當時雖有偵探密布無從而破賊黨之巢窟殆夫大盜就死俠士方自首投案誠為偵探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也愛閱小說諸君此一編當知予言之不謬也全書一百五十八頁約六萬言定價大洋四角

偵探小說看勿出

看呀！看呀！又有一本新書出來了！是一本小說講的是一件偵探的事情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看勿出這本原名是叫做黑箱案何以偏偏教他叫做看勿出因為這件事實在怪得非凡的雖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偵探也看他勿出所現在滬上新舞臺裏已經排演這齣戲了做得神出鬼沒大家稱他做得很好但是沒有曉得他的情節遂看得莫名其妙不懂他所演的什麼若使看了這本書然去看這齣戲一有了線索是越覺有滋味覺有趣了就是已經看了看勿出的人看這一本書是越覺明白越覺細緻些快！快！快！快快！來買每本定價只有洋二角

偵探小說就是我

是書敘述法國大偵探家骨谷之子骨石為命案牽骨谷為子雪冤訪緝凶手經歷無限艱辛始知殺人凶犯亦係大偵探家烏衣因與骨石共戀一女曰喬米烏衣未能如願遂殺此女移害骨石後被骨谷探出烏衣從此一誤再誤見人殺人案件堆積百餘起皆烏衣與妹亞佩二人同謀也其中情跡離奇曲折神妙非常告白上不能盡述新舞臺已編成戲劇觀者無不同聲贊美無如情跡冗長觀劇者或略於前或遺其後恆有難窺全豹之憾同人等有鑒於此特請英法文大名家謝慕連先生編譯成書內容編輯危險萬狀與戲劇大有異別使與戲劇互相致證誠兩全俱美之舉也洋裝二厚冊附本書重要人物銅版圖像十餘幅定價一元二角

戲曲源流

熊松泉

不可不知錄

(劍雲)(景麟)合述

戊午長夏。憾於滬人觀劇程度之淺。集合南方說戲同志。成勸部叢刊一書。將使人人得劇之常識。別戲之良窳也。願聲調動作。雖可以意分其美惡。而內部專門名詞。及其作用。苟非內行。殊難了解。爰與沈君景麟。周諮博訪。合述此篇。惟僕等身非伶工。但能舉其所知。貢之閱者。心力雖盡。掛漏不免。如海內方家。不吝賜教。糾謬正誤。俾成完璧。則感且不朽。

(劍雲謹誌)

子目列下

南北曲牌名 鑼鼓名稱

十三道轍

大衣箱

副大衣箱

盔頭箱

二衣箱

靶子箱

梳頭棹

京班規則

後台術語註

南北曲牌名

(劍雲)

解紅 一絲風 漁父家風 小桃紅 望江東 玉璫璫 燭影搖紅 舞春風 步蟾宮 夜遊宮 程紅 贊成工 侍香金童
 醉春風 怨春風 滿江紅 上江紅 慶春宮 一萼紅 繫梧桐 一捻紅 落燈風 十二紅 混江龍 一江風 金梧桐
 沈醉東風 山桃紅 刮地風 惜春容 風入松 瑞雲漢 夏雲峯 碧芙蓉 並蒂芙蓉 金菊對芙蓉 箇儂 引江風

金瓊璫 字字雙 月當窗 徵招調中腔 玉芙蓉 夜雨滴梧桐 竹枝 巴渝辭 醉妝詞 回波詞 舞馬詞 楊柳枝

又正調楊柳枝 柳枝 踏歌辭 憶仙姿 連理枝 長相思 蝴蝶兒 太平時 醜奴兒 攤破醜奴兒 捉拍醜奴兒 青杏

兒 耍孩兒 似娘兒 繡帶兒 好女兒 十二時 又正調十二時 玉交枝 慶春時 極相思 步虛詞 鹽角兒 茶瓶兒

誤佳期 雙燕兒 玉團兒 擷芳詞 卓牌兒 鵲踏枝 又好女兒 麥秀兩岐 酷相思 西施 粉蝶兒 孤雁兒 雪獅

兒 獅兒詞 玉漏遲 黃鸝兒 東風第一枝 春夏兩相期 竹馬兒 憶瑤姬 八犯玉交枝 摸魚兒 金明池 摘芳詞

鷓鴣詞 寄雲鬆 玉屏風 珊瑚來遲 啄木兒 鎖南枝 漁燈兒 掉角兒 梨花落兒 憶鸞兒 九轉貨郎兒 柳葉兒

梧葉兒 鐸鉢兒 神仗兒 懶畫眉 九張機 憶真妃 涇羅衣 雪花飛 阮郎歸 鳳孤飛 惜分飛 彩鳳飛 惜紅衣

遼朝歸 彩雲歸 霜葉飛 八歸 金縷衣 乳燕飛 送征衣 醉扶歸 絳黃龍 別時飛 兜上鞋兒 哭相思 青苔思

五般宜 順水魚 塞姑 塞孤 瑞鷓鴣 一斛珠 鳳棲梧 一封書 金浮圖 花犯念奴 探明珠 宴清都 霜花腴 西

湖 油葫蘆 壺中天念奴 水底魚 夜遊湖 醋葫蘆 駐雲飛 烏夜啼 浣紗溪 又正調烏夜啼 鎮西 蕩山溪 黃鸝

花下啼 惜分奴 朝玉階 握金釵 紅繡鞋 山麻稽 荷葉盃 三臺 伊州三臺 望江梅 送入我門來 比梅 上行盃

燕歸來 歸去來 古傾盃 傾盃 風銜盃 一剪梅 明月逐人來 高陽臺 看花回 祝英臺 鮑老催 泣顏回 撥香灰

銀陽臺 醉蓬萊 燕春臺 春從天上來 尉遲盃 望梅 折紅梅 紅窗廻 細梅 一點春 倘秀才 摘得新 瀟湘神

一年春 江南春 茅山逢故人 上林春 點絳脣 洛陽春 又正調上林春 萬里春 畫堂春 碧桃春 瀟湘逢故人

錦堂春 海棠春 祭禩神 桃源逢故人 越溪春 武陵春 洞天春 月宮春 河瀆神 探春 醉鄉春 憶故人 思越人

思遠人 採芳新 門鶴鵲 虞美人 玉樓春 睿恩新 錦帳春 柳長春 接賢賓 集賢賓 玉堂春 講池春 鳳樓春

柳初新 祭天神 上陽春 一枝春 塞垣春 漢宮春 燕臺春 醉高春 帝臺春 二郎神 淮甸春 絳都春 玉燭新

壽樓春 菊花新 曲遊春 慶宮春 迎新春 陽春 望湘人 沁園春 花發沁園春 浪裏來 憶帝京 冉冉雲 巫山一

段雲 夢行雲 渡江雲 鳳歸雲 巫山一片雲 過龍門 憶王孫 宴桃源 定西番 宴西園 謁金門 望仙門 醉桃源
 怨王孫 一王孫 感皇恩 公頃孫 相見歡 小闌干 歸去難 魚水同歡 碧牡丹 玉闌干 瑣窗寒 金人捧露盤
 離別難 孤鸞 萬年歡 八節長歡 滿朝歡 剪牡丹 惜餘歡 歸朝歡 八拍蠻 菩薩蠻 玉連環 又正調玉連環 醉
 花間 小重山 蕊珠間 江月晃重山 古陽關 解連環 解佩環 如此江山 小冲山 脫布衫 牧羊關 飛雪滿羣山
 好姐姐 結帶巾 倚闌干 二士入桃源 望秦川 醉垂鞭 柳含烟 憶少年 鶴冲天 人月圓 喜團圓 雙頭蓮 河傳
 夜行船 臨江仙 杏花天 么篇 鷓鴣天 鵲橋仙 隔浦蓮 下水船 醉思仙 勸金船 又正調鶴冲天 石湖船 雙
 瑞蓮 壺中天 瑤臺聚八仙 琵琶仙 瑞鶴仙 喜朝天 五福降中天 何湖邊 暗香仙 雙雙燕 金盞倒垂蓮 怨朱絃
 哭皇天 玉天仙 鳳凰臺上憶吹簫 蒼梧謠 內家嬌 歸國謠 億多嬌 天門謠 賀聖朝 鳳來朝 殢人嬌 徵招
 繫裙腰 惜奴嬌 慶清朝 綠腰 玉京謠 月邊嬌 紫玉簫 念奴嬌 百字謠 百宜嬌 又正調百宜嬌 角招 望海潮
 奪錦標 透碧霄 皂羅袍 月兒高 節節高 步步嬌 百葉桃 十二橋 賀明朝 點櫻桃 鸞輪袍 十月桃 感恩多
 羅敷豔歌 子夜歌 憶秦娥 定風波 又正調子夜歌 洞仙歌 玉人歌 金縷歌 孝順歌 羽仙歌 西河 白苧歌
 搜燈蛾 太平歌 三仙橋 古輪臺 甘州歌 洞天歌 八仙歌 排歌 鸞簇一金羅 採茶歌 醉羅歌 中興歌 踏歌
 疏影仙 一封羅 花非花 浪淘沙 灼灼花 望梅花 一痕沙 攤破浣溪紗 小庭花 酒庭花 散餘霞 滿宮花 雨中
 花 木蘭花 偏地花 月照梨花 小梅花 惜瓊花 散天花 減字木蘭花 蝶戀花 蘇幕遮 惜黃花 偷盡木蘭花 一
 叢花 門百華 滿路花 滿園花 一枝花 露華 惜秋華 四犯剪梅花 掃地花 夜合花 陌上花 御帶花 解語花
 瑤花 笛家 穆護砂 門黑麻 堯民歌 勝如花 撓箏琶 錦上花 金銀花 賞宮花 四季花 地錦花 武陵花 金錢
 花 石榴花 玉樹後庭花 小庭花 飯松花 石藍花 促拍滿路花 謝秋娘 小秦王 憶君王 豆葉黃 思帝鄉 憶餘
 杭 好時光 杏園芳 占春芳 秋蕊香 燕歸梁 應天長 白萍香 四和香 醉紅妝 月上海棠 百媚娘 拂霓裳 早

梅芳 意難忘 滿庭芳 滿庭霜 雪梅香 天香 倦尋芳 西子妝 玉簫涼 暗香 菱荷香 十二郎 垂楊 八寶妝
桂枝香 柳色黃 畫錦堂 深蘭香 情久長 綺羅香 夢橫塘 杜韋娘 買陂塘 賀新郎 又正關八寶妝 賀新涼 蘭
陵王 小憐妝 看花忙 國香 荔枝香 拂霓裳 香柳娘 罵玉郎 福馬郎 柳青娘 金菊香 會河陽 山坡羊 燒夜
香 梁州新郎 梅花塘 曲入冥 山漸青 吳山青 荊州亭 柳梢青 駐馬聽 燕山亭 月當廳 雨霖鈴 解三醒 急
三槍 舞霓裳 賣花聲 訴衷情 醉太平 喜遷鶯 月中行 後庭芳 桂花明 引駕行 望遠行 摘紅英 折紅英 踏
莎行 御街行 上西平 轉調踏莎行 上南平 夢還京 柳腰輕 又正關賣花聲 宜清 紅情 月華清 壽星明 綠蓋
舞風輕 嚙林鶯 雁過聲 醉太平 憶秦郎 剔銀燈 瑤台第一層 桂殿秋 上西樓 八聲甘州 月上瓜州 四換頭
百尺樓 望西樓 聖無憂 減歷秋 少年遊 金鳳鈞 明月掉孤舟 輞繡球 夏州 最高樓 踏青遊 玉京秋 掃花
遊 曲江秋 新雁過妝樓 慶千秋 夢揚州 憶舊遊 水調歌頭 過秦樓 慢卷袖 歌頭 六州歌頭 上小樓 小梁州
六醜 六州 遠地遊 戀情深 重疊金 碧雲深 越江吟 滴滴金 醉花陰 戀繡衾 少年心 一羅金 獻衷心
兩同心 戀香衾 塞翁吟 采綠吟 闌干萬里心 夏初臨 繡停鍼 風池吟 秋宵吟 水龍吟 翠樓吟 鳳簫吟 法曲
獻仙音 鳳樓吟 一寸金 丹鳳吟 翠羽吟 瑞龍吟 庭院深深 柳搖金 五綵結同心 夜游沈 香雪燈 鶯啼御林
簇御林 樓樓金 顆顆珠 憶江南 夢江南 望江南 怨三三 快活三 捲珠簾 水晶簾 珍珠簾 念家山 賺 醉思
凡 花心動 南歌子 漁歌子 搗練子 赤棗子 南鄉子 採蓮子 鷓鴣子 甘州子 出隊子 四門子 西溪子 桃花
子 天仙子 風流子 紅娘子 江城子 西樓子 何滿子 酒泉子 醉公子 生查子 女冠子 贊浦子 山花子 卜算
子 采桑子 更漏子 繡帶子 朝天子 甘草子 沙塞子 竹香子 卓牌子 七娘子 撥棹子 破陣子 十拍子 行香
子 三翼子 番槍子 摸魚子 輪臺子 八六子 雙聲子 竹馬子 選冠子 金盞子 安公子 簇水 魚遊春水 三段
子 高山流水 滴溜子 尾犯江兒水 江兒水 戚氏 鬲子 江神子 嘉慶子 山子 阿梨子 金樓子 長命女 薄命

女 鶯啼序 傳言玉女 得寶子 畫眉序 念奴嬌序 臨鏡序 昆犯序 漁父 瀟瀟雨 沙頭雨 秋夜雨 黃金樓 芭
 蕉雨 明月生南浦 南浦 眉嫵 玉胞肚 月底修簫譜 瀟湘夜雨 梅子黃時雨 薄媚 眼兒媚 秋波媚 三姝媚 醉
 翁子 獅子序 麻婆子 無愁可解 翠華引 法駕導引 江城梅花引 江梅引 明月引 華清引 琴調相思引 太常引
 青門引 東坡引 梅花引 千秋歲引 婆羅門引 陽關引 望雲涯引 夢玉人引 迷仙引 黃鸝引 蕙蘭芳引 清波
 引 華胥引 漁天奉翠華引 雲仙引 迷神引 石州引 清江引 太師引 歸田樂引 瑞鶴仙引 導引 訴衷情近 好
 事近 荔枝香近 隔浦蓮近 撲蝴蝶近 祝英臺近 紅林擒近 早梅芳近 河轉 小樓連苑 曲玉管 珠簾捲 閒中好
 江南好 風江好 春光好 尋芳艸 於中好 端正好 紅羅襖 紅衲襖 又正調於中好 錦纏道 瑤塔草 被花惱
 又正調江南好 芳艸 門百草 四時好 引小桃 醉翁操 越恁好 園林好 寄生草 青衲襖 尋芳艸 小諾皋 四代
 好 春風嫵媚 春去也 梧桐影 賀聖朝影 虞美人影 紅窗影 湘江靜 瑞鶴仙影 轉轡金井 疎影 薄倖 小窗燈
 影 清平調 瑤池謠 好事近 紗窗恨 四邊靜 收江南 漁家傲 愁春未醒 紅窗迴 夢江口 章臺柳 折楊柳 市
 橋柳 廳前柳 亭前柳 風中柳 淡黃柳 山亭柳 倒垂柳 大有 情長久 陂塘柳 貂裘換酒 沾美酒 水仙子 尾
 犯江兒水 西地錦 玉山枕 側犯 小鎮西犯 淒涼犯 尾犯 玲瓏四犯 花犯 倒犯 碧窗夢 陽臺夢 釵頭鳳 換
 巢鷺鳳 羅敷媚 紅窗睡 荷葉媚 佳人醉 爪茉莉 綠意 大江東去 海天闊處 朝中措 芳艸渡 留客住 陽臺路
 黃鸝繞碧樹 大酺 臺城路 綿搭絮 千秋歲 早羅特髻 樂世 莊椿歲 月中桂 秋霽 春霽 多麗 梅花酒 江
 頭金桂 雁兒舞 花前飲 龍山會 金歡帶 香羅帶 合歡帶 入塞 玉女搖仙佩 出塞 王孫信 探芳信 梁州令疊
 韻 蕃女怨 還方怨 望江怨 昭君怨 青玉案 清商怨 傷情怨 傷春怨 江亭怨 早春怨 又正調清商怨 別怨
 長亭怨 無悶 閨怨無悶 春雪怨 綺寮怨 雙鸞怨 謫仙怨 浪淘沙慢 江城子慢 長相思慢 上林春慢 浣溪紗慢
 卜算子慢 醜奴兒慢 錦堂春慢 西江月慢 探春慢 雨中花慢 木蘭春慢 鼓笛慢 卓牌子慢 謝池春慢 聲聲慢

勝勝慢 惜黃花慢 粉蝶兒慢 玉女迎春慢 倦尋芳慢 慶清朝慢 西子妝慢 長亭怨慢 揚州慢 國香慢 瑞雪深
 慢 西平樂慢 瑤花慢 石州慢 拜星月慢 惜餘春慢 蘇武慢 瀟湘逢故人慢 紫萸香慢 夜飛鵲慢 木蘭花慢 後
 庭宴 胡搗練 又正調胡搗練 甘州徧 山亭宴 離亭燕 寶鼎現 稍遍 泛清波摘徧 雙調雨霖霖慢 二郎神慢 宮
 中調笑 垂絲釣 千年調 淒涼調 綠腰 秋思耗 十六字令 風蝶令 三臺令 浪淘沙令 甘州令 調笑令 又正調
 三臺令 如夢令 思佳客令 四字令 愁倚闌令 上林春令 關河令 伊川令 憶悶令 綵鸞歸令 喜遷鶯令 三字令
 相思兒令 鬲溪梅令 雙頭蓮令 品令 梁州令 四犯令 留春令 怕春令 惜雙雙令 探春令 雨中花令 鍰解令
 傾盃令 鼓笛令 翻香令 鵲橋仙令 唐多令 花上月令 南樓令 鬢雲鬆令 喝火令 解佩令 玉令梅 聲聲令
 且坐令 師師令 婆羅門令 有有令 采蓮令 洞仙歌令 六么令 百字令 羅敷令 醜奴兒令 一七令 太平令 得
 勝令 哪叱令 南新水令 北新水令 折桂令 忒忒令 饒饒令 叨叨令 蠻牌令 朝元令 鹽角兒令 二十字令 二
 十五字令 紅窗聽 隔簾聽 雙紅豆 懷卷袖 無俗念 撼庭竹 四園竹 風敲竹 紇那曲 羅噴曲 春宵曲 春曉曲
 瀟湘曲 樂遊曲 陽關曲 阿那曲 款乃曲 甘州曲 轉應曲 萬斯年曲 又正調春曉曲 樓上曲 西平曲 玲瓏玉
 大江西上曲 龍吟曲 陽春曲 菖蒲綠 金縷曲 古香慢 夜飛鵲 多麗曲 金字令 黑麻令 四塊玉 悠悠曲 玉
 樹曲 掃塞北 桃花曲 霜天曉角 千金意 開元樂 中興樂 清平樂 迎春樂 黃鐘樂 三部樂 齊天樂 西平樂
 征部樂 大聖樂 破陣樂 霓裳中序第一 怨回紇 秋夜月 深院月 岳州第一 南浦月 秦樓月 憶蘊月 羅漢月
 望漢月 城頭月 西江月 過淵歇 又正調秋夜月 步月 酌江月 湘月 疎簾淡月 西湖月 拜星月 白雪 催雪
 丁香結 拋球樂 一葉落 一落索 花自落 歸田樂 傾盃樂 天下樂 思歸樂 貧也樂 鳳凰閣 于飛樂 長生樂
 長壽樂 晝夜樂 逍遙樂 遠佛閣 錦堂月 還京樂 永遇樂 安慶摸 扁舟尋舊約 夜半樂 北邙月 短橋月 長橋
 月 涼州令 瑤台月 揚花落 長拍 短拍 錦後拍 御鶯囀 風吹荷葉煞 下山虎 雁兒落 十二月 離亭燕帶歇然

拍 五韻美 川撥棹 迎仙客 羅帳裏 梁州第七 萬花齊放 光光乍 銷金帳 摧拍念 上京馬 掉角兒集 琥珀貓
 兒墜 紅芍藥 大和佛 普天樂 鳳釵花絡索 五供養 歇煞拍 思佳客 隔浦蓮近拍 雙鸂鶒 青衫濕 眉峯碧 一
 落索 雙荷葉 垂楊碧 釣船笛 解蹀躞 撲蝴蝶 春聲碎 月下笛 金蕉葉 無愁可解 洞庭春色 大酺樂 五明馬
 綠頭鴨 白苧 朝天紫 垂楊碧 醉落魄 郭郎兒近拍 春草碧 東風齊着力 消息 畫屏秋色 玉蝴蝶 新荷葉
 恨來遲破 念家山破 邀醉舞破 呆骨朵 吳小四 鴛鴦譜 四朝元 雙救酒 十團錦 九菊花 三學士 吉祥葱 將
 軍令 出隊子 金絞絲 銀絞絲 太平錢 駐馬泣 一撮棹 扁麼 疊字犯 紫花兒序 福馬郎 迎仙客
 替安咒

劍雲既集曲牌名一千二百餘支。出示不才并屬一言以爲跋。吾聞唐以前教坊樂府或採古詩或用時人之句。無所謂曲牌也。至
 宋太宗時始有正宮南呂宮中呂宮黃鐘宮道調宮仙呂宮小石調林鐘商歇指調雙調越調大石調南呂宮調仙呂調般涉調中
 呂調黃鐘羽平調等十八大律之分。正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黃鐘宮中呂宮道調宮林鐘商歇指調高大石調小石調越調雙調
 大石調林鐘角越角小石角高角歇指角大石角雙角南呂調仙呂調中呂調平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調等二十九曲破之分。
 緣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製大小曲及因舊曲。擬新聲者。總之爲三百九十。於是北曲始盛興也。當時界防極嚴。曲與詞毫不相混。
 而周美成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格。五音皆迭相陵亂。又名曰慢曰破。雜比成調。古謂嘖曲嘖與隨同。雜亂也。即琴曲所謂散原
 夫五行之聲。所司爲正。所畝爲旁。所糾爲偏。所下爲側。放正宮之調。正犯黃鐘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於是曲牌之變
 化層出不窮矣。四時聲律。其分配各有所宜。如春季屬木。其氣疎達。則聲宜暉緩而駘宕。若仙呂之醉扶歸。桂枝香。中呂之石榴花。
 漁家傲。大石之長壽仙。芙蓉花。人月圓之類是也。夏季屬火。其氣恢台。則聲宜洪亮震動。若越調之小桃紅。亭前柳。正宮之錦纏道。
 玉芙蓉。普天樂之類是也。秋之氣颯爽而清越。若南呂之一江風。浣溪紗。商調之山坡羊。集賢賓之類爲宜。冬之氣嚴凝而靜正。若
 雙調之朝元令。柳搖金。黃鐘之終都春。畫眉序。羽調之四季花。勝如花之類爲宜。律呂既通。音節按時。譬如春夏之交。桂枝香可以

帶錦纏道。夏秋之際。玉芙蓉可犯一江風。秋冬則山坡羊。破柳搖金。冬春則石榴花。慢畫眉。序以是類推。則套曲烏有已時。劍寒此輯。皆非大有益於後人。若以南北曲不分爲病者。殊不知癡昏叔已有聲調。雖異過宮下韻。則一膠執一偏之見。不能見其大者是。真夏蟲不可以與語冰矣。戊午秋。日南沙姚民哀謹跋於海上。簞聲琴韻樓。

▲鑼鼓名目

(冲頭) 探子報事應打冲頭。

(垛頭) 胡琴起二六板應打垛頭。

(抽頭) 有單雙之分。如李陵碑反調唱至我父子倒做了馬前英豪時應打抽頭。

(掃頭) 如捉放曹陳宮唱一見咽喉啞時應打掃頭。

(長絲頭) 如空城計孔明傳馬謖進帳時應打長絲頭。

(帽兒頭) 如黃金台田單窰內倒板玉兔東上唱畢應打長絲頭。

(風點頭) 如天水關姜維與趙雲在戰場唱搖板時應打風點頭。

(四記頭) 亮相時用之。

(五記頭) 如翠屏山楊雄白好呀交友休交無義郎石秀內白啊哈之叫板時用之。

(長鎗) 如黃鶴樓上周瑜時應打長鎗。

(閃鎗) 如斬黃袍趙玄郎接高懷德奏本三看時應打閃鎗。

(亂鎗) 想計策時用之。如失街亭王平白有了不免畫一圖形速報丞相。

(單鎗) 如天水關孔明發令派將時應打單鎗。

(冷鎗) 又名洒頭。唱哭腔時用之。

〔收鎗〕如李陵碑令公舞大刀花進場時應打收鎗

〔二鎗〕〔兩鎗〕〔三鎗〕〔小鎗〕以上四種爲用甚廣一聆卽知無須加注

〔五鎗鎗〕如失街亭孔明白唉想先帝爺白帝城託孤之時應打五鎗鎗

〔陰鎗〕如捉放曹殺家逃走時用之

〔扭絲〕如瓊林宴問樵范仲禹上唱山前山後時應打扭絲

〔絲鞭〕鼓鎗亂下如雨名爲絲鞭

〔軟絲鞭〕如失街亭孔明白今日一見令人可敬令人可服時應打軟絲鞭

〔九鎗半〕如三岔口暗中摸索時用之

〔八叉〕如打棍出箱二丑白摸呀調邊摸時用之

〔走邊〕如四杰村余千探莊時應打走邊

〔四將〕四將起場之鑼鼓卽名四將

〔緊急風〕如空城計司馬懿過場時應打緊急風

〔蹉馬〕各黃金台田單喝水不清都只爲漁家打混時伊立接上搜府用之

〔發點〕牌子名失街亭上諸葛亮時用之

〔潑水〕九鎗半中用之

〔出手〕武劇打出手時用之

〔元場〕下場時用之

▲十三道轍

詩有詩韻。戲有戲轍。雖皮黃唱工。無崑曲格律之嚴。亦有軌道可遵。非可任意爲之也。錄其十三道轍如下。

(一) 中東轍 如擊鼓罵曹。彌衡唱平生志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中。

(二) 人成轍 如雪盃圓。莫懷古唱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

(三) 江陽轍 如二進宮。楊波唱千歲爺。進昭陽休要慌忙。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

(四) 發轍 如馬嵬。李朱買臣唱我的妻。你說那裏話。朱買臣心中似箭扎。

(五) 梭波轍 如浣紗記。伍員唱未曾開言我的淚先落。尊一聲娘行聽我說(讀如杓)。

(六) 衣齊轍 如魚藏劍。伍員唱子胥闕閭門楣第到如今。落魄天涯有誰知。

(七) 懷來轍 如烏盆記。劉世昌唱未曾開言淚滿襟。尊一聲老丈細聽開懷。

(八) 灰堆轍 如道遙津。漢獻帝唱父子們在宮中傷心落淚。叫孤王思想起好不傷悲。

(九) 苗條轍 如哭靈牌。劉備唱白盔白甲白旗號。大小三軍哭號啕。

(十) 由求轍 如失街亭。諸葛孔明唱兩國交鋒。龍虎鬥名爲其主統貔貅。

(十一) 言前轍 如文昭關。五員唱一輪明月照臉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十二) 姑蘇轍 如獻地圖。張松唱我張松賣西川。不誤主顧一頓棒打却西川地圖。

(十三) 鼻雪轍 如挑袍。關公唱來清去白慷慨。正挂印封金把相別。

▲大衣箱

(牙笏) 俗名朝板。象牙四塊。木質四塊。文臣當朝見帝王時所用。後幕另有牙笏十三方。公堂(謂公用)十方。凡有重要通告及達官

貴人點戲者。咸書其上。謂之出牙笏。如堂會排戲。發包銀罰款等事。無不用之。俗人之視牙笏。猶軍人之視命令。另有兩方略短。惟貼著飾旦角者用之。跳加官所用一方。則較其餘闊大。

(摺扇) 十把分兩種。白面竹骨各種角色皆可用。金面繪花者。惟小生花旦用之。另有一種特製之大摺扇。扇骨長約二三尺。武劇

看看蘇州人中之小花面近來新排宏碧綠中之鮑自安皆用之。按摺扇爲大衣箱中之物惟把子箱（卽旗把箱）及門包箱亦備。

（喜神）

二個卽木刻之小孩備爲演劇之用又名二師兄如長板坡八義圖等戲紅衣綠褲之嬰孩皆以此代另有大師兄一個僅法場換子用之班中規矩演員在台上可隨意玩弄此外取放時不准開口並不准以面向天否則班中必肇事端此等迷信甚屬可笑。

（富貴衣）

一件爲大衣箱中之領袖行頭點箱時必自此衣姑此衣乃黑色之破褶子俗名海青又名道袍上綴雜色小塊綢布形容衣服之破敝化卽乞兒用之因其後來結果定必騰達故名富貴衣如魚藏劍之伍子胥鴻鸞禧之莫稽彩樓配之薛平貴狀元譜之陳大官皆是。

（加官蟒）

一件此袍爲特製之蟒袍服之可以變換顏色又名翻袍前徽班老同慶某角以善服此袍得名因翻動時可使觀者不見痕迹上海法租界共舞臺亦有此袍惜翻者不得法以致未能生色此袍僅跳加官及天官賜福之天官可用。

（蟒袍）

班中但呼爲蟒長身大袖滿綉龍紋及雲彩花朶帝皇將相極品朝臣皆適用之顏色就劇中人身分支配男爲男蟒女爲女蟒凡紮靠（卽着甲）者同時加穿蟒袍必左手單穿袖內右手露出蟒外謂之披蟒着蟒時必加玉帶惟逍遙津之穆順不用玉帶代以絲襪各色用法詳舉於後。

大紅蟒一件劉備曹操等用之。

綠蟒一件關公等服之。

黃蟒一件黃忠及玉皇等服之。

白蟒一件周瑜趙雲岳飛等服之。

黑蟒一件張飛包公尉遲恭等用之。

（以上爲上五色皆男蟒）

粉紅蟒一件。呂布等用之。可代白蟒。紅蟒。凡小生穿蟒者。皆可用之。

湖色蟒一件。與白蟒通用。

藍蟒一件。與黑蟒通用。

藕色蟒一件。草王（如代子都中之惠南王等）軍師丞相（如算糧登殿之王允）及取城都之劉璋等。服之。

紫紅蟒一件。與紅蟒通用。

（以上爲下五色皆男蟒）

（女蟒）

式樣花紋。與男蟒同。惟尺寸略短。專備旦角之用。

大紅女蟒二件。凡后妃及劇中生淨等角穿蟒者之妻室。如貴妃。醉酒之貴妃。天門陣之穆桂英。皆可用之。

黃女蟒一件。只有太后可用。如打龍袍之李后等。

秋香女蟒一件。乃老太君等所用。如岳家莊之太夫人。操寒窑之老夫人等。

（開氈）

一名開襟。或與蟒袍同。惟項用長領。俗名和尚領。着時可以撐胸。故名。袍上所繡熊象獅虎等類。不用龍紋。不用玉帶。此衣大半爲武將營中所穿。猶類滿清官吏之着行裝。色亦分五種。

大紅一件。如光武與之馬武盜御馬之寶爾敦等用之。

綠色一件。如秦小沛之關公。惡虎村之濮天虬等用之。

白色一件。如長亭會之伍員用之。

黃色一件。如雙投唐之李世明用之。

黑色一件。如秦小沛之張飛。岳傳中之牛皋等用之。

班中此項行頭如遇不敷應用時可以褶子代之

(官衣)

式與蟒同惟不綉花前後加補服略如前清外套此衣服只有文職可用用時外加玉帶

大紅四件如御碑亭中王有道柳生春見宗師時或三國戲中之朝官及劇中狀元等凡知府以上皆可用之

月白二件寶藍二件此二種大半爲縣官所穿如捉放曹公堂上之陳宮黃金台之田單惟小生必穿月白老生可隨意

黑色二件如風波亭之張俊萬侯禹小生如奇雙會之趙冲等用之

秋香一件如跑城之徐策三擊掌之王允等用之

秋香女官衣一件如探寒窰之王夫人四郎探母之余太君用之

(官裝)

一件俗名舞衣爲旦角所穿長身大袖滿綉花朶身懸飄帶乃劇中大禮服如醉酒之貴妃三國戲中之貂蟬彩樓配拋球時之王寶川等用之服時必加雲肩(詳見後)

(披)

即披風男女皆有爲顯達者一種常禮服對襟長領大袖前後左右皆開跨全身綉團花或綉團花或綉長壽字或綉圓壽字或綉團鶴或綉大牡丹惟黃色者只綉團龍近有團花外加己字或迴紋者按老派只有紅黃藍三種近則色彩稍多

黃披男女各一件爲宮中帝王之便服如草橋關光武郭妃等用之

紅披男女各一件如三國中之曹操銅網陣之顏慎敏四郎探母之楊八妹等用之

藍披男女各一件如硃砂痣之韓員外換金斗之徐策徐夫人等用之男披一名員外披

天青色一件男角所用如諸仙鎮之王佐

粉紅湖色白色等皆係花旦小生所用昔時所無近年新製

八卦衣一件爲諸葛亮及軍師所用

圍門披四件昆曲中圍門旦用之滿綉花朶甚爲悅目惟不用圍花色分太紅粉紅湖色白色四種

（雲肩）

二個爲肩所用之大披肩週圍加排釵上綉花紋並鑲花邊與宮裝女靠（另詳）連帶如小放牛之花旦白蛇傳之小青白氏皆披之色分湖色粉紅兩種惟既已滿綉五色花紋本色殊難辨別

（如意肩）

四個用素緞爲之卽四角綉如意之披肩每面加飄帶一根爲宮女所獨用

（花褶子）

十件俗名海青式如道袍班中但綉花朵如大牡丹之類伶人自製者或綉人物鳥獸花卉草木等各隨己意顏色變分上下五色惟近年已不遵照任意支配生丑淨末均可用之推其本意不過顯劇中角色富有耳如花田錯之卞基雙珠鳳之文必正及武劇各角等皆用之色分紅黃綠白黑五種

（素褶子）

式與花褶子同惟不綉花色分七種

紅色一件逍遙津之漢獻帝用之

黑色四件捉放行路時之陳宮用之

藍色二件烏龍院之宋江用之藍黑二色均可

月白一件可與藍色通用

湖色粉紅各一件小生用之

古銅色一件除三害之王知縣捉放之呂伯奢等用之

（齊衣）

卽對襟黑素褶子如王春娥等用之劇中旦角富者手必常置袖中如係經紀人家婦女手必出袖如汾河灣之柳迎春則須用袖子者內行所謂袖子工夫爲小身段之一種甚難習學非有苦工不能見好露手更難因用袖子尙有遮掩處露手則偶一不慎措置無方甚不雅觀非獨旦角如此生淨丑末靡不然如大面李長勝唱戲時手無放處常捧其腹抖袖時兩手一撒直如脫骨紙蓋此輩飯桶不僅李長勝一人諺云唱戲須練手其信然哉

紅色綠色各二件與黑色同爲宮女之制服

(青素) 一件乃無補服之黑色官衣爲獄官之判服又名獄官衣如風波亭中獄官其打龍袍中燈官如無此衣可以黑色素縐子代之。

(老旦褶子) 青蓮棉綢米色府綢各一件各戲通用如行路哭靈之康氏徐母罵曹之徐母等

(紫花老斗) 一件乃府綢所製之海青老薛保潘老丈等用之

(腰裙) 男女各角皆可通用惟以旦角爲主男角裝病時或爲堂倌店小二長板坡救阿斗時之趙雲亦束白腰裙種類如右

白綢腰裙四條胡色四條綠色二條白布腰裙八條月白布腰裙四條綠布腰裙二條

(宮女坎肩) 四件又名領衣一名馬甲紅色綠對襟綉花宇宙瘋中了環用之

(老旦素坎肩) 一件乃老旦扮女僕時所用深色對襟如諸仙鎮黃金台之乳娘等用之

(八仙衣) 八件此衣專備八仙所用

(太監衣) 四件金殿上之龍套用之色分黃紅兩種大袖斜襟腰加排鬚全身綉黑底金龍團花

(旗袍) 五件爲旗婦所用顏色分粉紅湖色大紅等類四圍鑲闊邊全身綉花或有綉龍紋者或上身鑲成坎肩名爲巴圖魯旗袍

(花襖褲) 四套花旦平時穿所

(小襖子) 四件俗名小緊身卽鈕扣短襖爲花旦之內衣如十八扯中花旦唱殺狗勸妻時用之顏色必爲大紅

(觀音披) 一件白色綉黑竹枝花泗洲城中普門大士用之

(白布腰帶) 八條以白洋布半幅剪成八九尺爲了環僕女等所用老旦如釣金龜之康氏諸仙鎮之乳娘花旦如遺翠花之翠香花

田錯之春蘭名角自備者用淺色湖縐

(道姑衣) 一件爲仙姑天女所穿式與扯襟(卽斜襟)之女褶子同用綢緞剪成梭子塊併湊做俗呼百家衣以其式樣與小孩所

穿百家衣相同也謂仙家修道平時必甚儉樸向人間募化另塊綢布湊成與小孩向人索取碎料製衣取其易於撫養同

一用意

(道姑馬甲) 四件式與道姑衣同。惟一有袖斜襟。一爲對襟無袖。此外并無他別用法。亦同。有時生淨丑末亦可通用。如花蝴蝶之蔕平。

(道士法衣) 五件式與道士法師所謂者同。方形無袖。色分紅黃綠白黑五種。如青石山之老道士。斗牛宮之太白金星蝴蝶夢之莊子等用之。有時用八卦表代。

(道袍) 大六件以布爲之。灰色或藍色。式如素褶子。僧道皆可通用。如白蛇傳捉妖時之小道士。另有大紅色對襟綉花者。八件如風波寧迎靈時之小道士用之。

(黃夏布僧衣) 一件式同普通僧衣。料爲黃夏布。過五關之普淨用之。

(紅緞袈裟) 一件袈裟俗稱搭衣。和尚誦經用之。如目蓮救母之目蓮。

(紅夏布袈裟) 八件爲普通和尚所用。殺子報放焰口。

(尼姑衣) 八件灰布製成。式同褶子。惟袖口略小。專供尼姑用。如妻黨同惡報。

(紅色罪衣) 男女各四套。大紅布所製。男女全式均對襟。如三堂會審之蘇三。嘉興府之濮天雕。濮天鵬等用之。旦角自備者用大紅縐紗製。

(女孝衣) 四套俗名白短衫褲。花旦穿孝時用之。

(彩旦衣褲) 一套卽前清婦女舊式四鑲衣褲。闊滾邊大袖。式極舊。並無一定限制。如送親演禮。妻黨同惡報之丑旦用之。

(藍布旗袍) 二件卽滿洲婦女所用之長衣。式與普通男女大衫相同。惟四週不開。又用藍布做成。爲旗裝女僕所用。

(陰陽判官衣) 一件此衣半黑半白。遊十殿中之陰陽判官用之。

(月白女衫褲) 二套俗名藍竹布衫褲。爲官媒婆及溪皇莊彩旦所用。

（女披風） 二件滿清命婦官太太等用之。

（紅裙） 二條專供新劇所用。

（飯單） 兩條式如普通婦女所用之飯單上綉大如意頭內加五福壽喜如梅龍鎮之李鳳姐滿福之金玉奴用之。

（絲襪） 黃絲白色各四條即極粗之絲編下垂長數兩顯其靠可用束腰亦可用如捉放曹之陳宮更可以之繫英雄衣（見二衣箱）

如黃天緒

（腰） 花旦用之。

（彩鞋） 同上。

（古裝衣） 金玉珠花大女戲花等劇用之歸名角白備。

（副）大衣箱

（龍箭） 五件箭即箭衣之飾稱上綉龍紋者謂之龍箭除旦角外各角通用惟二進宮之徐小姐雖係旦角亦穿箭衣此爲例外甚屬罕見凡穿龍箭者必身居極品或爲貴胄文角穿箭襟角平落武角必將前襟繫起取其易於行動也。

紅龍箭劉備李世明等用之。

黃龍箭趙匡胤朱洪武黃忠等用之。

綠龍箭關公用之。

白龍箭岳飛高行周及哭靈牌中劉備等用之。

黑龍箭鐘馗周倉等用之。

（花箭） 五件式與龍箭同惟祇綉花染不加龍紋用法亦與龍箭同色分五種若粉紅湖色白色等類惟武生小生用之。

（馬褂） 五件式與俗用之方馬褂同左右肩及前後上下分綉團龍約十枚近有前後分綉大龍兩條者甚爲美觀有時只穿左袖與

披蟒同此例只宜武角

黃馬褂若論正角只有帝王可用餘如校尉等可與他色通用

黑馬褂其用最繁名角多自備種種花式各有不同惟不脫龍紋耳用者如劉備伍員岑彭薛平貴等不勝枚舉校尉亦可用

白綠紅三種如黃朝馬漢江龍趙虎及校尉皆用之

〔素緞箭衣〕 箭衣之不綉花者爲素箭白色爲白素箭黑色爲黑素箭

黑素箭四件石秀楊雄武松等用之

白素箭四件秋青王伯黨伍子胥等用之

綠素箭一件關太鄧車等用之

紅素箭一件褚彪用之

藍素箭一件斬雄虎之關公用之

紫素箭一件費德公武天虬等用之

〔白緞八卦箭衣〕 白緞上綉黑八卦只孫寶可用另有長方八卦小旗四方如五雷陣會陣時必繫背上近時班中此項箭衣多已不

備以白素箭代之

〔斗蓬〕 四件俗稱一口鐘上有風帽色分紅綠黃白滿綉花紋武旦如溪皇莊四州城等花旦如梵王宮小生如玉門關之班起大面

如捉放曹之曹操老生如取榮陽之劉邦惟紅色之用最廣近日班中所備不止四件多寡就班之大小爲增減

紅色風帽若梅龍鎮之正德探母之四郎等皆用之

〔紅緞素斗蓬連風帽〕 一件乃皇帝所用他如大名府之監斬官用之另有黃色一套關公及帝王用之

〔採蓮衣〕 五套大襟圓袖其式略似小緊身襖下有圓腳褲襖褲均綉花童子幼女等用之色分青蓮紫色或紅綠等色

●下列各物均係清朝戲中所用

清朝綢外套十二件清朝綢箭衣十六件清朝披肩十二件天青素緞馬褂八件天青羽毛馬褂八件灰布箭衣十二件硬領二十條官鞋十六雙朝裙八條忠孝帶六付淡黃虎黃緞素馬褂各四件清朝花箭衣四件

▲盔頭箱一名帽兒箱

(金樑) 以稻草紮成長約六七寸用以插骨簪等物京班名吊死鬼梆子班名玉美人

(玉柱) 卽盔箱架上之木柱每四根爲一排長約五六寸用以掛盔頭此柱點箱時與金樑並列因其名目吉利故列在先

(草帽圈) 二個此圈乃常人所用之山東草帽上去其頂祇留下圈漁翁樵夫用之如渭水河之姜尙四本鐵公鑿之漁樵問答白水灘之十一郎等近來武生自備者滿綴珠花去戲情遠矣

(堂帽) 一頂此帽後形爲元寶式前面虎黃色裝絨球黑底金龍後有朝天翅兩根兩耳掛黃色大鬚惟哭靈牌之劉備用銀底白絨球白鬚其他如朱元龍宋仁宗黃鶴樓之劉備等皆用黃色

(草王盔) 一頂貼全金色後形似大如意亦裝黃絨球兩耳不掛鬚劉璋孫權等用之若水滸宋江用時當加翎子(卽長雉尾又名挑毛)

(金踏蹬) 一頂金色底後部方形如相貂式(黑色方紗帽)上鑲細花前裝絨球楊老令公等所用

(文陽) 一頂金踏蹬上加裝金色橫如意翅一對卽爲文陽如天官賜福之天官開山府之嚴嵩逍遙津之曹操等用之

(銀踏蹬) 一頂式與金踏蹬同惟用全銀花如青石山關平用之

(荷葉盔) 一頂金色後部略圓如荷花瓣式有朝天小如意翅一對張遼馬岱及界牌關之秦懷玉等用之

(半天冠) 一頂盔頂平方上畫七星前後如屋簷式垂鬚流五長約三四寸帽身圓似大筆筒罵楊廣之楊廣斗牛宮之玉皇遊十殿之閻王等用之

(中軍盔)

兩頂尖頂圓式全金帽口平邊闊約二寸專備劇中文武中軍之用如春小沛胭脂虎之中軍

(大太監帽)

兩頂黑色有金裝後半用硬片式似灣弓上包至頂兩耳垂綴如貴妃醉酒之高裘二力士及各劇中之大太監用之

(小太監帽)

四頂式與大太監帽同較爲簡單不垂綴專備御前龍套之用如打龍袍天水關金殿上之龍套

(毘羅帽)

又名地氈帽一頂俗呼大和尚帽即放焰口時大和尚所戴目蓮救母之目蓮用之

(大額子)

八頂此物爲用甚廣其式直而半圓形頂合腦門包及兩腮兩端盡處各有手掌大之鰲角一塊沿邊裝密排絨球二層頂上正中裝大絨球一個下有面排一枚上亦有大絨球一個此盔裝在多子頭(即小紫金冠)上長板坡趙雲用軟紫巾許褚戴蓬頭徐達戴帥盔時皆用之

(硬紫巾)

四頂硬亮前有大火炎一(另詳)釘於盔上用時須配大額子色分黃紅藍白四種張飛牛皋及各武將等用之

(帥盔)

一頂全金色形似覆鐘頂上有尖杆長約二寸後有紅色小披風用時加大額子采石磯之徐帥天水關之趙雲等用之

(九龍冠)

一頂黃色前有金色雙龍雲花等物後有金色朝翅兩根李世明漢光武等用之

(御姬鳳)

一頂海棠式帽圈中間無頂四圍闊約三四寸密裝排鬚金銀色硬胎正中加大絨球小放牛之花旦白蛇傳之小青黃金台之用法章粉女時用之

(獅子盔)

一頂帽頂後部略如獅子頂上有硬胎之龍形前面裝大額子功臣宴之老將逍遙津之華歆用之

(紫金冠)

一頂此盔可分爲三部前部爲大額子頂部爲多子頭中部另用盔頂聯之又名太子盔如雙帶箭之李世明及周瑜呂布等用之(周瑜呂布用時當加翎子)

(多子頭)

兩頂即紫金冠之盔頂用此盔頂上必帶孩兒髮岳家莊之岳雲雙獅圖之薛蛟等用之

(倒纓盔)

一頂盔頂圓形後有披風頂上有銅絲梗一可彈動硬端裝紅纓毛一束周倉用之

(夫子盔)

兩頂後部腰圓式上下大頂上面都裝絨球略似大額子白色者全用白絨球或用黑絨球岳飛趙雲羅漢等用之綠色

者裝黃絨球後有大披風兩耳垂黃色大鬚加白色飄帶關公用之

（二郎叉）

一頂金銀色後部月牙形略似文陽一切裝飾稍爲簡單爲楊戩所用楊名二郎神故此盔名二郎叉

（七星額子）

兩頂卽女額子女將紮靠時必用此盔盔上裝大絨球兩排每排七個故名七星額子穆桂英用之

（相貂）

二頂卽方形之黑紗帽兩邊插長翅一根乃丞相所帶曹操徐茂公包丞等用之

（方紗）

四頂卽圓形之黑紗帽後發腰圓式橫翅一對玉堂春之王金龍黃金台之田單等用

（圓紗）

二頂式與方紗同惟橫翅全係圓形故名圓紗乃小丑扮縣官門官用之

（尖紗）

一頂翅形如後算盤登殿之魏虎四進士之顧道獨木蘭之張士貴等用之

（月白桃葉紗）

一頂色月白翅如桃葉斗牛宮之文昌進登詩之李太白等用之

（判官紗帽）

一頂大紅色裝金式彩花及尖葉之翅前插大絨球一前本紅梅閣之判官用之

（侯帽）

三頂金銀色均可硬胎形如方香爐又如倒置之酒罈二進宮之徐千歲捉潘洪（雁門關）之呼必顯草橋關之岑彭馬武杜

茂等用之

（鳳冠）

二頂卽前清娶親時新婦所用皇后與公主用之如彩樓配之王寶釧祭江之孫尚香

（老旦鳳冠）

一頂全金色前垂小珠串打龍袍之太后大登殿之老夫人用之

（駙馬冠）

一頂又名駙馬套用時套在紗帽上探母之楊四郎劉美妾之陳世美等用之

（過橋）

四個點翠金包略似駙馬套乃宮女所用如貴妃醉酒之宮女另有精製者爲烏玉帶東宮掃雪之柳子青衣及回荊州之孫

夫人所用

（虎頭盔）

四頂盔頂似虎頭後有披風戰城之典韋八大錢之岳雲張憲何元慶嚴正方等用之色分黑白黃綠四種

（小帽）

大小個小四個式同一片綢製硬帶四根兩邊各裝斜角小帶一根均加絨球大者爲歇紫巾之裝飾品如趙雲三伯嚭等用

之小者插在文生巾上可作武生巾

(硬鴨尾)

四頂素緞爲胎形如鴨尾上加絨球珠花劍峯山之金眼雕邱成虬蜡廟之褚彪嘉興府之鮑士安等用之

(觀音兜)

一頂白色硬壳後部如蓮花瓣下有披風綉黑竹葉泗洲城之觀音大士用之

(蓮花叉)

一個形似金鋼圈正面有蓮花式裝飾品蝴蝶夢之莊子用之

(面牌)

乃額上所用之大絨球下裝明珠一顆或小鏡一面四圍綴以小絨球各項角色皆可通用武旦尤不可少

(八戒套)

一副假猪耳兩只鼻嘴全扮猪戒者用之

(懶梳粧)

一個硬壳之女頭套後有假結丑角扮婦女時只須套在頭上可不必梳粧故名懶梳粧

(硬胎花青帽)

一頂長頂高帽上綴絨球珠花鎖雲囊新安驛之旦角用之

(文生巾)

五頂俗呼橋帽一名公子巾乙名秀才巾後有飄帶二遺翠花之公子御碑亭之柳生等用之

(武生巾)

五頂式與文生巾同上有小大炎兩角各懸小鬚兩串後無飄帶酸棗嶺之駱宏助用之

(軟紫巾)

五頂緞製式如袋上綉雙龍或花朵顏色視靠之色爲定紫時內用鐵絲架子老法用小鑼片代之長板坡之趙雲用軟巾馬童等亦有用此者

(四輪巾)

一頂一名升籬巾又名荷葉巾蔣幹用之

(八仙巾)

八頂八仙所用

(老人巾)

一頂形如風帽黑緞製成福祿壽三星中之福星用之

(披巾)

五頂分紅黃綠白黑五種巾之後披四方式爲削子手所用餘如柳林池之韓琪算糧之薛平貴亦用之

(高方巾)

兩頂黑色前有小披一塊打棍出箱之范仲禹狀元譜之陳大官等用之

(員外巾)

兩頂四方形尖角正面有長方如意頭披掛兩塊後有長飄帶兩條雙獅圖之徐策硃砂之韓外等用之

(八卦巾) 兩頂。形如道士帽。上綉八卦太極圖。後有飄帶兩條。孔服用之。

(苦生巾) 一頂。又名道巾。式高而方。後有飄帶。寶絨花之。鄧生用之。

(報子巾) 五堂每堂四頂。龍套所用。顏色隨其衣服而定。

(棒鉗巾) 兩頂。上大小綉花。後有小翅。打花鼓之。醜公子。拿高登之。賈斯文等用之。

(皇巾) 一頂。式與棒鉗巾同。黃緞做成。後有朝天翅。兩根。渭水河之文王用之。

(道士帽) 兩頂。即普通之道士帽。扮道士者用之。

(鴨尾巾) 兩頂。藍素緞。不綉花。正面綴白玉一方式。如鴨尾。金山寺之許仙用之。又名許仙巾。

(四方巾) 黑色。形似苦生巾。後無飄帶。乃掌禮之賓相所用。

(小軟紫巾) 十六頂。又名貓耳朵。乃馬夫所用。

(相巾) 一頂。四方形。上綉五倫。後有朝天小翅。二根。乃宰相之便帽。宇宙瘋之趙高。盜忠卷之陳平等用之。

(必正巾) 一頂。形似道帽。湖色緞。綉花。後有披。又有細長飄帶。兩根。乃文必正所用。

(孩兒髮) 八頂。又名童兒帽。黑絲製。後披長鬚。前面短齊。眉際乃幼童所戴。岳雲。薛蛟。琴童。書童等用之。

(大蓬頭) 四頂。蓬鬆之髮。散披於頂。為天神天將所用。

(小蓬頭) 兩堂每堂五個。乃小鬼小妖等所用。色分五種。

(雙抓髻) 四個。與必蓬頭合用。許褚。金錢豹。伽藍等用之。

(藍白毡帽) 高尖頂。無邊。乃老薛保。酒保所用。

(甩髮) 四枝。乃頭髮一束。盡根處紮成竹杆式。約二寸餘。白門樓之呂布。探母之四郎。忠孝圖之曹莊等用之。

(掃子帽) 四頂。一名青蕉帽。即紅色毡帽。乃龍套衙役等所用。如黃金台之關吏等。

（烟毡帽）四頂卽俗用之翻邊毡帽黑風帕之龍套獅子樓之士兵等用之

（硬素素羅帽）四頂黑素羅帽頂甚高如翠屏山沙家時之楊雄石秀所戴

（軟素素羅帽）十六頂式與硬黑素羅帽同帽片軟而可摺戴時將帽頂摺疊帽上穿黑色衣服者用之如木村之全千及武戲之

打英雄

（花羅帽）十二頂式與硬黑素羅帽同惟帽以各色綢緞做成帽之四週遍裝絨球甚爲美觀惡虎村之黃天霸花蝴蝶之姜永志

等用之

（花軟羅帽）十頂式與軟黑羅帽同以各色綢緞製成遍綉彩花不加絨球武生穿漏肚時用之如花蝴蝶之戰雲龍之蘇平及各

武戲中之打英雄

（老虎頭帽）八頂硬虎頭形後有小披風黃色者爲武戲上手所戴黑色者爲下手所戴

（純陽帽）一頂形似道巾爲呂純陽所戴

（五福冠）一頂此物卽僧道法師放焰口時戴在帽上之五葉佛象爲鬼羅帽之附屬品

（軟和尙帽）八頂俗呼雞頭帽戴于僧之和尙湯五關之普淨風流亭之悅禪等用之

（尼姑帽）八頂圓式花邊如幼書所戴之和尙帽樣戴之尼姑用之

（翎子）四對卽長雉尾分兩種一名活翎完全一枝用時可以手攀弄周瑜呂布用之一名枚翎較活翎爲長中間接筭易折不可攀

弄探母之四郎用之弄翎子名登翎子爲雉尾生之專技

（孤星冠）二付番王戴等用之戴在冠上加水斗之宋江岳傳之楊再興陸文龍雙龍會之蕭天佐等

（金鋼圈）二個出家之和尙及兵行者用之

（櫻帽）二頂俗名蒼蠅罩以馬櫻打成式如青蕉帽武丑李逵用之如盜御馬之朱光祖

(草繩圈) 一個稻柴打成時選用之

(道士冠) 一個即道士法師所戴之帽青石山之王老道用之頂上另裝如意冠中心有如意兩枚蓮花冠以木刻成蓮花式或菱角

冠似菱角二枚

(小絨球紙花) 各十餘個各色齊備為一切武角耳邊裝飾品黃天霸費德公等用之

(一字巾) 一個黑緞帶約三分闊上有水鑽乃丑角書僮等所用如大名府之李固打櫻桃之秋瑞

(耳毛子) 紅四付黑廿付黑如張飛李逵及打英雄之花面所用紅如白水灘之青面虎賈家樓之程咬金等所用

(雙龍大帽) 一頂黃色如翻邊毡帽上裝金龍絨球珠花帽頂後垂長飄帶小鬚武家坡薛平貴用之此帽為番邦上級軍人所

戴為毡帽變相故劇中戴此帽者唱有烟毡帽之句

(黑白無常帽) 各一頂即無常鬼所戴之高帽白色者界牌關之王伯超用之

(皂隸帽) 八頂份皂隸者用之如大名府中之醉皂隸

(俠義帽) 圓頂尖頂高帽二頂有邊鈎帽之前後各有一斜角分紅綠白三色三門街十八個大好老六飛南遊等劇用之

(蒼滿)(白滿)(黑滿) 各一只滿即滿口之鬚鬚髯之別名長約二尺許乃老生花面所用

(紅炸) 二只 (黑炸) 四只滿之正中剪去一綹另加色鬚一小綹紅者馬武用之黑者張飛用之

(黑三)(白三)(蒼三) 各四只三柳長鬚統名曰三老外老生等用之

(丑三) 二只蓬希之三柳長鬚小上坎之劉祿敏用之

(黑白吊塔) 各兩只上為八字形下垂短髯一綹黑者蔣幹用之白者潘老丈張別古等用之

(黑白四喜) 各一只上為八字形耳邊各垂短髯一綹皮匠殺妻之楊虎用黑色賣馬之店主東用白色

(八字) 黑白共紅各一只式如東洋小髭文武小丑用之如天差祖用黑色賈亮用白色雙跑馬之張三用蒼色金錢豹之黃狼精用

紅色。

(紅黑一字) 各一只。齊口之短髭沿唇約二寸許。紅色典章所用。黑色濮陽城之曹操割鬚後所用。

(鬼髮) 卽白紙剪成之紙條。扮鬼者用之。如烏盆計之劉世昌。

(雲帶) 四個俗名拂塵。神仙及太監等用之。

(髮緒) 紅白黑蒼各二個。中國醫兩面各垂髮一緒。用以紮頭。老年人除帽時所用。如八義圖之公孫杵臼。白門樓之陳宮。老旦如釣。

金龜之康氏等。

(羊角簪) 二個。式如羊角。老旦用以插頭。如行路哭靈之康氏。徐母。罵曹之徐母等。

(回回帽) 大四頂小十六頂。白色尖頂。左公平西一劇用之。

(加官面) 兩個。跳加官時所用。

(財神面) 兩個。跳財神時所用。

(小鬼面) 五個。扮夜叉小鬼者用之。

(土地面) 兩個。扮土地者戴之。

(魁星面) 一個。扮魁星者用之。

(金剛面) 四個。扮金剛者用之。

(女鬼臉子) 一個。紅梅閣中用之。

(玉帶) 二十條。卽蟒袍官衣所用之硬帶。

(金花) 四對。狀元及第插於紗帽兩邊。如御碑亭洛陽橋中所用。

(陰陽紗帽) 一頂。無翅。黑白參半。爲陰陽判官所用。

(黃綢子) 二條。約長二尺餘。老年人病人用之。如教子之老。薛保。硃砂。瘡之吳相公。

(白綢子) 八條。穿孝者用之。如哭靈牌之關興。張苞。請宋靈之岳飛。取金陵之武旦等。

(花布包頭) 二條。年老僕人用之。

(藍布包頭) 二條。釣金龜之康氏用之。

(罪包) 四個。用藍布做成。犯人用之。如大名府起解時之盧俊義。

(白鵝毛扇) 一柄。一名羽扇。孔明用之。

(青白蛇額子) 各一頂。水漫金山之白蛇。青蛇用之。上裝絨球。頂有蛇形。此種蓋頭。爲近十年新添之物。

(項圈) 一付。又名紫金鎖。天官及紅樓夢之賈寶玉用之。

(大如意) 一只。亦天官用之。

(清朝紅緯紅纓帽) 各二十餘頂。

(得勝帽) 八頂。

(朝珠) 數串。

(各色頂子) 數十粒。

(花翎) 數十枝。

(忠孝帶) 數付。

(假辮子) 黑十條。白四條。

(哈哈笑)(小鬚子)(黑白花) 各十餘只。以上各物。新戲用之。舊戲如探母之城門官及公役等。亦用之。

(水紗網巾) 各角自備。凡加冠者。內必先勒水紗紫網巾。

(顏料盒子) 數副乃淨角開臉所用或用油或用水視其所飾角色而定

(筆)(茶盃) 各全套

(茨菇葉) 插在武角盔前

(劃刀頭) 黃色褶影額上用之

▲一衣箱

(靠) 十件五件爲一堂俗名甲卽大將盔甲之一靠之前部綉大虎頭曰靠肚當手中不執把子或不做身段時手必藏入靠肚如李陵碑之老令公背有三角小旗四枚曰靠旗原只一枚備行軍時中途發令之用或接令後立時出馬無暇安置帶之而行今伶人習用四旗無非作裝飾而壯觀瞻插靠旗之皮夾曰背虎因面上繪虎頭也背虎之四角各有一繩爲繫靠及背虎之用卽名靠細繫靠戲班中有硬靠軟靠之分背繫靠旗者爲硬靠軟靠則不用靠旗如長板坡之趙雲張飛等角皆當繫硬靠碰碑之老令公肩不背旗者是爲軟靠

大紅靠兩件如金雁橋之張任長板坡之曹洪等用之玫瑰色可與大紅通用

綠靠兩件三國中關公甘寧挑華車高冲等用之

黃靠兩件反五候之李存孝定軍山之黃忠龍虎門之趙匡胤等用之黃色分淡黃虎黃兩種可通用

白靠兩件三國中之趙雲馬超周瑜呂布岳傳之岳武穆岳雲關木蘭之薛禮等用之

黑靠兩件三國之張飛周倉說唐之尉遲恭等用之

此外藍色可代黑色綠色湖色粉紅可代白色紫色可代紅黃總之紅黃白綠黑五色爲戲班行顏中相沿之舊制餘乃例外並無一定以上各靠如劇中武將多均可通用惟各角應用顏色須支配適當耳另有彩靠如崑曲別母亂箭周遇吉遇害時所用之箭靠及李存孝之虎皮甲等用處甚少近來班中多不置備

(靠綢) 乃靠旗背虎下所垂之裝飾品。或用長約二尺餘之縐紗或錦綉大纓帶每排四條亦有兩排八條者此物班中向不購備。彩球用縐紗紮成凡繫靠而不帶口而者用之如九龍山之楊再興因所繫靠綢不甚美觀用彩以掩之。護心鏡為

圓式之銀光玻璃鏡鏡之四週均裝排髮此物只靠把小生與武生用之。

(排髮靠)

一件此靠專備小生所用顏色不拘式似坎肩長及足踝兩旁裝袖袖之式樣與普通靠袖同下計週圍滿裝排髮故名排髮。靠後背並無靠旗用時可不加束縛如風儀亭之呂布三江口之周瑜皆當用之。近來班中備者極少惟朱素雲程繼先趙君玉等自備云。

(男英雄衣褲)

兩堂五套為一堂斜領小袖形似緊身小襖滿綉彩花下褂加裝綉花湖色縐紗約長尺許或分三排或分兩排名走水褲以同色之綢料製成所綉之花須與上式相仿名花彩褲衣褲之色向不規定彩褲之不綉花者亦可與綉花之英雄衣配用不綉花之英雄衣其走水亦不綉花如褚彪所用之古銅色英雄衣綉花之英雄衣如黃天霸花蝴蝶等用之。

(快衣)

十六件以黑色素緞或縐紗製之式與英雄衣相仿下無走水胸前肘下密列白扣鈕凡着快衣下身必着黑色素彩褲如十字坡之武松白水灘之十一郎盜御馬之朱光祖漢皇莊之賈亮等用之伶人自備者四圍或加白邊或四鑲如意或全綉白花金花各聽其便。

(龍套)

五堂每四件為一堂對襟大袖長及脚踝前後開叉滿綉彩花或綉龍紋四週鑲以闊邊帽之質料與衣相同帽名報子巾(此物詳見盔箱)服此者名跑龍套為班中最苦之人月薪不滿十元自跳加官開場至完戲齣齣有份往來頻繁無時或息跑龍套每堂中第一人名頭家又名龍頭此缺甚不易充非深於經驗者不克稱職較專門角色更難因無論何角皆需龍套不若專門角色之專攻一門也第二人名二家餘則以次類推龍套衣服之顏色分黑白紅黃綠隨蟒靠顏色以為支配五堂每堂四件式如靠較為簡單後無靠旗靠肚不綉虎頭所垂長甲如魚尾式此鑲為校尉等所用色分黃紅綠白黑五種。

(大鏡)

紅綠兩色其用最廣如逍遙津黃金台之校尉八大鎗之四上手等用之

(帽釘鎗) 一堂式與大鎗同惟前甲至靠肚爲止靠肚以下不垂魚尾式之長甲鎗以黑色料製之鎗身滿綴小釘摘纓會之小軍用之。

(上手衣) 四件黃色布斜領小袖短衫爲武戲中之上手所用

(下手衣) 四件白地藍花之斜領小袖短衫劇中下手用之下手只童子可充如武劇打連環必由上下手爲始

(削子手衣) 四件大紅羽毛對襟馬褂下有戰裙兩片嘉興府法場上之刀斧手等用之

(小披掛) 八件紅色金綉之對襟小馬甲如剃髮代首之撩刀手漢津口之馬夫空城計之老軍等用之小披掛之反面以黃布爲之上繪虎皮遊十殿夜叉小鬼用之

(青袍) 四件黑布長領捉放曹公堂龍套用之

(黑布箭衣) 四件式如前清之開汽袍公差等用之與藍布箭衣通用

(藍布箭衣) 四件式同上空城計之老軍報子等用之與黑布箭衣通用

(紅彩褲) 十六條以綢布爲之淺紅大紅均可花素不拘

(黑彩褲) 十六條綢布通用

(茶坊衣) 二件乃藍布對襟大袖短衫袖口加白布水袖爲茶坊酒肆跑堂人所用餘如小放牛之牧童御碑亭之書僮及樵夫漁翁等用之

(白布腰裙) 四條堂倌用之束在茶坊衣外

(彩袍) 兩件即普通破長衫拔叫化子者用之

(漏肚) 八件式似快衣挖襟露胸武丑武生等用之

(魁星衣) 一件藍色洋布爲之中實棉絮胸前裸體下身連脚崑曲訴魁之跳魁星用之

(雷公衣) 一件式似魁星衣色用粉紅

(沙僧衣) 兩件卽黃夏布或綠夏布僧衣紫霞宮之化緣頭陀用之

(沙僧馬甲) 又名和尚長馬甲二件一黃一綠黃色腰鑲綠綢綠色鑲黃綢四洲陣之伽藍用之

(女靠) 二件乃刀馬旦之武裝分粉紅白色二種式與男靠稍異週身均裝飄帶大袖口之脈息處縮爲緊袖如天門陣之穆桂英烈火旗之雙陽公主等用之

火旗之雙陽公主等用之

(皂隸衣) 八件黑布大袍皂隸所用袖口腰帶均用紅布爲之如全本大名府及奇雙會之皂隸等用之

(虎皮披肩) 八套又名小鬼披肩白布披肩上繪黑虎皮下有小甲名鬼甲亦以白布畫虎皮小鬼用之如探陰山之油溜鬼是

(親兵衣) 八件卽前清親兵號掛下連戰裙清朝戲用之

(腰巾子) 八條俗呼汗巾長約五六尺以縐紗爲之兩端繡花武角穿快衣時懸於腰際以爲美觀旦角穿旗袍時圍在項下以代圍

巾

(勇字馬甲) 八件黑色鑲白邊前後胸加白團布內書勇字三本鐵公鷄等劇用之

(套子) 十六副圓絲帶兩端有長鬚武角穿英雄衣或快衣時用之束於胸部結成各式花朵文角用之束腰繫靠者用之紫背白色

虎黃各半

(繫帶) 十六條卽四寸餘闊之絲帶兩端有排鬚備爲束腰之用如三娘教子之老薛保翠屏山之石秀戰蒲關之劉忠等黃白色各

半

(扣帶) 亦腰帶之一以緞料製成兩面綉花或釘水鑽帶頭均裝排鬚式與繫帶同

(腰繩) 闊與扣帶相等只有腰間一圈故名腰繩武角用之

(猴兒衣) 二套黃緞。黑皮紋。褲之花紋。質料與衣同。孫行者用之。

(忘八馬甲) 一件。上畫龜背紋。水漫金山之龜。將及丑表功之小丑用之。

(樹葉披肩) 四付。綠色。下甲畫樹葉紋。如蘇武進。胡己之天神。三戲白牡丹之柳樹精等用之。

(女英雄衣) 五套。對襟。小袖。滿綉花。染下連戰裙。色無一定。普通武旦用之。

(男孝袍) 八件。卽清朝之白布。箭衣。如請宋靈之岳雲。張憲。哭靈碑之關興。張苞等用之。

(回回衣) 八套。各班無定式。左公平西等劇用之。

(水衣) 卽斜襟大袖之短褶子。綢布不拘。各色自備。凡穿大袖行頭者。用爲襯衣。

(胖襖) 卽棉馬甲。用以壯體。生末淨丑。通用。厚薄不等。爲花面最不可少之物。無論冬夏。非此不可。故班中有熱不死。花面之盛。

(三角領) 緞料繡花。前加如意。

(護領) 卽白布單領。凡着寬大袍者。皆用之。

(陸軍制服) 若干套。

(洋裝制服) 四套。新劇用之。

後臺各角之衣。包鞋。均歸二衣箱收管。

▲靴子箱(一名裝靴箱)

(開門刀) 四把。大刀。黑柄。太將升堂時所用。如羣英會。胭脂虎。白虎堂。龍套手執之大刀。

(押虎鎗) 又名定勝鎗。四把。大將升堂及御材軍所用。如洪羊洞。跟隨八寶王之龍套手所執者是。

(金光鎗) 四個。小太監(卽帝王之侍衛龍套)所執。如魚藏劍。跟隨姬光之龍套。

(金龍棍) 四根。用法同上。

(超棍) 四根俗名軍棍如光武與賁打馬武及失街亭賁打王平之棍

(單頭槍) 四十枝又名單槍槍頭多用白纓亦有用紅纓黑纓者槍杆有金色者有光縑者有裹以布帶者無論何戲凡應執槍各角

皆可通用

(雙頭槍) 四對又名雙鎗每兩枝爲一對槍杆或光縑或繞布或金色兩端各有纓毛紅白黑均可八大鎗之陸文龍用之

(金大刀) 二把黃忠楊繼業等用之

(銀大刀) 二把馬武關勝等用之

(青龍刀) 一把卽關公所用之青龍偃月刀

(單刀) 四十把卽翠屏山石秀所用之刀武戲各角通用

(雙刀) 四對以單刀兩柄兩手分執卽爲雙刀

(撲刀) 四把背厚面闊短柄大刀鮑士安等用之

(刺刀) 二把如烏龍院宋江所用之小刺刀

(九翅連環刀) 一對如惡虎村濮天鵬所執之金色刀

(九節青龍刀) 一把卽徽班中大破黃龍陣花面所用之刀

(雙戟) 一對卽割髮代首典韋所用之短柄金色戟

(狼牙錮) 一對卽惡虎村武天虬所執之綠色錮

(虎頭雙鉤) 一對盜御馬寶爾敦所用

(方天戟) 一柄呂布薛禮等用之

(三尖兩刃刀) 一把乃二郎神楊戩所用

(大槍) 二枝。槍頭闊大槍桿粗而長。下端裝大座子挑華車之高冲用之。

(小大刀) 四把。銀色長柄爲武旦刀馬旦所用。

(金箍棒) 一根。孫行者所用。

(筆眼抓) 一個。短柄金色形如手中執一筆。飛虎山李存孝所用。小丑呼爲雞爪黃連。

(雙鎧) 一對。又名黃鏢。秦瓊所用。爲用甚希。惟賣馬當銅時偶一用之。夜打登州之秦瓊有種種花式。昔張順來常演惜乎。繼起無人也。

(三節棍) 四根。四杰村之余千用之。

(梢子棍) 八根。武劇打靶時所用。

(齊眉棍) 四根。棍長齊眉故名。翠屏山殺山時楊雄用之。

(降魔杵) 一根。卽韋陀杵。韋陀用之。

(混唐杵) 一柄。長柄單鏈活擒孟覺海之李存孝用之。

(雙鞭) 一對。收關勝之呼延灼用之。

(單鞭) 四根。尉遲恭等用之。

(沉香拐) 一對。木拐上裝紙摺團扇一片。爲五雷陣孫賓所用。

(龍頭拐) 一根。又名龍頭杖。卽老年人之行杖。打龍袍之陳霖探寒窗之老夫人用之。

(單拐) 八根。武戲打靶時有右手執真刀左手執單拐者。爲保護左臂之用。

(雙斧) 一對。水滸中李逵所用。

(單斧) 一把。月牙形長柄程咬金用之。

(柴斧) 二把即砍柴之斧樵夫所用

(狼牙棒) 一根單雄信用之

(月牙鏟) 一根泗洲城伽藍用之

(寶劍) 八把即腰間所佩之劍

(雙劍) 兩對兩劍和合同插一鞘贈劍點將之百花公主及青蛇白蛇用之

(腰刀) 四把即中軍旗牌所用之刀外有刀壳

(八角雙鎗) 一對四平山李元霸所用

(銀鎗) 一對岳家莊岳雲所用

(圓鎗) 一對諸仙鎮張憲所用

(花鼓雙鎗) 一對諸仙鎮嚴正方所用

(忘八鎗) 一對金山寺龜將所用

(馬鞭) 四十根上扣線鬚代騎馬之用

(驢鞭) 二根短桿上扣短繩如五花洞探親相罵等代騎驢之用

(雷公鑽) 一付天雷報雷殛時雷公所用

(閃電鏡) 兩塊即電母手執之紅布圓鏡

(馬棒) 二根清朝戲中騎馬所用之棍三本鐵公雞張嘉祥回營時用之

(仙人擔) 一付節陽樓之高登用之

(石鎖) 八具拿高登之呼延豹花逢春秦紅青面虎用之

(獅子) 一對雙獅圖。薛蛟所用。

(酒鐃) 八個。黑虎村所用。

(課筒) 一個。賣卜人用之。

(紡車) 一部。紡棉花用之。

(香袋) 一只。佛婆燒香所用。黃金台盤關時田單用之。

(招文袋) 一只。坐樓殺媳之宋江所用。

(叫化袋) 一只。彩樓配之薛平貴所用。

(蓮花落) 兩個。鬧江州之時。遷溪皇莊之武旦等用之。

(簫) 一支。魚藏劍伍員用之。

(笛) 一支。小放牛之牧童用之。

(琴) 一只。馬鞍山之俞伯牙。空城計之孔明用之。

(六統) 一個。掃秦之瘋僧用之。

(掃帚) 兩把。空城計之老軍用之。

(板門刀) 一把。馬成龍用之。

(鋼刀) 一把。劉美案九更天等劇用之。

(大門帳) 一副。綉花上有沿戲中用之。代牀或爲中軍帳。

(小門帳) 一個。紅綢做成。用作佛堂或作將臺上之帳門。

(紅緞錦緞桌圍椅披) 全堂臺上用之。

(上下場大門簾) 一對。演戲者由此進出。

(黃羅傘) 一頂。即黃緞綉花之傘。

(三軍司命旗) 一面。爲元帥身後之大纛。

(大纛旗) 五面。五色綉花。武劇排陣時用之。

(岳字旗) 一面。方形。較三軍司命旗略短。爲岳飛之旗。岳字之上。或綉精忠報國四字。

(關字旗) 一面。式與岳字旗同。惟關字之上。綉漢壽亭侯四字。

(杏黃旗) 一面。方形。水浪邊。姜尚用之。

(令旗) 兩面。即傳令時所用之旗。

(月華旗) 四面。五彩綢邊。鑲中畫八卦。關公戲龍套所用。

(飛虎旗) 四面。式與月華旗同。蘆花蕩張飛之馬夫及龍套用之。與月華旗通用。

(水旗) 四面。扮水鬼者執之。如蟠桃會八仙戲海。

(車輪旗) 二十面。黃布上畫車輪。用以代車。

(黑風旗) 四面。即黑布旗。黑風帕所用。

(門鎗旗) 五堂。四面一堂。俗名百脚旗。即龍套手中之旗。顏色視其衣爲定。

(龍鳳掌扇) 一對。長柄黃緞上綉龍鳳。乃天官帝皇婦娥等之儀仗。

(符節) 一對。爲天官之儀仗。

(竹中令) 一個。竹節中藏小旗一面。黃鶴樓用之。

(青龍禪杖) 一根。白蛇傳之法海用之。

(鐵方樑) 一根。蚰蟥廟之金大力用之。

(雲牌) 四對。木板上畫雲花仙童執之。

(手聲) 一個。僧道所用。

(葫蘆) 一個。神仙用之。如鐵拐李。

(耨頭) 二柄。農夫之田具。

(丈八蛇矛) 一柄。張飛用之。

(鸞鷟) 全副。帝皇之儀仗。燈彩戲以絹紮成。

(蓑衣箸帽蒲鞋) 兩套。四本鐵公鷄漁樵問答用之。

(哭喪棒) 四根。孝子用之。

(花藍) 一只。八仙之藍采和送花樓之文必正用之。

(城門布) 一副。藍布做成白粉畫城牆式。劇中有城者皆用之。

(彩彈子) 一個。黑虎村用之。

(彩箭) 一枝。割髮代首典章用之。

(金銀鏢) 各一枝。黃天霸用之。

(彩鏢) 一枚。趙家樓用之。

(弓箭) 四付。各戲通用。

(金龜) 一只。釣金龜用之。

(爆竹) 狀元踏用之。

(哪吒圈) 一個乾元山哪吒用之

(金剛箍) 一個金剛用之

(淨瓶) 一個觀音用之

(各種圖畫) 全副舉鼎觀畫潞安洲等劇用之

(流金鎧) 一柄神將用之

(悶棍) 一根打扛子用之

(聖旨) 兩副各劇通用

(加官條子) 一副跳加官時所用上綉加官進爵指日

(鋼叉) 十六把單雙均有飛叉陣金銀豹等劇用之

(靈官鞭) 兩根金色斗牛宮之黃靈官及天將等用之

(花鼓連響) 一套溪皇莊中彩旦用之

(梢馬袋) 一只鄉下人用之如紡棉花之丑角

(髻燈) 一對嘉興府等劇用之

(燈籠火把) 各四個夜戰馬超用之

(腰牌) 八塊盜御馬大名府等劇用之

(招牌) 各種全套十字坡新安驛鐵弓緣等劇用之

(紅布蓋頭) 四方即新人之面紅或作包襖之用

(小箱) 兩只如玉堂春中醫生之藥箱及四進士毛朋之書箱

(金批箭) 四枝發令時用之如探母出關所用之箭

(大令箭) 兩枝清朝戲中用之如營中所用之大令箭

(麻叉袋) 二只五福臨門等新戲用之

(金鉢) 一只法海目蓮僧等用之

(錫杖) 一根目蓮僧用之

(魁星筆斗) 一付跳魁星時用之

(八戒扒) 一個豬八戒用之

(釘板) 一塊九更天滾釘板時用之

(包裹雨傘) 兩套行路時用之如行路哭靈之康氏雪杯圖之莫懷古

(流星鎚) 一個紅布小線上繫一繩用之舉人如雙沙河之玩笑生

(貨郎担) 一付俗名丁東担賣雜貨者所用如錯中錯之張和尚

(喚妓娘) 一個鑼鼓(俗名搖堂鼓祭聖之樂器)上加堂鑼兩旁扣銅鈕賣雜貨者肩背貨郎担時用之因一搖動可招婦女來觀故名。

(魚筒笙板) 一付珍珠塔方卿唱道情時用之

(宮燈) 一名紅紗燈二盞翠英會之魯肅九龍山之龍套等用之

(紙燈) 四盞黃金台之公役提之

(髹式小燈) 二十盞戲中挑燈夜戲時用之

(香烟燭臺) 一付各劇通用

(綉鞋) 一只。且角做針。當時用之。或為定情表記。如花田錯三疑計。烏龍院等劇。

(玉鐲) 一只。拾玉鐲用之。

(白布小門帳) 一付。孝堂所用。如顯魂殺嫂大劈棺等劇。

(警棍) 四根。新劇中巡捕警察用之。

(雙棒柱) 一對。鐵弓緣之丑旦用之。

(魚竿魚杆) 一付。漁夫用之。如渭水河之姜太公。

(竹杆) 數根。即時化棒。如彩樓之薛平貴。斷太后之李太后等用之。

(彩扇) 一支。挖空扇中。藏一槍。蜈蚣嶺之武松用之。

(彩旗) 一把。即划船之旗。中空內藏單刀。關江州之李俊用之。

(竹扁擔) 二根。挑物用之。

(金銀大元寶) 大小十六只。富春樓馬踏金等劇用之。

(柴擔) 一付。樵夫及忠孝圖之曹莊用之。

(小斧頭) 兩把。大劈棺劇用以劈棺。或樵夫砍柴用之。

(船槳) 四支。划船時用之。如收關勝黃鶴樓水戰時。

(馬桶夜壺) 各一個。劇中洞房時用之。

(小紙蝴蝶) 數十只。芭蕉扇用之。

(芭蕉扇) 兩把。火燒山用之。

(火盆) 一付。鐵絲做成。內裝火炭。寶蓋人用之。如斗牛宮。

(白布招牌) 一方相面算命時用之如九名府中之與用

(護身佛) 一座卽和尚化緣時肩背之韋陀像劉香女用之

(白翎子) 數十根卽短白雉尾蜈蚣嶺用之爲記號

(小黃三角旗) 十餘面四平山衆將用之

(金銀磚) 各四塊頂花磚用之

(乾坤袋) 一只呂純陽彌陀佛及各種仙用之

(魚簍) 一只漁夫用之

(小印) 兩方雙合印等劇用之

(雁鳥) 一只趕三關用之

(魂鈴) 兩個盜魂鈴用之

(響鈴) 一個扮腔吧者用之

(算盤) 一個罵閻羅用之

(烙鐵尺) 一個雙釘計用之

(草蓆) 一條鋼美案藥茶計等劇用之

(木脚盆) 一只產子時用之

(金牌) 十二塊風波亭用之

(白布無頭榜) (梁山伯將旗) 全堂大名府用之

(立拿牌) 兩塊陰陽河丑角用之

- (大小板橙) 兩只。背板橙劇用之。
 (胡椒竹管三絃) 各一只。瞎子捉奸用之。
 (小寶塔) 一座。封神榜之托塔李天王用之。
 (油鍋) 一只。乃閻王殿上之刑具。
 (縫窮藍) 一只。洛聞橋之縫窮婦用之。
 (大小木魚) 各一個。翠屏山之小和尚用之。
 (彩眼睛) 一雙。如五人義挖眼時用之。
 (彩鼻) 一個。蓮花湖大肚皮丑角用之。
 (手搖小鐘) 兩只。僧道用之。
 (火圈鐵架) 一個。三本銀公雞二本金錢豹火燒時用之。
 (水烟袋) 一只。新劇中妓女用之。
 (旱烟筒) 二支。四進士之紹興師爺用之。
 (假千里鏡) 一個。遊西湖之丑角用之。
 (假香燭) 一付。各劇通用。真香燭亦可。
 (香藍) 一只。燒香佛婆用之。
 (考籃) 一只。御碑亭趕考時所用。
 (木盤) 兩只。如梅龍鎮李鳳姐用之。
 (人油燭) 一付。大名府用之。

(魚藏劍) 一個刺王僚用之。

(棋盤) 一付跳牆着棋刮骨僚毒等劇用之。

(高蹺) 八付斗牛宮燈彩戲用之。

(鯉魚架) 一個玉堂春犯婦用之。

(雙人長枷) 一付新劇用之。

(四方枷) 五面買家樓用之。

(籐牌) 大一塊小八塊當遇春及其手下人等用之。

(虎頭牌) 八面割髮代首之撩刀手用之。

(魚網) 一個慶頂珠之蕭恩及各劇之漁夫用之。

(油擔) 一付賣油郎用之。

(大鐸) 一個殺子報裝尸用之。

(各種旗杆) 數十根。

(分尸板) 一塊分尸帶彩時用之。

(五心釘板) 一塊刑律改良用之。

(假肚皮) 一個開腔破肚時用之。

(斬條) 四條嘉興府法場用之。

(腳線) 二付白綾計之李七用之。

(手靠) 四付白門樓呂布用之。

- (夾指) 一付六部大審用之。
 (簾條) 二根鞭打用之。
 (板子) 二根衙役用之。
 (夾棍) 一付六部大審用之。
 (鐵練) 四根拿人時用之。
 (幢寶) 一幢即號財神時所用之元寶。
 (牛頭馬面臉子) 一付閻王殿上用之。
 (黑白無常頭連衣) 各一套無常鬼用之。
 (大小頭鬼臉子連衣) 各一套扮鬼者用之。
 (酒色財氣鬼臉子) 各一個惡景用之。
 (鶴形) 一隻仙鶴之雛形左慈戲曹操用之。
 (鹿形) 一只紙紮仙鹿燈拜戲中用之。
 (大狗形) 一只殺狗勸妻用之。
 (猴形)(熊形) 各一只各廟國慶時用之。
 (雷公臉子) 一個雷公用之。
 (維摩頭) 十八個大香山等劇用之。
 (哼哈頭) 二個(彌陀頭)一個(金剛頭)四個燈彩戲用之。
 (琵琶劍傘)(狐狸) 全套燈彩用之。

(蝴蝶形) 一對大劈棺用之。

(龍形) 一個蛟形通用。龍虎鬬除三害等劇用之。

(虎形) 兩個一黃一黑各劇通用。

(馬形) 一只三本鐵公鷄等劇用之。

(兔形) 兩只月宮用之。

(牛形) 一只牧童用之。如小放牛。

(羊形) 兩只飛虎山用之。

(青白蛇形) 各一個金山寺白蛇傳用之。

(貓形) 一只。(鼠形) 五只五鼠鬧東京用之。

(彩人頭) 十二個鐵公鷄哭祖廟等劇用之。

(全身彩人) 二個割髮代首典章用之。

(半身彩人) 一個鋤包勉時用之。

(壽星頭) 一個壽星用之。

(駱駝形) 一只韃子用之。

(驢形) 一個騎驢時用之。

(金色彌陀頭連胸) 一個大香山之彌陀用之。

(彩手) 二只如泥馬渡康王之李若水八大鎗之王佐等用之。

(支解尸體) 全付殺子報等劇用之。

(棺材) 一具。下無底。大劈棺用之。

(文書馬封白紙條紅柬) 各四五付。

(風爐藥罐) 一套。

(葉子扇) 大二把小二把即蒲扇。

(木錢) 一串二伯文。

(烏盆) 一個烏盆記用之。

(書本) 二本。

(紙錢) 若干付。

(明角檯燈) 一對。

(木驢) 一只。刁劉氏遊四門時用之。

(神主牌) 兩個。

(更鑼竹梆) 一付。

(狀子) 八條。

(手本) 八個。

(銀包) 大小八個。

(提桶) 大一只小兩只。

(火鉢) 一把。

(信壳) 數個。

(影) 一印。

(簪) 筆文(另四寶) 卷付。

(尺) 一支。

(家) 一帳。

(鏡) 二只。

(木茶) 二好。

(石) 二心。

(大瓦) 一。

(酒) 六只。

(酒) 四只。

(碗) 數只。

(磁) 數盞。

(方印) 數合(令) 孟有。

(錢) 數雙。

(菜) 一。

(小) 四只。

(桃花玉馬) 一只。花蝴蝶用之。

(九龍杯) 一只。蟹黃馬鞍用之。

▲梳頭棹（梳頭棹上之用具均係伶人自備班中雖有不敷應用只跑宮女等角用之）

（大頂） 一個長髮紮成一大束爲旦角梳頭之用（即頭髮團）如青衣所梳之頭後長四寸闊二寸除年未及笄之女子及了髮外其餘旦角均照青衣之式梳之

（抓髻） 一個以大頂之髮紮成閨門旦花旦皆梳此髻後垂油鬆大辮如梅龍鎮之李鳳姐

（大片子） 兩片闊約一寸半長約七八寸旦角用以貼髻

（小片子） 五片括成圓鈎形貼在額角上

（線尾子） 一對旦角上大頂或梳抓髻時用之垂在腦後

（珠網） 一條旦角用之戴在額上

（珠包頭） 一對即珠兜花戴在珠網之上

（大簪子） 一對即扁簪俗名押髮旦角用以押髻

（包頭蓮） 一對銀杏式之長簪插在大頂之上

（押髮簪） 一支梳髮髻時橫插於大頂之中部

（耳環子） 一對

（大珠花） 兩對有珠鳳式蝴蝶式兩種

（珠條） 一條扣在大頂之前凹處

（珠挖耳） 一對插在髻脚之上

（後蓋） 一個即大頂上遮蓋後部之珠花

（小蝴蝶） 如花旦頭上珠花不滿以此鎮之

(銀泡) 五只插在小片子上

以上各什統稱頭晏

(各色草花) 旦角通用如梅龍鎮鳳姐拔下之海棠花

(面牌) 除青衫外各項旦角通用

(女平天冠) 一頂男平天冠同略小無帽圈後有小白飄帶二根乃武則天所用

(道姑巾) 四介尼姑乃修道之仙女所用戴在大頂上式如披巾之後幅思凡山下之尼姑用之

(旗頭) 三個乃滿洲婦女所梳之頭查頭關之劉鳳春四郎探母之鐵鏡公主用之

(旗花) 二副旗頭所用之花出花北京出產專供婦女裝飾品

(蘇州鞦) 一個即紹興式之長髻為旗裝女僕所用

(烏龜壳) 一個式如龜壳為縫窮婆江北婦女所用

(舌裝頭) 天河配嫦娥奔月等所用

(鬼髮) 即自紙剪成之長紙條陰陽河紅梅閣用之

(打頭)(藍)(白)(竹布) 各四條為小家婦女及船婆漁婆等所用如打花鼓之鳳陽婆汾河灣之柳迎春五花洞之真假金蓮等

(白彩綢) 四條虹霓綢之東方氏取金陵之郝夫人白蛇傳之白氏泗洲城之豬婆精等用之

▲京班規則

(一) 未開鑼前台上一切響器不准敲碰

(二) 未開鑼前台上鼓吏坐(即九龍口)他人不許落坐

(三) 未開鑼前花旦不准上台

(四) 婦女不可上台。

(五) 無論何項角色上台演戲不可同顧場面上人引眸回顧即有不滿之意倘不明此規雙方必致誤會而生惡感。

(六) 各項角色進後台先向祖師爺行禮(即老郎神冀宿星君)意謂不向祖師爺行禮此夕之戲必不能始終美滿。

(七) 後台不准拉弓。

(八) 後台口角不准頓足罵人頓足即犯衆怒。

(九) 槍柄不准向地亂搗犯此亦是罵了大衆初進後台參觀者尤宜注意。

(十) 後台不准吹叫(北語事不成爲吹)。

(十一) 後台各傘不准撐開並不准直呼爲傘另以雨蓋之名代之又名開花子因傘與散同音俗人最忌散班故諱而不名。

(十二) 後台不准拍掌及喝采。

(十三) 後台不准下棋並不准猜錢因下棋則有你先走我先走之聲猜錢則有死板子活板子之說板與班同音走即散之意總之搭入一班惟恐其散耳。

(十四) 後台起坐不准抱膝。

(十五) 青龍刀開門刀後台不准玩弄。

(十六) 堂板(即大板子)後台不准搬動。

(十七) 玉帶不准反上反上名爲白虎帶。

(十八) 做夢不准說名爲打黃梁子。

(十九) 老虎不准說名爲扒山子。

(二十) 草陀斧不准朝天拿。

(二十一) 財神面加官面不准朝天擺已取在手禁止發言

(二十二) 戲箱不准跨坐兩箱謂兩箱之間爲龍口龍口指喉嚨蓋一坐龍口不啻扼其咽喉恐喉音有暗壓之慮也

(二十三) 各項角色面上未抹彩前一概不准試帶網巾口面及盔帽等物

(二十四) 未開鑼前小丑須先於鼻上塗白粉一筆各花面方可開臉

(二十五) 花旦僅有梳頭桌大衣箱可坐盔頭箱不准坐

(二十六) 花旦梳頭後不准赤身露體

(二十七) 伶人如請病假事假須于未開鑼前告知管事者否則作誤場論

(二十八) 京班舊例後台如有犯罪者推鼓吏審訊廚司爲堂役各行脚色陪坐以覘其判斷是否公允罪既定即發飯房仗責今已廢除矣

(二十九) 犯罪重大者革出梨園另改別業永遠不准唱戲

(三十) 伶人上裝後上樓撩前襟下樓提後袂不得有誤

(三十一) 戲中座位左爲青龍右爲白虎扎扮登場必須由左邊進退如走右方誤踏白虎卽爲不祥

(三十二) 後台伶人不准掀簾私窺台下

(三十三) 伶人進後台不准鬧玩笑

▲後臺術語注

(隻) 一與十(蛋) 二(陽) 三(梨) 四(摸) 五(龍) 六(陽) 七(扒) 八(秋) 九

(碰) 戲中遇衝突抵觸處謂之碰如與鑼相碰曰碰鑼鼓

(砸) 演戲疵病疊出謂之砸如失敗曰唱砸了

（漏） 演者精采奪目，展得臺下采聲，謂之漏。何時登臺，亦曰何時漏。

（粉） 謂演戲，裹煤也。一曰浪，又曰勁兒。

（治事） 後臺管事之謂。

（貫串） 無戲不能演之謂。

（服調） 佩服之謂。

（卯上） 出臺使勁賣力之謂。

（過道） 戲中扮院公者，謂之過道。

（拿翹） 自高身價，臨時與人爲難，謂之拿翹。

（放湯） 戲完客散之謂。

（打卦） 不善學人取貌，遺神，謂之打卦。

（掛座） 謂能叫座也。

（帶彩） 戲中扮神仙者，兩鬢加裝紅布球，謂之帶彩。

（吊場） 正角化裝未竣，配角先上敷衍看客，謂之吊場。

（冒場） 不應上而誤上，謂之冒場。

（冒調） 所唱調門突過原定調門之上，謂之冒調。

（馬前） 時間催促將戲詞減短，謂之馬前。

（馬後） 時間尙早，或某人化粧未竣，授意場上角色延長，謂之馬後。

（嗎兒） 惡其言多，止其勿談之謂。

(掛刀)

外行入班拜師謂之掛刀

(攪鍋)

剽竊他人之戲謂之攪鍋又曰攪桶子

(耍陰)

奸刁狡猾之謂

(開絞)

臺上門趣之謂

(打朝)

帝王登塲先上朝官待帝就座上前參見謂之打朝

(亮相)

出場至台口作一全神貫注之表情謂之亮相

(起塲)

主帥登塲先上四將起塲服色不外紅綠黑白四種亦有單人獨騎起塲者如鐵籠山之姜維珠簾寨之李克用其式兩臂左右開弓兩足左右踢蓋即東裝待命之意也

(躁泥)

靠靶武生賣弄腿勁一足挺直一足作金鷄獨立勢謂之躁泥

(口形)

手下扮飛禽走獸之謂如扮虎曰虎形扮蝶曰蝶形每扮一次得銀一角後台有定例

(放水)

唱時忽忘戲詞混用他劇詞句謂之放水

(帥腔)

唱時陡使好腔出人意外博得看客全彩者謂之帥腔

(貧腔)

行腔使調任意延長發音奇異聆之刺耳謂之貧腔

(挖門)

謂龍套單數一三五七等由上場門出旁立讓雙數二四六八等行至臺中俟主將出場然後再行至下場門對立

(過河)

武劇雙方互易地位謂之過河

(漫頭)

打兩個回合之謂

(郎郎)板

(鉗老)板鼓(堂箱老)大鼓(滑水)大鑼(嚮尖)小鑼(水叉)鈸(扯鈴)二胡(扯手)京胡(胡胡)椰子胡琴(烏武)月琴

(昇登)三絃

(撇嘴)笙(腰心)簫(斷老)笛(變令)琵琶(尖奎)鎖呐

(羊氣) 外行唱戲不中繩墨謂之羊氣

(拉矢) 力竭聲嘶之謂

(飄字) 咬字不准之謂

(切口) 念白不脫土音之謂

(坐包) 凡遇堂會脚本不敷支配須指定數人担任零碎遇有缺角即行庖代戲完始可卸責坐包云者即謂一日之戲包於一人且須坐而待之也

(分包) 包戲分任配角之謂

(搶背) 以背落地斜翻之筋斗謂之搶背

(亮子) 高跌以背落地之筋斗謂之亮子

(吊毛) 似空心筋斗落在原處謂之吊毛

(旋子) 橫身圓轉之懸空筋斗謂之旋子

(塚鼎) 手足齊下之謂

(甩叉) 由臺上甩下排一字謂之甩叉

(毬子) 雙腿落地之謂

(檯撲) 虎跳而下之謂

(檯提) 仰面翻下之謂

(檯漫) 懸空筋斗之謂

(接頭) 武劇正角戰後兩打英雄接上謂之接頭

(一翻) (兩翻) (分水) (走邊) (元寶) (穿貓) (大翻) (小翻) (前翹) (後翹) (開擋) (連環) (扑虎) (臥魚) (捍餅) (划車) (大鼎) (滾臺) (汗水) (單提) (單扯旂) (蝎子扒) (倒扎虎) (雲裏翻) (雙飛燕) 皆武行術語其義甚明無須加註

(打瓜筋) 驅取包銀杏如黃鶴謂之打瓜筋

(前顧眼) 此爲梆子班中術語謂出言不遜顧前不顧後也

(甩氣椅) 人死以紅巾覆面謂之甩氣椅

(汽眼兒) 悶絕復甦起倒板之謂

(坐公堂) 班中發生要事由管事者集衆開會謂之坐公堂

(劈排叉) 謂以右足勾左足直挺其軀側向而撲類於武生之殭屍倒打棍出箱范仲禹有之今人指爲吊毛實誤

(殭屍倒) 武生直立後倒潞安州之陸登自刎時用之

(撒手鋼) 拿手戲之謂

(斜銜銜) 八龍套出場旁立讓主將出台之謂

(倒脫靴) 各將卒隨主師後從行之謂按龍套應先行開路今反之故云

(雙進門) 龍套左右門分出走一圓場再至主將前站立

(雙龍取水) 龍套兩隊分頭大繞圈子之謂

(烏龍繞柱) 梆子花旦之跌扑戲用之

(落地十三響) 惡虎村黃天霸用之

京戲摘要

句並無間斷。獨滑油山須鑼鼓打住先念（老身今年）四字然後再起叫頭繼唱（五十歲）三字故此劇廻龍腔收音落上字者乃令鑼鼓打住之交代也。

（十九）最近流行之空城計一劇城樓一段二六後四句是（左右琴童人兩個又無埋伏又無兵你休要胡思亂想心不定你就來來請上城樓聽我扶琴）若將（你休要胡思亂想心不定）一句截去連唱兩個下句盡人知爲三條腿豈知竟有如此唱法而不能謂爲三條腿者則廻龍閣一劇是也茲錄薛平貴所唱一段二六以資考證（二梓童攙岳母待王拜見拜岳母猶如拜泰山（中略）老岳母封在養老院壽星宮中樂清閑官娥彩女常陪伴就是孤一日三次也要來問安請請請老母請下金鑾）唱法與四盤山見娘一場同惟末句（請請請……）行腔與空城（來來來……）一樣兩句相連悉唱下句實所罕聞遍詢戲班中人究屬何故咸謂相沿如此餘非所知後詢老伶工武秀奎彼云如此唱法是名找腔（如八義圖程唱是一個無義之人斬黃袍趙唱玄郎不恭了皆爲找腔惟唱法與此不同）若以唱理而論竟與一順邊無異莫如直截了當減去前一下句爲宜但戲班中固守成例祇可將錯就錯稍有改動卽目爲外行內家知而不改職是故也。

（二十）習唱者以手點眼拍板內行引爲大忌固於登台時極有妨礙也犯此病者以票友爲最多蓋票友學戲仗聰明自悟者多得正式傳授者少每有不懂詞無定准腔亦今是昨非故唱時以手拍板偶不經心尙有走失之慮若再止其不拍豈不大難然須知每齣戲有幾段唱每段有幾句腔每腔有幾板均有成例若練習時逐句研究應在何處開口何處行腔何處是胡琴墊句何處讓板何處換氣如此琢磨則腔圓板自穩矣。

南部殘錄

（民哀）

自有皮簧以來崑劇幾無人道及滿清之季乾嘉時爲崑劇極盛時代千鍾粟八陽傾孟序玉芙蓉第一句（收拾起山河一擔裝）暨長生殿彈詞南呂一枝花第一句（不提防餘離亂）幾於家絃戶誦朝拍夕吹甚致有家家收拾起夜夜不提防之童謠余秋農之燕

蘭小譜楊掌戈之京塵雜錄明幃小品金台殘淚記都咏歎歌伶之作芳菲馥郁情致纏綿可以想見當時之崑劇盛況先君子嗜此四十年童時嘗以箸代板教余歌長生殿迎哭西廂記女亭等折今也行年三十先君子亦已棄養九年而塵事擾擾湖海飄零此調不彈久矣邇來劍雲先生有菊部叢刊之組義華知余於此道略辨門徑命實篇幅然余生疎已久雖能勉強報命恐不免貽笑大方爰貢一得之愚以與老於此道者共商榷之

崑腔二字始於明季因徐三敗爲崑山徐太宰之子而首先蓄小班排演南北曲故曰崑腔而明以前竟無袍笏登場雖莊宗之出身優伶玄宗之風流天子要之古時衣冠不必扮演今人視之莫不指爲戲劇焉大抵文人酒後抒嘯胸襟引吭高歌因詩詞古樂府等節段太繁故元人別於詩詞古樂府之外著一種曰曲曲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貫乎音情之間可以意領不可言宣元人更以無量數曲集合一處名曰傳奇以支配十門角色(淨外末副淨付丑生小生老旦旦)茲將傳奇院本名目錄之下。

- | | | | | |
|-------------|------------|-------------|------------|------------|
| 絃索西廂(元董解元著) | 金印記(明蘇復之著) | 琵琶記(明高則誠著) | 連環記(明王雨丹著) | 香囊記(明邵給諫著) |
| 紅梅記(明周夷玉著) | 錦箋記(明周螺冠著) | 展旗記(明端鑒著) | 浣沙記(明梁伯龍著) | 玉石記(明梅鼎祚著) |
| 藍橋記(明龍膺著) | 量江記(明余聿文著) | 雙雄黃(明馮夢龍著) | 蛟虎記(明黃伯羽著) | 存孤記(明陸弼著) |
| 清風亭(明李鳴雷著) | 四喜記(明謝謐著) | 鸚鵡洲(明陳與蛟著) | 泰和記(明許潮著) | 紅拂女(明張大和著) |
| 忠節記(明錢直之著) | 符節緣(明章大綸著) | 呼盧記(明金天垢著) | 題橋記(明陸濟之著) | 雙烈記(明張午山著) |
| 驚鴻影(明吳世美著) | 鳴鳳記(明王世貞著) | 八義圖(明徐叔回著) | 題江記(明金粟著) | 五鼎記(明顧懋仁著) |
| 焚香記(明玉女峯著) | 繡襦記(明鄭若庸著) | 釵釧記(明月榭主人著) | 萬衣記(明顧大典著) | 秣陵春(明吳偉業著) |
| 博浪沙(明王翬著) | 玉簪記(明高濂著) | 南西廂(明陸采之著) | 精忠記(明姚靜山著) | 燕子箋(明阮大鍼著) |
| 祝髮記(明張鳳翼著) | 獅吼記(明汪廷訥著) | 拾玉鐲(明李玉田著) | 幽閨記(明施君美著) | 長生殿(清洪昉思著) |

西樓記(明沈鯨著) 紅繡鞋(清離幻老人著) 蛟綰記(清袁令昭著) 白羅衫(清劉晉充著) 療妬羹(清吳石渠著)

雙冠誥(清陳二白著) 二度梅(清石恂齋著) 蘆中人(清薛既揚著) 醉菩提(清張心期著) 風箏誤(清李漁著)

一文錢 梧桐雨 (明徐復祚著)

義俠記 黨人碑 百順記 (清邱嶼雪著)

虎囊彈 翠屏山 望湖亭 (明沈璟著)

紫玉釵 牡丹亭 南柯夢 熱黃梁 (明湯顯祖著)

人獸關 一棒雪 永團圓 占花魁 萬里緣 洛陽橋 千鐘粟 (清李元玉著)

此外尚有元人雜劇無作者名姓如連環記百花臺殺狗勸妻陳州放糧蘇武牧羊孟母教子白兔記躍鯉記尋親記金雀記水滸蟠桃會目蓮救母蝴蝶夢慈悲愿雷峯塔爛柯山漁家樂倭袍黃鶴樓安天會昭君出塞珍珠塔翡翠園三笑描金鳳三世修雙珠鳳征東傳綵樓記月華緣混元盒等院本(按以上諸名與京劇大同小異不知者猶疑臆造一讀元曲百種選便能瞭然)梨園所演者盡於此矣然自元迄今院本尙夥一因篇幅有限再則從未見伶人排演故不贅

父哲江夢亭二尹最喜崑曲每當酒酣耳熱輒以箸代板曼聲婉度嘗於全浙會館客串驚變以梧桐雨中李林甫得報轉奏始而議戰戰既不能而後定計幸蜀不若長生殿原本於深宮歡燕之時突作國忠直入草草數語便爾啓行之雜亂而迎哭中於吹打收帽子頭生唱快活三後即接唱朝天子而江則間入丑唱殿前歡閔云(他是朵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鬧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遠山眉兒畫)生接白(高力士你可記得那天呵)唱(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磳磳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鳥鳥咽喉招早把條長機撿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然後再命看香轉朝天子熱騰騰句愈覺緊湊惜彼時余年尚幼未得與江詳細討論引以爲憾江本木瀆馮二霓裳雅集票房中之健將唱吹猷做四美兼擅所惜者係魏塘鄉人口音微嫌扞格幸中州酌票緝頗周到也

繡繡記傳奇曲江池雜劇均演鄭元和李亞仙故事曲江池以鄭父名公弼爲洛陽府尹且無亞仙之剔目勸夫似歉疎忽繡繡記鄭父作鄭儋（今伶人誤儋爲旦實非）爲常州刺史而打子一折與曲江池大異曲江謂元和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繡繡則謂元和以狀元出參成都軍事與父萍遇儋猶不認爲子幸老僕宗祿婉勸始爲父子如此則兩院本相去太遠在昔告歌一劇姜善珍之蘇州阿大小脚籃之揚州阿二強玉泉之鄭元和均名震一時李亞仙則以小桂枝之師小桂林爲最佳能以鴛鴦壺京劇之出彩法施之於是頗爲時人所稱許（按小桂林此舉於外表上誠覺起看於事實上大可不必蓋李之勸夫剔目原係假刺又何必如此做法苟真刺出血來則將來李目必有病要爲風流告化子設想何以爲情）打子一折首推陸綬卿之祖陸銀全舉板唱一江風閱時真令人代其子寒心暮年堂會有點其打子者陸曰氣不動請原諒蓋衰邁不能唱矣時人笑之陸曰非動真氣不能傳劇中之虛神必憤怒填胸恨不能一板即將不肖性命結果則是劇或者有精采否則有氣無力沒精打采做去何不臥在床上看納書楹綴白裘乎識者題之陸死此劇遂失傳陸又能正生若釵釧記之李若水荆釵記之錢載和亦冠絕儕輩而員外中戲則無一不佳也

崑班之旦角著名者同光以前不知同光以後則第一推葛芝香葛曾爲洪軍擄去爲廝卒額上有刀痕頗深然其扮相之旖旎仍未爲之少掩演宮怨絮閣飾玉環能拖朝裙而反歉歉裙上之紋不可亂動裙上之鈴不可作絳絳聲餘如西廂女亭折之鶯鶯漁家樂羞父折之馬瑤草等咸妙曼幽靜傾動一時其徒丁蘭生子葛小香葛術遠不逮芝香當日短中取長蘭生飾釵釧記中之芸香小香扮長生殿之楊玉環尙有先正典型而寄信誤約及定情賜盒尤爲傑構今小香亦死矣旦角新出人才有小翠金者扮相極佳惜嗓音太壞餘如癩痢阿寶之閨門矮子桂枝之貼（兼演刺殺旦）均自鄒以下矣

徐小香王楞仙之小生固南北馳名而蘇人以小生負盛名者沈某（佚其名）周劍泉強玉泉赤鼻阿張咸出其門下沈多才多藝能兼巾官紗帽雉尾黑衣而無不精妙絕倫同時有瞎子小生錢掌福擅長黑衣葛衣記之走雪繡繡記之賣興更熨貼入微雄冠儕輩沈子茂泉玉泉昭泉水泉茂泉唱付昭泉水泉均習吹笛玉泉承父遺諸唱生雖亦各項兼演究去乃父遠甚而白兔記出回獵之咬臍郎鐵冠圖別母亂箭之周遇吉自沈死後竟無人能演者於以歎人才銷沉一代不如一代也

末角風無佳者。據余所見。祇錯。蘇阿金之唱。末雖不能譽之曰佳。而失範圍。千鐘粟草詔之永樂鐵官圖。分宮撞鐘之王承恩。演來尚無大謬。而九蓮燈求燈圖。界牡丹亭學堂朝閣等折。則謹謝不敏。

王生。雖以全。阿佳之師。何才福為最佳。阿桂雖為其徒。藝不及十之三四。僅邯鄲夢雲法之盧生。差近。帥處而千鐘粟草詔之方正。學麒麟閣。激秦三擋之秦叔寶。竟不能演。

付丑二角。演者頗夥。姜善珍。金阿慶。褚阿壽。小脚籃等。盡人而知也。自汪瑞林死。付角僅陸綬卿與沈茂泉二人而已。丑祇一合嘴小六。尚不失崑味。餘無聞焉。

副淨一角。自弔眼皮。茂松死後。繼起無人。茂松與大脚籃為同門師弟。兄戲較大脚籃少。而較大脚籃精。邯鄲夢雲法之削子。手稱道一時。其徒陳某。初出山時。頗有能耐。未幾中阿芙蓉毒。遂流庸俗。不足觀矣。

淨角。自荳腐。大面。糕團。大面相繼死後。淨角從此絕。嚮江北。阿金。陳桂慶。兩人吳人。疵之為傷。風大面咳嗽。大面今陳流落海上。拍堂名作。台為活。亦大可憐。聞故老言。真能得黃鐘大呂。甘節之正者。自清道咸迄今。祇魏德順一人。魏吳下黃。隸人家。業小康。最愛崑曲。因是家為之敗。不得已入梨園。為優。初出山時。所唱之劇。均為他伶所不常唱者。若雙紅記。青門飾崑崙奴。祝髮記。渡江飾達摩。八義圖。搜孤。飾屠片。等等。後復習關公戲。桓侯戲。凡崑曲中之淨劇。七紅八黑三和。尚無不能。紅面中以訓子為最佳。端坐度曲。侯帽上之紅絨球。安然不少動。黑面中以功臣晏飾。金日磾。掃殿。鬧救為最佳。一聲虎吼。可以出入前後台。三次個中。所謂三環吼。其音由低而高。由高而尖。豁然截止。如利刀劈竹。應手而斷。然後還接科白。非丹田充足。不能成此。彼時魏之聲譽。髭鬚近今之譚金福。歿時年已七旬。而精神絕不少減。且偶然於年終會串義務戲時。又能飾破窑記。拾柴潑粥之王小姐。慈悲願。認子之陳氏。崑班中能倒串者。只魏一人耳。

崑劇老旦一角。配搭甚多。而專場甚少。故自清迄今。鮮有卓負盛名者。打諢。則引用時語。任意安置。插科。則造語略勝於打諢。論理意更謬於打諢。道白中。如西廂記。游殿法。聰云。大雄寶殿四字。為蘇東皮。法書。生問何人付答。蘇東皮就是蘇東坡的兄弟。又如漁家樂。端陽。鄔漁翁不肯行。令丑飾小五提議串戲。串鄭元和打蓮花。

阿好。試問西廂在唐代漁家樂在漢時而以宋代人物明時軼事落前人口吻中故曰插科者硬行插入之科白也。科白之穿插不僅道白即曲文中亦有之如琵琶記游街墜馬丑飾曹操唱句中有(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湖)以漢朝人唱唐代典章理露甚而元人曲本例須若是從者甚夥惟係書家之十七帖不落窠臼亦無不可。

生旦丑淨咸有五毒戲如淨則(千金記別跌)(三國志訓子)(又三闖)(功臣晏掃闌)(風雲會訪普)外則(蛟縮記草相)(釵釧記發落)(十五貫訪測)(牡丹亭鬧打)(繡襦記打子)末則(琵琶記辭朝)(牡丹亭鬧學)(長生殿彈詞)(千鐘粟草詔)(九蓮燈求闌)老生則(邯鄲夢雲法)(快人心罵曹)(千鐘粟搜打)(滿床笏卸封)(醉菩提伏虎)雉尾生則(白兔記回出)(鐵冠圖別亂)(風儀亭擲戟)(千金記十面)(黨人碑酒樓)官生則(長生殿迎哭)(琵琶記賞荷)(鐵冠圖分撞)(千鐘粟慘賭)(邯鄲夢掃三)小生則(葛衣記走雪)(牡丹亭拾叫)(荆釵記男祭)(西樓記拆書)(破窑記拾潑)正旦則(躍鯉記蘆林)(琵琶記別廊)(雙冠誥做夜)(六月雪斬娥)(尋親記課刺)貼旦則(西廂記佳期)(翡翠園盜牌)(紫玉釵折陽)(漁家樂養父)(牡丹亭遊驚)刺旦則(鐵冠圖刺虎)(漁家樂刺梁)(翠屏山殺山)(一棒雪刺湯)(幽閨記刺盜)老旦則(荆釵記女祭)(紅梨記花婆)(六月雪羊思)(占花魁勸妝)(精忠記刺字)副淨則(萬山亭)(梧桐雨跪納)付則(西廂記游殿)(綴錦前活)(燕子箋狗洞)(雜齣拾金)(一文錢羅夢)丑則(孽海記下山)(水滸盜甲)(黨人牌請拜)(精忠記掃秦)(虎儀亭問探)以上諸劇均唱作兼擅非老手不能辦。上述僅窺豹一班暇日當詳究精確重復討論編中掛漏謬誤自知不免深望閱者有以教之。

歌場獲野錄

(民哀)

寶蓮燈爲白蟒山後段本唐代叢書世說劉推官事其實爲羅州推官劉彥昌之子曰沈香曰秋兒在塾中讀書因細故擊斃秦燦之子歸告彥昌劉詰何人真兒沈香直認不諱而秋兒敦於親誼亦挺身自承劉不能決招其妻追究仍未得實二子且爭往秦府償命惟沉香爲元配所遺相傳其生母亡後陰封白蟒聖母秋兒爲繼室王夫人所生以是咎責追詰之際王動骨肉情手軟心軟彥昌即責其

有心袒護秋兒沈香係無母之兒應格外憐惜夫婦夙稱篤好至是險致勃谿幸王賢惠將沈香由後門放走而携秋兒赴秦府償命秦燦命將秋兒杖斃王氏目覩慘狀亦暈倒堂上燦命遺屍於野而白蟒聖母顯聖矣秋兒王氏卒賴寶蓮燈之力得還魂無恙殆後沈香亦中武魁平番亂積功封候歷訴燦惡於朝科秦以罪放是劇總名曰白蟒山在昔譚金福飾劉彥昌陳石頭飾王夫人均爲絕唱其次賈洪林與王瑤卿尙稱不弱飾秦燦則以何桂山爲最今李連仲亦能此終覺小巫見大巫矣

寧武關本脫胎於崑劇鐵冠圖惟崑曲中祇別母亂箭兩場連演京劇往往并對刀步戰攔入標名曰寧武關實則周遇吉刺李洪基時尙爲毛文龍之牙將並未掌寧武關總鎮印也譚王壯年常演是劇四十以後則謹謝不敏蓋飾周遇吉唱念跌打四字俱全頗不易爲侗西園亦能是劇純宗譚氏間有似處餘如劉春喜李鑫甫亦可演唱惜不見佳而周母一角則以姚佩秋之父姚增祿最能稱職雪盃圓之根據在崑劇一捧雪傳奇中然嚴東樓之傾陷莫氏因清明上湖圖並非一捧雪酒盃曾見楊慎夫西園汗漫錄載爲太倉王氏事莫懷古蓋寓莫懷古玩而召禍之意因松郡有莫家衙更傳提標游擊署即莫氏舊宅宅內有懸一本謂莫公手澤於是以此訛傳訛遂與伍髮渠杜十姨同一疑案然筆記中輯是事者頗夥而崑劇中且有戚繼光跪床一節足見著此脚本者剽竊頗細楊氏之說還當質之哲者自周春奎一死此劇不甚注重偶一演之亦僅摘夫妻掃墓相遇從未見演全本者

藥茶計又名義兒行本生角要劇今則偏重老旦事實略爲母再醮爲人妾子隨母往後父許而其母思以毒藥謀嫡適舅來探視嫡款待甚勤即以妾所饋食物進之舅以妹所設饌食之不疑竟中毒斃知母秘密者惟兒然當時誠難自處不言則枉殺嫡明言則殺其親母乃自認毒舅至官論抵此子真孝子也故曰義兒行臨刑日與一大盜同縛盜斬而赦至其嫡持敝蓆收兒屍見盜首大慟經旁人曉之始止淚今舞台演者絕鮮且易名曰法場祭兒男伶不常演往惟見丹桂女伶苗鑫如數數演之蓋脫胎元人趙頑驢偷馬送殘生院本也

王英下山一劇近日亦不見排演紹興班中偶演一節觀者莫不指爲水滸中之矮脚虎王英大謬全部劇本係樊八傑作事出東漢惟既不見於史乘亦不載於演義似是嘉道間之新劇大略謂王霸之子王英既邂逅郭后迎奉於山后命往市中招集義兵市中人

欣然從之。爭延王將軍酒食。此從東漢史王霸傳。遭市人擲榆。反面扮演。亦平人心之一法。繼英復往。說姚剛辭嚴氣直。百折不撓。令人忠義之氣。發而對刀。罵子上天台。獨擋草橋關。戰八刀。將王滾關。陽等劇。皆在此中。拆出。惜今日顧曲家。醉心靡靡之音。此等煥發忠民氣節之劇。反若廣陵散是可慨已。

二進宮。龍鳳閣。雖有考據不甚詳。稔雕花部農談。謂出於明末。擊宮門。即隱寓移宮之竟。楊波即楊漣。其意最明。徐量即徐養諒。但故謬為神宗事耳。考神宗太后雖亦姓李。然其父李偉有賢稱。蓋亦編者故竟顛倒之也。

清風亭劇。事出唐朝北夢瑣言。有紀張仁龜一節。曰。張仁龜本張尚書之次子。因係庶出。為嫡不容。乃使遠為張處士之子。有手書為據。仁龜稍長。漸知已為尚書子。乃竊據逃之。京師既登第。仕為官。遂忘處士撫養之恩。處士以無據。鬱恨死。後仁龜出使。自縊於驛亭。相傳為張處士冥訴陰譴之報。今劇中改自縊為雷殛。愈覺醒豁。此劇係出清嘉慶間伶工郝天秀手。

全本楊家將詞句。雖俚而情節頗可觀。即編王英下山劇本中。樊八所編考之史。乘陳家谷口之敗。楊無敵與子延玉並死於難。其端由於王侁忌功不救。時督師者潘美。業本欲待時而動。美不能用其謀。及侁逃。美不能禁。且已亦沿河遁去。業力戰谷口。見無人。乃大呼奸臣誤我。還戰。遂死。則美之陷業。可知不盡關乎侁也。美良將也。豈一王侁不能制。自敗以後。國威大損。宋之弱實由於美。故李陵碑唱句中（賊潘洪）三字。一賊字有春秋之嚴焉。且刪繁就簡。將侁洗去。使罪專歸於美。於史筆相表裏。樊八真能手哉。（侁音莘。或誤音為仄非）

鏢美案。本源於七俠五義說部。今世評劇家盡曰柳林池為鏢美案。前段實非柳林池之旦角。洵為陳世美之妻。惟其總名曰賽琵琶。係清嘉慶間著名伶人首行。躋工西蜀魏三兒之傑作。全本劇情為陳有父母兄弟入京赴試。登第。贅為郡馬。遂棄其故妻。并不顧其父母。於是父母憤死。妻事葬死。一如琵琶記中之趙五娘。繼挈兒女入都。陳不以為妻。並不以為兒女。妻在都彈琵琶乞食。即唱其夫捐棄始末。繼為王丞相知。適陳生日。王住祝。謂有女善琵琶。當呼來為郡馬壽。至則故妻也。陳惶急。強斥去。乃與王相詬。王使人跡陳妻。謂爾夫廣衆中。未便認爾。余當於昏夜送爾去。或者納是夕。陳聞因王相命不敢拒。陳亦念故留之。終以郡主面有礙。即夜遣豪奴往刺於賓。

館幸奴有天良縱之去匿於三官堂神廟中陳妻解衣裙覆兒女目縊求死三官神救之且授兵法時西夏用兵妻遂投軍十三年遂得顯秩兒女亦列仕版王丞相廉知陳遣奴殺妻事劾之朝適妻率兒女以功歸上以陳世美獄令決之妻乃高坐堂上陳囚服縲紲至妻高聲責之後請於朝而赦陳髣髴古寺晨鐘發人深省高東嘉之結束無是爽快故曰賽琵琶由是以言則柳林池與鋼美案本同而未異明矣

九更天一名馬義救主其事實爲陶氏家主婦與候花芝私通既斃其夫復殺候妻以罪悉移之於陶仲問官得賄遂定陶仲殺兄謀產逼死候妻論抵幸馬義老僕極力爲主伸洩始得平反冤獄遂將奸夫淫婦定讞事本藝苑雌黃義僕行而作爲南宋時虞允文所治之案今舞台上演是劇全本絕鮮大都殺女一段卽了而鉤金臉之長官世俗盡誤爲封神榜上之聞仲殊不知爲文文山蓋以虞允文之事移加信國惟哀梨老人同光梨園史載是劇之考證謂更鳴九下已屬無稽既威之於劍刀之下復使其滾釘板雖吉網維錯之嚴酷亦不過如是在著此劇本者竟謂尊崇信國殊不知反襲瀆聖賢與其考實其爲文文山曷若世俗之將錯就錯指爲焚死絕龍嶺之聞仲可耳

俗人之九皇會凡稍知劇史者莫不知之殊不知尙有老郎會（老郎或云唐明皇或云唐莊宗）每逢六月十一暨十一月十一舉行武行中更有猊猖會逢五月舉行日期不定惟須逢三必在戲台上舉行台口插彩旂五鐵條上掛五色紙凡上下手把子叩頭如搗算并跳加官唱點絳唇池子內放爆竹化紙錠以利刀斬雞頭瀝血洒滿台上個中人謂如是以後雖有真刀真鎗無失手之虞矣

八珍湯又名一門三進士事出宋代有寒儒張文達者娶妻孫淑琳伉儷頗篤生二子長曰朱砂貫次曰孔鳳英（按強子尙未出繼何皆易姓）嗷嗷待哺愈形窘迫後張文達因赴京求功名苦無川資向周常二員外告貸花銀四十兩始得成行至京備嘗艱苦居然貴顯乃修函至鄉迎眷不料已無下落蓋張赴京以後不久周常二員外卽向孫淑琳逼索債項孫無以應周常乃施行債權手續周携朱砂貫去常携孔鳳英去朱改名周子卿孔改名常天寶孫自此不知棲流何所事隔廿年周已貴顯爲洛陽通判常亦爲洛陽知府二人皆已成室時爲洛陽八府巡按者卽其生父張文達彼此隔膜而孫淑琳適至洛陽貧乏無依鬻身自給轉輾賣入常天寶府內常妻悍

甚不特凌虐僕役并時辱其夫孫既入常第一日常妻忽思食八珍湯令新來女傭承做孫勉強製成味不適口痛毆之越數日常第有壽事周循禮往祝所送之物常不受常妻又遷怒於孫勒令送還孫至通判衙門幸周妻賢見嫻不類窮乞相廉得其情子卿悽然曰此吾母也乃往詣常述其事常憐於閭威堅不認於是共至巡按處控訴張文達聞之恍然曰子卿天寶吾子也淑琳吾妻也事遂大白一家歡聚常妻亦被感化非復曩之悍潑矣

程長庚鳳鳴關二六原詞

(舍予)

伶界人才一代不如一代演戲往往省力減詞雖號稱某派自吹法螺實則妄改原有詞句早失真傳矣今得何君子翔口述程大老板鳳鳴關趙雲請令表功一長折詞句極多為坊本所無即間有演此劇者亦僅留頭尾抽去中段况乎演之者少更無有知其原本真相者大老板自飾趙雲做工身段佳固弗論此一大段唱詞已非常人所能矣泚筆錄之或亦為攷其溯源之願曲家所願覽乎

(西皮二六) 師爺講話遙視人細聽俺趙雲表一表功勳在盤河會救公孫的命只殺得那袁紹四路奔騰大戰那典韋賊曾投奔先帝爺他借我大破過曹兵在臥牛山前來歸順我隨先帝進古城長板坡與曹兵大交一陣在陣前失落了糜氏夫人我左尋右找難查問在難民之中打聽得信音豪傑馬上心不定我遠遠聞聽有一個婦人放悲聲尋見了夫人把罪請他把幼主交付俺趙雲我請夫人跨金鐙他言道大將無馬怎能戰征左請右請官不允耳邊廂又聽得戰鼓咚咚俱是賊兵(轉流水板)夫人他投井尋自盡某推牆掩井蓋過他屍靈看看曹兵逼得緊某只得身背幼主匹馬單鎗單人獨騎殺出千軍萬馬營祭東風又遇見了奉徐盛他追趕師爺來到江心看看賊船追得近某對准了船蓬放起雕翎那時節師爺回帳傳一令命我去取貴陽錦繡城趙範他獻城禮恭敬都只為同姓結爲了昆倫筵前他見我威風凜凜願把他的孀嫂與某配為婚豪傑聞言怒氣難忍某就拳打賊子出了城小周郎定計多奇很某也曾保主東吳招過親攔江奪主功勞盛假途滅虢破過了吳兵棉竹關我曾斬張漢劉俊金雁橋我也曾箭射過張任米蒼山我救過黃忠的命陽平關單人獨騎破過了曹兵為失荊州先帝恨報仇起過了傾國兵火燒連營遇陸遜某也曾救主在萬馬營白帝城曾受託孤的命他命我趙雲秉忠心七擒孟獲某在陣衝鋒對壘破過了苗人大功勞一時表不盡小小功勞我記不清趙雲今纔七十正還比黃

忠小幾春坐而待時真養靜三軍笑我老無能縱死黃泉也含恨有何面目見先君此去若還不得勝願將白首挂營門眼前與我一枝
令要學那苦忠取定軍

張二奎上天台快三眼原詞

(菊園)

前輩伶工張二奎長於王帽戲聲宏氣足富麗堂皇於上臺尤擅勝場同時王九齡盧台子亦稱傑作其後菊仙鑫培皆能演之然
已不遵原詞近惟時慧寶劉鴻聲尙能規規學步餘子碌碌卑不足道蓋非中氣長喉音亮不能勝任愉快也此劇生角只有一場除
六句(或唱八句)慢板二黃四句元板外其聚精會神處全在大段快三眼詞如下

(生唱)二黃元板孤離了龍書案(轉快三眼)尊聲子匡聽寡人把前情細說端詳想當年孤避難在陰家莊上收二十單八將龍鳳呈
祥濟陽城與岑彭連打數仗馬子彰他二人比對刀鎗鄧先生留詩句在粉壁牆上老伯母解其情一命懸樑多虧了鄧先生一本奏上
三年孝改三日扶保孤王孤念你這幾載未離馬上孤念你與賊兵殺斫在疆場孤念你草橋關一人獨擋孤念你爲國家受盡了風霜
孤念你三個子把兩子來喪孤念你只剩下一子姚剛孤念你雙耳聾鍾聽不見朝房鼓響孤念你兩眼昏花看不兒陣上刀鎗都只爲
小苗蠻與兵犯上老皇兄年紀邁被困在疆場好一個小愛卿英雄胆壯就匹馬單鎗退苗蠻救父還鄉臣子有功王加賞因此上在金
殿卸甲封王郭太師他言道那有個父子雙雙同封王位扶保朝綱孤聞言那時龍心難放怕的是他二人結恨在心傍今早朝郭太
師朝門阻擋觸惱了小愛卿劍劈身亡因此上宜皇兄進西宮把奸言奏上你就說望娘娘開龍恩念老臣東蕩西除南征北勦馬不停
蹄功勞浩蕩臣是個開國忠良勸皇兄放開了潑天膽量郭娘娘降下罪有孤承當侍內臣與孤王把簾櫳閃放孤的老皇兄姚子匡伴
王獨孤的愛卿你那裏休流淚免悲傷放寬心大着膽一步一步就隨定了孤王

戲迷傳非呂月樵所編

(劍雲)

戲迷傳本非髮生正工戲與十八扯同一胡鬧東麟西爪剪裁成篇南腔北調信口亂唱在不懂者聆之固以爲集唱工之大成不知實
一領百結鶉衣也時慧寶汪笑儂毛韻珂呂月樵等咸演之增至四本頭本尙可寓目以後牽扯太遠殊不足觀海上某書局且印專書

謂爲月樵所編呂之戲迷傳遂享一時盛名不知非戲迷不能編戲迷傳而呂月樵則戲子非戲迷也戲迷薛童生豫人營務出身爲丁汝昌部下任清江緝私營哨長幼玩票唱老旦喉音欠亮不能快意其人胸藏甚富於名伶聲調皆能摹仿曾主持天仙科班三年仇光輝（著名鼓吏）在鎮江起班呂薛同隸一團因營業不振薛乃編戲迷傳與呂演之引子爲（崑腔高腔梆子腔先唱西皮二黃）坐場詩爲（唇齒舌喉口尖團清濁瘦人生樂不够生旦淨末丑）會白爲（姓五名音字六律娶妻鼓氏所生二子一女大名上下二名平仄女名十三幺老丈人姓鼓名板字瞻眼）蓋言唱戲必明五音六律十三幺板眼尖團字清濁音上下句平仄聲也以後乃唱張勝奎之打鼓罵曹景四寶之定軍山周春奎之狀元譜汪桂芬之文昭關孫菊仙之硃砂痣孫小六之烏龍院仰寄舟之寶蓮燈潘月樵之九更天許蔭棠之三娘教子小穆之黃金台李春來之翠屏山譚鑫培之賣馬李吉瑞之翠屏山譚鑫培之瓊林宴張二奎之焚棉山白文奎之御碑亭達子紅之白玉帶劉鴻聲之洪羊洞黃月山之劍峯山龔雲甫之孝陵報劉永春之捉放曹余紫雲之牧羊卷朱素雲之飛虎山萬蓋燈之小上坎楊桂喜之打麵缸自首至尾生旦淨丑無一不備觀者耳目一新頗服其心思之巧呂既得名薛亦得意流傳既久人但知爲呂所首創豈知呂固掠人之美盜名欺世者也

八大鎚溯源

（小隱）

八大鎚爲小生之正工戲陸文龍不應由武生扮演而王佐之老生亦僅屬配角也昔徐小香以八大鎚擅絕一時唱作念打皆臻無上之乘相傳小香頭上雉尾能如羊角之對旋有飄然欲仙之概深恨予生也晚未及躬逢其盛王楞仙之八大鎚學於小香據曾觀小香者言已十得八九惟嗓音不如小香之清越未爲空前堪稱絕後楞仙既死小生界繼起無人遂成廣陵散矣小生人才既斷自楞仙之死於是八大鎚之陸文龍遂由武生取而代之賢如楊小樓其身段神情且有未合餘子更何足道哉陸文龍勝宋將時有笑刺兀朮時有哭小生以哭笑爲要亦以哭笑爲難足見陸文龍一角非小生不可且必善於哭笑者方稱完美耳小香時代之八大鎚每以盧台子去王佐不過一硬裏子耳自譚鑫培出而王佐遂亦爲戲中之重要角色所謂戲因人而傳也譚氏之王佐不僅唱工念白神形作派均

臻神化之境。而斷臂之搶背。敏若猿猴。捷如鷹隼。摔倒在地。鬚髮猶復不亂。衣衫尚能整齊。尤稱絕技。梅雨田嘗語人云。鑫培之斷臂。其臂在何時。縮入我雖在台上。亦均莫名其妙。其服膺者深矣。譚與小香曾演八大鎚。但屬後輩。猶以配角自居。自王楞仙出。陸文龍王佐乃處於同等地位。楞仙一生。每唱八大鎚。必係與譚合演。從未配過他人。當光緒中葉。譚王皆在極盛時代。八大鎚戲報一出。便有萬人空巷之勢。譚王工力悉敵。同稱佳構。而黃潤甫之元尤尤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餘如張長保。錢金福之鎚將。亦皆上選。在當時大柵欄戲園有演八大鎚者。必為譚王嗣後孫菊仙朱素雲曾一演之。輿論譁然。傳為笑柄。蓋梨園之舊規漸紊。已開謬妄之端矣。楞仙既死。不但八大鎚之小生無人並譚氏之王佐。且因之不能演唱。嗣後不得已以楊小樓充數。自是八大鎚變為老生戲。而陸文龍又屬配角矣。楊小樓之陸文龍武場。尚有可觀。惟喜偷懶。每每只打兩將。有時打三將。已屬格外賣力。氣從未完。全打過四將。蓋亦以配角自居。故不努力從事也。程繼仙之小生。輟業已久。民國以來。重複舊技。雖面色不佳。然家學淵源。不同凡響。曾與譚氏配演八大鎚。雖較小樓為佳。尚似遠遜楞仙。即此已為楞仙死後僅見之戲也。侯俊山在秦腔花旦中。猶老生界之譚鑫培也。其所演各戲。為伶界宗仰。惟八大鎚之陸文龍。不僅唱念帶有音。音不堪入耳。即身段武工。亦只能以觀秦腔之眼光視之。若擬以王楞仙殊有雅俗之別。不能震其盛名。謬為許可也。沈華軒亦能八大鎚。其技更不逮小樓。曾在津門見其與呂月樵合演沈固不佳。而呂則並詞句全無。悉屬杜撰。觀畫時上場。便坐入桌子裏面。且着袍束帶。如黃金臺之田單。模樣諺云。未曾吃過肉。豈未見過豬。呂氏恐並八大鎚。且未聽過賈洪林。固自命學譚者也。曾見與楊小樓演八大鎚。斷臂之搶背。不能強人所難。未可深責。即作工神情。亦均失之遠甚。王佐唱句原係江陽摺。洪林均改一期。摺此則喉音所累。不得不爾。貴俊卿之簪肩。駝背與賈洪林之簪肩。昂首可稱無獨有偶。以技術論。貴似更遜於賈。當岳飛令王佐出帳時。飾王佐者應作惶愧狀。匆匆退出。方合情理。貴於告辭二字。拖音極長。出至帳外。復又頓足歎息。悻悻而去。實覺太荒謬耳。溥西園之王佐。尚似不差。然王楞仙之後。雖揚小樓與之合演。仍多未能愜意。曾聞西園言。楊小樓至說書時。說白改用平話。已似未合。王佐說殿。下在上。那有我的坐位。時小樓云。現在共和了。你坐下罷。更復令人肉麻。以如此莊重之戲。自不應有此滑稽行為。比至陸文龍問畫圖上之孩童。叫何名字。王佐含糊應之。飾陸者只能作聽不明白發燥情狀。小樓至是處。則立在王佐桌前。按劍急詢。怒容滿面。未免太悻。

劇情蓋文龍是時斷未料到王佐說到自己身上其盛怒又奚爲哉西園深於劇其議論實多精當也黃潤甫之兀術於彼族之驕恣情態實已體貼入微其勝人處則在揣摩功深不但聲容畢肖且於身分口吻均能恰到好处如見岳飛俗份必云膽大岳飛黃則云姓岳的呀交戰時俗份必云一派胡言放馬過來黃則云衆將官押住陣角報乳娘到時兀術云有請報殿下到時俗份亦云有請黃於前則云有請於後則云殿下到了快快叫他進來以父對子自不當說請而其時現出一種驚喜狀態尤爲俗份所不能及文龍出戰時俗份必云須要小心黃則云衆將官小心保護不囑其子而囑其將不但合乎老王身分且愛子之心亦溢於言表兀術被文龍鎗挑下馬說至兒吓難道你就不念一十六載扶養之情真能聲隨淚下文龍於兀術逃走兀術起身尋馬黃云我的馬哪其狼狽情狀已於四字中描摹盡致臨行一再云那裏捨得具見戀戀之意末云好狠的心哪情義既絕便爲憤恨淨角作工如此細膩於黃實嘆觀止餘如李壽山李連仲錢金福皆曾承乏兀術壽山以三慶之老角竟無絲毫可取連仲亦失之粗俗惟金福架子尙有可觀但以武工擅長此類戲亦去黃遠甚也富連成小科班前數年尙頗整齊會排全本朱仙鎮自潞安州起至陸文龍歸宋戰殉爲止此類老本戲求之今日大戲班中頗不易見無如富連成亦以武生飾文龍而王佐亦無佳者程連喜之小生捧者極衆於此戲豈竟未之習耶此戲陸文龍自以徐小香爲首屈一指繼其後者厥惟王楞仙王死而舞臺上遂無陸文龍矣王佐原屬配角盧臺子未爲盡善自譚鑫培光而大之便成絕後空前之作兀術則非黃潤甫不可今譚王黃前後逝世令人不免有天上人間之感現只楊小樓程繼仙之陸文龍尙似差強人意而王佐則溝西園之外未見有能勝之者如時慧寶貴俊卿沈華軒朱素雲九陣風楊瑞亭均於此戲殊未見有是處甚至潘月樵呂月樵修遇成麒麟童亦均效顰則又無恥之尤者也

久記票房之新十八址

(劇雲)

此劇爲久記社員所編結構精密頗具匠心請於鷓鴣錄之以公同好開場時兄妹商量申戲玩耍妹以人少爲辭兄妹各招男女友朋多人述其意衆贊成十八址遂開幕第一齣爲硃砂痣員外唱兩句搖板吳娘子媒婆與夫同上媒婆討賞後與與夫改爲黃金臺差役吳娘子改小王員外改田單踢燈拉小王下改狀元譜一差役飾陳伯愚唱搖板四句將陳敏生(另一差役飾)賣臥場上遂下陳敏生

改爲開府唱四句搖板葛府院子上范仲淹命院子喚葛出來院子改句有請丞相前飾陳敏生者同時改爲空城計之老軍孔明上唱至爾等們放大胆把街道掃淨句入城暗下兩老軍改爲探母之守關人四郎上唱完兩段快板四句搖板下馬重隨下當場變爲盤關前飾老軍者一改關吏一改關役關吏僞稱大解下小王田單上唱完二黃元板關役曰你不是田田單田住口變爲魚藏劍專諸關役改成牛二關吏飾老隣上伍員上專諸聞喚入內牛二下老隣與伍員語畢亦下伍員改宋江念是非終朝有不聽自然無唱完平板叫門改御碑亭王淑英上唱搖板開門後王有道唱你嫂嫂因何故不來開門妹答以御碑亭避雨一事念完四句詩王有道改唱一言怒惱宋公明王淑英改閨婆媳舉椅相打宋江將罵一聲閨媳姣無恥賤人句仍改唱御碑亭實難捨夫妻結情末句又改唱再傳馬謖無用人閨媳姣改爲黃鶴樓孔明曰有請四將軍趙雲上宋江改劉備自先生把話錯來講唱至分明是送孤君臣去見閻王止劉備與趙雲下曹操陳宮同上孔明改呂伯奢陳宮唱至一家大小盡遭殃句下第二場武家坡薛平貴上倒板上末句改戰太平那傍來了瘋婆娘遂變斬黃袍趙玄郎上唱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二六薛平貴改高懷德怒詰趙曰三千歲身犯何罪爲何將他問斬趙玄郎改爲雙搖會大娘問曰你是幾時回來的太監改爲二娘高懷德改爲李相公二鄰舍上勸架搖會至二次揭寶盒鄰舍一變而爲蚩蛇廟費德公唱倒板率衆英雄下取城都劉璋上唱那旁來了賊馬超馬超王累上至開城止改賈士成大嫖院老鴇妓女上賈士成邀友多人來院作絲竹雅集移時笙簫合奏絲竹齊鳴直至討賬人來向賈脫靴爲結束

三國演義之京戲考

(馬二先生)

戲劇與小說有密切之關係三國演義一書爲歷史戲資料之淵藪茲就吾人所習見者分舉如左

(一) 鬚生戲凡十八

捉放曹(第四回)打鼓罵曹(廿三回)拷打吉平(第廿三回)薦諸葛(第三十六回)草船借箭(第四十六回)南屏山(第四十九回)柴桑口(第五十七回)取城都(第六十五回)逍遙津(第六十六回)定軍山(第七十一回)伐東吳(第八十二回)連營寨代九帝托孤(第八十四五回)鳳鳴關(第九十二回)天水關(第九十三回)罵王朗(上同)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第九十五六回)戰北

原(第二百零二回)七星燈(第二百零三回)

(二)小生戲凡五

借趙雲(七回)轅門射戟(第十六回)白門樓(第十九回)羣英會(第四十五回)取南郡(第五十一、二回)

(三)關公戲凡十一

斬華雄(第五回)白馬坡(第廿五回)贈袍賜馬(第三十六回)掛印封金(同上回)過五關(第廿七回)古城會(第廿八回)華容道(第五十回)戰長沙(第五十三回)單刀赴會(第六十六回)水淹七軍(第七十四回)刮骨療毒(第七十五回)

(四)老旦戲凡一

徐母罵曹(三十六回)

(五)武生戲凡九

濮陽城(第十一回)戰神亭(第十五回)金鎖陣(第三十六回)長板坡(第四十二回)金雁橋(第六十四回)冀州城(同上回)陽平關(第七十二回)戰統亭(第八十三回)鐵籠山(第二百零九回)。

(六)花旦戲凡一

戰宛城(第十八回)

(七)青衣戲凡二

回荊州(第五十四回)別宮祭江(八十四回)

(八)武淨戲凡六

義釋嚴顏(第六十三回)夜戰馬超(第六十五回)瓦口隘(第七十回)造白袍(第八十一回)紅逼宮(第二百零九回)砣碣山

(九)神怪戲凡一

百壽圖(第六十九回)

(十)新排戲凡十

桃園結義(第一回丹桂第一台編)連環計(第八回天蟾舞臺編)許田射鹿(第廿回丹桂第一台編)三顧茅廬(第三十七回時藝寶)舌戰羣儒(第四十三回貴俊卿編)張松獻地圖(六十回汪笑儂編)左慈戲曹(第六十八回汪笑儂編)走麥城(自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王洪壽編)哭昭烈(九十七回貴俊卿編)哭祖廟(第百十八回汪笑儂編)又斬貂蟬黃鶴樓二戲名曰三國而非演義所有故不列入

記演班斬馬謖之異點

(樗癭)

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名爲三劇實一劇耳連演則飾孔明之鬚生稍爲吃重然持較其餘鬚生重頭戲仍祇十分之六七不得謂過於吃重也飾馬謖者表面上看是正角究其實則唱做皆無緊要關子余在演時本地班單演斬馬謖一場與京劇大有不同飾馬謖者乃鬚生爲全劇正角其餘則雖孔明亦係配角法場一折說白約數百句歷叙先主當陽兵敗糧盡援絕向馬家莊借糧渠弟兄五人若何毀家紓難若何帷幄運籌及白帝城托孤渠亦在列迨後丞相南征渠奉命犒軍進攻心爲上之策將一生事蹟原原本本歷叙出來其詞大半與演義相照合惟先主兵敗借糧於馬家莊一節則演義所無按彼時先主狼狽奔逃頗有四海雖大無地可容之狀況則絕糧容是實情馬氏久推望族而五常尤著賢名先主奔馬家莊一節不能謂事所必無也若街亭之敗馬謖誠不能辭其咎然可馬懿聲勢浩大又係養精蓄銳而來以區區二萬人馬欲當漫山徧野之生力軍以鄙意論之即使依山靠水安營紮寨亦未必能殺退魏兵守住街亭也觀於山頂紅旗一揮而將士衝至半山不能將重圍衝透則魏兵之多可知設使魏兵不多饑渴之時有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者乎街亭之不能守盡歸咎於馬謖是猶不免成敗論人之見耳豈得爲平允之論哉

馬義救主考

(樗癭)

馬義亦義僕也少主有嫂一與吏侯歪嘴者私識有年(俗訛爲荷花略)侯之妻貌陋而性愚侯以其蠢若鹿豕也夫婦參商出沒不見

視義之主母若外室然暗去明來已非一日適義隨少主赴戎至中途少主因得惡夢恐家中出有變故中道折回抵家之夕侯與婦約回家以酒灌醉其妻而挾其首藏之隱處將屍徙至馬宅換着婦衣婦乃隨何遁去次晨發現無頭屍一具而身段衣服則儼然義少主之嫂也又值少主隔夜回家迹涉暗昧衆口一詞僉謂逼姦其嫂致死逮至公堂極刑鍛鍊百喙莫解馬義堂下呼冤官詰之歷叙赴考得夢中途折回昨方至家安有逼姦致死之事侃侃陳詞懸直不屈官誘以三日內覓到人頭可以從寬辨理義一味愚忠未審一有人頭案情坐實反害主人祇以救主心切回家欲殺女以救少主女亦愚孝自刎而死即持女頭投諸署而獄反坐實義痛救主反致害主無以自明適聞太師回朝由鄰境過爰星夜赴行轅呼冤舞臺演此報名爲文天祥余意爲誤蓋須報名聞仲方合以飾此者金面三眼與封神之聞太師同（封神演義漫無稽攷然既塗金面又作三眼附會爲聞仲較有根據）若文文山以名儒而作名臣爲宋末理學大儒之殿即使秉節出巡威嚴特甚然不應民人鳴鼓伸冤不問是非曲直先嚇以虎頭銅劍復令之抱釘板翻滾受一番皮肉痛苦或竟傷及性命也若聞仲時容或有之彼時紂王暴虐剖心斲脛炮烙蛇池種種酷刑不勝枚舉仲爲之臣或亦不免創此非法之刑耳義詞准後飭弁飛馬提原案到轅復審而相隔數百里次日天明縣署已奉公文將義少主行刑乃天久不明司更者敲至九更方曙而太師之公文已到後經得兆審出侯之姦情及移禍始末侯與婦並置極典故此劇又名九更天蓋一生湊硬搭支離荒誕之劇也

吳漢殺妻考

（樗樓）

世所傳殺妻者有二吳起殺妻見於紀載吳漢妻殺則不見本傳惟徵班有斬經堂一劇亦名與漢圖其事之真僞不可知第就事論事則吳起妻殺爲求將也君子譏其居心太忍吳漢殺妻絕王莽也君子謂其孝道可嘉茲據戲劇中之情節妄爲論斷漢妻莽女琴瑟甚諧莽篡位其女不直之也茹素誦經不問世事遁入空門免除煩惱蓋不忍暴父之惡耳若漢之母忠於劉氏恐其子以姻親之故背漢事新故擲劍與漢令至經堂將其妻一刀斬却以示絕新歸漢之決心賢母也漢奉母命而又不忍於其妻經堂門首欲前仍却者再揮淚持劍闖入經堂其妻與漢素本恩愛猝見漢舉止失常形容慘戚異詢其故漢擲劍示之其妻知姑之命也伏劍而死賢婦也吳漢不違母命大義滅親孝子也戲劇之情節若此嗚呼此事果確吾不能不歸罪於莽矣莽之篡漢其子非之其女非之而莽方日從劉歆楊

雄輩之勸進妄竊神器忝居大寶卒至不保其子不保其女而子然一身且被執於斬臺之下支節肌骨憊分帝制自爲禍及子女葬死不足惜所惜者玉石俱焚奄然弱息含冤地下耳千載而下忘干非份之輩可以鑒矣事之顛末如上所述特佛敎自東漢明帝時入中國後方有經典彼時所謂經堂者不知是誦何經典耳

百花亭攷

(樗癭)

李學士承旨作清平調三章貴妃極嘆賞之高力士噉之曰白以飛燕比娘娘無禮甚矣由是玉環深啣學士夫漢宮禍水赤鳳銜來白引用此典未嘗不意存諷刺力士聞人耳尙能一語道破李三郎非夢夢者豈覺悟然一無所知特撫衷自疚玉環雖以女道士入宮終不免新台之恥牆有茨不可掃中宵之言不可道故作痴聾耳蓋自天寶十載貴妃洗兒後帝亦不能無疑於玉環矣梅妃江采蘋賢淑女子也貞靜幽嫺端莊肅穆帝極寵愛之因惑于楊乃漸疏至是復承恩幸梅之復寵即楊見疑于帝之一確證百花亭齣內所謂駕幸西宮即指梅妃而言按百花亭擺宴當在天寶十三載春間是年三月安祿山歸范陽故齣內有貴妃沈醉以後調戲高裴二力士之一段談諧唱白看係插科取笑實則帷燈匣劍隱隱以高裴二力士作祿山替身否則貴妃即醉倒如泥豈有忘却高裴二力士爲閨人之理乎余昔遊滇見滇班演此即于醉後以金牌召祿山入宮侍宴按之事實較可傳信然一經說穿反覺乏趣似不若京劇之純以滑稽演之耐人尋味也此齣之後即緊接馬嵬坡滇班亦曾連台演過揆諸正史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于范陽時日却合此百花亭之事實也至于飾貴妃之花衫以面貌豐腴而不嫌其痴肥者爲上選表情更須醉而不及于亂妬而不顯其怨淫而不失之蕩爲正宗而看花時兩邊側臥啣杯時三個軟腰尤須具有真實本須方得爲全材

一捧雪考

(樗癭)

一捧雪一齣近世傳說爲自煖玉杯非也實某名畫家清明上河圖一幀真懷古者嘉姓山東登州蓬萊縣人任京秩家藏有某名畫家清明上河圖冊頁一卷不輕示人曾在間壁湯裱背處揭裱一次裱背久操是業能辨識書畫真贋見此冊頁知係真蹟默識之裱背與慕姓有私憾然一則京宦一則技師貴賤相懸勢力不敵隱忍於胸絕未形諸詞色慕姓不之防也嗣裱背資緣入嚴世蕃門下深見寵

任適世蕃覓名人書畫真跡並絕愛某名畫家之畫求之不得裱背乃告以慕京卿家藏之清明上河圖的係真本世蕃乃使人示意於京卿京卿不敢違也而世代珍藏不忍捨去於是倩良工照圖摹仿將紙色做舊裝演送去世蕃大悅筵請各大僚賞鑑裱背亦陪侍未座傳觀之下罔不讚美至裱背展閱良久忽謂世蕃曰公受欺矣此非真本也世蕃令其指實裱背云豆棚下袒背赤足羣聚擲骰者盆內五骰皆已擲定爲么二三四五一骰則盤旋不定擲骰者宜呼六方爲不同不應張開大口作彌勒笑也此大破綻也公受欺矣何物慕京卿敢欺公乎世蕃爲裱背所激愛竄京卿名於通倭案中而籍沒論斬矣慕京卿與薊州總鎮戚繼光善逃至薊而海捕文書到無術營救義僕慕成替死此是劇之情節也若雪杯圖者則世蕃事敗後之事余辛卯遊登州水師統領唐某（忘其名）廣東人元宵暑中演戲余點是齣班首語易之詢其故則登州因慕姓世爲巨族彼時尙有翰林某在京故從不演是齣云嗚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彼室玩物者可以鑒矣

楊家將考

（樗廬）

楊業河東降將見於宋史碌碌無所表見延昭之名則附見他傳若其餘則不載史冊也楊家將一書與正史異史載潘仁美賢相也而楊家將則叙潘仁美奸惡已極此極不同之點戲劇照書編演自雙龍會起至穆桂英掛帥止一切情節皆編成戲詞無少掛漏若以正史按之可謂癡人說夢瞎子見鬼純是憑空捏造之談然亦有一二可以指證處如所云八虎闖幽州幽州今直隸統名五季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幽州遂沒於遼遼置中京焉迄宋未能復楊家戰績故在雄霸一帶爲最多洪羊洞在良鄉縣境聞現今尙存其名老令公被困兩狼山據聞在今薊州一帶合之地理證之形勢似屬可信特李陵蘇武廟碑當在瀚海以北不應長城以內有蘇武廟李陵碑也或者遼在幽州置中京後崇拜蘇武爲漢室忠臣爲之立廟耳彼李陵降胡者與武宗旨大背何以碑在廟中乎此不可解至潘楊世仇亦有左證癸卯余游開封聞有午廟門古蹟偕表兄郭君介五往觀（久客汴者）長堤一道兩旁皆湖而一清一濁土人名清者曰楊家湖濁者名潘家湖中隔之堤僅容一驛車行走而清濁永遠判分究不知湖水因屬潘楊二家而分清濁乎抑兩湖本分清濁而附會者屬之潘楊二家乎然指清者以詢土人則曰此楊家湖也指濁者以詢土人則曰此潘家湖也習俗相沿由來已久當時必有

所由附會之。乃能歷千百年而衆口一詞也。則楊家將全書之事。實或非盡屬無稽乎。余意以爲正史自有體例。如楊家將全書之事。實乃楊姓一家之事。正史當在刪除之例。摒棄不錄。宜也。惟潘之忠。奸不應顛倒。若是耳。此則極大之疑竇也。

洛陽橋攷

(樗癭)

京劇中有洛陽橋一齣。係宋蔡襄事。俗傳爲蔡狀元。誤。蔡襄字君謨。天聖中進士。橋在福建泉州府名萬安橋。按本傳云。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塘。絕海而濟。人苦其險。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惡。不可以人力勝。乃遣檄海神。遣一吏酣飲臥於海崖。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移封矣。歸呈襄。啓之。得一醋字。襄悟曰。神其令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不至。而橋以成。今舞台上之編演。此劇更名夏德海。賣文書直至龍宮。龍王宴之。戲中串戲頗有穿插。而橋成以後。有三十六行以資點綴。遂爲燈彩布景。號召座客之一劇。此與泗洲城皆係實事。特編演者加以枝葉。易其名稱。稍與事實不相符合。故爲之考論如右。

泗洲城考

(樗癭)

泗州安徽屬境。清康熙年間受水患。淪爲洪澤湖。今之泗州移治也。俗所傳水怪作女裝。名水母娘娘。誤。害支巫所也。古大禹治水。命庚辰鎮支巫。祈於龜山。卽此怪。曾記某說部載常州惲南田先生製老僕一廂。四之城隍廟。鬻書畫。天久淫雨。川澤皆盈。某夕先生方挑燈作畫。檐溜如繩。滔滔不絕。忽聞殿上吆喝。升堂如人世官吏升座者。然先生肅然靜聽。聞上座者問云。時辰已到。人齊集否。吏檢簿云。尙有一主一僕未出城。一僧道未入城。語畢寂然。先生乃呼僕起。冒雨出北城。時城門正將閉也。出城時適一僧一道冒雨入。先生乃僮僕急馳。甫至半山霹靂一聲。全城崩陷。是爲今之洪澤湖。迄今猶有湖市舟行過湖者。偶或見之。劇中串演水母娘娘擔水桶。二觀音化身吃其一桶。有半假使兩桶全傾。恐遭劫者尙有數縣。又不知幾百萬生靈作其魚之歎。此泗洲城之大略也。

大香山考

(樗癭)

觀音卽慈航道人。叢林中所塑佛像。左爲文殊騎獅。右爲普賢騎象。中爲觀音騎吼。皆男身也。觀音則間塑女像。據彼教中人云。觀音具大慈悲。施宏法力。因女子是五漏體。不易成佛。於是自甘墮落。投生人世。爲妙香國妙莊王之第三女生。有佛性。捨公主之尊嚴。拋別宮。

韓入山修道歷盡艱苦卒成正果是為大香山一餉之緣始余幼時曾詢之漂陽強廣廷先生先生素開佛詔余云此僧人欲騙女子之布施故附會其說也女子性最迷信故以女身亦可成佛堅其信耳余亦非迷信者聞先生之言深以為是非獨大香山一餉視為無稽之談即觀音女身亦謂為憑空捏造及作演游購演繫一書（木板有百餘本惜光復時遺失）東麟西爪覺大香山一餉竟非盡屬無稽蓋妙香國在蒙舍川境蒙舍川即今蒙化廳所謂妙莊王者實有其人三公主出家亦有其事大香山殆即大理府之點蒼山按大理形勢有云前有洱海後有蒼山左有龍首（大理東三十重曰龍首關）大理一帶觀音靈蹟最夥猶憶一則云草繩石係觀音以草繩繫山石他徙而通道者蒼山觀音寺香火極盛每年二月十九觀音誕辰進香之人絡繹不絕光緒年間某軍門因手下兵士夜間捫宿廟誦經警女之乳以軍法從事幾至激變亦可想香市之熱鬧遊人之擁擠矣余嘗按其年代大約妙莊王者在東漢時代轄境蓋滇之西南數府若現之省城彼時另為闡善國云

廣太莊考

（切膚）

元順帝時羣雄崛起各踞一方朱太祖自濠梁起義一時謀臣猛將互相援引爭思自見軍勢大振惟無統兵大將以總攬機要時亳州徐達有將才明祖遣使三聘不就大夫李善長獻計達所居曰廣太莊探達出外密遣兵焚其莊李本為徐母母子即奉徐母至濠上暫避以誘達達性至孝見家中大火亟奔歸已瓦礫無存以為母必葬身火窟哀慟幾不欲生忽善長至老母安居無恙請弗過慮徐知明祖之詭計痛恨交并徒以有老母在不得不隨李見母行至中途遇春會陣僅數合因無心戀戰即敗走而善長亦不知去向祇得單騎往濠又遇李文忠行不數里復遇胡大海又遇沐英徐略為交綏即走到濠時城已閉徐令通報少時朱太祖李善長率徐母以三劍交又於頭徐見母即跪於城下徐母曉以順逆責以大義令其歸順否則必受刑而死汝心河忍徐達不得已乃降

收岑彭考（又名對刀罵子）

（切膚）

戲為漢光武收岑彭故事是時岑彭當臣事王莽率兵守昆吾城光武遣馬武征之下其城光武知岑彭勇欲收以為將謀臣某獻計迎其母至以三劍交又於頭偽作行刑狀匿居陣內一面復遣馬武誘戰武詐敗彭即殺入陣中其母忽奮陣而出彭大驚伏跪於地母乃

大○加○訓○責○彭○遂○歸○降○光○武○云○按○此○戲○與○廣○太○莊○情○節○大○略○相○同○或○竟○脫○胎○於○廣○太○莊○亦○未○可○知○舊○劇○中○此○類○甚○多○如○汾○河○灣○與○武○家○坡○脂○虎○與○玉○玲○瓏○梵○王○宮○與○日○月○圖○葡○萄○會○其○初○必○一○劇○後○乃○化○爲○數○劇○即○今○日○盛○行○之○三○本○鐵○公○鷄○亦○火○燒○百○涼○樓○之○變○相○也○

梨園掌故

霍南公



文 學 指 南

交通圖書館出版

天虛我生所著文苑導游錄一名文學指南自去秋出版以來早為士林推許實文學界良好之導師一刊三五四集及號外增刊均經再版至三萬餘冊其價值可想現第七集已排印完竣首列社說為填詞之要訣讀此一篇勝讀詞律一部即不能填詞者亦一目了然無待師傳便成作手後附天虛我生詩詞曲稿校勘表凡曾購有原書者尤不可不有此表以資參校而釋疑竇其餘如詩文詞曲尺牘講解各門尤為精澁絕非一般雜誌可與同日而語於曲譜一門此編尤多考定現裝訂完竣每冊仍定價洋四角八冊全購者減收半價大洋一元六角外加郵費每冊二分半掛號費五分

醒 世 小 說 繪 圖 九 尾 龜 全 集

是書為當時名宦巨商賭窟妓院描寫盡致以酣暢淋漓之筆叙有世道之文如溫嶠燃犀百怪千奇似天女散花既香且豔所叙事實又屬斑斑可考蛛絲馬跡線索可尋雖綺語纏綿脫不盡風流旖旎之辭然寓言之八九亦深得香草美人之旨洵警世小說中獨一無二之善本亦酒後茶餘無上之消遣品也書凡二百餘萬言茲特裝訂八厚冊用上等洋連泗印行復加入繪圖便閱者易於醒目每部一函定價一元四角



梨園掌故
嘯龍
壽

梨痕菊影錄

(小隱)

秦腔之興聞在徽調之前京師秦腔與徽調向來分支從不相雜光緒初年以義順和寶盛和兩班最爲有名其調有山陝直隸山東河南之分究以山陝爲最道地京腔有倒了牙的梆子言其十分真酸非如此不算得味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混合之始即秦腔亦不盡由山陝而來間有直東人之善唱者化合燕音苟圖悅耳已非義寶兩部之舊響矣此中人才(老生)元元紅(即郭寶臣)則徽班中之譚鑫培也餘如(達子紅)(楊娃子)(薛固久)(孫佩亭等)亦均卓然大方家數(旦)如(溜溜旦)(油糕旦)(二毛旦)(矮嘴脆)(金鎖玉等)則儼然徽班中之紫雲小福子仙德霖諸人也(丑)如(劉七)直堪與羅百歲媲美(貼)如(十三旦)(響九霄)(崔靈芝)之大名鼎鼎至今猶尙爲人稱道其他享名一時者固不可勝記如(福才子)在光緒十餘年間色藝雙絕盛極一時今其人猶在都下曾見譚鑫培演洪羊洞福才子竟占八姐九妹之一撫今追昔能勿慨然又(五月仙)嗓音激壯每唱一曲有慷慨悲涼之致而面容富麗狀貴婦人維妙維肖壬寅癸卯之交在京津一帶頗負盛名不數年音瘡體肥竟歸淘汰之列其時尙有(小馬五)者滄州回民也以直隸梆子走京師都人詫爲未聞於是聲名鵲起馬五陸華秀目兼爲花旦飾小家碧玉頗合身分好演紡棉花以時調大鼓入劇都人

以其純自創新聲極爲推重而不知其實稗販自津特都人所未之聞耳有嫉之者運動言官以馬五之紡棉花爲淫劇上請嚴禁自紡棉花論禁後馬五乃以時曲雜入溪皇莊蚘蜥廟馬五自爲張媽寶氏一時反賓爲主觀者於武場反視爲無足重輕今馬五尙在京津舊技然聲價一落千丈非復當年可比矣

混元盒一劇有八本之多爲俞菊生最著名之戲實則菊生僅飾廣成子戰鬥勝佛蜈蚣精等他如紅蟒蜈蚣子蛛蜘蛛狐狸等精且角人材相需尤殷王瑤卿演琵琶計（卽蝎子精故事）一段極爲佳絕近年小梅亦能之尤以紅蟒蜈蚣兩段爲最擅勝場紅蟒與戰鬥勝佛鬥法小梅遇身服紅色衣大戰一場頗有如火如荼之概蜘蛛僞爲落水被難女子小梅服妃色汗衫作赤身狀態一般梅毒諸公至此竟不知自姓爲何平心而論梅飾此種角色頗能以矯宛見長較之演青衣正工戲自不可同日而語也辛亥端節老爺已近七十猶聯合陳德霖等演混元盒精力猶尙不減當年民國紀元俞卽謝世近惟小俞（振廷）尙能演之拿火龍一段（卽蜈蚣精故事）雖尙可觀然去乃父則不可以道里計此劇昔年以老俞爲劇中之主體今則易小梅爲是劇之重要人物偏重旦角蓋亦時會使然耳

嫁妹一劇爲何桂山絕調何死便無嗣響何之喉音高響洪亮每一發聲大有銅山崩洛鐘應之概此劇不僅以崑曲見長其一手一式皆成典則尤爲他人所斷不能爲昔唐常兒學於桂山能是劇略具皮相今何子佩亭亦曾演之不但遠遜乃父且似弱於唐常兒回憶當年不禁有天上人間之感也

白蛇傳海上有演全本者都下屬於青衣者只有斷橋祭塔屬於武旦者只有金山寺雄黃陣等戲斷橋崑曲之外秦腔亦有之祭塔爲青衣三祭之一頗不易唱小梅雖能之近已不見演唱昔顧林以身段太劣故頗擅是劇蓋是劇全重唱工無身段之可言也金山寺一劇前段爲崑旦後段爲武旦以一人能首尾全演者只朱四十與九陣風二人然朱閻仍偏在武工前段崑曲不過能敷衍終場而已惟紅豆館主不但崑曲極其佳妙卽武工較朱閻亦無多讓鑫培在日每觀紅豆是劇輒自愧弗及於以見紅豆之於劇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稱之爲票界大王洵屬當之無愧也

雙鈴記又名海慈寺卽馬思遠開茶館相傳爲北京實事在當時蓋亦所謂新戲也劇中人自以王龍江之妻爲主要人物刁狡淫兇詞

錄犀利以胖巧鈴楊桂雲爲最擅長。近年以來厥推路玉珊楊笑亭二人。小翠花雖亦能之，殊無精采。可言今玉珊已逝，此戲笑亭之外，無能勝者矣。劇中之搖鈴者（即貨郎）與城上（即巡城御史署）書吏毛先生向係一人扮演（如一疋布之老爺驢夫例）。飾此角者以羅百歲爲最佳。餘如趙仙舫蕭二順慈瑞全小百歲等均拾羅之唾餘。然雅俗之間失之遠甚。巡城御史一滿一漢，滿御史僅屬備員，審問一切全由漢御史主持。故飾漢御史者較爲重要。然所說官話須帶南方口音，方爲合格。前之吳聯奎今之馮金壽描摹南人官京邸者之情狀，惟妙惟肖。每一登臺，輒令觀者捧腹不置。至結案時刑部司官爲滿人京話說白而唱大段崑曲，殊非易易。昔年以姚增祿爲最佳。現時只好以大個李七承乏。李技雖平常，此外且無能之者矣。

趙子龍長江奪阿斗一劇，曩見李順亭與陳德霖合演，允稱絕作。劉春喜亦能是劇，雖不及李，亦自可觀。李劉之外，雖京伶無能演之者。今劉不登台，李已年邁，再過數年，必將成廣陵散矣。

黃飛虎過五關一劇，久成廣陵散。是劇自金殿大宴狐狸現形起，直至黃飛虎反出五關止，關節甚長。全劇以黃飛虎爲主要角色。蓋自首至尾無一場而無黃飛虎也。二十年前北京玉成班時常排演。夏月恆飾黃飛虎，極爲精采。尤以與黃月山所飾之飛虎老父黃滾對戰一場之丟盔落馬爲最佳。妙月恆出都乃以孫佩亭（即十三紅）承乏。孫本秦腔老生，雖嫻武技，實遜月恆。黃月山飾黃滾有訓子一場，全重念白。至五關被擒時，帶領諸孫面求守將聲淚俱下，聽者動容。響九霄前半齣飾姐已後半齣飾哪叱，袒其雙臂，鮮豔動人。周長山飾太乙真人，李吉瑞飾黃天化，李華飾殷紂王，溜溜旦飾賈氏夫人。劉來保飾余化，人才濟濟，一時頗稱完美也。

孟蘭會一戲，近今舞臺亦不見有人演唱。二十年前每至中元，譚鑫培必演是戲，以應節景。大致情節爲一公子被一女妖所迷，請毛道士來家禳解。道法不高，竟爲妖所窘。會值中元途遇其師濟顛祖師，遂跪求相助。濟至公子家，請來天兵天將降伏妖怪。戲遂告終。實即青石山之變相也。譚鑫培飾濟顛僧作頭陀裝，與今之演花橋取和尚者迥不相同。上場唱西皮元板一段，此外亦即無甚多唱。羅壽山飾毛道士，直與王道士無二。朱四十飾女妖王桂官，飾二郎神雖非出名之重頭戲，然角色齊全都爲上選。求之今日亦竟不可得矣。二十年前在北京玉成班曾見響九霄演紅樓夢鳳姐遇賈瑞一段故事。響九霄飾鳳姐，董志斌飾賈瑞，自途遇賈瑞起至風月寶鑑賈

瑞死爲止。全劇純用說白。無一唱句。且用切末。頗類今日之新戲。田輟業。遂無繼演者。

拾黃金一劇。曾見某評劇家謂李百歲自崑曲中脫胎而出者。蓋不知在前有劉七也。劉七者。秦腔中之名丑。與候俊山配戲。在寶勝和班最久。如小放牛。新安驛。珍珠衫。英傑烈。紫霞宮等。雖爲俊山名劇。然必劉七乃相得益彰。劉噪音嘹亮。於皮黃頗有心得。故演拾金亦名著。一時蘆花蕩爲錢寶峯名劇。寶峯死。其子金福頗能紹父業。演蘆花蕩亦一時無兩。溥西園之蘆花蕩。卽學於金福者。詩貝勒學於西園。亦能蘆花蕩。二公雖未能逮及金福。然求之今日梨園中。實尙未見其選。

昔年北京三慶四喜等班。均以一尺餘長二寸餘寬之黃紙條榜其門首。上書准演吉祥新戲。間或另加一較小紙條。上書煩演某戲。但書戲而不書人。看客一見便亦知某戲爲某人也。卽此煩演二字亦必須且有身分資格者方能當之。庚子之前有此資格者爲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俞菊生。黃月山。候俊山。郭寶臣。數人而已。庚子以後。都中始染海上習氣。金字報條遂輝煌奪目矣。

歌臺懷舊錄

(脈脈)

小生一道。北京上海均有才難之歎。守先正典型而爲今日小生界。魯靈光者僅數。朱素雲與德珪如然。朱與德雖同習小生而德之擅長者。靠把戲如羅成。叫關。八大鎚。是朱之擅長者。袍帶戲如羣英會。黃鶴樓。是然此數戲。屬於富麗堂皇。激昂慷慨兩方面。至屬於窮愁潦倒一方面。如鴻鸞禧中之莫稽。彩樓配中之薛平貴。均非所長。以彼二人所習爲龍德雲一派。龍鄂人當時大江南北。小生隊中僅有龍俗首屈一指。顧曲者無不知有龍小生。其人然只可謂之鄂派。小生德朱均習彼一派。所謂真正京派小生者。曹眉仙是也。曹皖人。先龍得名爲京派。小生鼻祖。其流風餘韻。未能渡黃河而南。長江流域之伶界。竟有不知眉仙爲何如人者。厥後鄂中之龍德雲出。以唱小生得名。嶄然露頭角。耳眉仙名特赴京華。謁眉仙執弟子禮。甚恭。未幾返鄂。盛稱眉仙不置。嗣是南中研究小生戲者亦少。少知眉仙矣。

京伶步武眉仙者。有徐小香。徐蘇。人生長京師。父爲某部部曹。小香生有戲癖。尤嗜唱小生。凡值眉仙登臺。必往觀焉。一日在某園客串。

爲某貝勒當重助以資俾製戲衣是爲小香出山之始厥後遇有會串徐必與焉父歿官囊如洗不得不恃鬻技爲生活一經登臺萬人空巷口白表情扮相唱工直駕眉仙而上之眉仙坐是抑鬱致疾未幾病歿小香遂執京師小生牛耳不數年又有王桂官其人者王亦習曹派有心得藝不弱小香老去都人士乃移其向所歡迎小香者以歡迎桂官此其大較也徐王而後曹派頓衰龍之流風漸及幽燕朱素雲德珩如各得其緒餘已足名世龍亦伶傑矣哉此外尙有王蘭鳳徐德魁亦龍派健者德魁以嗓音不夠尋改老旦云數十年來銅鏈花面首推何九名在金秀山上伶界後進咸以何九先生呼之不敢直稱其名也何籍隸安徽父爲山西某縣令何九兒時有戲癖尤嗜黑頭父病歿任所身後蕭條何九頓失依倚展轉至保定府青苑縣全慶園主偶聞其唱二進宮碩大聲宏驚爲奇童爰令就汪正士學戲期年藝成正士別字汪毛爲淨界中極有聲望者汪與程長庚同出老伶工某某門下何九之享大名其師正士力也然非全慶園主汲引何九終無進身之階故何九談及前事輒感激園主與其師汪正士不置與何九同時唱黑頭者尙有天津譚三藝與何埒復有胡采其人亦唱黑頭藝在何九上而嗓子不如何更有大奎官與何九同門齊名今則何九死去秀山云亡而所謂庸中佼佼之劉壽峯亦復不祿足以矜式來者只一劉永春耳

淨角用鼻音如書家之用偏鋒不用中鋒滬人不察往往一聽淨角之鼻音則表極端歡迎采聲雷動近數年來滬上談黑頭者莫不首推金秀山以其善用鼻音也庸詎知二十年前秀山固以實大聲宏自命者不屑以鼻音取巧見長乎秀山在清辛卯年以前引吭高歌真有石破天驚之概辛卯後甫間用鼻音蓋因色荒逾度丹田氣弱每值登臺力不從心不得不出奇兵制勝乃有謂秀山一入伶界即係鼻音未弔厚誣秀山矣總之唱工有直音橫音之分直音者字字從口齒中噴出是也橫音者因無實力將字之從口齒中噴出者假道於鼻是也直音難橫音易此中微妙惟局中人知之非所語於門外漢也淨角用鼻音不蹈浮滑之弊當推穆子其唱念也一字之重不啻千斤秀山視之有愧色矣淨角旅滬久習見夫顧曲者強半外行遂專走鼻音投人之所好已故之劉壽峯其尤著者劉永春與金秀山齊名唱時字字沈着句句痛快銅琶鐵板差可比擬故其語人云居恆不喜以鼻音取巧其用鼻音者只有兩劇一爲沙陀國一爲黑風帕此外均以實力從事不屑爲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吟也

唱工之直音橫音質言之即高音低音之謂也。孫菊仙在前清辛卯年間能唱尙字調忽嬰嗽疾致患氣喘輟演數月重復登臺遂改尙字調而爲正宮調矣。歌名因以少殺厥後來滬一劇中雖間有驚人之句要只可暫而不可常總之伶人之唱走高音難走低音易由高而低易由低而高難（此指真嗓子而言若夫只能提高而不能落下之假嗓子又當別論）本走高音乃圖省力改走低音不須一月即一成而不可易汪桂芬唱尙字調持之十餘年如一日雖早經物化而古調獨彈至死不變誠哉其不可及也。

從前伶人學戲皆循序漸進不躐等而求如習鬚生必先扮教子中之倚哥或寄子中之童子生此等唱工雖易實難登臺幾次無疵可指然後再學除三害天水關至於李陵碑空城計萬不敢冒昧登場如習武生必學林冲夜奔石秀探莊武松夜走蜈蚣嶺以此等戲最尙實力不取花浮與人交手確有一定規則至於花蝴蝶金錢豹則須留以有待今則不然習鬚生者初次登場非空城計即李陵碑洪羊洞碌碌更屬家常便飯習武生者初次登場非大花蝴蝶即大金銀豹探莊夜奔夜走等戲或不甚措意甚至於此等戲並未學過以今較昔風氣轉移幾成一反比例豈今人智而昔人愚歟亦教者與學者皆存一躐等倖致之心耳此伶界人才所由消極也。

京華菊部瑣記

（詩櫺）

同光間京師人競競尙笙歌然士大夫不過視爲游戲之玩具求如畢秋帆尙書之趨聞軼事亦幾繼起無人同俗間會有某君彙集鞠部之彥刊爲一小冊子名爲鞠部羣英搜討頗確余曾有一本藏之行篋今不知遺之何許矣。嗣光緒中葉梨園子弟一時稱盛人材亦輩出江都李毓如兵部長白準仲萊宮允稍稍提倡之自後易樊菴樊山又引重之而鞠部之英乃聲聞於時矣。維時都門生活豪而不修戲園樓下之座一律每客取價一百五十文樓上每間亦僅取價二千八百文而已。即譚客燕菜一席亦不過十金以視今日之京華偉人作俑於先豪客浪擲於後長安居乃與豈大不易矣。梨園中自大老板王九齡作古後繼起者推汪譚孫三家青衣則余紫雲時小福頌笑旦則楊桂雲張天緣均首屈一指者而每月包銀纔各三四百兩耳。即最後譚氏晚年在京月俸亦不過千元然亦埒各部總長之俸者視滬濱各舞臺延聘之代價都人初有以爲妄談而不相信者京華從前無報紙亦無所謂戲評自辛丑以後始有報館三數

家間載梨園故事。對於名伶。亦僅歌詠流連。詞麗句。一時稱盛而已。殆民國肇興。報館驟添。至五十餘家。而顧曲之評。同時亦紛然雜出。就中指陳。正確不受運動者固多。而言論受人驅遣。不能自由者。亦恆有也。吁。區區一戲曲之技能。尙不可得其真。是非亦可以覘世變矣。

京師戲園。構造簡單。占地亦不大。所設之座。僅長案長條。凳而已。戲價一律。除樓上稍昂外。餘均普通。且不分等次。海上所視爲特別。官座之近台前者。京園則均爲販豎。難坐如樓下之二等席。地位却爲士夫羣居之地。而尤以下場近臺一隅爲顧曲所爭優先之位。昔人之詩。所謂千金難買下場門者是也。各國之容積大者。可坐一千三百人。小則千人而已。開關窗戶極多。夏日除逢盛暑。餘則微風習習。尙不至揮汗也。顧戲園而曰茶園。戲價而曰茶資。人每習焉。不察不知。亦含有忌諱也。乾隆時。當清室全盛時代。旗僕於前門外。選色徵歌。豪侈恣肆。路人側目。純廟聞而惡之。特降硃諭。於八旗都統。使其嚴加約束。詔五城察院。驅逐流氓。封閉戲園。京師人士。不聞羅綺之香。管絃之盛者。約一年。嗣以皇太后萬壽。召集名優。猶須預先排演御製之戲曲。乃稍稍弛禁。舊日戲園。遂改頭換面。易其市招。爲茶園。以遵功令。而八旗子弟。亦馴謹而不敢自恣其貴介。且變易服裝。隱諱姓名。隅座靜觀而已。蓋緣有旨下。八旗如兵丁。觀劇責革官。亦有降罰之虞。分故也。自有此成命。後相沿至光宣之世。戲園絕少。爭鬭者。高宗硃諭之效力至偉大也。著者生長京師。顧曲自小。便好。亦以此論之。束縛殊不甚自由。然每月偷暇。秘密往觀者。總在八九次。所費纔二金餘。以視今茲一夕之顧人。需一洋。且京師一切起居服用。較清室之末。計生活程度之高。陡出數倍。不能不竊恨偉人政客。浪擲之作俑也。

京師戲曲。陳陳相因。從無新排之劇。偶然有之。亦不過怪力亂神之改頭換面。武戲而已。自田際雲排斗牛宮後。各班乃競覓上海時髦戲之脚本。而輪演之。然都人士不甚愛好之。其癖嗜者。固專重生旦之唱做也。王鐘聲不得志於杭州。率其衆北走京津。新劇初演於京師。頗受社會之歡迎。而司警衛者。輒以革命黨擬之。防範極密。失其自由。鐘聲且終以此致禍。亦可慨矣。從前京師之優人。卑以自牧。安分自守。演劇之餘。亦不過與同儕抹牌賭酒。絕不似海上若輩之流連荒亡也。予推闡一般戲迷之心理。亦僅以顧曲爲消閒之一助。迷則迷矣。專一亦專一矣。然絕無是紫非朱各戴一伶。互相軒輊。自樹其敵。如今之評劇家爲可異也。回憶著者家居時。汪譚孫三家初負

盛名名樹一幟而嗜痴者亦分三派亦如飲茶之紅淡鴉便而已而春台三慶四喜之鞠部每日之營業固伯仲之間上下不懸殊也微聞今日之京華女優爲盛而一時風尚與當年又絕不相同於此足徵人心善變矣

當程氏之掌三慶部時固執鬚生之牛耳然同時四喜之王九齡亦能獨樹一幟年齡與大老板相若亦微產也唱工近奎派其演定軍山陽平關等劇刀法乾淨唱做亦精警與程氏不相上下春台部尙有一李四巴京師天方教中人也私淑程派有年唱工彷彿大老板已達七八分惜其做工板滯長身削面扮像極不佳若逢程氏不登台時則春台班亦恆座滿以該部武戲著名其餘角色亦支配悉稱難。鑫培嗓音未復隸三慶演武戲爲多汪桂芬尙爲琴師菊仙方入京師均無籍籍名自程氏作古王李亦相繼殂謝京國之顧曲家對於大老板頗抱有廣陵散之感是時菊仙南下桂芬甫出台卽逢孝貞后之喪梨園全部輟演殆百日後始有另覓會館或公所集優人爲說白清唱之舉者有薛某租得鮮魚口空閒之茶社定名爲四義軒所邀之角均上驕且併桂芬鑫培胥羅致之而每日座客無多殊出意料之外幸薛某資本豐厚堅忍支持一年而羣流奔赴矣國服既除叫天仍回三慶大頭改隸春台其造詣既各爐火純青其聲名亦不相下菊仙又歸而隸四喜三足鼎立嗜痴擁護者各有其人特不似今人之顯分黨派入主出奴耳當時三人號召座客之能力汪占九分譚八分孫七分汪性孤癖罕與人按讀於持擇人而語以其與親貴爲緣也故以貝勒之號奉之孫最和易可親與人無忤其扮演之聲容亦堂堂流麗黃鐘大呂固自異於丸釜雷鳴然渠每登台輒避難就易不肯賣力之時多遂爲一般庸曲所詬病然平心一按三人之技能固不能顯分軒輊也今汪譚先後羽化僅存一老供奉孫菊仙爲伶界之碩果茲又重履京華頗聞倍受歡迎第未識一觀故宮得無抱白髮開天之想乎

清季咸同間京師顧曲家對於梨園子弟其注重在藝不在色如胡喜祿之青衣韓松林之頑笑旦晚年均五十歲上下門帘一啓彩聲雷動其歡迎之熱度可知近如陳石頭德珩如輩亦均年屆大衍而聲譽不衰然而趨向於梅蘭芳者亦實居多數色藝固兼重矣第如前派之且則又所弗尙趙君玉小楊月樓等輩蜚聲海上亦足傾動一時設若使之登京師之舞臺其號召之能力富遠不如上海也抑吾之爲此言非謂海上顧曲者之程度有遜於京師也特南北之好尙不同耳抑吾聞之京師之老輩顧曲者於伶界人物無極端

之好惡善善從長其不善者亦不過目笑存之蓋不欲明斥其非懼或絕其衣食之路也其具優秀之格而曲有誤者亦必暗中指導之其存心之忠厚爲何如然此等風趨求之今日之京華亦渺不可得矣

京師最初時代固有之戲本爲崑弋各腔自乾隆朝徽班始輸入殆道咸時皮簧之風大盛崑曲遂無人顧又有秦腔來自山陝靡靡之音士大夫不屑觀也至於擅京調名伶之負有盛名者亦均相繼來滬各現其技能矣此外如錢金福劉春喜王拴子諸人及爲硬裏子諸角當其奏技時一副全神貫注不失繩墨實爲後來者矜式若海上各伶扮演一劇只求多博彩聲舉動每出範圍以外設若一旦如京師習而不改則平素聲名必遭頓挫賈碧雲卽其例也

京師戲劇從前極守規矩如當鑼賣馬必先演當鑼然後始賣馬落馬湖之牌子一場不減戰皖城之盜戟細膩曲折且有牌子曲一段至於各劇中之硬裏子亦十分賣力以輔正場連臺戲如三慶之三國志四喜之五綵與雁門關編者既絲絲入扣演者尤聚精會神若春臺之混元盒雖詞不雅馴又涉怪力亂神然武功則他班不能望其項背乃自程氏云亡繼起者無統一各班之能力注譚孫固鼎足劇場亦僅自顧聲名不欲多所干涉致使顧曲諸君每動人琴之感今雖名伶代謝然聞近來幾輩後生尙能規撫前輩繩墨北望燕雲不勝翹企盼之矣

都人士之嗜劇者每遇名伶登臺必報以采固也然亦必其妙舞歌恰到好處且發聲有節不同狂喊至名伶登臺無論何種戲劇其陪襯各角必支配悉當所謂硬裏子者亦異常賣力文場亦然故花團錦簇能使觀者異常提神從前京師戲園係各班輪轉演唱計四日爲一轉至第四日則必演重頭戲如海上之逢星期也前門外各園係於歲暮封箱以後卽向各班訂定一年之轉謂之宛轉外門各園如崇文朝陽德勝阜成各門之戲園則均是隨時向各班寫定每月則演十餘日而已外門之阜成門戲最難唱(該戲園亦名阜成)以觀劇者多內家且地點又近翠峯庵也名伶到此亦格外留心猶憶某年該園延三慶部懸牌大老板之戲爲定軍山屆時未來復懸牌次日補演亦竟未到此兩日均座無隙地又值盛鼎觀客甚殆八月節復延三慶十五日之座客纔七八十人程氏演取成都十六日演樊城長亭昭關而觀者不過五十餘人程氏氣爲之奪嗣後園主以營業計於十月間復訂大老板演定軍山且加演捉放曹觀者

始稍。稍來。斯亦。鞠部之遺聞也。

程長庚之四箴堂

(詩樵)

咸同間京師之醉心鞠部者羣趨於大老板程長庚四箴堂者其居室之名也程爲皖籍執鬚生之牛耳者有年著者聆其雅奏時亦在光緒初元程年事雖長而氣充詞沛尙能演定軍山戰太平鎮壇州等劇尤工戰長沙古城會諸紅生戲後以禁演關聖劇余固未能一快視聽之娛也其最爲都人士所嗜者如樊城昭關取城都風雲會狀元譜等類而又爲渠最長演者緣其生性冷峭居恆傲岸自若不惟鮮與士大夫接卽與同儕遇亦復落落也其所掌三慶班除特延一時無兩之數輩如徐小香盧勝奎楊月樓諸伶與四喜同春春臺各部相抗外其餘角色均爲科班之徒衆故開支視他班爲省而程則長日輒不登臺顧曲者空爲氣悶莫可如何也嗣小香因病南歸月樓又屢請假三慶客座日減大老板仍不肯出臺直至負累甚鉅始一現身然亦不能日日爲之顧一般戲癖則每日渴座以伺之矣生涯既佳而程之狡獪亦日甚或聯演數日或十餘日不見其聲容然日日必入後臺以監督各演員偶窺前臺客稀則必出臺又演好戲或天雨亦然渠每出臺聞風而至之客臨時紛紛入座最後則須駐足立而觀之其魔力既偉然其與顧曲者游戲亦日深如演城都則使盧台子飾劉璋而自飾劉備壇州則使月樓飾武穆而自飾總鎮諸如此類使觀者又必氣悶或作色怨訕渠乃爲之一快會春明都察院團拜堂戲定三慶班全包程復不至就中侍御諸公多有以苦嗜其劇而屢受其游戲侮弄者羣營台長飭吏以黑符綰之台長揚諾之而陰遣役持名片召之始來其矜重有如此者

翠峯庵之票房

(詩樵)

前清宗室載公雁賓風雅好士都人士戲擬小孟嘗呼之其居室在京城西北偏盤兒胡同幼即苦好皮黃幾以此失學其大母以雁賓爲遺腹單傳之子不忍教督之公乃具夙慧幼既不失學殆中年劇學復大進翠峯庵者公之家廟也延一老尼司香火地僻而軒廠有餘屋數間遂糾合上好設票房焉成立於同治初年大盛於光緒中葉就中材武輩出各等角色全備具優秀資格者約得八十餘人均膺正場之選餘如硬裏子及各色配角尙有六十餘人琴師鼓吏亦健者至於武行之上下手及龍套則資雇其矯健者以充之於菴後

空地上搭台支棚月逢三六九日輒扮演之始而鄰佑自攜座具結隊往觀繼且傾動一時五城人士紛來聚觀矣偶因爭占座席時有口角之闕雁賓悉之乃自行支配座位添置茶具且收取客資與前門外戲價同等而來者益盛蓋演者多貴介之子弟聲容彩切色色都佳名伶之來觀者每爲奪氣亦可見其藝術之超矣德珣如金秀山穆春山慶四大奎官恆樂亭固彼中之中驕也劉鴻聲龔雲甫亦私淑者今載公久作古人而此翠峯菴票房尙巍然存在聲稱不衰聞後起之彥頗有陡過前人之舉吁其盛矣

譚鑫培之家乘

(詩樵)

譚鑫培名金福其八字五行缺金小時身弱多病其父恐其難育故名號均以金字培之稍長習鬚生並研究武功亦爲壯身之助也年二十聲名藉甚未幾倒嚙改演武戲亦冠一時三十後乃文武並演五十則鼎鼎大名一時無兩矣妻侯氏能持家子八人女二均侯氏出也鑫培六十喪偶始納一妾復生一女七十二而考終生平所入雖豐然用途亦大聞身後合不動產併計尙餘三萬餘金後嗣僅足自給而已長子嘉善習武生佐母主持家務勤儉安分是譚氏之佳子弟惜三十許遽卒次子嘉瑞精胡琴除鳥煙大燭外亦尙自好繼大鎖兒爲其父執琴工之役惜又不永年三子嘉祥四子嘉泰一爲青衣旦兼武旦一爲文武老生均中材亦相繼卒五卽小培初學英文既不肯專精繼爲鬚生其技能亦不過爾爾至六八九三子余出京時尙幼穉今亦不詳其執何業也兩女一適夏月潤一適王又宸均稱得所惟近聞其幼子輩既不能振其家且復閱牆相閼甚望其戚串行起而有以維持之也

譚鑫培來滬之回溯(一)

(脈脈)

譚鑫培來滬不下七八次第一次隸金桂園(園主甬人園址石路新民社今翻造市房)僑來者丑角真禿扁青衣孫柱臣海報暨門前所張之牌皆用譚鑫培三字登臺半月滬人對之不甚措意以無人知譚鑫培卽小叫天也爰易小叫天三字觀者少衆所演各劇文武崑亂色色俱全武劇爲挑華車冀州城長坂坡等做工戲爲瓊林宴盜宗卷王佐斷臂等至空城計李陵碑汾河灣等並不着重風氣使然也包銀僅三千元一年演五十餘日無一重複然戲雖佳而知音者稀遂快快返京二次來隸三麻子所開之桂仙叫天之名較著顧曲者已有一部分知譚派之可貴然以音律太高只可娛真內家之耳不足動庸俗之聽聞耽延兩月京亂平挈眷入都清季新舞臺(

在黃浦灘邊。以大舞臺落成。恐受影響。輦金入都。速叫天駕旋來滬。是爲第四次演念。二日所費巨萬。而平均計算。出入尚不足相抵。黃楚九接辦新舞臺。以萬五千金致之。是爲叫天來滬之第五次。抵埠後。臨時需費計二千金。供張一切。計三千金。叫天尚未登臺。新已費去兩萬元。似此價格。可謂空前絕後之價格矣。最後來滬。隸開明新舞臺。登臺十日。售洋兩萬餘元。夏氏除饋以七千元外。淨餘六七千元。然則前此各舞臺之邀叫天。屢屢失敗。而夏氏獨博勝利。此何故歟。良以叫天春秋已高。危若朝露。且演期僅一禮拜。滬人士均存一。是爲最後聽譚之觀念。所爲爭先恐後。舉國若狂也。

譚鑫培來滬之回溯(二)

(民哀)

小。叫。天。初。次。來。滬。在。清。光。緒。五。年。己。卯。係。受。盛。軍。小。班。翟。善。之。所。開。石。路。全。桂。茶。園。之。聘。僱。青。衣。孫。彩。珠。南。下。時。叫。天。年。三。十。三。歲。(近人指叫天第一次南來。隸李金鼐所開之金桂大誤)以南陽關戰太平。鎮壇州。美良川等。靠把戲。排演叫座。力頗巨。叫天懸牌。猶曰。文武老生也。在全桂演五十餘日。無一齣戲。雷同。繼過吳蟾青所開之大觀茶園。前後共演半載。名不甚著。至光緒六年庚辰。挈其姘婦張秀卿。返京。趁招商局之保大輪船。份界中送行。來有三百餘人。第二次來滬。就劉維忠續開之福州路新丹桂。(即今雅聚園地址。近人指爲第一臺地址誤)之。聘僱大奎官同來。其妻因憤於前次張秀卿之偕同北上。故相隨南下。以監之。登臺未久。因細故與園主齟齬。劉亦願將已付包銀之餘奉送。蓋尚未滿合同也。來時爲光緒十年甲申。秋八月歸時。十月猶未封河。送行者較前更衆。時年三十八歲。第三次來滬。係馬夫阿六所開三馬路大新街三慶(即今新孟淵地址)以二千元一月包銀。聘之南下。仍挈其妻妾偕來。時正六月。天氣炎熱。七月初登臺。唱一月。售洋一萬二千元。譚婦嫌包銀太少。愆譚假赴杭。進香爲名。脫離三慶。關係瀕行。阿六餞行。直挾其隱。謂譚老班去後。返滬必定徇新壻之情。入丹桂矣。彼時夏月潤新娶其女。夏月恆適掌管丹桂。前後臺事。阿六故云。叫天聞言。色變。堅謂杭州回滬。如搭丹桂。譚某是忘八生的。阿六以叫天明誓。坦然不疑。殊不知叫天去杭後七日。忽電致月潤。令其通知。乃兄月恆掛牌。月恆心雖不贊成譚之行爲。而表面上當然表示異常歡迎。一面懸牌。一面在泥城橋福緣里租定三層樓洋房。迨小叫天全家抵埠。即進新屋。

較之三慶阿六所備之德人里房屋。還有雲泥之判。月恆日備馬車三輛。侍其出行。每日兩餐。如魏武之待壯繆。雖未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然已異常豐盛。館內日留包廂一間。以待其妻妾子女之來。本人到館。則令衆管事暨大小角色。在館門口鵠立恭迎。戲散則恭送如儀。候其登車。衆人先由小路抄至其寓。照前站班如是者。一月風雨無間。一方面又爲料理三慶糾葛。蓋阿六見丹桂懸牌。知叫天言而無信。即托強有力者。遞呈控告。幸丹桂先事預防。好事者居間調處。令叫天在丹桂補唱三日。始已叫天在丹桂唱滿月。後譚婦猶嫌供給不恭。又囑其夫去蘇。回申則改就天仙。夏月恆。夏月珊。即責天仙園主之冒昧行事。擬嚴重交涉。天仙園主自知魯莽。挽辭實生出而調處。即薛瑤卿一再向夏氏昆仲道歉。并貼還丹桂前次與三慶之訟費。始已叫天大恚。在天仙第一夕登臺。唱定軍山。特寫曰刀劈夏侯淵。其用意在一夏字。聊洩私忿。月恆亦於丹桂門首掛牌曰。特編戲中戲。土地捉老譚。譚譚同音。且令街口紙紮店紮一碩大無倫之紙模紙甕。使往來行人見之。手指口言。此丹桂新戲捉老譚之譚也。天仙凶臉面有關。又煩周來全代叫天道歉。其事始寢。叫天在天仙登臺。已在十一月中旬。天寒歲暮。生涯並不十分起色。叫天心不自安。自請暫停。至次年正月初三夜。始補唱譚婦。又憐叫天天仙滿後。再搭春仙時。上海僅丹桂天仙三慶春仙四家。叫天已搭其三。且俱不歡而散。何苦復搭春仙。故詭對其妻曰。劉永春排我八字說。我流年不好。故我頗有戒心。亟宜歸正。首邱免在異鄉。爲人取笑。開河以後。決計北返。遂於二月中歸都門。來時爲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歸時爲壬寅二月。時年五十六歲。送行者僅沈韵秋父子二人。第四次來滬。係爲月潤妻苦肉計。求來者彼時丹桂全部已遷南市十六舖新舞臺。適北市大舞臺新落成。大受影響。於是月珊央其弟婦入京。逼父時在清宣統二年己酉秋往返。數四叫天。究因父女之情勉強允唱二十天。於十月二十六日出台。唱空城計。翌日烏盆計。天堂州。黑水國。羣英會。天雷報狀。元譚王佐斷臂討魚稅。黃金臺定軍山。南陽關。翠屏山。硃砂痣。八義圖。洪羊洞。李陵碑。瓊林宴。取帥印等戲。挨次而下。然賣座不佳。惟兩次唱瓊林宴。因傳其鞋子一跌。能落在頭上。故均賣滿座。且均特別加價。包廂官廳咸售兩圓。二十天滿後。叫天亦不肯再唱。夏氏昆仲亦知其魔力如是。聽其北去。遂於十一月二十趁津浦車北返。時年六十三歲。第五次來滬。爲黃楚九所開之新新舞臺。即天蟾原址。由後臺經理四蓋燈之介紹。遣筱榮祥專誠北上。聘之乘輪南下。舟抵埠時。前後臺咸往恭迓。登岸時。各伶排班請安。寓所借小花園。西首對面之寶和里。儼如王公大臣。

之排場實符伶界大王之架子。借來角色有淨角金秀山、武二花金少山、青衫孫怡雲、小生德珩如老旦文蓉壽、小丑慈瑞全等。包銀一萬六千圓。臨時需費二千元。供給暨雜項一切約三千圓。所演之劇舍空城計、瓊林宴羣英、會李陵碑、翠屏山、烏龍院等。膾炙人口。外有騰支褶連營寨、白帝城。頗可人意。時有小報黃浦潮者寓譚於諷。日伺叫天之短。而新劇大家鄭正秋氏亦出全力以監之。叫天甚為注意。故與金秀山曾兩演連環套。以壓聽戲者之望。而烏龍院一劇雖有張雲青為配。然已減色矣。後四蓋燈為排盜魂鈴一劇。數十年盛名。幾因此敗。亦云險矣。合同滿後。即搭新銘北去。時民國元年壬子。叫天年六十六歲。第六次來滬。係往普陀進香。路經滬濱。經夏氏昆仲哀求。始允幫忙十日。因無配角。故唱工戲居多。而第一日之空城計、夏月珊、邱治雲飾老軍。潘月樵飾王平。夏月潤飾趙雲。毛韻珂周鳳文飾琴童。曹富臣之司馬懿。林樹森之馬謖。均臨場失措。末日演珠簾寨。座客之盛為三十年來所未有。時民國四年乙卯夏末。秋初。叫天年六十九歲。自此叫天之音遂不復聞。至上年丁巳卒。享年七十一歲。原相丁未。齊諺有曰：「男子屬羊。出門不帶飯糧。其叫天之謂乎。」

譚鑫培壽終記

(民哀)

譚鑫培之生。日為舊歷三月初九日。亡日為丁巳三月二十日。卒於大外廊營寓所。年七十二歲。子三女四。王幼宸其幼婿也。數子之中。惟三子小培。尚能登臺演戲。生戲然亦不能繼其業。將來在伶界中能傳鑫培之衣鉢者。究屬何人。吾人實不敢臆斷。但以現在之知名者言之。則非其婿王又宸。即其徒小金三。勝至此。外尚有何人。則非余所知矣。鑫培年齒雖邁。據醫生云。素來脈象極旺。平素為鑫培診治之醫生曰周立桐。君北人。稱之曰小周兒。是也。去年最初得病。在舊歷二月。據其眷屬云。鑫培生時每晚必步行往觀音寺。格與鼻烟鋪小坐。是日照例前往。歸時略受微寒。到家後即覺周身發冷。旋經周為珍治。即行痊愈。厥後又在東安市場吉祥茶園演劇。二日。其第一日為南天門。第二日為洪羊洞。稍覺身體不適。亦並未注意。陸幹卿至京。由江宇澄諸人發起假金魚胡同那桐家中演戲。歡迎先期。令人至鑫培家與鑫培約定。是日演李陵碑一劇。鑫培允之。是日為初八日。鑫培恰於是日大病。遣人辭謝。使者往返數次。江宇澄等堅不允。最後命人汽車前往迎接。並言定不拘唱何演何。戲不得已抱病前往。有人勸其唱黃金台。鑫培自以為是戲無味。乃改唱洪羊洞。

唱畢之後歸家。卽病。次日再延請周立桐醫治。周言：「此次病勢甚重，急難奏效，更延蔡希民醫治，亦無效。」又改延日本原田醫士川田醫士醫治。前後均不見輕減。至病歿之前三日，鑫培已自知不起，一面自己部署後事，並堅屬諸子將來同居，不可分居。其主要之語有：「與你們所餘之錢同居有餘，分居不足。」二語。又有外人議論皆以爲我故後爾等必不能同居。將來一定不能生活。爾等切記此語。不可稱人之心。願云：「鑫培最鍾愛其幼女卽王幼宸之妻。時又宸尙在滬大舞臺演唱。其妻偕焉。鑫培病重時，急電促之歸。而月潤之婦亦偕同北上。回煞之日，伶界往弔者途爲之塞。且有日本人聽花日往設奠靈柩。在家停二十一日。繼遷於南橫街觀音院。擬戊午春安葬。地已自行購定在戒壇寺左右。因鑫培生前好佛，每年中往戒壇寺一次。故墓亦在附近。從所願也。此外尙有三奇足述者：鑫培之最盛時，由那琴軒一屈膝而身價日高而死之種，因亦在那桐家內起點。此其奇一。鑫培在伶界中享盛名三十年，最後所演之戲均爲洪羊洞。有人見其演斯戲臨危時，二語異常淒慘。當時卽訝爲不祥。未幾果驗。此其奇二。鑫培之享盛名實繼長庚之後。程長庚最後所演之戲，據老於伶界人云亦是一齣洪羊洞。鑫培與長庚均爲伶界中之泰斗。最後所演之戲又同爲洪羊洞。此其奇三。由是觀之，洪羊洞一劇真伶界中不祥物也。

關戲之創作家

(劍雲)

故老相傳：遜清咸同年間，伶界名鬚生與程長庚同輩者，張二奎、余三勝之外，尙有一子四勝。安徽石埭人，隸春臺班。其人初至京，無藉藉名，絀於喉發音不甚嘹亮，板槽欠穩。以是每唱必啞，聽者多揚聲辱之。同班伶人代爲難堪，有勸其不必唱者。而四勝處之夷然，旣而輿論益惡。每遇四勝出臺，大半投袂引去。甚或報以倒采哄之下。臺臺主見於營業有礙，辭之四勝始知難而退，而心殊不甘。賦閑之暇，輒思所以恢復名譽之道。匝月而後，忽奔春臺告主人曰：「明日某仍登臺，請揭戰長沙戲報。此次如不得臺下采聲，不待主人辭，某自當撲被出都。」羣生不復演戲。臺主初有難色，後聞其言之決絕也，亦勉允之。次日觀者大集，四勝至後臺同行，均有鄙夷之態。扎扮旣竣，並不開臉，有忠厚者勸之曰：「子唱紅生戲，胡及不開臉？若果本來面目一出，台門必遭坐客唾棄，是非恢復名譽，實自貽伊戚耳。」四勝答曰：「謝君厚意。某此次背城借一，籌之熟矣。於是取酒痛飲，盡數十觥，無醉意。帘布一掀，橫刀而出，運氣上升，面如赤虹。觀者千百人見其威。」

嚴持重神采奕奕不期同聲一好以下唱做念打亦平正無疵采聲不絕於耳居然一戰成功此後遂專唱關戲雖有時仍不免於荒腔走板人以其扮相之佳則亦諒之時程長庚在三慶爲伶界山斗於戲無一不能無一不精驟聞四勝以關戲著名異之微服往觀歸而嗤之曰不過靠天生硃砂臉別無技能足取也翌日大老板亦貼戰長沙於重棗臉丹鳳眼臥蠶眉研墨和硃細心描畫開臉之美一時無匹唱做尤其卓絕向之贊許四勝者至此盡趨三慶拔趙幟而易漢幟人人歌頌大老板矣四勝大憤終其身不復登台後遂無知四勝者然潛流溯源不能不認其爲關戲之創作家也

妖怪戲之勾臉法

(切膚)

京班初到滬時武行以妖怪戲居多如五花洞關東京等所扮魔怪悉以鍋灰堆臉其法先將濃油分眼鼻額腮塗於四部即令其人仰面閉目然後將灰傾其臉上少頃油漸乾燥而灰則黏於面部矣再扇去其灰以顏料潤飾之觀者以其濃眉厚眼另具特別之相頗異之後以數見不鮮亦不爲奇且異常費事近且刪除不用矣

武戲之高樓閣

(切膚)

京班初到滬時武劇中如趙家樓四杰村等例須高搭樓閣屹立臺中雖非百尺凌霄遠望之亦極崇閣高聳武行人於盤鐵槓之外復鼓勇盤旋而上旁僦小說中之飛簷走壁種種技能閃爍騰躍奇險萬狀必盡其能事而後已時臺上下寂然惟聞鼓聲急如驟雨並有口中吹叫子以助勢者此清光緒初猶然復以其迹近危險究與生命攸關遂廢棄而不用

食工川樓

杭縣汪厚昌篆



新發明靈氣法與

本會之會長印度哲學士日本蘆洲先生精究催眠學理博考有年其於療疾教習並皆佳妙現復獨出心裁研究發明一種靈氣法專治療疾與催眠術合參而用之能治一切疑難怪症是非藥石所能投到刀圭可以奏施之病均得應驗手到回春如有關於臟腑者可用透視術詳細探覩其致病

印度哲學

催眠術

完善教授

有速成
個人通
信三部
教授附
設精神
治療部



詳細章程請寄郵票分即寄上
上海虹口閘行路百十三號
東方催眠術講習會

根由用宣關氣注射已經醫過多人俱有效驗此等方法實世界所希罕別家所無有也如患疾者盡來試之尚有各種教授如靈氣法催眠術千里眼等另有詳細說明章程及治療章程欲知者惠郵三分即當奉上空函恕覆此告 上海虹口閘行路巡捕房隔壁東方催眠術講習會事理部啓

催眠術合參治療

寫俠客者多矣大都偏於豪放一路憑個人血氣形之楮墨使讀者擊節稱賞

俠客奇聞

曰不愛金錢不貪色是好男兒也是血性人也是大丈夫也總之陳言爛套習見常聞無出色之處無驚人之句而已聞之名家云作大戟長鎗之文字須有細針密縷之工夫其實具有至理而王君瀛洲新著之俠客奇聞尤得此中三昧不竊陳言不襲爛套既非習見又非常聞活畫英雄如長鎗大戰曲摹兒女如密縷細針寫來巾幗鬚眉淋漓盡致料得靡風頹俗挽救有方誠寫俠之聖手而亦定價三角門售七折批發從廉

近今短篇小說中之善本也書已出版

伶工小傳

朱嶠

近世伶工事略

(燕山小隱述)

譚鑫培

老生必唱工作派身段技術皆有可觀方能稱為完全人才四者之中以唱工為最要亦以唱工為最難非有勝人佳喉而又於字音腔調講求絕精者不可以言善唱皮簧之興以程長庚為開山鼻祖長庚唱固陽春白雪言乎技術則多與武工有關以是責之長庚恐長庚且謝不敏數十年能於四者咸備而又登峯造極只一譚鑫培耳譽為空前絕後尊為聖賢山斗皆不為過鑫培名金福鄂人幼為三慶班弟子曾執贄於長庚之門其唱集諸家之大成不以師法自囿於皮簧漸幾神化縱橫出入罔不如志大抵伶界喉音以中聲為上選程之腦後音譚之雲遮月格雖不同其為中聲則一故能高能低能狹能廣揚之可使凌霄抑之可使委地或曲盡悠揚或陡然洪放運用直如意珠工劇甚多於老生戲幾無所不能於武生戲亦靡所不精本能崑曲故唱皮簧能讀字無訛於疊韻雙聲直已通乎學問說白用鄂音妙合天然吐字呈詞極有斟酌只須平平敘述便已味餘於言論作工尤臻神化之境不可以物方之其妙處全在合乎其人之身分故一經登台宛如古人復生其人貌相清癯毫無凡骨而眼光之神采奕奕尤為伶界所無少習武行擊技之術頗有得於武士道非劇場之徒具形式者可比統觀鑫培於劇色色皆能無美不備故能執伶界之牛耳而為舉世所宗仰惟生來疎懶成性且又不

欲受人編勒自長庚死後脫離三慶班搭春台四喜皆未能久。鑫培頗具自知之明遂亦不再依人作嫁。中年以後皆自爲園主。火車通後沽上戲園常邀鑫培赴津。惟鑫培供奉清廷聖眷甚渥。即去津亦僅能以三兩日爲限。故坐視津滬傭率之厚亦實莫可如何。己酉國恤遇鑒乃得自由。曾作海上之游好事者上以大王徽號。鑫培固爲四海一人。初不必藉虛聲以相炫耀。然自是海內交稱大王亦足見輿論之翕然矣。民國以來不復售技。如以情面相迫輒許出台演唱。然多僅四五日。戲報一出九城震動。售價雖逾恆數倍而屆時猶座無隙地。其妻侯氏（青衣侯廉之姊）先鑫培死。有子三人。長子某習武。且兼能青衣。演打漁殺家。以父子而飾父女。一時傳爲佳話。亦早死。次子某習琴師。技甚拙。偶代乃父操絃。每覺格格不入。三子小培唱老生庸劣不類。名父子女二。長適夏月潤。次適王又宸。行年七十氣力曾未少衰。演靠配戲。健舉活潑。猶非後生所能及。及六年粵督陸榮廷入都。當道中人張筵演劇。名角齊集。獨鑫培以病辭。時江朝宗任步軍統領。懼失要人。歎乃遣汽車強鑫培至。奏洪羊洞一曲。歸而大悲。引爲生平奇辱。自是病遂不起。鑫培既逝有議爲建銅像者。有議請於史館立傳者。或以爲不經然天下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知有小叫天其人死之日。識與不識皆爲之歎息。失聲入人之深。得人之衆。求之近世史中殆不數數。觀夫豈建像立傳者之所能及哉。

汪桂芬

桂芬皖人。幼爲春茂堂弟子。以廣額一時有大頭相。公之號向習老旦。倒倉後不復能唱。以琴師見賞於長庚。遂爲長庚技手。長庚死益復無聊。俞菊生掌春台。班一日有新角汪桂芬登台。桂芳之名向爲別號所掩。故人鮮知者。比出場即所謂大頭相公者也。一曲文昭關從此便蜚聲歌場。桂芬隨長庚久所唱亦長庚之一格。其喉嚨徹雲霄。聲震金石而調高腔圓。具有真實力量。惟咬字太過。有時近於艱澀。且能戲無多唱之外亦即無長足錄。桂芬喜漁色。且有盤龍癖。俸資所入到手輒罄。以是負債累累。無法清償。遂潛至海上。庚子前後回京師。因前款未償不能搭班。堂會戲中尙時一見之。其人性極疏懶。有欲延其演戲者。卑禮厚幣不爲功。必黽之再三。或竟施以強迫。而後可。雖到後台猶須防範。若稍疏則又逸去矣。中年以後信佛甚篤。常作頭陀裝人。或央其歌曲輒以誦經爲代。梵音亦有特長。非尋常僧侶所能及。年甫四十以病瘵死。清孝欽后賜金治喪。時人榮之。

孫菊仙

菊仙名學富。津人以票友走京師。特喉音之佳。遂亦得於舞臺上占一席之地。入京之始。其盛名幾與譚汪相鼎足。其人軀幹甚偉。背微近。樓每出台。高視闊步。人或以鏗水譏之。然票友出身。固不能以台步未善少之也。其喉雖近宏。廓然高。矮尖團。靡所不備。尚非泛濫無歸者。可比。惟不善於用。每唱。舍呀。哪。哦。不能成聲。調含煞尾。一放更覺無可歸宿。入京。隸嵩祝。成班。嗣四喜。班以王九齡病死。遂聘菊仙繼九齡之席。改隸四喜。班時。大面穆子。亦以喉音自豪者也。常合演二進宮。天水關。斷蜜湖沙陀國等戲。各逞佳喉。雖不可以格律相繩。亦自有勝人之處。庚子後。遜跡海上。不常出台。菊仙爲人品。端行方急。公好義。求之士大夫中。且不多見。固不可以伶人視之也。

劉鴻聲

鴻聲。北京人。業鍛工。以喉佳。遂入伶界。初習黑淨。名亦未彰。尋患足疾。不能出戶。暇輒肄習。老生戲。頗有所得。疾已遂。改業老生。初唱。調僅正宮。以外清醇。流利。亦極動聽。久乃引而益上。漸至一字半調。其音至高絕。細遂似不如以前之渾厚矣。鴻聲業淨時。與譚氏配戲。甚久。譚調本所夙聞。名既噪。乃欲自成家。數於汪孫亦皆有所竊取。但未近化。尙不免於迹象。念字全屬京音。尤爲識者所不取。能戲不多。以三斬一探爲最享盛名。然調高之外。亦即無甚精采。惟斬黃袍一戲。向爲劇場之前三齣。今竟常居冒子之列。實鴻聲有以昌大之也。

錢金福

金福爲淨界大家。錢寶峯之子。家學淵源。秉承有自。惟喉音暗啞。遂不能以唱見長。而架子之大方。武工之穩練。皆爲一時無兩。能戲極多。且精崑曲。前之俞菊生。後之楊小樓。所演武戲。皆以得金福爲完美。而譚鑫培。演定軍山。珠簾寨。伐東吳。寧武關等戲。於金福相需尤殷。甚至定軍山。無金福。遂不帶斬淵。亦足見錢技之精矣。

王福壽

福壽別號紅眼。四俗界之名宿也。於老生。劇文。武。崑。亂。無所不精。但以天賦所限。只能言而不能歌。故與之論戲。滔滔汨汨。陳義皆屬絕高。觀其演戲。平平常常。每似無甚精采。其人驕蹇。特甚於俗界。鮮許可者。嘗語人曰。長庚之後。祇有一個半。能唱戲者。已居其一。而以半。

個許譚氏今鑫培已逝海內名家當無值其一顧者矣

余叔岩

叔岩爲余三勝之孫余紫雲之子而陳德霖之婿也生有夙慧童稚學戲稍受指點便能中節合拍學既成演於沽上名小小余三勝一時聲名大噪頭角嶄然津門梨園多男女合演叔岩日與群雌爲伍寧能不爲情動未幾喉敗回京乃益自砥礪於譚氏之學簡練揣摩已窺堂奧養息既久喉已復出但尙少亮音耳間於票房堂會偶一演之有欲邀其搭班者輒許以異日爲期蓋必俟喉有亮音然後方出而問世所謂不鳴則已一鳴便欲驚人其技於文武崑亂靡所不精如天雷報連營寨寧武關定軍山之類皆能得譚之佳處偶演獨木關劍峯山亦迥非李吉瑞之野狐參禪者可比又若挑華車長板坡等戲均能自成家數不同凡響譚調多效三勝今叔岩又從而學譚假使養到功深喉音能亮不但克繩祖武且繼鑫培而執老生界之牛耳者亦必此人也

尙和玉

近今武生自推楊小樓爲第一流人物然尙和玉之聲名雖遠不逮小樓以技藝論二人實互有短長未可推楊而抑尙如長板坡挑華車等戲小樓不僅武工見長且似聲容並茂和玉面目蒼老喉音不亮實覺遜於少樓而拿高登水濂洞金錢豹鐵籠山等戲從容穩練和玉具有先正程範實出小樓之上而四平山之李元霸神亭嶺之太史慈又均爲小樓所無其技多由崑曲牌場翻出品格尙小樓之外蓋無能與之並論者和玉實抵人爲人道德至高不輕言笑以從李吉瑞久甘居其下不欲棄而之他名遂爲其所掩各舞臺有欲邀尙者則必與李偕否則卑禮厚幣不爲動沾上多男女合演尙在後臺遇坤角必低頭遠避一時有尙老道之稱焉

程繼先

繼先爲長庚之孫長庚子孫多入仕途惟繼先尙以伶爲業唱小生文武崑亂靡所不能方以楞仙實有未逮比以小芬差堪雁行惟面色不妍不爲時重常配譚氏演八大鍾鎮壇州雄州關等戲楞仙之後僅見之才也

黃月山

月○山○京○兆○人○來○自○鄉○間○其○出○籍○不○得○而○詳○因○體○胖○人○皆○以○黃○胖○呼○之○都○人○無○不○知○黃○胖○者○而○月○山○之○名○轉○爲○所○掩○演○武○劇○學○力○湛○深○技○術○精○妙○無○論○短○衣○長○靠○並○有○勝○人○之○處○手○足○之○起○落○揮○舞○之○急○徐○均○與○金○鼓○相○應○不○稍○失○其○節○奏○其○唱○音○節○清○越○有○燕○趙○悲○歌○遺○意○而○說○白○淋○漓○激○昂○亦○能○曲○盡○情○事○武○生○以○武○工○爲○尙○能○並○兼○唱○白○之○長○殆○不○多○見○正○戲○如○獨○木○關○鳳○皇○山○溪○皇○莊○百○涼○樓○劍○峯○山○等○皆○稱○絕○作○又○如○長○板○坡○盜○御○馬○惡○虎○村○之○類○擬○以○俞○菊○生○則○取○運○不○同○各○臻○其○至○未○可○有○所○軒○輊○故○近○世○論○武○生○者○並○稱○俞○黃○二○派○光○緒○初○年○曾○至○海○上○返○京○後○一○病○幾○殆○自○是○形○容○消○瘦○與○前○判○若○兩○人○響○九○霄○主○玉○成○班○以○月○山○爲○臺○柱○病○後○面○色○枯○瘠○且○嗜○鴉○片○至○無○量○數○每○至○後○場○必○二○人○輪○爲○料○量○常○若○困○憊○不○堪○而○臺○幕○啓○處○則○精○采○奕○奕○迥○不○由○人○庚○子○之○間○卽○已○病○死○後○遂○無○繼○響○者○

李順亭

李○順○亭○行○五○其○人○頎○而○長○故○人○以○大○李○五○呼○之○習○老○生○藝○兼○文○武○其○唱○神○味○淵○永○惟○近○平○板○不○尙○花○腔○靠○把○戲○亦○具○前○輩○典○型○故○伶○界○羣○焉○推○重○與○何○桂○山○演○龍○虎○關○太○行○山○等○戲○皆○名○重○一○時○偶○串○鐵○龍○山○之○姜○維○其○精○處○直○可○繼○俞○潤○仙○之○席○今○年○逾○七○十○精○力○猶○復○不○減○當○年○亦○老○伶○工○之○僅○存○者○也○

路三寶

路○三○寶○之○出○身○本○在○魯○省○其○鬻○技○入○京○約○在○癸○巳○甲○午○間○距○今○已○二○十○七○八○年○當○路○氏○抵○都○之○日○正○田○桂○鳳○極○盛○之○時○路○氏○一○至○京○門○便○得○居○桂○鳳○之○亞○非○有○實○在○工○夫○實○亦○未○易○臻○此○路○之○花○旦○兼○閨○門○頑○笑○刀○馬○三○派○並○有○可○觀○其○精○不○逮○桂○鳳○而○博○則○過○之○自○桂○鳳○輟○業○之○後○能○與○譚○氏○配○烏○龍○院○翠○屏○山○等○戲○厥○推○路○氏○近○念○年○來○花○旦○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近○來○花○旦○人○才○尙○存○其○三○一○田○桂○鳳○二○路○玉○珊○三○楊○小○朶○今○路○死○而○田○又○鄉○居○不○復○現○身○歌○場○只○楊○笑○亭○尙○留○都○下○然○技○藝○猶○是○馬○齒○漸○非○嗜○曲○時○流○方○盛○稱○梅○蘭○芳○王○蕙○芳○諸○人○嗚○呼○尙○何○言○哉○

王瑤卿

王○瑤○卿○在○童○伶○時○代○便○已○不○凡○及○長○更○自○琢○磨○藝○乃○大○進○值○紫○雲○輟○業○石○頭○亦○不○時○常○登○台○遂○推○旦○界○第○一○其○喉○音○雖○亦○甚○佳○但○高○亮○不○

及余圓潤。又不如陳唱腔。難採余陳二家而作工。則力追紫雲。在旦角中。余陳之後。實未有能與抗衡者。綜其生平。以在中和園與譚氏配戲為極盛時代。如汾河灣。武家坡。探母。桑園會。轅門斬子等戲。相得益彰。尤以打漁殺家。飾蕭女桂英。為冠絕一時。友人王君贊謂譚鑫培王瑤卿之打漁殺家。為戲中神品。洵非過譽。王以為人推重。日進於驕。久而愈蹇。竟與譚氏相忤。遂致分離。王之於譚。合則端稱雙璧。分則殊難獨立。及家居既久。嗟逐場中。甚可惜也。王嗜鴉片。且耽安逸。喉敗之後。專演花彩。樊江關。探親。雁門關。梅玉配琵琶。計兒女英雄傳等戲。雖無多唱。而念白化妝以及身段作工。猶非梅蘭芳所能望其項背。其化妝以飾旗婦為最酷肖。故探親雁門關為其近年最得意之作。楊小朵曾謂予曰。瑤卿之戲。以探親為重頭。其疏懶亦可見矣。

梅蘭芳

梅蘭芳以伶界世家。蜚聲歌場。聰明則有之。精到則未也。嗓音圓固。不及陳德霖。高又弗若金紫雲。擬以盛時王瑤卿相去。尙遠。方以昔日吳彩霞亦似稍遜。只玉堂春。女起解。宇宙瘋等戲。為梅雨田在日所教授。尙存紫雲遺規。此外青衣戲。則雜以花旦。戲度花旦。戲又加以青衣唱法。於是有花衫之目。民國三年。與譚氏初次配戲。唱探母。緊板氣力不敵。譚氏竟至落後。翌日演汾河灣。有寒窗中喝的是白開水。句梅將白字讀如（撥挨）。譚答云。敢莫是白開水。白字應讀如（撥我）。蓋當面糾正也。梅氏念字京音甚多。為方家所不取。近年以來。除排演葬花。奔月等戲外。又從路玉珊學樊江關。醉酒。梅玉配。一類戲。而風箏誤。思凡。和番。一類戲。又請陳德霖為之指授。昆曲字音尤難。更似未臻精到也。

龍長勝

長勝以票友而入伶界。能戲甚多。如龍虎鬥。九更天等劇。皆甚可觀。靠把如定軍山。陽平關之類。雖不見佳。亦可充場。惟生來左嗓子。音近狹唱。高調尙似可聽。若平平發聲。便苦乏味。其人碩腹便便。身材甚偉。扮相以袍帶為佳。扎靠則臃腫不甚雅觀。曾在承慶四喜各班演唱。庚子春。即不見其人。或云已病死矣。

劉春喜

春喜習老生所能甚備。中年嗓音失潤而靠把固甚可觀。其人恃才傲物。且嗜酒成癖。放浪不羈。每出台側。肩挺胸橫。眉豎目。苟非相知。有素。罔不嗤之以鼻。曾以失街亭之王平見賞於譚氏。遂執贊於譚氏之門。鑫培晚年演失街亭。珠簾寨。輒以春喜飾王平。周德威而春喜舍與譚氏配戲。亦不復以優孟衣冠登場矣。

張長保

長保之武生在伶界名雖未彰。而技藝則實有過人之處。無論短衣長靠。均能揮舞應節。急徐過度。不似時流之以踊躍爲能也。長保善扮悟空。並精崑曲。於武場牌調。靡不能之。尤以安天會爲空絕。一時他如俞菊生演金錢豹。譚鑫培演盜魂鈴。亦均以得長保爲稱完壁。今其人已久不登台演戲。就而問業者。則尙不憚指授之煩焉。

梅二鎖

二鎖字肖芬。廣陵人名。優梅巧玲之子也。巧玲體貌厚重。近於環肥。時人以胖巧玲稱之。二鎖胖過乃父。而甚白。皙扮貼戲。以體重不能勝。騰工所演。僅爲玉玲瓏。胭脂虎。浣花溪之類。而口齒伶利。又似遜於巧玲。後改小生。亦未能見許於人。遂復業貼飾。四郎探母之齣。后唱工雖不見佳。而扮相頗類貴婦人。與趙仙舫演探親。至相罵時。裸體相搏。肌膚白膩。頗有凝脂之概。中年以後。不復登台。子蘭芳幼。卽有聲伶界。今且名滿海內。二鎖不能世父業。而蘭芳則不愧克家子也。

龔雲甫

雲甫初業古董商。亦京師之票友也。初習老生。未敢輕於登臺。會津門某園主來邀雲甫。欣然前往。意在藉外埠一驗其藝之當否。既至。津演二進宮。一劇板乖腔誤。座客群以倒好相餉。遂踉蹌遁去。嗣有人謂龔之喉音不宜老生。若改老旦。必能享名。雲甫從之。後數年。以老旦出台。一鳴驚人。徧九城。遂未有不知龔處者矣。其音以響脆取勝。而腔調則以高明見長。極綿遠蘊蓄之致。擅抑揚頓挫之能。讀字輕清重濁。極其分明。但有時過火反失。其音之正老旦向少。專門名家自雲甫出。乃得巍然自樹。其職識者雖以非正宗而少之。然龔調固已風靡一時也。其衣裝備極華麗。而作戲亦惟身段是尙。如吊龜行路探密等戲。出入窰門。舞袖翩跹。風致與旦脚初無少異。時人稱

爲花老旦。花衫名詞肇自梅蘭芳。而花老旦則自雲甫始。皆開梨園前所未有之局。今喉音已竭。無復當年盛況矣。

瑞德寶

德寶爲黃月山弟子。名雖不若李吉瑞。而藝實過之。月山既死。德寶常與譚氏配戲。於其聲容頗有心得。遂由黃派武生進。而爲譚派老生。惟喉音近亢。不能宛轉。從心雖欲。規規學步。亦卽爲天賦所限。然演劇能守範圍。有足多者。亦正以守範圍。遂不爲時所重也。

時慧寶

慧寶字智農。青衣大家時琴仙之子也。幼承家學。以老生有聲伶界。其人文雅風流。工書畫。於北碑。浸潤尤深。唱學孫菊仙一派。亦欲以大氣流行。酣暢痛快。見長。際此老成凋謝。亦爲梨園有數人物。聞慧寶事母至孝。手足之間。亦甚友愛。此則天性過人。足以風世。固未可以尋常優伶視之也。

汪笑儂

汪笑儂原名德克金。系出滿族。八旗官學生也。昔在津門同官緒紹昌。自言曾與汪同學。較可徵信。汪之喉音。暗不成聲。其演劇或以舊戲改新詞。或以新戲唱舊法。故示奇異。以自矜貴。亦舊劇界之革命家也。十餘年前。演於上海。名不甚彰。斯時新戲猶只黨人碑等。一、二折耳。歲辛亥。到濟南。商埠大爲彼都人士所歡迎。每一登臺。座無隙地。後至者多作門外漢。嘗兩日同一戲碼。以期看客之普及。聲價至是可云盛矣。其冬應天津下天仙之聘。到津。初亦日上滿座。久遂逐漸衰落。時蔡子廔任學使。委爲戲曲改良會會長。予時權邑篆。曾得學署所發之汪氏改良舊劇曲本文。亦未必勝舊。而平仄聲韻且多不能上口者。癸丑在津。因頓不堪。在天喜小戲園演唱。正桌只售銅元九枚。而上座猶甚寥寥。以視初至津門。其盛衰蓋判若天淵矣。乙卯到京。以演桃花扇爲文人所稱賞。而普通顧曲者則少數。贊成會與譚氏演珠簾寨之程敬思。嗣在海上居然飾珠簾寨之李克用。其胆大妄爲。有如此者。戊午秋。以病沒於海上。

張毓庭

毓庭初業南紙於京師之廠肆。學譚鑫培。能得皮相。伶人李順亭見其才有可取。以女妻之。爲之指示劇場規則。且以己所能者授之。甥

館藉傳衣鉢。自是毓庭遂棄商而業伶矣。其音亦尚響脆。但微近狹唱時。雖力摹譚調。而神韵全非。殊不免於婢學夫人之誚。京人素崇譚氏。間有一二似譚者。雖只一鱗一爪。亦自爲人所重。故毓庭在京能享一時之名。而赴津則屢屢失敗。而去民國紀元滬上第一臺聘。毓庭南下過津。爲丹桂園主挽留二日。演空城計。不能滿津人意。臺下揚以惡聲。因是鬱鬱抵滬。後未及登臺。便病死旅邸。

王又宸

又宸原字幼臣。票友中之學譚者也。喉音清脆。不若譚之蒼老。初唱時。規規學步。雖僅得其皮毛。亦尙大端平穩。庚辛之間。演於京師。嗣乃習技於津滬一帶。所習日非去譚益遠。都門第一舞臺開幕。會聘又宸北上。以不敵鴻聲鳳卿。未久便去。時又宸新賦悼亡。聞譚鑫培之幼女尙待字閨中。遂央慶王府總管某出爲執柯。譚氏雅非所願。經某再三游說。始獲有成。又宸既得爲鑫培之壻。以爲必可盡傳衣鉢。詎鑫培自秘殊甚。不屑教誨。未免大失所望。然藉泰山峯以資標榜。亦增重聲價不少矣。

賈俊卿

俊卿習俄文。初爲某館之通事。亦票友而改業伶者也。其喉原甚寬亮。嚦技後日見疲敗。今且瘖而無音。學譚初有似處。嗣爲喉音所累。格律日非。雖亦小負時名。實已無可揚美也。

賈洪林

賈洪林小名狗兒。童年嚦音嘹亮。在小鴻奎班儼然一臺柱子。唱工則循規蹈矩。無所謂學。孫亦無所謂學。譚倒倉以後。力下苦功。方喊出尖音。左嚦適余莊之福壽堂。併入玉成班。排演正本德政方兒女英雄傳。十粒金丹等本。戲偏重作工。賈承乏其間。稍得棲息。以視當年實已不堪回首。丁酉之夏。余之福壽堂一部分與田際雲脫離。自立福壽班。一日賈洪林之嚦音忽好。先一日聽許蔭棠何桂山之取榮陽。賈去紀信。第二日賈忽唱洪羊洞之六郎音圖調整。詭爲奇事。自是賈又能唱正工。戲未久染毒症。誤服提藥。嚦音再塌。畢生卽未能復振矣。惜哉。自二次失音之後。不但唱工大難。卽作工亦因喉敗牽掣。毛病甚多。每出台仰面朝天。雙肩高聳。譽之者方稱其作工已得譚氏三昧。予實不敢附和耳。

羅小寶

小寶爲名伶王瑤卿之弟子。善秦腔。其音激楚。動人光宣之間。譽滿京國。未幾倒倉。遂沉沒無聞。近年嗓音稍復。改唱老生。但喉低而氣又不充。殊未見有獨到處。然平正無疵。固亦爲生界之中驕也。

孟小如

小如初習小旦。僅爲中等角色。後以身材日長。貌亦漸衰。遂改老生。得其舅氏孫佐臣之指授。以譚派號稱。於時其音既似浮泛。其唱亦近矯揉。且舉止行動多類婦人。蓋亦習慣使然。有不期然而然者。嘗見與李敬山合演天雷報。以衰派老生而現扭捏態度。令人見而欲避。抑何不自量之甚耶。

許蔭棠子德義

京中稱票友業伶者曰處孫處。後有許處者。字蔭棠。畿東人也。先業商。以喉音見賞於穆子。遂收爲門牆。桃李其唱。以楊月樓爲法。宏廓有餘。高韻不足。每句之尾必帶餘音。以示充量。實則近於浮泛。無甚精采。昔年演四郎探母。頗享一時之名。匪但掉毛筋。斗力不能勝。卽折回頭來。叫小番之番字。祇能洪放不勝。嚶也。惟扮相富麗堂皇。於王帽戲尙有可觀。曾至沽上。以不爲人所重。未久卽回京。晚年喉衰氣弱。卽京人亦漸惡之。子德義習武。淨勇健絕倫。都下推爲第一能手。

何桂山子佩亭

大面中之何桂山。猶老生中之程長庚也。其人得天獨厚。每發聲震動四壁。大有銅山崩而洛鐘應之勢。故人皆目爲鐵喉。嚶性嗜酒。飲愈醉而喉乃愈佳。其唱純取中聲。不尙花腔。曾與長庚配戲。長庚亦服膺甚。至自長庚逝世。後歌風爲之一變。羣以花腔鼻音相尙。桂山古調獨彈。知音漸少。談戲者爭稱李牧子金秀山。劉永春等。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桂山。反沉沒無聞。桂山亦知不合流俗。入屋輒演。不復有待時。或尙早。雖前三齣亦不以爲辱。演畢持錢而去。獲資多少。亦所不計。本善曲。以樂工配脚。不備佳劇。多不能演。劇場所常見者。爲鍾馗嫁妹。五鬼鬧判。醉打山門。財源輻輳等戲。嫁妹有門神。梁子二十有四山門有羅漢。相一十有八音節之佳。身段之備。在昔無

兩至今絕傳歲丁巳先譚鑫培而死年已古稀以外子佩亭不能世父業習武淨僅屬中馴之材也

金秀山子少山

淨脚何桂山之外李穆子業已早死近年享盛名者厥推金秀山其唱脫胎於穆子亦以鼻音花腔見長惟音近沉悶不若穆子之峭拔響亮然喉雖不亮而神味淵永亦自可聽如穆柯寨之孟良忠孝全之王振皆冠絕時流若大保國二進宮等則不常演唱因難討好也昔在四喜班時於業伶之外兼唱影戲（即灤州影）傀儡（即大木人戲）每唱一折僅須京妖數十京人謂之鑽大桶子一時聲價爲之大減晚年時與譚氏配戲復爲人所稱道甲寅譚氏演戰長沙秀山飾魏延後數日以暴疾死子少山亦唱淨脚聲容甚劣不類名父之子也

李壽山兄壽峯

淨角中有大個李者字壽山三慶班弟子也舊傳三慶爲人才淵藪而壽山獨無異常伶時至今日三慶老角凋零殆盡若壽山者固已寥若晨星矣壽山能戲極多且嫻崑曲若風箏誤雙鈴記等舍壽山外能者似已甚鮮惟無論何戲演來皆少精采兄李六字壽峯唱老生藝亦甚博但喉音已塌僅爲裏子角之健者耳

李鑫甫

鑫甫小名禿庫李六李七之猶子也幼習老生戲家學淵源初出台便已不同凡響十二三歲在承慶班盛極一時演翠屏山每由路玉珊去潘巧雲亦可知其聲價矣童年嗓音嘹亮而唱工復能循規蹈矩本甚可取倒倉後音忽變狹乃遜於前幸嫻武術尙可不專以唱見長惟面目板滯不帶戲容殊爲缺憾在今日伶界固亦爲難得之選丁巳病死都門年甫三十以外惜哉

周老旦周長山

老旦界在前殊鮮傑出之選光緒中葉有周老旦者其音寬泛毫無韻味惟唱時能不逾越規矩較之矯揉造作者自屬略勝一籌其弟長山唱老生寬泛無味一如乃兄惟能戲極多說白尙有可取如宮門帶胭脂褶等戲皆能見長田桂鳳在玉成班時以長山配翠屏山

之楊雄烏龍院之朱江雖不能生色亦尙不失其爲平穩云

夏月恆弟月珊月潤

月恆名鳴皋老伶夏奎章之子也習武生初走京師露技於玉成班時黃月山爲武行首領月恆遂亦居弟子之列月山演溪皇莊蜈蚣廟等戲以月恆飾尹亮天霸相得益彰尤以反五關之黃飛虎爲最精絕與月山之黃滾父子交戰一場並稱佳作後無嗣響矣南來以後自爲園主不常奏技偶登台僅演時遷偷雞三岔口一類之戲蓋不欲以真面目示人矣端溪陽任江督時以夏爲某營之都司自名登仕版遂不復以優爲業弟月珊唱老生兼能小丑技殊不佳月潤爲譚鑫培之長婿習武生亦未若乃兄也

朱四十子桂芳

武旦人才絕少前之享盛名者爲朱四十其人面方項短藝雖過人而色不足取打出手花門甚多如取金陵金山寺等劇傳弄各式精熟圓緊令人目炫尤以打瓜園一劇爲其最得意之作子桂芳紹父業亦有聲於伶界且面色極妍是又么鳳之滑於老鳳者也

陸小芬陸華雲

近世論小生者徐小香王楞仙之後盛稱德珥如朱素雲而陸氏昆仲反湮沒無聞以藝論實在德朱之上也陸氏長曰小芬唱小生文武崑亂靡所不精惟嗓音稍暗不能勝巨唱其弟華雲嗓音宏亮相貌堂皇唱小生以華貴一派爲佳如打金枝銀空山等皆其表表者尤以兒女英雄傳之安公子爲絕作其人不壽惜已早死

高四保子慶奎

四保之丑角雖未能以唱見長而說白作工則均有可取偶作談諧語亦皆冷雋有味子慶奎習老生以硬裏子得名近年嗓音稍亮遂唱正戲際此人才寥落亦稱難得之選然充配角唱作均佳唱正戲每似稍遜蓋不免於矜持也四保久已不復登臺近且蓄鬚居然封翁矣

陸大肚子鳳琴

陸大肚以碩腹得名唱丑脚其技博而不精爛蘇白亦似不甚純熟然能戲既多承乏補闕亦爲劇場所不可少子鳳琴小名鎖兒習花旦色甚娟秀遂專以貌取勝反視藝事若無足重輕久之乃忽退化幾歸淘汰之列惜哉

唐玉喜子常兒

都中蘇丑舊傳楊三惜未及見後有唐玉喜蘇丑中之兼擅武技者也福壽班所排本戲如兒女英雄傳十粒金丹德政芳等玉喜皆爲不可少之人才子常兒習淨角曾執轡阿桂山之門演火判嫁妹皆能規規學步惟嗓音稍弱不勝唱工正戲耳庚子前父子相繼病死

王長林

王長林爲三慶老角習開口跳無赫赫名自麻德子死後始露頭角然一雅一俗固未可同日而語也譚氏晚年登台所有麻德子羅壽山配演之戲皆由王一人代之如慶頂珠之教師珠簾寨之老軍此麻之戲也如天雷報之張嫗法門寺之賈貴黃金台之關役翠屏山之潘老丈烏龍院之張文遠瓊林宴之樵夫羣英會之蔣幹胭脂褶之縣官狀元譜之攻丁奇冤報之張別古此皆羅之戲也王技雖遠遜麻羅但此外更無能及王者故譚氏擇人雖嚴亦祇好短中取長王今年逾六旬與楊小樓配戲猶能開口跳身手靈敏尙復不減當年

王仙舟

仙舟爲伶界之前輩唱老生名雖未著而典則猶存頗爲內行所推重如法場換子宮門帶一類之戲皆可充場究以嗓音近狹不能抗墜從心晚年常與譚氏配戲遂以硬裏子終其身

楊小朵子小小朵

小朵字笑亭名伶楊桂雲之子也桂雲業貼以兇悍見長今之新劇家所謂潑旦是也小朵世父業藝雖不逮乃父而貌則勝之光緒末年盛極一時近以年長色衰不常登台然以技論桂鳳玉珊之後鮮能與之頡頏者子套兒唱老生名小小朵數年前演於沽上爲童伶之翹楚今倒倉已久不復能嚮歌矣

趙仙舫

丑角劉（趕三）羅（百歲）之後繼起人才有趙仙舫者以說新名詞見稱於時舊規漸佚蓋已近乎今之以改良自命者矣仙舫向習花旦以隆準不甚美觀遂改丑角故人以大鼻子呼之飾連陞店之店家探親之鄉婦均尙可取餘則等諸餘下其人知醫常以問世固不專業伶也

沈三元

伶界喉音以左噪爲最無足取因其轉振常與調違不易和絃入殼三元習老生學問之淵博音韻之準切一時無與倫匹故伶界極爲推重惟生來左噪其音甚狹每一引吭絃工而喉尺乍微而旋商此則天賦限人雖善唱者亦莫可如何也斬黃袍一劇昔惟三元喉狹便於高誦每常演之自劉鴻昇出後來居上三元遂降爲苗訓矣

張寶崑

寶崑小生中後起人才也其音響亮能以唱工見長如轅門射戟監酒令等戲方以朱素雲德珪如竟似後來居上惟軀幹修偉扮窮生不甚可觀耳

陳六十

六十者春茂堂之少主人也習老生熟兼文武響遏行雲年十二便爲小鴻奎之大冒角色其唱近於孫而不效孫之重濁偶演盜御馬劍峯山等戲亦能得愈黃之佳處惜天不永年未久卽逝自六十死而小鴻奎班亦卽渙散矣

李荔秋

荔秋小名官兒唱花旦以玩笑一派見長如打麵鉅小過年之類皆甚精采其人長身玉立妖嬈多姿一時爲所傾倒者頗不乏人然藝固可觀非徒以色取勝也

吳順林

順林爲名青衣時小福之弟子。喉音寬潤。板槽工穩。其唱以響脆取勝。不以委婉見長。如（買糕乾）中之叫板（待爲娘與你買糕乾）乾字忽變徵音。爲旦界所僅見。小福背微近僕。且出台不時以手理髮。順林並此而亦效之。遂致爲人所病。小福常語人順林於予之佳處。似未學得於予之劣處。則毫髮無遺。可謂確論。在四喜與孫怡雲齊名。今二人皆不能唱矣。

陸杏林

杏林小名庫兒。習小生。崑亂並能。且精武術。如對刀步戰探莊等戲。皆有典有則。勝任愉快。中年以後因病不復能武技。而面色漸寢。喉音亦敗於袍帶戲。皆已不勝若狀元。踏貪歡報鴻鸞禧連陞三級之類。窮形極態。猶能損長桂官之後一人而已。

江疙疸

江疙疸佚其名。生來身材矮小。人遂以疙疸呼之。習丑角名殊不顯。然頗有所難及之處。昔譚鑫培演慶頂珠。如不得麻德子。則以江去教師。江技雖遠遜於麻。然另有一種神情。令人忍俊不禁。以視王拴子之劍拔弩張。實有雅俗之別。又陽平關之探子。亦爲江之絕技。與錢金福之徐晃一往一來。精神貫注。身段恰合。易以他人。卽失之遠矣。

麻德子

麻德子滿洲人。嗓音雖似沙啞。而口齒伶俐。能以乾脆見長。壯年演九龍盃之楊香武盜御馬之朱光祖。皆冠絕一時。蓋武術亦甚可觀也。中年以後與譚氏配戲。如珠簾寨之老軍慶頂珠之教師。旂鼓相當。亦非他人所能及。又如五人義盜寒一則詞鋒峻利。一則口若懸河。遇譚至園稍宴。麻德子每以盜寒登台爲延暑刻滔滔不絕。必譚來乃止。所說雖屬東拉西扯。然語多解頤。能令聽者久而不厭。亦奇才也。

胖寶琴

寶琴爲孫彩珠之弟子。其人近於環肥。一流人皆呼爲胖寶琴。飾滿洲婦雍容華貴。極有可觀。故雁門關四郎探母之齣。后珠簾寨之滿夫人。皆一時無兩。辛亥之前卽已病死。

李敬山

李敬山爲李荔秋之姪。羅壽山之晚戚也。唱丑角。力摹壽山。奈爲天賦所限。遂入魔道。友人張展雲謂李喉嚨中有似蟬鳴。洵屬不誣。

劉桂慶

劉桂慶之老生。與汪桂芬同爲春茂堂私坊出身。能戲其備蓋精不逮桂芬。而博則過之。惜乎早死。如在近年。亦一名角也。春茂堂主人陳姓。能針灸。其子小名六十。童年在小鴻奎爲壓宵角色。嗓音嘹亮。文武并精。弱冠卽逝。亦極可惜也。

雙克庭

雙克庭都門票友也。登台鬻技。在距今三十年之前。都門生界昔有三驢之稱。一爲許蔭棠。一爲章九峯。一卽雙也。然雙雖係寬喉。有高有低。非若許之宏廓泛濫。且腔音甚佳。至可寶貴。無如雙氏在四喜班久力學孫菊仙。專就重濁一方求之。於其煞尾一放尤奉爲金科玉律。生有佳喉。而不善於用。遂亦得驢鳴之諺。然當此劇界乏才。卽以雙氏之唱而論。高過孟小茹。勝似汪笑儼。以比海上之孟月樵。呂月樵。小孟七麒麟。童輩更高。至不可以道里計。乃雙氏挾其技能。走南走北。皆不得意。前歲在滬。雖減至月俸六十元。尙且無人請教。以致窮困潦倒。視孟小茹。潘月樵等處境。判若天淵。嗚呼。其亦雙之命運使然耶。

劉景然

張奎官派出張二奎。晚年每有矯枉過正之處。超入魔道。頗形討厭。劉景然純學張奎官。其討厭處尤甚於奎官之晚年。所唱以末角一類爲擅長。但字音旣已不甚講求。而作工復以火氣爲尙。演九更天。戰蒲關等戲。一經上裝。未出場。便已戰抖不已。蓋習慣使然。有不能期然而然者。近已年老。喉潤所唱。幾不能成調。人皆稱之爲叫街劉。

吳彩霞

彩霞者。爪尖之子也。爪尖爲旦界之零碎。而彩霞以青衣。蜚聲歌場。可謂跨窰之子矣。其喉雖似較拙。然聲音堅實。腔調工穩。亦爲旦界難得之選。近年以來。與劉鴻昇配戲。用力逾量。喉乃大傷。雖善加調護。亦似迥不如前也。

胡二麗

二麗字素仙。幼年以色著稱。頗極一時之盛。及長。業青衣。僅屬中駟之材。其唱亦平穩。無疵。惟身段板滯。扮相不甚可觀。今其人已久不登台矣。

姜妙香

妙香初習青衣。以柔婉勝。在光緒中葉。其盛況亦不亞於今日之梅蘭芳。曾幾何時。曠忽塌中色。亦銳減聲價。一落千丈。遂亦不復登台。後改小生。以藝事不佳。亦殊鮮人過問。近年演黛玉葬花之寶玉。名似稍起。然非梅氏提援之力。烏克臻此。又何怪今之士大夫好依傍門戶耶。

郝壽臣

黃派花臉。麻木子之後。又有郝壽臣者。亦欲以潤甫爲法。然僅仿其大概。不復刻意求工。亦正以不求工。故較麻木子爲自然。如審李七忠孝。全四杰。村法門寺之類。皆能平正無疵。以視麻木子。頗似稍勝也。

李仲連

連仲之架子花臉。資望甚深。雖無驚人之技。然循規蹈矩。動止合節。固亦爲難得之選。在玉成班與黃月山配戲最久。近年常合楊小樓演盜御馬之寶二墩。長板坡之曹操等。黃三旣死。一時伶界中亦鮮能與之並肩者也。

張子仙

子仙亦旦界名宿。當年盛名。且似在德霖之上。其唱和婉動聽。亦爲大方家。數惟嗓音尖狹。出宮近商。此則以偏鋒取勝者也。今其人已逾花甲之外。雖輟業多年。而票友場中猶時一見之。歌喉尙復不減。矍日也。

尙小雲

尙小雲爲正樂社弟子。正樂社者。李氏（李蓮英。主社政者爲蓮英之姪）之家班也。民國元年。假山西館演戲。售座卽所謂民樂園是也。

社中人才如王三黑(武生)高月霞(花旦)八歲紅(武生)沈三元(武生)白牡丹(花旦)劉鳳奎(武淨)方洪壽(武生)皆爲一時之選。小雲其特色者也。斯時嗓音已極圓潤板槽已甚穩妥其於唱致力甚勤每上場無論何戲到底絲毫不懈惟作工略嫌板滯耳。高月霞以名不及小雲肆力用功幾至吐血高之志固可嘉而小雲之勤更可見矣。民國四年正樂社停閉各弟子亦遂星散。小雲爲陳德霖所讚許得其指授一切藝更大進於青衣之戲靡所不能獨於葬花奔月等戲則尙未趨時尙譽之者稱爲梅蘭芳第二未免過當。但前十年之梅氏未必如今日之小雲又安知今日之小雲非即異日之梅氏或且加而上之乎。予則其願小雲專致力於青衣以繼陳德霖之席若僅追蹤蘭芳猶其下焉者耳。民國六年曾至海上適承梅氏之後以不得志未久即去。民國七年天蟾重組開幕小雲又隸其中甚願其能得美果也。

白牡丹

白牡丹正樂社弟子也。目如秋水笑暈雙渦姿首尙不惡一時有白社之名詞發現亦足見捧者之衆也。白習秦腔花旦唱作均佳自是可兒年來嗓音已倒每登台暗不成聲雖貌麗不減當年但以喉敗所累唱作均遜於前某君謂其美過梅蘭芳使醉心梅氏者聞之必當如金剛之努目予固非贊成梅氏者然對於此說一時亦難遽下斷語也。

小翠花

小翠花爲某庖人之子以面龐絕佳遂進富連成學戲色既娟秀可憐音又嬌婉動聽故演貼戲人多爲所傾倒。壬癸之交都中有翠花黨時翠花年方十二三亦可見其盛況矣。其技以閨門旦粉旦爲最佳餘如頑笑旦刀馬旦則似稍遜弱冠之後身材日長喉音驟瘖神情態度亦均迥不如前雖現時尙可充中等角色恐將來則必歸淘汰之列也。

元元旦

元元旦亦富連成弟子演武旦兼擅花衫遠效余莊近法閻九其色似不逮藝則武勝於文。演金山寺取金陵等戲武工技擊應有盡有雖未能躡躡名家亦自有可造就。民國二年曾背師潛逃時習業尙未期滿後經人代向師處緩頰始得出而鬻技。

榮蝶仙

蝶仙爲陸華雲之弟子。唱花旦。貌僅中姿。而兩目無神。尤爲缺憾。論技亦屬中材。無甚可取之處。滿人某嬖之。特甚爲置戲裝。值數千金。故蝶仙得以錦繡炫人。亦遂忝列名家矣。

飛來鳳

飛來鳳不詳其姓氏。習武旦。柔術技擊。並稱精絕。與張黑演賣藝十字坡。二龍山等戲。皆矯然不羣。一時無兩。武旦多不善於唱白。而飛來鳳演刺巴杰之馬。金定其說。白乾圓潔淨。極爲動聽。固不僅以武工見長也。

麻木子

麻木子初業商。以音近黃潤甫。遂入歌場。一時有假黃三之號。學黃僅得皮相。陡聞發聲。頗爲近似。再聽則浮僞薄弱。神韻全非。如草橋關之馬武失街亭之馬謖。姿勢神情亦皆以黃爲法。雅俗懸殊。有似畫虎類犬矣。

康喜壽

喜壽爲富連成頭科弟子。富連成初名喜連成。故頭科弟子均以喜字行。喜壽習武生。宗派亦極純正。惟身材矮小。以短衣爲可觀。奈靠戲便覺稍遜。勇似兪振庭而穩乃過之。亦武生中後起之秀。不可多得者也。

王三黑

三黑爲正樂社弟子。習武生在童伶時。便有可觀。及長。氣宇雍容。藝技穩練。一手一式。全守先輩程範。非時下之猥犬。其身一以跳躍爲能者。所可同日而語。由此養到日深。造詣誠未可限量。惟三黑喜漁色。雖不若兪振廷之甚。然結交娼妓。時有所聞。亦大非珍重身體。保守技藝之道也。

張黑

張黑南皮人。習開口跳武工。固極高超。而喉音之清脆。口齒之爽利。亦甚可取。惟張產自南皮。鄉音未改。遂不免怯口之誚。甚可惜也。昔

年與黃月山配戲最久。如刺巴杰之胡禮盜御馬之朱光祖。大名府之時遷溪皇莊之賈亮。設非怯口爲病。幾可駕乎王長林之上。其最著名之戲。三上吊大賣藝之外。有盜銀壺十字坡。二龍山。則又均近秦腔。然武術固非人所及也。近已年老。時演教學烟鬼。欺丑表功等戲。喉音既非字眼。更壞每聆一曲。殊令人難受也。

曹六

曹六。老生中之以說白見長者也。如清官冊審頭。刺湯之類。均尙可觀。此外所能甚備。究以嗓音薄弱。不勝正劇。王楞仙。隸寶勝和時徽班。人才寥寥。如羣英會之魯肅。雙獅圖之徐策。皆非曹莫屬。雖似反主爲賓。而平正通達。亦自可以充場也。

遲喜

遲喜之老生。喉音宏廓。唱則浮濫。無歸白則尙有可取。而氣度瀟灑。舉止大方。以論作工。允臻上乘。飾兒女英雄。傳之安學海。德政芳之海瑞。皆有獨到處。此外則不常登台也。

楊瑞亭

瑞亭爲秦腔花旦楊蕪翠之子。幼習武行。尙在寶勝和打下手。後十餘年。竟以文老生稱。武於時真所謂士別三日者也。其人面長。頰削。扮相極不雅觀。演武劇。每至揮舞緊急時。或陡一平翻。或驟然獨立。腰骸工力。雖似尙佳。惜非大方家數。故爲識者所不取。有時唱老生戲。欲進於鳳卿一流。然喉狹氣弱。音調全非。僅能於搖板之上。句稍稍近似。常演空城計之諸葛。或謂瑞亭似子瑜而不似孔明。未免謔而近虐矣。

沈華軒

華軒初爲禮部書吏。喜串武生戲。由楊小樓爲之指授。亦票友而入伶界者也。其人項短肩寬。無論長靠短衣。扮相皆不雅觀。學小樓亦似未能得其佳處。庸庸碌碌。覺無長足錄也。

李吉瑞

都○中○武○生○向○分○俞○黃○二○派○互○有○短○長○各○不○相○掩○今○之○楊○小○樓○尙○和○玉○皆○能○傳○俞○氏○之○學○若○黃○則○繼○起○無○人○已○成○廣○陵○散○乃○李○吉○瑞○竟○以○黃○派○大○家○稱○於○時○月○山○死○而○有○知○必○當○痛○哭○矣○吉○瑞○新○城○人○幼○爲○小○吉○利○班○弟○子○及○長○走○京○師○委○贊○於○黃○月○山○之○門○故○亦○爲○玉○成○班○武○行○人○物○其○人○軀○幹○肥○而○短○扮○相○極○不○雅○觀○喉○音○宏○廓○有○餘○苦○乏○韻○味○搖○板○尙○可○勉○強○充○塲○若○慢○板○則○轉○折○時○與○調○違○無○論○西○皮○二○簧○皆○不○能○和○絃○入○殼○既○不○善○柔○術○復○不○工○技○繫○欲○贊○一○詞○亦○實○無○從○落○筆○正○戲○如○獨○木○關○盜○御○馬○落○馬○湖○溪○皇○莊○之○類○俗○惡○陋○劣○未○免○有○辱○名○師○有○時○演○黃○金○台○慶○頂○珠○賣○馬○等○老○生○戲○不○知○自○量○愈○形○其○醜○吉○瑞○獨○爲○津○人○所○嗜○故○能○享○一○時○之○名○歷○年○既○久○積○資○甚○富○性○雖○鄙○吝○而○事○母○極○孝○是○亦○優○伶○中○之○不○可○多○得○者○也○

呂月樵

呂○月○樵○京○人○其○初○亦○在○科○班○習○藝○相○傳○與○楊○小○樓○爲○師○弟○兄○不○知○確○否○論○其○技○在○武○生○中○尙○不○失○爲○三○等○角○色○若○唱○文○戲○則○生○就○一○副○左○嗓○能○拔○高○調○而○不○能○矮○腔○有○似○烟○鹵○放○氣○高○則○高○矣○可○惜○落○不○下○來○甚○無○足○取○也○平○日○所○唱○雖○能○在○一○字○半○調○而○戲○迷○傳○中○學○孫○菊○仙○放○寬○音○則○成○扒○調○探○母○斬○黃○袍○又○不○能○使○受○調○足○見○純○屬○邊○音○毫○無○中○氣○只○能○謂○之○爲○號○不○能○稱○之○爲○唱○某○評○劇○家○謂○津○人○稱○其○取○城○都○爲○得○大○頭○之○遺○響○嗚○呼○津○人○雖○不○知○戲○當○不○至○荒○謬○如○是○也○目○連○救○母○戲○迷○傳○稱○爲○拿○手○頗○自○珍○秘○實○則○救○母○除○擺○羅○漢○用○燈○彩○外○亦○卽○無○甚○可○觀○論○唱○無○非○一○味○讚○高○論○飛○叉○雖○下○手○武○生○亦○復○能○之○皆○無○何○戲○迷○傳○一○味○胡○鬧○尤○復○不○成○正○文○他○姑○不○論○卽○就○摹○仿○各○家○腔○調○而○言○只○學○老○鄉○親○尙○覺○依○稀○彷彿○但○已○變○成○扒○調○此○外○則○未○見○其○似○也○

何月山

何○月○山○本○天○津○一○打○英○雄○耳○其○藝○遠○在○薛○鳳○池○下○只○以○血○氣○方○剛○拚○命○摔○打○遂○得○爲○武○戲○正○角○初○走○東○三○省○亦○甚○平○常○嗣○來○滬○上○居○然○名○角○矣○何○之○演○金○錢○豹○也○以○及○在○兩○臂○盤○旋○不○已○此○種○技○能○蓋○自○京○中○出○會○之○開○路○鬼○耍○又○中○得○來○品○格○至○下○非○舞○臺○上○所○宜○有○何○慕○呂○月○樵○爲○人○亦○欲○以○武○生○而○唱○老○旦○初○只○能○吊○金○龜○一○劇○今○則○全○本○目○連○救○母○矣○其○唱○調○絕○無○格○律○一○味○狂○號○怒○吼○固○覺○遜○於○呂○月○樵○且○亦○不○及○楊○瑞○亭○以○方○達○子○庶○乎○近○之○何○每○唱○至○淋○漓○痛○快○處○橫○眉○努○目○口○張○似○盆○若○無○弦○鼓○相○應○幾○疑○其○爲○噉○啣○大○哭○此○等○惡○態○則○又○小○達○子○

不若矣。武戲以勇健稱。在上海時。以演年羹堯。鐵公鷄之真刀真槍。名著一時。某日演年羹堯。竟敗於蒼叫天之手。語云。善騎者墜。其信然歟。以是輟演。殊鬱鬱不得志。自何來滬。以江湖賣藝之技能。爲海上顧曲家所欣賞。於是一般類何者。咸聞風而來。以冀增其聲價。先有樊春樓。後有李蘭亭。張鶴樓。皆其類也。樊李皆未得志。惟張之聲名。駸駸乎忽何而上。說者謂何素行不謹。藝質較前爲弱也。

董志斌

志斌。唱丑脚。以嗓音暗啞。故遂致碌碌無聞。論技循規蹈矩。固向不失中。騶之選桂鳳。在玉成班時。專以志斌配戲。宜統間譚氏南下。曾携志斌同行。配瓊林宴寶馬等戲。雖不高明。却尙穩妥。求之今日。亦極難得也。

嚴寶恒

寶恒。亦票友而業伶者也。唱淨角。學錢寶峯。亦專以鼻音取勝。惟近於錢之晚年。故字眼不甚清晰矣。如法門寺。黃金台。皆爲人所樂道。較之麻木子之學黃三。則似此善於彼丙申丁未之間。與譚氏配戲。年餘後。竟不見其人。

毛韻珂

椰子二簧。唱法大不相同。椰子音近。喉殺故。假喉尖。喉均尙可用。二簧調貴中聲。非音用丹田。萬不能勝韻珂。初習秦腔。花旦爲張國泰入室弟子。嗣又投余伯清門下。習二簧。老生其音能亢而不能柔。狹而不能廣。所謂假喉是也。故唱椰子尙可充場。如唱二簧。則似高實泛。似朗實浮。平平唱。演既苦乏味。聲喉一控。音節便乖。乃韻珂殊少自知之明。故二簧老生戲。如碰碑。空城計。罵曹。連營寨。竟無所不唱。且旁及白門樓。黃鶴樓之小生。獨木關。盜御馬之武生。雖博外行。多材多藝之譽。而識者觀之。未有不齒冷者也。相傳昔日程長庚於生旦淨丑。無所不能。然必各臻其極。方足爲貴。若毛之博而不精。雖多亦奚以爲。

王洪壽

三麻子。王姓名洪壽。邦江人也。以紅生名於時。關公戲是其特長。然而竊有惑焉。關戲可不重唱。工乎如戰長沙。華容道等戲。均有大段唱句。其重唱也。明其既重唱矣。王氏嗓音。是否能勝實一至。堪研究之問題。昔汪桂芬之關戲。論者每謂在譚鑫培之上。雖非正論。其所

持理由無他。汪能唱一字調而譚僅在工字調也。王氏所唱爲何調。凡聽王氏關戲者。曾一注意及之否。豈於工字調猶爲未工而唱。執調者反得成爲關戲專家乎。或曰。王所唱乃徽鉢子耳。要知徽調亦須以嗓音爲根本。不能因其避重就輕。標新立異。遂置其嗓音調門於不問也。作工以踏馬爲獨一之拿手。無論何戲必踏馬數次。某君譏其描摹赤兔直一劣馬。誠屬確論。此外亦不過擺擺架子。有何作工之可言。又有人稱其扮相神威莊嚴。平心而論。自較趙如泉夏月潤小孟七輩爲優。惟行頭又太荒謬。劇場規則無論何種裝束。其彩褲必爲紅黑二色。方靴又必爲黑色。昔黃月山俞菊笙輩飾黃天霸。亦着黑靴黑褲。今則純爲彩繡矣。王製黃緞金綉褲綠緞平金靴五顏六色。把一位乃聖乃神之關公。竟扮成太平天國之長毛。唱戲須於唱工說白作派藝術四者上講求。方爲正理。若但考究扮相行頭。已屬非是。况王之扮相行頭無論如何好。法總不能與關廟塑像相比。同一徒有其表。與其看王之演戲。莫若到關廟看神像。尤得其真也。

麒麟童

麒麟童周姓名信芳。甬人也。習老生。竭力發聲。僅及調底。天不與以唱戲本錢。亦徒嘆奈何而已。論其材料。充配角以不能守規矩。故尙難勝任。乃海上劇界竟奉之爲名角。亦可謂僥倖一時。童自知嘆不能勝。以作工老生自命。演盜宗卷。摹忠直。類狂演天雷。報飾鄉愚。似乞丐。演烏龍院。則宋公明嬉皮笑臉。演梅龍鎮。則正德帝行若流氓。常觀其演連營寨之劉先主。於反西皮前後段。減去詞句。幾及十之六七。其音之低。竟難上弦。於是自出心裁。和之以笛。可鄙亦復可憐耳。

潘月樵

潘月樵原名小連生。初出台唱。雖不佳。嗓音尙有作。雖不好。尙守範圍。倒嗓以後。聲似破鑼。於是趨重作工。但矯枉過正。每覺火氣十分。勢鬚要拚命。一般滿口飄字。一臉怒容。除搖頭晃腦。攢眉甩鬚之外。蓋亦無所謂作工也。皮實純。尙立音固。爲潘氏所無。卽秦腔可用扁噪。亦尙非潘氏所能。吾誠不知其特何種技能。而遂登台演戲也。

趙如泉

趙如泉之武生既不能短打又不擅長靠一下翻之材耳乃復異想天開要唱文戲而天賦又不作美每發聲如乞丐之叫街稍有惡之心者亦斷不再以歌喉向人矣無如趙氏面皮甚厚不甘癡拙如汾河灣御碑亭烏龍院梅龍鎮白門樓黃鶴樓等戲莫不大唱特唱自知喉音不勝每以碼前(即減詞之謂)爲能事其得意者乃在作工又復採取梆子班俗鄙可厭之舉動且更變本加厲一味胡鬧去戲情遠甚聆其一曲稍有知覺者莫不肉爲之麻微漢之音尖圓之字皆非趙氏所知獨於洋白源語則習之甚熟如演汾河灣薛仁貴對柳氏有(也司)(凡來哥特)等語演黃鶴樓劉備對趙雲有諸葛亮是(滑頭碼子)(拆爛污)等語劉備講上海話已屬荒謬薛仁貴說英國話詎非大奇况唱正工老生尤不應有滑稽行爲此等不文不武之角亦竟濫竽劇場無怪皮簧愈趨愈下矣

小達子

小達子天津人初學李吉瑞專演武生繼慕魏連陞復能秦腔在津亦殊碌碌及走海上名始大噪滬人於音節講求未深以巨響爲喉佳以過火爲精采達子既僥倖得名益無忌憚於是并二簧老生而亦唱之矣其人貌殊不妍而舉止又甚粗野噪筒甚大有聲無韻雖能不惜氣力反似愈形其拙以言文則唱工說白均無可取以言武則柔術技擊皆所不能秦腔既尙未嫻山陝音二簧亦復莫辨微漢調身段作工隨意所之亦均毫無規則既瀟而往吾不欲觀此而稱爲名家是亦伶界之羞也

譚鑫培傳

(脈脈)

譚氏鑫培湖北黃陂縣人世業伶父亦名鬚生歌喉天賦每一發吭直欲上薄雲霄顧曲者遂奉以叫天雅號鑫培稱小叫天實基於此鑫培幼唱武生精萃棒向在京東一帶搭班(如南省之江湖班)有藉藉名其時程長庚在京領三慶班鑫培父與長庚爲老友不願鑫培終老於江湖班也欲藉長庚聲望以成孺子之名爰令鑫培隸三慶班以長庚爲父執呼之爲師叔(有謂鑫培曾拜長庚門者非也)顧鑫培藝雖不弱奈嗓子甚低長庚並不重視之凡值演唱悉以鑫培爲副車正場戲從不排以故鑫培頗鬱鬱然因長庚爲先進不得不服從其命令自怨自艾不敢尤人清晨興起必引吭高歌(伶人謂之吊嗓子)如是者年餘喉音漸亮繼唱六字半調者竟能唱

正宮調長庚聞而樂之曰不圖鑫培進步若是之速也戲漸排後譚鑫培之名稱遂少少著於京師伶界鑫培唱工乃從崑腔入手復習漢調音律既精咬字甚準且耳聰極好凡有佳腔經其一聽即可摹倣所幸者鑫培生當漢調京腔蛻嬗時代伶界人才稱極盛焉如程長庚王九齡余三勝張二奎等皆一時物望所歸者鑫培得以追隨諸先進後涵濡薰陶藝術不期進而自進譬之山中小草得沐春風時雨之化自潛滋暗長於不覺也故其演打姪上坟也聲調脫胎於長庚演李陵碑也聲調脫胎於王九齡演捉放曹空城計也聲調脫胎於余三勝演打金枝及其餘王帽戲也聲調脫胎於張二奎或謂鑫培無常師而能以諸大名家為師師資既廣取之精者用自宏所由成為今日之譚調也然而譚之所由成名者實得力於常子和常名青衣也譚與共事久常之聲調耳之最稔凡有可用諸鬚生戲者無不極力摹倣鑫培在京藝有青衣鬚生之目言其探喉發響專以側媚取研而非鬚生正宗夫鑫培猶有一特長為人所不能及者則隨在留心凡見有一技可取者渠必儲為樂籠中物即如天津唱大鼓書及各種小曲者譚亦引為師資家居無俚輒資顧其人令其獻技已則橫臥煙榻閉目靜聽聲入心通神與之會故其唱李陵碑中一命罷休句其聲調即根據大鼓調也書云謙受益又云善無常師擇善為師鑫培洵當之無愧矣前清時代與汪桂芬孫菊仙等先後入內廷當差鑫培甫嶄然露頭角然以汪孫之黃鐘大呂在前譚以曉風殘月之吟與相倡和不免相形見絀譚名為汪孫所掩者事勢使然亦實力不足也其時汪派盛行京津遼瀋以迄上海俱惟桂芬是法鑫培亦於是時來申三數次均因道不行而鬱鬱以去迨桂芬離京後與相對峙者僅一孫菊仙於是譚派勢力逐漸伸張然猶未大行其道也庚子年菊仙南來桂芬遁迹禪門不復與伶界事自是而譚派勢力遂瀰滿京師而莫能與抗其時菊仙在上海邀滬人極端歡迎致有南孫北譚之目自南市新舞臺落成菊仙以包銀問題輟演夏氏遂往邀鑫培為抵制大舞臺計月修漲至九千元譚調兩字遂漸漸滿於滬人腦海中且滬人對於菊仙實大聲宏之孫調耳之已熱熱則不免生厭一旦聞柔婉新穎之譚調不覺舉其向所崇拜菊仙者移而崇拜鑫培矣拔趙轍而易漢轍老孫壁壘竟為所摧是固視顧曲者之心理為轉移要亦風會所趨而有不得不然之勢耳自是海上聽戲者趨向為之一變孫調幾無人過問汪調更無人齒及厥後鑫培兩隸新新舞臺月修漲至萬二千元為中國伶人自古以來所未有可謂駭人聞聽伶界中人少習幾句譚調者均莫不隱然以鑫培第二自居為將來獵取萬二千元一月之希冀凡新角

自京來者不曰譚之入室弟子即曰駕譚而上之。鑫培兩字風靡全國誠一世之雄也有滑稽子曰伶人欲學鑫培之戲須先學鑫培之食鴉片烟何也。鑫培研究音律發明一新腔調皆自烟榻上得來一面燒烟一面揣摩戲情與戲理譚調流行烟杆子實居於原動地位其言雖謔確有至理顧鑫培不善理財平生所賺包銀不下數十萬而囊橐一空如洗時向長生庫中求生活以家人分利者太多而兒輩無一生利者且皆善揮霍以故鑫培雖爲伶界第一流人物亦即中國第一窮人竟有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概尤奇者以鑫培能力可以化及全國不能化及其子若王雨田張毓廷貴俊卿輩少得鑫培緒餘居然獨樹一幟而有張派王派貴派之名出焉其子三數人無一能傳衣針有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之詩不啻爲鑫培詠矣民國崛起而鑫培之聲望資格猶在總統府傳差無殊曩時供奉大內鑫培幸福洵不淺哉鑫培在伶界可謂集鬚生之大成然啓鬚生界浮薄之漸實自鑫培始夫聲音之道關乎國勢皮黃雖末藝亦中國國樂之一種前清咸同間長庚九齡二奎三勝之唱真力彌滿氣魄雄厚其時雖外憂內患相逼而來然尙足以因應其間中國不失爲強國自譚調風靡全國清運乃日衰未及念年而國竟不國矣有清之亡固於鑫培無與然譚調當極盛時代何以即值有清消滅時代適逢其會聲樂之關乎國勢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耳鑫培唱工純走低音氣之由來不發自丹田而發自胸臆較汪孫兩派易於爲力且可持久鑫培之以巧勝人亦就一己嗓音而運用之非欲使凡爲鬚生者羣趨於便易之一途然而鬚生之學鑫培者十人而九賈洪林王雨田貴俊卿張毓廷劉鴻聲李鑫甫其最著者至若習之未得其道而泯沒無聞者更僕難數若夫學汪派者僅有王鳳卿鄧遠芳然云升堂則可入室猶未也學孫派者僅有時慧寶章久峯福處此三人中除慧寶在鬚生界佔重要位置外章福無人齒及觀乎此亦可知汪譚孫三派之所由分而學譚者較易於學汪學孫也今鑫培死矣民國亦幾乎亡矣嗚呼

劍雲按此作與小隱君事略一篇雖同傳鑫培而行文立意稍有出入脉脉君亦譚派票友之一茲並存之

張二奎傳

(脈脈)

從前京師四大徽班主與搭班者均皖人與鄂人獨張二奎籍隸順天家業儒兄大奎以諸生充某部錄事二奎幼亦業儒讀而未成有戲癖開某園有新角來必往觀口所談者非天水關五雷陣即上天台打金枝嗓子極好讀書資質極鈍惟於戲曲一經開見即能了了

念四歲入合春園客串第一日取城都二日捉放曹三日打金枝其時三慶主程長庚四喜春臺主某某二伶均名重一時合春角色少
遜主人聞望又不及三慶四喜春臺之大乃忽來二奎客串主人如獲奇珍奉爲上賓賜其搭班二奎辭以有父兄在未便擅允且家世
業儒倘竟鬻歌何異降身爲屠狗輩也黽之不已二奎商諸兄全力阻之合春主人給以暫行幫忙一月避去搭班名詞不妨語人云是
係純粹義務不索絲毫謝金何如二奎無奈勉允其請登臺甫十日而滿城已聞傳二奎廁身伶界矣其忌嫉之者輒詣某部告密謂大
奎現供職貴部同懷弟二奎居然搭班唱戲殊屬不成事體某堂官飭令某司員查辦某據實稟復某堂官震怒異常立將大奎斥革二
奎以兄功名因已望誤不如逕行改業藉圖溫飽未幾合春主人病歿全班角色悵無所之爰公舉二奎領班二奎毅然諾之當改春臺
班爲雙奎班重整旗鼓煥然一新二奎面如冠玉舉止凝重做工少遜唱工博大光昌如金馬玉堂人物氣象商皇吐屬典雅又如投時
墨卷氣充詞沛不屑爲一挑半剔之文字蓋實做一袍帶生也未及四十卽病歿現伶界所稱爲奎派者卽淵源於二奎云

想九霄霄傳

(劍雲)

田際雲外號想九霄伶界之奇人也本商人子髫齡具戲癖入伶藉爲秦腔花旦思想穎慧能自編劇藝事之工堪與侯俊山(十三旦)
路玉珊(三寶)相頡頏色相富麗體復肥碩有胖楊妃之譽見其劇者多交口稱之以是自幼卽紅惟際雲雖習花旦以妍姿媚態見工
而賦性剛介深惡私厲子弟之無人格抱羞與爲伍之心除演劇外絕不屈節承歡於達官貴人之前故愛之者輒有可望不可卽之憾
是能爲伶人保存人格者際雲魄力雄厚敢作敢爲庚子之役激於義憤附和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職志與端王剛毅諸大僚分庭抗
禮壁劃時事氣慨飛揚儼然一時人傑聯軍入京首都糜爛田匿居民家不敢出繼由合肥相國李鴻章議和城下之盟喪權辱國猶難
礎而就緒宮中閹人知際雲與狀元夫人賽金花有舊而賽又私於聯軍德帥瓦德西如此轉輾相求和約始克簽字人第知賽二爺有
功和議不知尙有一想九霄居間紹介也戊戌之役康梁謀變法際雲蓄意維新亦搖旂吶喊事敗出亡幸慈禧太后愛其藝不咎既往
赦之回京辛亥之役際雲又有志於革命與新劇家王鏡聲謀舉事於天津事洩王被逮死於獄田則得免自民國成立遂居京專
營梨園事業蓄積蓄達中人之產自起男女科班教育人才頗夥又任正樂育化會副會長(譚鑫培爲正會長)居恆以改良伶界爲志

綜其一生歷史雖宗旨無定然其人則固欲假一事以自見非同無聲無臭甘自淹沒者不可謂非有心人也使其幼受教育多讀幾年書又安知其成就至於何等耶

路三寶傳

(劍雲)

路氏號玉珊小字三寶魯人貧家子也少失怙鬻於某科班主薛振山家與花面小根同習藝薛力絀不能竣全功以全班讓諸劉鶴坤三寶遂爲鶴坤之徒三寶幼學鬚生繼改花旦貌美而慧登臺未久聲譽雀起大爲當地士夫所賞識有富翁孟洛川者世業綢緞設祥邦商號於京津一帶見三寶悅之結不解緣於是孟四(洛川小字)路三形影不離矣三寶非真愛孟四羨其財也其師鶴坤遂假此一段因緣賺得鉅資而起太平合班老生大鎖武生小遲(姓于名葆良今大世界小京班教師趙玉珊之徒)文武老生邵寄舟後先輩出與三寶稱同冠(同冠二字乃梨園術語卽師兄弟也)坐科既滿(伶人稱學戲爲坐科)出演於京師某園賴孟四力聯絡京中各大商店竭力捧場三寶之名大震數梨園名旦殆無不知有三寶者彼時都中像姑之風極盛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州縣末吏無弗以狎優爲風流韻事三寶正當妙年一般色鬼趨之若鶩尤以理藩部尙書楊立山與三寶情最篤金珠餽賂略不吝惜時端莊兩邸惑於義和拳左道誣立山通敵公報私仇罪應處死下諭拿辦將斬決矣三寶知難挽回急以重金賄田際雲僞稱義和拳部首押解立山赴菜市口法場途中以安神水和酸梅湯進立山遂暈絕迨行刑時已不省人事矣越日又於大風雨中殮其屍事平後復爲之擇地安葬一時京中人士無不欽其爲人今三寶歿矣懷德報恩士夫猶難三寶以一伶人獨能冒險爲之信足貴也其所擅長之戲爲花田錯紅鸞禍貴妃醉酒兒女英雄傳等晚近名旦梅蘭芳王慧芳黃潤卿馮子和趙君玉皆宗之

劉永春傳

(劍雲)

劉永春字鑒衡順天府大興州李賢鎮人祖丙昆父進才昆仲三人永春最幼長兄名順執業於榔子雙順和班次兄名亭爲和春班數更世居北京幼拜劉萬義(卽大奎官)二十年前曾隸滬上老丹桂茶園爲師爲嵩竹城科班弟子聲宏氣足專習淨角十七出臺名劉

春搭永勝奎班十九過三慶雖初露頭角而識者見之已知其非凡品庚辰九月僧劉培山畢富成到滬始改永春入天仙茶園甫一發聲即爲滬人所重癸未九月天仙移址十月永春與周鳳林周劍泉姜善楨邱阿增姚雲林嚴燕奎劉培山諸人均改隸四馬路老丹桂甲申七月與汪桂芬回京搭春臺班丙戌三月重行蒞滬許蔭棠與僧隸詠覓茶園時汪桂芬隸留春茶園因事與羅少根涉訟庭杖二百永春心知其冤以力弱弗能救嘆息而已是年四月賦悼亡八月應郝二明之邀搭班於普安橋頭金桂茶園演二十餘日即回滬本擬重進丹桂因病而止繼入鎮江戈錦班丁亥閏四月赴蘇自辦丹桂茶園運塞未獲利仍回滬搭老丹桂排火燒第一樓一劇售座頗佳而園主三麻子斬其利齟齬而出又於六月至蘇與月月紅孫明林合辦金桂營業不甚發達延至十月始散會丁母喪遂回京後搭春臺班戊子正月太和門遭回祿之劫六月春臺停演與人合組春和班十一月續絃己丑搭小鴻奎班六月改隸小榮春班八月焚去天壇一亭十一月汪桂芬返京供奉內庭邀永春過春臺庚寅六月直隸大水八月十六桂芬私遁之滬是月永春回四喜時主四喜者爲孫菊仙余紫雲辛卯十月熱河金廠變亂壬辰七月又抱鼓盆之痛出四喜過小榮春是年直隸又有洪水之患十一月復娶某氏女爲繼室癸丑內庭供差已畢菊仙仍請永春回四喜是年京師大水慈禧太后遷昆明湖有人鋸白果松蛇化爲龜順流獲城河杳不知其所之甲午二月陶然亭鬧妖荷池之內時聞牛聲終無所見是年童謠甚熾八月遂肇中日之禍此雖無關於戲然可見凡事未發現之先必有預兆倘能見機知警亦可弭患於無形談滿清歷史者未可忽焉丙申與譚鑫培合開同春共分十股司賬爲鑫培之子弊端百出無從稽查鑫培又假作痴驢股東不平幾致涉訟七月遂以永春重入小鴻奎班是年臘月鑫培內廷誤差仗責百下龍長勝亦仗三十丁酉六月搭小福壽班七月初一火車開行戊戌日擊康梁之變庚子拳匪鬧頤和園五月二十燒大柵欄一二三條西河沿七月二十一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廿四日各國劃分地界各據一方平民盡失自由永春逃之西王左(地名)距京五十里閏八月廿三遇友贈護照始得回京廿六日齋蓋臣開戲館於日本租界之九頭胡同辛丑二月第五次到滬隸蔣寶珍之桂仙茶園九月初九至蘇搭麗華廿三回申搭石路天仙壬寅七月至杭隸拱宸橋之陽春茶園十月赴漢搭呂月樵之賢樂茶園癸卯正月仍回上海丹桂七月改隸三麻子之鶴仙茶園十月至津隸聚興茶園甲辰正月六次回申二月搭寶善街李春來之春桂茶園五月底盤與熊文通七月開幕八

月永春仍至吳門搭麗華茶園臘月改隸仇光輝所開之大觀茶園乙巳正二三月自不謹慎賭輸四千餘元五月赴濟南演於鵲華居七月道過青島打泡四天賺得四百元八月仍搭蘇州大觀園甫演一月爲李春來函招回申隸三馬路春桂是年十一月二十二英界罷市戲館並未停演丙午五月蘇滬火車開行十二月春來因案被捕春桂遂告終永春赴烟臺華仙茶園丁未六月又赴濟南八月回申九月往海參威戊申八月回滬隸曹小聲之大觀園十月廿三兩宮晏駕停演三日己酉三月爲沈韻秋約往漢口滿春茶園六月仍赴濟南九月回申受三馬路大舞臺之聘十一月廿八開幕庚戌至濟南演於明湖居十一月天津來請隸奧界天仙辛亥年發現鼠疫東三省火車不通二月爲開封豐樂園約去四月回滬是月初八跑馬廳試演飛艇五月又赴濟南閏六月隸中華大戲院七月至杭州拱宸橋八月初九武昌起義十二月又赴海參威民國二年癸丑正月隸歌舞臺二月與江夢花等組織共和中舞臺舉永春爲總理二月廿四開幕因意見不洽六月十八即辭職十九晚二次革命製造局開戰九月搭二馬路醒舞臺不滿孟鴻芳仍回中舞臺民國三年甲寅正月江將房屋盤於民鳴社三月永春赴長沙進織機巷之豫園五月回滬賦閑家居終日優遊竹林又負一千餘金七月赴汴梁豐樂園九月進北京第一臺臘月至天津下天仙民國四年乙卯二月赴烟臺華仙演二月去大連四月仍回烟臺隸丹桂茶園六月回申十六夜颶風大起有摧屋拔樹之力飛沙走石之概十月初九鄭汝成被刺廿九肇和亂作民國五年丙辰正月隸天蟾舞臺與王德全意見不合去海參威松竹茶園八月赴雙城子合仙茶園民國六年丁巳四月由威返滬是爲第十五次五月去甯波演於新民鼓舞臺六月回申八月赴福建天蟾舞臺爲其徒劉鍾林所忌臘月即回申民國七年戊午正月受閩省張菊樵之聘演於天聲園五月回申至此已爲第十八次七月接哈爾濱某園定洋六百元將於二十後首途前往此去不知何日重來矣

劍雲曰此篇得之永春口述原原本本一絲不漏可作劉永春年譜觀永春今年五十有九生平積蓄悉傾於賭老景頹唐處境至艱而述其一生歷史乃能並年月日亦無誤若錄有日記者又不僅己身歷史也凡其目擊身親事無鉅細俱能數其日月舉而道之記憶力之強關於腦力之健使永春幼而讀書或航海西域以研求科學焉不將一目十行過目不忘耶惜乎其僅以伶終也永春精于平術善績金魚性忠厚無伶界惡習其唱淨角源於穆派嗓音寬朗渾穆大開大闔格守先正典型不屑雜花腔滑調以趨

時。尚。是。以。不。敵。金。秀。山。之。紅。運。奇。蹇。搭。班。從。不。久。長。人。均。目。為。白。虎。星。謂。得。之。則。不。祥。傳。述。既。久。知。者。漸。衆。聘。請。者。遂。稀。是。亦。可。謂。不。幸。矣。白。綾。計。探。陰。山。斷。后。龍。袍。均。其。傑。作。淨。角。之。正。宗。也。

李春來傳

(脈脈)

李春來保定府南鄉人家。世以販鴨為生。幼而明敏。喜歌唱。尤好弄槍。使棍。父乃送之北京。春來學藝。成赴京東一帶。搭班。聲譽。鵲起。輾轉來滬。不過一二等角色。每年所獲。不過四百金。其所以得大名者。由於某統領與之交歡。為之游揚。並貸以巨金。使治極上戲衣。歷搭各園。園主亦極力捧場。及搭天福。聲望日隆。是為春來極盛時代。乃以依人作嫁。終非久計。爰集資開設春仙(即寶善街女丹桂址)以其堂弟李四為該園經理。詎心懷不軌。陰令某某以重資盤頂己之經理。仍舊貫。而屏春來於門外。正場武生另請高福安承乏。未幾李四為某某斥退。春來出春仙。歷搭各班。鬱鬱不得志。爰盤頂三馬路玉成(即孟淵旅社址)復為某某挖去。又在玉成對面創設春桂。未幾黃氏案發。置身縲紲。此春來七八年前興衰起伏之大略也。春來前在滬起班。同業均視為勁敵。聲望既足。服人手段。又為他人所不及。武行中人。最難駕馭。一見春來。則皆斂手推服。他園後台時起風潮。惟春來所開之春仙。玉成。春桂。決無風潮。渠惟專重武戲。每日必有三四齣武行。中人必詳加遴選。方行錄用。上場須賣十二分氣力。少一懶惰。辱罵隨之。凡搭其班者。既畏且恨。而又不肯言去。蓋為包銀起見也。春來居恆語人云。渠若領班。無論折閱何等地步。決不短人分文。故畏之如虎者。反樂就之。唱工戲不甚注重。然使有極好唱工者。渠亦不惜以巨資羅致。生平義旗令喜與韻秋支配。若白水灘則喜與余二福小奎官趙德虎支配。以其可速捧亮子十餘個也。然四人即因此致命。厥後則專與李春利配演。亦以其去白水灘中。青面虎可連捧亮子十餘個也。無何春利略血見機引退。幸未殞命。其婿趙春廷數年前亦武二花中健者。春來乃謂其身太孱弱。不禁跌撲。見之則攢眉蹙額。此春來當日領班之大略也。今春來又在法界自辦昇平舞臺。人愈老而心愈雄。吾將拭目以觀其結果也。

蓋叫天傳

(馬二先生)

蓋叫天在今日短打武生中首屈一指。談戲者莫不知之。每演一戲。必精神貫注。始終不懈。其姿勢之佳。腿脚之迅。有目共賞。然其所以

致此者非無由也。蓋叫天姓張氏弟兄第五同行中多以蓋老五呼之。蓋老五幼不慧習藝生甚遲鈍而一戲既成率不忘倒嚙後習武生其兄張英俊亦名武生督責至嚴老五稍有舛誤則鞭扑隨之然老五嚴憚之飲泣而已不敢怨也數年來蓋老五名成矣藝進矣月享八百元之包銀以贍其全家上自老母下及妻孥傍及昆季而老五未嘗有貳言其孝悌有足多者蓋一訥於言每接人待友輒訥訥然不能出於口而其性情至為真摯朋友有急難訴之老五必有以助之不以告妻子也蓋老五雖成名角而練藝至勤每日清晨即起洗臉必蹲地作騎馬式以練腿工必出外繞跑馬場調鳥以吸新鮮空氣且以練脚步偶演戲稍不賣氣力其兄呵之曰若以為已成名角耶乃敢偷懶也老五低聲曰偶不高興耳其兄曰月享八百金猶不高興將何求耶汝不過一啞吧武生耳乃不自足耶老五無言謝過始已（按余紀此竊歎人之樂有賢父兄也彼世之欺世盜名妄攬厚俸者比比皆是若小達子者一無所長每月享三千元巨俸曾不自知一反省果有何本領而敢於妄懸巨牌儼然自命為名角也苟聞蓋老五乃兄之訓詞其亦自愧於心否）蓋老五性好佛夜常不寐以巨香爐燒檀香置面前盤膝打坐偶屆夏夜於堂前設涼榻如例焚香打坐偷兒潛入竊去香爐而老五猶不知也翌晨乃以告其兄兄嗤之曰若渴睡漢耳何名打坐老五亦不辯余歷年評戲每貶多而褒少唯於老五則從未一貶非敢阿好其藝誠能入於精妙使人贊嘆於不自覺耳

筱菊笙傳

（塵因）

筱菊笙李姓字百齡年二十有九直隸保定人體格魁梧美如冠玉喜弄拳棒性豪邁慣平人之不平幼禍於鄉為父母所屏淪落江湖立錫無地遂托身於燕京天樂園習武行時年十四勇提雙戟力挽四弓後為俞菊笙所器列入門牆春風桃李日益增妍且於小樓振挺同儕日征月邁不數年儼然劍舞青蛇戈揮白日矣工架腔調純祖俞菊笙俞逝世小樓則花樣翻新鎔化楊俞為一派而老俞之真伴振廷百齡為鳳毛麟角此筱菊笙名所由來也犀甲三千蛇矛丈八余於長板坡前花果山下一窺神采而子龍當年悟空昔日亦不過如是英勇也古國衣冠舊時甲冑洵刻骨入神矣

李勝利傳

（塵因）

李勝利遼東人。卽小寶珊之師。年三十六。性悍而直。身長七尺。腰闊數圍。喜飲酒。力足以舉百鈞。武藝爲一鄉之冠。恆與馬傑爲伍。嗣見非長久計。遂易業。俳優習大面。戲菊部之所謂銅鏈也。蒞奉省。天仙園有年人。恆目爲關外之俊品。高叱一聲。繞梁三日。洵可爲勝利。贊年來倒嚙純攻於武花。面勝利素有根柢。加之磨厲。自爲鐵中之錚錚。大面一行。首重工架。李連仲有活曹操之號。尙和玉有真張飛之稱。概指工架而云。如勝利者。龐然出衆。修矩合度。恰合大面身分。錦縵一掀。巍然屹立的是永利。春利之流。其熟手者。如鐵籠山拿。高登收關勝。嘉興府等劇。純摩尙和玉彭春芳之格。調氣味雄厚。工架蒼老。非具尋常眼光。可以見其妙處。今偕其弟子過連蒞慶昇園。未數日。卽北去。而顧曲者時恆念之於口云。

溥厚齋傳

(小隱)

譚鑫培集劇學之大成。色兼能。無美不備。其爲技已臻神化之境。不可方物。顧人欲以繩尸求之。遂多畫虎之誚。數十年來。如賈洪林。李鑫甫。劉春喜。張毓庭。王雨田。皆所謂學譚者也。或得一麟。或得一爪。便已自命不凡。其能得譚氏神髓者。當推紅豆館主人爲首屈一指。主人名溥。侗字厚齋。別字西園。清室皇裔也。其爲人。倜儻不羣。不斤斤於名利。生平嗜歌成癖。金錢心血。半多消耗於此。幼習武工。於跌撲技擊。靡所不精。其爲學也。博采衆長。於譚尤三致意焉。演戲之道。固以工夫爲重。尤須具有絕頂聰明。譚氏之勝人。卽在其聰明。加人一等。故於劇情之揣摩。音韻之讀法。雖未嘗學問。皆能暗合。道妙况主人之出身貴冑。其資質自更高過俗工。舉凡唱工。說白。作派。神情。皆能深入。譚氏堂奧。尤以作派神情爲最佳。有時直可亂真。但嚙音稍亢。弗若譚氏之宛轉。此則天賦限人。然善於運用。弄調不似譚而神韻正近於譚也。譚氏之劇。主人靡所不能。其得意者爲連營。秦珠。簾寨。寧武關。天雷。報定軍。山鎮。增州。雄剛。關鳥。龍院。八大鍾。瓊林宴。等劇。抬手動脚。作派神情。與譚氏一般。無二。此外尙能小生。戲如羣英會。鎮壇州。諸仙鎮。等。又皆深得王楞仙之遺規。他如金山寺之白娘。娘蘆花蕩之張飛。戰宛城之張綉。典韋曹操。並皆佳妙。於崑曲亦深得三昧。曾集都門票友立言樂社。每旬會演一次。一時爭先恐後。大都嗜音之流。堂會戲得人介紹。主人亦時或一至。但配角選擇至嚴。設非其人。不輕一試。內行中亦均知溥五爺其人。其服膺固亦不亞於對譚老板也。梁任公爲其封翁做壽。以王鳳卿去魯。肅與主人合演。羣英會。鳳卿引爲莫大之夕。又某處堂會。以楊小樓去陸文

龍與主人合演八大鍾主人且退有後言焉。龍屬票友實爲現時劇界之威鳳祥麟譚派之傳賴有主人餘子磁碌何足道哉。

包丹亭傳

(小隱)

包丹亭浙人其先世官京邸遂家焉。父字星三。清時聽鼓津門。民國會權某縣知事。與何桂山素善。故丹亭幼而習歌。便得桂山之指授。於讀字行腔頗得前賢秘奧。初登台演。碰碑二進宮等戲。皆桂山與之偕。一時聲譽鵲起。嗣又由王福壽劉春喜等爲之指示。身段武功。於是遂成完全人才。不但在票友中可稱翹楚。即求之伶界亦不數數觀。紅豆館之外一人而已。

寶硯峯傳

(小隱)

寶硯峯天津人。長廬商也。素具倚聲癖。暇輒引吭高歌。以爲笑樂。初習青衣。學常子和。能得神似。後唱老生。以孫菊仙爲法。亦能以淋漓痛快取勝。其人現爲長廬總年。齡已近古稀。然氣壯聲宏。猶復不減當年也。

孫化成傳

(塵因)

南北票友能成名家如孫菊仙龔雲甫輩。名振一時。爲科班中所欽仰者。實寥寥無幾。然已廁身於菊部中。今日不可目之爲要友矣。其不以獻技爲業而喜弄絲竹爲消遣品者。如桐五將軍王君直。憐毓鼎輩。皆錄錄有聲之名票友也。有孫君化成者。皖人。類年酷嗜音律。尤工於摹仿。叫天其摹仿叫天絕非時下譚迷。僅學得空城計。洪羊洞。李陵碑。三五齣。卽自號曰譚派者。而其所能之戲。如南陽關。陽平關。珠簾寨。連營寨。羣臣宴。武家坡等類。皆爲彼得心應手之作。且非獨工於袍帶盔靠。以及各種之唱。做。鬚生。戲。尤工於紅生。如擋曹斬袍。戰長沙等戲。皆有獨到處。論其技藝雖較之桐五少弱。然亦不讓君直。毓鼎輩也。君直摹仿老譚。非不佳。惜乎所能之戲太渺。而毓鼎則工於清唱。不良於獻身說法。余嘗謂票友學戲。以唱工論得法。必易於科班。果能耐心研究。必非科班所及。何故。因科班中人強半是目不識丁之流。其所獲幾個好腔。調。皆是從刻板文章中得來。並不解五音六律。爲何物。而票友大多是富豪之家。或文人墨客。當未學之先。其胸中早已多蓄幾點墨水。五音六律。辨之甚清。所以唱工之妙。訣。票友得來較易於科班。而做工則票友強。半不及科班者。因科班以斯爲業。日常銼練。而票友則藉以消遣。短於實地。驗習。故耳化成不然。既工於唱。又工於做。並於盔靠。中武打。戲種種刀法。槍法。以

及身手時有勝於科班處洵晚近票友中之全璧也。

劉藝舟傳

(塵因)

劉藝舟字木鐸湖北江夏縣人年三十有八生來傲骨矯矯不與人羣讀書嗜韓申術時輒謂人曰男兒行事當爲天下法碌碌給人供奔走吾不願爲也年念四留學東瀛肄業於早稻田大學課餘則至春陽社與王鐘聲組織新劇東海潮流日漲其惱由是而知神州欲放異彩於世界者匪推翻君主不可顧亭林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藝舟則宗斯言入同盟會與漁父克強相往來爲祖國謀也年三十二歸國主教於天津法政學校實則經營黨務未幾事敗爲滿室拘禁於清宣統三年春出獄過漢皋適鐘聲歸國藝舟與之提倡新劇邀遊津漢間爲民呼籲吾國之新劇於斯始也日久又爲大府禁藝舟仰天而嘆曰吾民手不足爲國謀口不能言國事遑問其他遂憤然遁跡於奉天伶隱於天仙園以改良舊劇度歲月明年秋武漢起義各省響應者一日千里藝舟大喜曰黃龍飲馬拔劍斬蛟正此時矣結合塞上英雄揭竿而起三日夜奔關而入下登黃時南北統一共和告成藝舟卸軍柄與藍天蔚曰共和成立責在吾民吾志仍在社會也於是與潘月樵南下托身於滬之新舞臺以三寸舌爲警世鐘藝舟之名由斯聲振海內我邦人士靡弗知新劇之始僅鐘聲木鐸二人今鐘聲已死僅木鐸一人矣他如光華天知喃喃優游皆接其踵也其手著劇本數拾卷黑奴籲天隔簾花影黃龍血風行於世文章雋潯超逸洵利時之品其於大連組織勵羣社新劇小啓即其手筆激昂慷慨語語動人茲錄於後觀此即知其爲人云。

▲組織勵羣社小啓

藝舟浪跡江湖年將不惑蹉跎歲月逐目皆非大地風雲日與砂石同飛走而來日茫茫歲不我與亦不願鬱鬱與草木同休也回首神州醫療束手進則豺狼當道舉步維難退則洪水橫流立錫無地傷心慘目又非藝舟一身已焉藝舟自視菲材秉性孤僻既不欲塗脂抹粉獻媚於市人亦不欲婢膝奴顏誇榮於亂世丈夫爭功不在利邦而目光所注當在千百年之間此藝舟以鐵板銅琶謀生活有心人當毋作優孟觀乎是故重懸旌旗跳我傀儡雖不敢云雲夢之竹席池之錦可以警世而漁陽鼓吳市簫伯牙琴桓伊笛亦足以勵羣也吾心之向提倡人權吾志所趨剷國賊人澱之以鐵血吾澱之以心血同利於國利於身吾志未酬吾心不死吾國一日不强吾舌

一。日。不。弊。有。生。之。日。即。吾。奔。走。鼓。吹。之。年。碎。骨。粉。身。亦。吾。之。所。不。計。豪。者。自。豪。偉。人。自。偉。吾。行。吾。素。而。已。知。吾。者。當。在。謳。歌。俚。曲。之。間。而。竟。愛。國。勵。羣。之。道。則。吾。道。不。孤。矣。

許靈隱傳

(塵因)

許靈隱號榮伯。一字伶隱。浙江錢塘縣人。吸東海之潮。仰西冷之月生。而敏跌宕。有王謝風。年十四。人絛束髮。如錐。美顏如玉。鄰里間恆艷羨之。此許家之寧馨兒。靈隱工文章。揮毫落紙。如雲烟燦爛。奪目喜吟詠。尤精於體。韓冬郎之美人香草。李後主之月影花痕。靈隱兼擅其美。年念卒業於清江浦巡警學校。明年春。跳入宦海。捧檄於淮揚之間。召伯棠而花栽遍野矣。二十四歲。丁內艱。解組歸杭。清風兩袖。末感時事。日非國家多難。遂拋却仕版。彈鋏於春申。未幾。筆耕於新聞報社。賈長沙之痛哭。阮步兵之倡狂。自謂筆力不足。挽狂瀾。復跳上舞臺。現身說法。於是靈隱實隱於伶矣。其工言情。且精滑稽。輿任天知徐光華黃喃喃輩。並名後。隨木鐸而鄂。而豫。而皖。而奉。頗得社會之口碑。乙卯夏。以積勞卒於滬。

錢柔聲傳

(塵因)

錢柔聲浙江餘杭人。本世家子。清季錢子密太史之嫡孫。與伶隱表兄弟也。年念二。灼灼英姿。其媚在骨。體格清潔。幾有弱不勝衣之態。卒業於海上震旦公學。精德文。嫻習音樂。昆仲四柔聲居其幼。父母尤鐘愛也。柔聲雖生於鐘鼎家。而無綺羅氣。性溫柔。曠達。視人猶已。凡人與之交者。靡弗贊其為良友。柔聲韶秀。寡言笑。不輕然諾。諸之即不爽。憐香惜玉。尤富於情。亦志誠種也。年十七。入任天知之進化團。扮開閣。派鬢影釵光。羅衣翠袖。視之宛然一美女子。不待抹粉塗脂。而天生佳麗。於是豔名騰於海上。與凌憐影顧無為輩相抗衡的。是南都之秀。二年春。隨黃喃喃遊於蘇杭間。吳江風月。幾為之增矣。是年秋。又隨其表仲伶隱北過連灣。與木鐸結伴。由是豔名又傳於北地。與劉笑癡相較。若大小喬也。余識柔聲亦於青泥窪。

鄭正秋傳

(劍雲)

鄭正秋粵之緬陽人。世為商族。人無不持籌握算。君獨好讀書。人以其不諳生計。學懼墮家聲。勸為吏。執不可。固強之。始捐一銜。然以性

不近終不若其讀書之樂。君無他嗜，第喜觀劇。居滬久，有所得，試爲劇評，投諸報紙，見重於民。立于右任君聘，司其職。滬上報紙，有劇評，自君始。繼而民國成立，民字報頗發達。若民權、中華、民天、鐸等報，各開評劇欄。君以一人兼之。君之評劇，於藝術不甚苛求，而於伶人之品德，則督之甚嚴。讀其文，靡不敬之。壬子創圖畫劇報，兢兢以改良戲劇，注重風化爲勸會。譚鑫培、韓新、新舞臺看客、李本初，因喝倒采，受辱。君大憤，作論斥之。始猶筆戰，終竟涉訟，得道多助，直聲大著。君以改良戲劇之主張，不見用於梨園，市僧知肉食者之未能遠謀也。癸丑孟秋，遂起而自辦新民新劇社。由評劇者進爲演劇人，取號藥風，誓以爲志。演於A.D.C.演於謀得利。其時上海新劇甫遭失敗，雖以正秋之名，亦難號召。君則持以毅力，傾家濟之。海上評劇者大半君之故舊，鑑其忱惻，各爲文字鼓吹。新劇方有幾希之望，甲寅正月，遷新民於石路，信用益固，營業甚佳。是年兩赴漢口，載譽而歸。乙卯復至漢，辦大中華劇社，適當袁項城盜國時，中日密約，秘不宣佈。君編無言劇（隱痛），權作小民喉舌，事爲官場所知，派衛隊百餘人，將捕君。有人進言曰：「民心憤激，躍躍欲動，倘加干涉，必讓大變。」司令觀其形，納其言，始得倖免。君則方以血淚與觀者相見也。翌日，西字報有文，美之。丙辰二月，民鳴歇業。君偕鄭君鵠、由滬而甬，而無錫，而嘉興，而杭州，而紹興，所至有聲。本岌岌不可終日者，君至則轉危爲安。非愛觀其劇，敬其人也。戊午四月，組藥風新劇場。上海新劇僅此一家矣。君演劇無他長，祇憑肺腑中語，掏以示人。一上舞臺，身入劇中，盡其在人忘其爲我。苦口婆心，不憚唇焦舌敝，益以狀態誠懇楚楚，可憐觀之，未有不感動者。今人稱新劇人爲社會教育家，予謂正秋庶足當之，無愧耳。

鄭鵠傳

（劍雲）

鄭塵字介塵，一號鵠，安徽歙縣人。本陸軍武備學堂學生，卒業後兩任軍界要職，性磊落，好交友，憤清政不剛，與志士謀革命，清吏捕之急，隱於商。民國成立，功成不居，退爲閑曹。歲癸丑，新舊派交閥，黨爭甚烈。君以兩方各趨極端，必讓大變，將以禍天下，毒生靈也。知事不可爲，乃潔身引退，絕口不談國事。君本耽絲竹，嗜戲劇，憤世嫉俗之心，將有托以諷，則莫妙於借口優孟。是年冬，遂創大江東劇社，甲寅進新劇同志會。從陸鏡若遊，一心向藝，進步極速，粉墨登場，便已不凡。於是春申江上，無不知有鄭鵠者。春柳解組，家居不出，暇輒與二三同志研究京劇。善胡索，托音包腔，工隱，無倫丙辰之夏，鄭正秋辦藥風劇學館，慕君名，聘爲助教。二鄭觀面相見，恨晚。以正秋之

忠厚誠懇輔以君之老成練達如魚得水不可須臾離自是正秋凡有劇場組織必與君商君亦竭其智能以輔正秋雖朋友而手足有所不逮焉君演劇飾正生態度莊嚴言論正大不蔓不支適可而止一望而知為有學識者時或反串陰險派則又繪聲繪影奸相畢露固知能者無不工也子名小瘦人稱鵲子髻齡嗜劇有乃父風玲瓏活潑絕頂聰明一上春柳劇場再登西湖舞臺雛鳳清聲純是天籟不假做作自然逼真擅京劇得其父傳板槽工穩音節悠揚落落大方毫不怯場捉放曹取城都武家坡三娘教子(飾薛倚)均其傑作他日克紹箕裘必此子也

陸鏡若傳

(癡萍)

陸輔字扶軒號鏡若武進人幼穎悟異常兄少長父煒士先生遺之游學扶桑其感觸以君年未及成人而遠適異國或尼之君不為動慨然請行既抵東瀛輒於修學之隙徧交吾國學子之留彼邦者久之告其所親曰吾國積弱之源上自政府下逮平民蓋交失其責一旦圖革新之非兼籌並顧不為功政治之穢易摧社會之習難祛易者享大名難者或沒世不見知名非我所務寧為其難者於是從坪內逍遙博士遊治新派劇其志固有在矣嘗偕吳我尊馬絳士歐陽子倩謝抗白諸君獻身廣座彼都人士交口稱之辛亥義軍舉武昌君偕同志歸馳驅國事多所策畫事定不自矜伐潔身而退莊思緘先生督蘇介君之師吳稚暉延君參機要君應命往及莊先生去職君一意治劇曰舉世滔滔惟名利是弋吾其以優孟終乎會三月二十九日紀念黃花岡烈士大會舉行於海上之新新舞臺其紀念劇實君及其僑任之君飾黃克強先生策馬登場丰采奕奕四座掌聲如怒雷幾忘其幻相矣自後累遊常錫蘇杭諸埠所至咸為通人達士所賞癸丑遊湘聲譽益著湘中之有新劇自此始甲寅旋滬設春柳劇場於南京路之謀得利以不如歸社會鐘熱血猛回頭愛慾海浮雲諸名劇與社會相見陳義高尚識者許之獨不得於販夫走卒生涯因不敵他人之所謂新劇者或勸君損格以諧俗君慨然曰諧俗與春柳之旨不相容吾願他日知有失敗之春柳而不願以變節之春柳供人評訾也自是內蘊奇憂外遭激刺體貌益癯瘠而病根遂潛伏乙卯夏以疾歸自武林竟不起春柳亦亡君之弟露沙卒業日本醫學校間亦助君治劇今設露沙醫院於開北之寶山路癡萍曰予之獲交鏡若在予治長沙日報時昕夕過從因得盡識其旨趣不幸以後死之身執筆為之傳噫不樂功名逃於優孟宜可以

自全矣。而卒與世杳。鬱鬱以死。吾其奈斯世之汚濁何哉。

錢化佛傳

(竹邨)

錢化佛名蘇漢。字玉齊。號安愚。化佛其別號也。維揚江都人。父寄居毘陵。垂三十年。幼從某名畫師習六法。頗門徑。其暇時間。及拳棒。又喜弄絲竹管絃。及崑腔京徽各調。南北小曲。有時引吭高歌。聲宏響逸。知音律者咸嘖嘖稱賞。某年家居。無聊遊海上。於是僑寓春江者十載。依然栗落。無甚得意事。然君藉繪事餘暇。所結納皆一時志士。既而海上發起商團。選各業中精壯少年。編成行列。經商餘晷。兼習兵操。藉以保衛地方。有黃勛伯者。亦商團一份子。以擒盜限命。各團員嘉其勇義。殲時不期而來弔者約萬人。從此商團義勇隊。膾炙人口。君因激厲之下。亦入滬北商團會。朝夕操練。步伐後膛。毛瑟皆能運用自如。年餘得卒業。文憑旋任。覲存學校圖書教習。然家計窘困。未免過於勞動。而君仍雄心未已。思欲投身軍界。以一展其所長。平時氣度大有聞雞起舞。枕戈待旦之概。嗣清政失敗。於鐵路國有之說。內外騷然。辛亥秋。武昌起義。各省謀響應者。日必數起。而海上各志士亦麇集而謀。光復高昌廟一役。君預有功焉。斯時滬軍一意進行。君任先鋒隊庶務科長。初冬出伐。至南京。囊餼荷戈。出入槍林彈雨。間幾匝月。方下金陵。旋因民國告成。南北統一。北伐之議罷。而君乃退伍歸里。年餘獎憑雖頒。而溫飽則仍謀諸己。視當代之所謂偉人。所謂志士者。類皆高車駟馬。安享尊榮。君獨淡漠置之。壬子立志戒除烟酒賭博等惡習。摒除綾羅專服布衣。以守儉樸。癸丑夏。初某西人發起影戲公司。特聘君扮演戲劇。嗣鄭正秋君發起新民演劇社。在謀得利洋行開演新劇。君亦參與其列。為膏扮小丑。化裝奇特。談諧百出。觀聽者莫不捧腹。東方滑稽。不是過也。六月中旬。陳黃輩有二次革命之舉。滬南秩序紛亂。砲聲輒夜不絕。兵士死亡。以及人民之中。流彈者無算。君又側身於紅十字會。收養殘廢掩埋。體格富金陵三才。獨立君奔走京江石頭城之間。十數次救護傷殘。極多隊長王培元。言於會長沈仲禮。君特贈以獎品。以表紀念。甲寅入少年進德會。乙卯與錢香如發起魔術研究會。期年盡得其秘。丁巳與莫悟奇等往遊南洋。香港廣東澳門各埠。所造益進。秋間返滬。適大舞臺重組開幕。君與毛韻珂有舊。遂棄新劇而演舊戲。粉墨登場之暇。仍以繪事魔術自娛。嗚呼。若君者。其亦人中之傑歟。無依賴之性。有獨立之能。君嘗言於人曰。富貴命也。窮困亦命也。天命如此。焉得而強之。然吾人在世。兄弟妻子。其能無凍餒也。可矣。何其勉於。

已而多諷世之言也

劍雲曰。化佛以畫家列名。伶藉工化裝。擅口才。神情狀態。風趣非常。人見其劇。靡不掩口。葫蘆不知化佛。固優心人也。感物傷時。藉戲以諷。絃外餘音。大有深意。特昧者不察耳。化佛性純良。喜與文人墨客結納。敦品勵行。期於進德修業。斯固常人所難。尤無望於今之優伶也。是可傳矣。